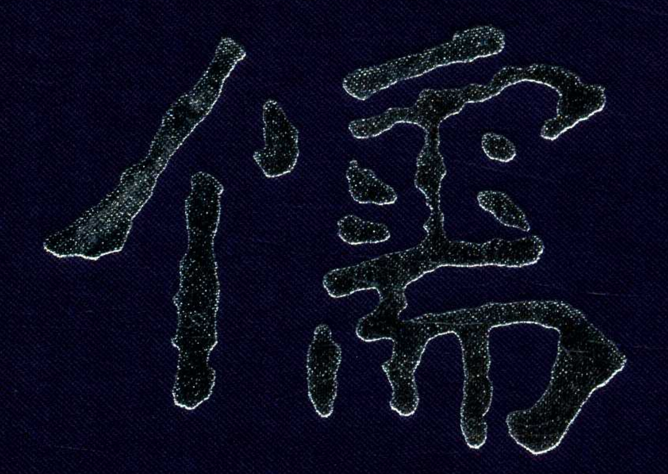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儒


藏


精華編



精華編一八二册下
子部儒學類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一八二：全二册/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1-11900-6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6）第224869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一八二）（上下册）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王　應　魏奕元　趙　新　吴遠琴　王長民　童　祁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00-6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90.5印張　973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上下册）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

《儒藏》精華編第一八二册

子部儒學類

經濟之屬

下册

論衡

〔東漢〕王充 撰

李先耕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論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闕,今存八十四篇),爲東漢學者王充所作。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屬浙江)人,生於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二七),卒於漢和帝永元十六年(一〇四)。(參見王舉忠《王充卒年辨證》,《遼寧大學學報》一九九二年第六期)

王充生活在東漢前期,經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這是豪門大族執掌一切的年代,也是讖緯神學風行的年代。作爲出生於「細族孤門」的寒士,他天資聰穎,但經歷坎坷。王充説自己「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相摭,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見《論衡·自紀篇》,後文引自《論衡》者均只注篇名)。書館學成而至洛陽。《後漢書·王充傳》説他「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王充曾入洛陽太學,師事著名學者班彪,希望能以學問及操行爲世所用。但他一生只做過州縣小官:在縣爲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元和三年(八六),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復入爲治中。章和二年(八八)罷州家居。就是在「貧無供養」的境遇中,他依然「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説,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虚」(均見《自紀篇》)。據《後漢書·王充傳》注引謝承《後漢書》云,其同郡友人謝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漢章帝特詔公車徵辟,但王充並未應召,而是集中精力於著述。

在《自紀篇》中,王充回顧其著述説:「充升擢

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年有不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彊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娱快。曆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這些著作除了《論衡》之外均已亡佚。（有人以爲部分保留於《論衡》之中，校點者不取此説）

王充自己説：「《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虚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虚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辞爲奇偉之觀也。」（《對作篇》）他從親身廣博觀覽的事實出發，憑藉自身的人文精神與理性素養，尖鋭地批判了當時流行的讖緯之説，抨擊了各種各樣的天人感應及虚妄之言。即使是尊爲聖賢的孔孟，他也認真衡量。這一點曾爲理學家以及利用理學來「正人心」的统治者所詬病。其實王充本人基本上還是一個儒生，他説《論衡》一書，「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自紀篇》）。他「理性」的批判限於時代與自身的局限，不得不與「時」「命」周旋。而且秉承儒家「入世」理念的王充，理所當然的要爲漢王朝讚頌，以至於相信漢朝的「祥瑞」，這必然導致有關論述的矛盾。

《論衡》一書，王充自稱「吾書亦財出百」（《自紀篇》），當有一百多篇。而范曄《後漢書·王充傳》説王充「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我們估計，范曄生活在王充三百年後，他所見的《論衡》與王充當年文稿相較，已有所亡佚，所以與今本相差不大。現存宋慶曆進士楊文昌爲《論衡》所作的序説：「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

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這些記載當據范曄《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抱朴子》等文獻。《論衡》首見著録於《隋書・經籍志・雜家》，「《論衡》，二十九卷」，其後《舊唐書・經籍志・雜家》著録「《論衡》，三十卷」，估計是將《自紀篇》獨立爲一卷之故。《論衡》向無定本，在王充千載之後，北宋楊文昌始「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他廢寢忘食，討尋研覈，互質疑謬，「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字」（見書末楊文昌《後序》），成爲《論衡》之善本。百餘年後，南宋孝宗乾道三年（一一六七），會稽太守洪适又據楊刻本復加校訂重刻。但這些版本均已失傳。目前能見到的刊刻早而全的是國家圖書館收藏的兩種宋元明遞修本。一本八册，一本十四册。今把八册本稱爲「遞修本」。十四册本因有「言里世家」、「錢謙益印」以及批語，黄丕烈斷定爲錢謙益收藏及加批，所以稱爲「錢批本」。《中華再造善本》所收録的《論衡》，即據錢批本影印，影印説明云「據國家圖書館藏宋乾道三年紹興府刻宋元明遞修本影印」，這也是此次校點所用的底本。

前述兩種宋元明遞修本前人很少見到，而明蘇獻可的通津草堂本（下文簡稱「通津本」）印刷精美，且曾由《四部叢刊》影印，所以近現代有關《論衡》的校點注譯多以通津本爲底本，而用遞修本、清人或近人的校宋本以及程榮《漢魏叢書》本、天啓本等作爲參校本。有人甚至説，宋元明遞修本漫漶不清處甚多，僅有文物價值而不堪作爲工作底本。這大概是一種誤解。這次校點，底本漫漶不清需用通津本補者二百餘處，而兩本有異文則多達八百處，另外肯定通津本奪文有二十八處。相異處有的是通津本明顯錯誤可據底本改正者，也有前人紛紜聚訟之處可據底本確定是非者。下

面僅舉二例：

卷十六《遭虎篇》，通津本有句云：「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弘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史載公孫弘以丞相終，並無謀反事。這裏顯然有誤。底本「公孫弘」作「桑弘羊」。史載桑弘羊以「謀反」罪名而死。可見底本是正確的。

卷三十《自紀篇》通津本有句云「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此句難解，衆説紛紜。黄暉云，字有訛誤。章士釗云，疑「孰」當作「族」。劉盼遂是章説且加以論證。楊寶忠據《酉陽雜俎續集》卷四引作「必當因祖有以效賢」而云：「文」即「必」之形誤，「孰」即「祖」之聲誤，「常」「當」諧聲相同，「放」爲「效」之形誤——八字改其四，且倒置二字位置。依據底本，其實通津本奪「節」字，底本作「節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本篇前文述嘲王充者言「吾子何祖，其先不載」云云。故王充答以「鳥無世鳳皇……人無祖聖賢……士貴，故孤興」，然後講禮節儀式無常，效仿賢人即可。後文承接「是則醴泉有故源」云云。

二○○九年第二期《圖書館工作與研究》刊時永樂與門鳳超兩先生的《〈四庫〉本〈論衡〉校讀散論》。文中指出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下文簡稱「四庫本」）所具有的校勘價值。所以校勘中也利用了四庫本。

還要説明的是，對底本有删改補乙之處均有版本根據。一是底本的批語，稱爲錢批；一是遞修本的鉤改（與通津本基本一致）；一是通津本；一是四庫本。但凡僅稱通津本者，即四庫本異文與之相同，實際上已包括了四庫本，所以不再標明四庫本。考慮底本繁簡字並用的特點，校點本對已有的簡化字，如「随」、「蝉」、「声」、「断」、「猪」、「体」、「灾」等字予以保留。同樣儘可能保留一些底本原有的異體字。此外底本原有的圈點、眉批由於體例原因，不再保留。

在開始以錢批本與遞修本、通津本對校之時，

研究生李玉玉、董航曾與筆者一起在國家圖書館進行校對，李玉玉同學還撰寫了碩士論文《〈論衡〉校讀記》。在用四庫本與通津本進行全面校勘時，研究生吕延林、王麗、唐海豔、包勤、萬小紅、齊曉琪、劉曉雪、蘇曉晨參加校對工作，共校出異文四百五十三處。除去一些異體字、通假字、錯别字和意義不大的同義字詞之外，列入校勘記的共二百二十七處。這些歧異之處，大多數是四庫館臣據《論衡》所引述的人物言行與《史記》、《漢書》、《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傳世文獻對照的結果，因而同黄暉等近人的校改有許多相同之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校勘中還參考了以下論著：

孫詒讓《札迻》，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版。本書引用稱「孫詒讓」。

孫人和《論衡舉正》，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版。本書引用稱「孫人和」。

黄暉《論衡校釋》，一九九九年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本書引用稱「黄暉」。

劉盼遂《論衡集解》，一九九九年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與黄暉《校釋》合印本。本書引用稱「劉盼遂」。

蔣禮鴻《讀論衡集解》，《杭州大學學報》一九六三年十月第二期；《讀論衡校釋》，《杭州大學學報》一九七九年第一、二期。本書引用稱「蔣禮鴻」。

裘錫圭《〈論衡〉劄記》，《文史》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第五輯。本書引用稱「裘錫圭」。

北京大學歷史系《論衡注釋》，中華書局一九七九年版。本書引用稱「《注釋》」。

吴承仕《論衡校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本書引用稱「吴承仕」。

袁華忠、方家常《論衡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本書引用稱「《全譯》」。

程湘清等人《論衡索引》，中華書局一九九四年版。本書引用稱「《索引》」。

楊寶忠《論衡校箋》，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本書引用稱「楊寶忠」。

張宗祥《論衡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本書引用稱「《校注》」。

馬宗霍《論衡校讀箋識》，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二〇一〇年版。本書引用稱「馬宗霍」。

所有引用，凡未加引號者均檃栝大意。其他如黄暉引據俞樾《曲園雜纂》第二十三《讀論衡》、楊守敬《論衡校録》、朱宗萊《論衡校録》、劉文典《三餘劄記》卷二《論衡斠補》、胡適《論衡校録》、齊燕銘《論衡劄記》等，本書均爲轉引。

最後要感謝北京大學儒藏中心審稿的專家所提的寶貴意見，這些意見使我們的工作減少了很多錯誤。

校點者　李先耕

論衡卷第一

王 充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

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伊尹遇成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

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爲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❶必王良也；

❶「夫」，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能臣禹稷、皋陶者，必堯舜也。❶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距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

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爲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皋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皋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皋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

商鞅三説秦孝公，前二説不聽，後一説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説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説，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説者不在善，在

❶「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所説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説無方，而野人説之；子貢之説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爲野聲，越王大説。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

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鷄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鷄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黄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❶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

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❷觀鑒治内，調能定説，審司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説，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説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説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爲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

❶「臣」，原作「主」，據通津本改。
❷「不」，吴承仕云乃「而」字之誤，近是。

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王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

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合上意，故謂之遇。如准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❶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❷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❸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

❶「求物得物」，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於」，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遇而」，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自外不由其内。❶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鐮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❷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

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惧，❸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

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毁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毁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毁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毁，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怨恨，❹徐求其過，因纖微之

---

❶「自外」上，通津本有「累害」二字。
❷「鈞」，原作「鈎」，據通津本改。
❸「惧」，通津本作「慎」。
❹「怨」，通津本無此字。

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受其言，❶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毁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毁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

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随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蠧蟲之黨，啄螯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世，❷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毁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毁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❸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❹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群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讀爲生。招致群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❺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

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毁謗之塵安得

❶「受」，通津本作「信」。
❷「章世」，通津本作「章章」。
❸「三累」，原無，據通津本補。
❹「累害」下，朱宗萊《論衡校録》云，《初學記》二十一引有「所從生又不知被累害」九字，當據補。
❺「以」，原作「彌」，據通津本改。

不生？絃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鼻之；❶朝吴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洒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❷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力於將，❸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

德鴻者招謗，僞士者多口。❹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毁，未嘗絶也；公伯寮之遡，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爲江河矣。夫如是，市虎之訛，投杼之誤不足怪，則玉變爲石，珠化爲礫，不足詭也。何則？昧心冥冥之知使之然也。文王所以爲糞土，而惡來所以爲金玉也，非紂憎聖而好惡也，心知惑蔽。蔽惑不能審，則微子十去，比干五剖，未足痛也。故三監讒聖人，周公奔楚；後母毁孝子，伯奇放流。當時周世，孰有不惑乎？後《鴟鴞》作而《黍離》興，諷詠之者，乃悲傷之。故無雷風之變，周公之惡不滅；當夏不隕霜，鄒衍之罪不除。德不能感天，誠不能動變，君子篤信審己也，安能遏累害於人？聖賢不治名，害至不免辟，形章墨短，

❶「鼻」，四庫本作「劓」，馬宗霍云，鼻本名詞，劓其鼻曰「鼻之」，則以名詞爲動詞。

❷「河」下，黄暉、劉盼遂云奪三字。

❸「力」，通津本作「名」。

❹「僞」，通津本作「爲」。

掩匿白長。不理身冤，不弭流言，受垢取毁，不求潔完。故惡見而善不彰，行缺而跡不顯。邪僞之人，治身以巧俗，脩詐以偶衆。猶漆盤盂之工，穿墻不見；弄丸劍之倡，手指不知也。世不見短，故共稱之；將不聞惡，故顯用之。夫如是，世俗之所謂賢潔者，未必非惡；所謂邪污者，未必非善也。

或曰：「言有招患，行有召耻，所在常由小人。」夫小人，性患耻者也。含邪而生，懷僞而遊，沐浴累害之中，何招召之有？故夫火生者不傷濕，水居者無溺患。火不苦熱，水不痛寒，氣性自然，焉招之？君子也，以忠言招患，以高行招耻，何世不然？然而太山之惡，君子不得名；毛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污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毁謗言之，真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遇罪言之，忠言招患，高行招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毁。焦陳留君兄，名稱兖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毁。及其當爲從事，刺史焦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失知純譽之人，❶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禄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

❶「失知」，通津本作「衆好」。

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❶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可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遇，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産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趍，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産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

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貴富有命，福禄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

❶ 「猶涉」至「福善矣」，孫人和云：《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引「猶涉禍患」下有「失其富貴」句；「猶逢福善」下有「離其貧賤」句。黄暉云《事文類聚》三九、《合璧事類》五五引同。

❷ 「難遷」下，孫人和云奪「難得」二字。

故官御同才，❶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禄。禄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智不若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禀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爲厮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禄，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能高當爲將相，❷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毁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毁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禄有命。❸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禄也。

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爲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説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稺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談若范雎之干秦昭，❹封爲應侯；蔡澤之説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禄貴富善至之時也。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毁孟子而止。孟子

❶「官」，吴承仕、劉文典、《校注》皆云當作「宦」，形近而譌。

❷「能」，通津本作「才」。「高」下，孫人和、《校注》以爲奪「者」字。

❸「富」，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談」，通津本作「説」。「昭」，原作「明」，據四庫本改。

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駡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楊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蹎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

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

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燻其穴，遂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産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❶若夫無所遭遇，虚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産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

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强，或虚劣而軟弱。充實堅强，其年壽；虚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

❶「不」，孫詒據云當爲「必」。裘錫圭云當作「而」，讀爲「能」。

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墮；人有爲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❶嘶喝濕下者夭。❷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産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爲已産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産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

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爲命也。譬猶人形一丈，正形也。名男子爲丈夫，尊公嫗爲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爲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爲霸；不能至百，消而爲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同一氣，長短殊數。

何以知不滿百爲夭者？百歲之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爲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説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

❶「暢」，原作「陽」，據通津本改。
❷「喝」，原作「唱」，據通津本改。

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十歲在位，堯退而老，八歲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❶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爲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禀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爲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二三十歲矣。❷

論衡卷第一

❶「適」，四庫本作「過」。

❷「二十三十」，通津本作「三十四十」。

論衡卷第二

王充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

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顏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顏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生活不傷。[1] 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道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爲癰，潰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2] 營衛之行，遇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脱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群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

[1] 「生」，通津本作「全」。

[2] 「善」上，黄暉云疑有「不」字。

而死，幸者免脱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觸者爲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爲壞所壓；蹈坼岸之上，爲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爲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遇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佞幸之徒，閎、藉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爲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名謂之《佞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爲人，或爲禽獸。並爲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

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爲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爲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

非惟人行，物亦有之。長数仞之竹，大

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❶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異意也，❷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採掇，❸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燎。❹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户。皆之水也，或溉釜鼎，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

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傲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絶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止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

❶「飯」，原作「飲」，據通津本改。
❷「異意」，通津本作「意異」。
❸「掇」，原作「拙」，據通津本改。
❹「燎」，通津本作「爍」。

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死滿道，温氣疫癘，千户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❶「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❷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没；長平之坑，老少並壓。□萬數之中，❸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禄盛未當衰之人，❹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❺壽命勝禄命。

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禀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禀異行，終不得長；禄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❻列宿吉凶，國有禍福；❼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❽一

❶「曰」，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相工」，原作「工相」，據通津本乙正。
❸「□」，原漫漶不清，似作「衆」或「數」，通津本無此字。
❹「禄盛」，原作「禍」，據通津本改。
❺「宋衛陳」至「禍陵之也故」，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❻「繫」，原作「吉」，據通津本改。
❼「福」，原脱，據通津本補。
❽「有貴賤一歲之中」，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正。

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輭弱者，❶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❷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❸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

傳曰：「説命有三：一曰正命，❹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❺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

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

---

❶ 「壽命長則」至「性輭」，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 「氣」，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 上「賤」字，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 「稟受其氣」至「一曰正命」，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 「正命隨命者戮力操」，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説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内，遭凶於外也。若顔淵、伯牛之徒，一有「何謂乎」字。如何遭凶？顔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顔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吴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説，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禀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

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禀氣時，遭凶惡也，謂姙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姙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❶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

❶「食」，原作「似」，據四庫本改。

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❶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志慮邪，❷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黄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

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禄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禄，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禄，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禄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劒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禄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有遭逢之禍大，❸命善禄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❹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王而用也。❺雖有善命盛禄，不遇知己之王，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脱，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❼命善禄盛，天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

❶「父子之道賢」，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志」，通津本作「妄」。
❸「而有」，通津本作「而死」，屬上讀。
❹「相」，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王」，通津本作「主」。
❻「王」，通津本作「主」。
❼「蒙」，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官録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禄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禄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禀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❶冶者用銅爲柈杅矣。形器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爲性，性成命定。❷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

或難曰：「陶者用埴爲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❸人禀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

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虵變化，化爲魚鼈。離本真暫變之

❶「廉」，俞樾以爲當作「廡」，讀爲「甒」。

❷「性」，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不」，齊燕銘、《校注》皆以爲當作「亦」。

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虵之化乎？夫蟲虵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虵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爲鶉，雀爲蜃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黄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

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爲。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没，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爲女，女化爲男，由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應政爲變，爲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爲石。是以石之精爲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爲人持璧與秦使者，亡秦之徵也。❶ 蠶食桑老，績而爲蠒，蠒又化而爲娥，娥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從生至生爲嬰兒，長爲丈夫，老爲父翁。從生至

❶「亡秦」，通津本作「秦亡」，義勝。

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❶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

龍之爲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爲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却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爲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爲仙，未有使甲變爲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爲春，氣爲夏。人以氣爲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爲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❷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❸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爲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

❶ 「可令」至「夫變者」，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 「血」，楊寶忠以爲當作「盈」。
❸ 「一石」上，劉盼遂以爲當有「粟米」二字。

令其形如故，耐爲之乎？❶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❷稟生人，❸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黄，髮之變，形所術也。❹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黄而膚爲垢，故《禮》曰：「黄耇無疆。」髮變異，❺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惟土也。埏以爲馬，變以爲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爲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

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爲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虚圖也。世有虚語，亦有虚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爲道身主毛羽也。❻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

❶「耐」，原作「附」，據通津本改。
❷「壞」，原作「懷」，據通津本改。
❸「稟」下，黄暉以爲脱「氣」字。
❹「所術」，通津本作「非變」。
❺「髮」下，陳世宜以爲脱「膚」字。
❻「主」，通津本作「生」。

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爲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❶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爲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❷使之爲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爲惡，惡可變爲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

王良、造父，稱爲善御，不能使不良爲良也。❸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爲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

❶「善漸」至「命於」，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練」，原作「德」，據錢批、通津本改爲「練」。
❸上「不」字，據文意疑爲衍文。

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教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❶戴鷄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鷄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開導牖進，❷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爲善之明效也。

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爲高，而其高者反爲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爲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爲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爲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

❶「能十」至「人未」，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開」，原作「闓」，據錢批改爲「開」。黄暉據宋本校作「闓」，並云「闓」、「開」字同。

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爲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爲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

天道有真僞，❶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僞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❷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爲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爲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❸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

黄帝與炎帝争爲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鮌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比獸之角可以爲

❶「天」，黄暉、楊寶忠以爲當作「夫」。
❷「教」，楊寶忠以爲當作「數」。
❸「鉤月」下，楊寶忠以爲脱「同」字。

城，舉尾以爲旌，奮心盛氣，阻戰爲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爲同，同類以鈞爲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爲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爲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毁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

豆麥之種與稻粱殊，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爲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

故爲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禀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蘖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蘖，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咸爲完具之人。❶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墻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墻，以自蔽鄣，爲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畝，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爲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污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爲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説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禀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

傳言：黄帝妊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

❶「咸」，通津本作「成」。

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爲帝，故能教物，物爲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蛇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鰥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❶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

后稷之母，❷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姙身，怪而棄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銜肉就而食之。北夷橐離國王侍婢有娠，❸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鷄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産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欄中，欲使馬藉殺

❶「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母」，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❸「橐」，劉文典、劉盼遂、孫人和、楊寶忠等據《魏略》及類書所引，均以爲當作「橐」。「橐離」，即高麗。

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爲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姙時，見氣從天下，而生，❶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鱉爲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鱉爲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己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爲水矣。伊尹命不當没，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歷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

齊襄公之難，桓公爲公子，與子糾争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争，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内，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灵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晳、棄疾。❷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爲康王，至子失之；圍爲灵王，及身而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子晳

❶「而」，通津本作「及」。
❷「圍」，原作「圉」，據四庫本改。下文「子圍」、「圍爲靈王」同。

不立，又俱誅死，皆絶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随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跽之矣。晋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宫。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脱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爲文子。當趙孤之无声，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

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質，性好用酒。嘗從王媪、武負貰酒，飲醉止卧。媪、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数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泣，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吕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吕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❶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爲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脱，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吕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

❶「起」，原作「氣」，據通津本改。

伯爲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蓋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

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爲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脱。自卜數日當爲侯，❶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爲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脱，❷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爲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❸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❹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

光武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宫後殿第二内中，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内自明。❺皇考怪之，即召功曹吏充蘭，❻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倶之卜王長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蓋嘉禾也。元帝

❶「卜」，原作「十」，據通津本改。
❷「國獨脱」，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東莞」，孫詒讓據《後漢書·虞延傳》等以爲當作「東昏」。
❹「若」，劉文典以爲上可增「氣」字。
❺「自」，原作「目」，據錢批、通津本改。
❻「吏」，孫詒讓以爲當作「史」。

之初，[1]有鳳凰下濟陽宮，一有「訖」字。[2]故今濟陽宮有鳳凰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春陵城郭，[3]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春陵，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蓋天命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体守文，因據前基，稟天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第二

[1]「元帝」，黄暉云當作「哀帝」。
[2]「訖」，吴承仕以爲當在下句正文「故」下「今」上。
[3]「春陵」，黄暉云當作「舂陵」。

論衡卷第三

偶會篇

王充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

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絶，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

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謡之語當驗，鬬鷄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謡致鬬競，鸜鵒招君

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❶

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❷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嗣代使父姑終歿也，❸老少年次自相承也。

世謂秋氣擊殺穀草，❹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屋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

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重，死者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❺聖王德施，厚禄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

❶「也美惡是非適」，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申破」，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嗣」，原作「代」，據四庫本改。
❹「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囚」，黄暉謂乃「凶」之誤，是。

人以夜卧晝起矣。夜日光盡，❶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一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

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

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❷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淩，羸瘠消單，至於死亡，何謂相賊？❸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夫二，二夫死，死當適趙而王薨。❹氣未相加，遥賊三家，何其痛也！黄公取鄰巫之女，工謂女相貴，❺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

無禄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槩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禄惡殖不滋之槩也。

❶「日」，原作「月」，據四庫本改。
❷「沃」，原作「夭」，據通津本改。
❸「何」，吴承仕云當作「可」，是。
❹「姊」，四庫本無此字。「許嫁」至「死死」八字，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夫二」，通津本作「二夫」。
❺「工」，通津本作「卜」。

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❶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乱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閼其声也；命時當生，睡卧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❷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

❶「於」，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兵死」，劉盼遂云乃「死兵」之誤倒。

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苦，❶必飢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牛，❷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体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

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❸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❹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

❶「苦」，通津本作「著」。
❷「戴牛」，通津本作「戴午」，孫詒讓云當作「戴干」。
❸「王」，劉盼遂云當作「帝」。
❹「當去」，劉盼遂云當作「常告」，形近而譌。楊寶忠云「當」、「常」皆通「嘗」，是。

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

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穉君善者，❶遇相君曰：❷「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穉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黄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❸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

❶「宫大有與正」，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遇相君曰」，楊寶忠云「遇」乃「過」之譌。劉盼遂云「君」上脱「正」字。

❸「今」，遞修本、四庫本作「令」。

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有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别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

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爲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楊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宫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户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説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説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❶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迺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爲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爲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爲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爲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❷怨而上告

❶「勝」，孫人和據《史記》、《漢書》疑其下脱「之」字。
❷「官器」，吴承仕云當依《史記》、《漢書》作「縣官器」。

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❶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爲諸生時，一有「月之」兩字。❷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❸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瓠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

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犬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

❶ 「幸」，四庫本作「事」。

❷ 「月之」，通津本作「日之」，黄暉據舊校及《類要》卷二二引，於「時」下補「之市」。

❸ 「徙」，原作「徒」，據通津本改。

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説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册,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

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内,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内,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臯陶,肩類子産,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傫傫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禀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禀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

論之，以爲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❶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爲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禀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禀，同時並得，非先禀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爲司馬，居稷官，故爲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吴，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爲末，❷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内以爲性，外以爲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禀之。

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禄秩之吏，禀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禄尊貴，位望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禀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爲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宫，夜半無火，内中光

❶「武」，原作「王」，據通津本改。
❷「末」，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爲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爲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爲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❶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爲栽蘖，稍生莖葉，成爲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爲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

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爲，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爲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爲，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

❶「有」，孫詒讓以爲衍文。

難曰：「《康王之誥》曰：❶『冒聞于上帝，❷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加無命史，❸經何爲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爲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于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❹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爲，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爲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

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爲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

❶「王」，四庫本作「叔」，黄暉以爲當作「叔」。
❷「冒」上，四庫本有「怙」字。
❸「加」，通津本作「如」。
❹「勤」，黄暉以爲當作「動」。

「適」，光武之言「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以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説，莫能實定。

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固」字。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爲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禀其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爲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

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❶ 一歲嬰兒無争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

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

❶ 「告」，原爲墨丁，據遞修本、通津本補。

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

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❶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孫卿之言，❷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爲善安從生？」

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

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説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

❶「生皆」，原漫漶不清，據遞修本、通津本補。

❷「爲善也若孫卿」，原漫漶不清，據遞修本、通津本補。

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❶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駮；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

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❷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❸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❹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

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❺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❻故有黃赤黑之別，

---

❶「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黄暉云，此誤重「情性」二字。
❷「出形」，孫人和云當作「形出」。
❸「見」，黄暉云不當有。
❹「不忍不忍」，黄暉云，此誤重「不忍」二字。
❺「儒」，孫詒讓云爲衍字。
❻「善惡」，原漫漶不清，據遞修本、通津本補。

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爲鑪，萬物爲銅，陰陽爲火，造化爲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爲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爲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爲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鑪竈，故爲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

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爲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

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爲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爲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爲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爲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❶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❷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❸「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爲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爲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

❶「行」，原爲空格，據四庫本補。
❷「行」，黄暉云當作「仁」。
❸「曰」上，黄暉云疑有「或」字。

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鷄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鷄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也。火勝金，虵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❶齧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❷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爲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誅膽小距頓，❸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産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

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

❶「獼猴者畏鼠也」，楊寶忠云當乙正爲「獼猴畏者鼠也」。

❷「猴」，劉盼遂云當作「金」。

❸「誅膽小距頓」，劉盼遂云當作「膽小距銖」。「誅」，四庫本作「咮」。

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爲負，是而直者爲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横出爲勝；或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爲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鬬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越僮所鉤：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禀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卨母吞燕卵而生卨，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説者又曰：禹、卨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説；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

身，遂生高祖。其言袛驗，❶文又明著，世儒學者，❷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虚妄言也。

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❸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❹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❺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卨母嚥鷰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卨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説，竟虚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逆也。❻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説，以驗三家之祖，誤矣。

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説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絶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❼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雉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❽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

❶「袛」，通津本作「神」。
❷「學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副言」，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蟬」，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乎」，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時」，錢批改作「皆」。
❼「令」，通津本作「今」。
❽「今」，原作「令」，據通津本改。下一「今」字同。

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❶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❷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❸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❹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❺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鷄，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

或曰：「夏之衰，二龍鬭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爲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

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❻而爲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❼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

❶「身小安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堯高祖審」，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亦宜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土土徒」，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之母」，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類」，黄暉云當作「氣」，是。
❼「秋」，黄暉云當作「祆」。

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❶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

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卨、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黄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

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因依放，空生怪説。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黄帝升天之説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𦣞，❷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德不異，故因以爲姓。世間誠信，因以爲然。聖人重疑，因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説。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因造禹、契逆生之説。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祖之母，適欲懷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

❶「爲人」上，黄暉云脱「化」字。
❷「𦣞」，原作「巨」，據四庫本改。

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産於濟陽宫，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

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卨、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爲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虚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黄帝。黄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第三

論衡卷第四

王充

書虚篇

世信虚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諷而讀之。睹真是之傳與虚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幽冥之實尚可知，沈隱之情尚可定，顯文露書，是非易見，籠總并傳非實事，用精不專，無思於事也。

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譎詭之書，以著殊異之名。

傳書言：延陵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鎌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虚言也。夫季子恥吴之亂，吴欲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嫌貪封侯。伯夷委國饑死，不嫌貪刀鉤。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吴位，何嫌貪地遺金？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劒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

棄其寶劍，❶何嫌一叱生人取金於地？❷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車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恥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冥自脩潔也。賢者同操，故千歲交志。置季子於冥昧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❸憐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

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昌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❹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人」字。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蓋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蛭螺，❺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

❶「負其」至「者棄」十二字，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又「其」，原作「吏」，據通津本改。
❷「叱」，原作「北」，據通津本改。
❸「實」，四庫本作「適」。
❹「止」，原作「正」，據錢批、四庫本改。
❺「蛭螺」，孫詒讓云當作「埵堁」。

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簿之内；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簿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絶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力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動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

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别遠近，不殊内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恒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❶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吴君高説：「會稽本山名，夏禹巡守，會計於

❶「如」，四庫本作「於」。

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虚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説，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❶百王承平，❷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堙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説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吴越也，爲吴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説。君高能説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説，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吴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

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❸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虚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駮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

❶「四」，錢批改作「巡」。
❷「承」，通津本作「太」。
❸「鳥」，黄暉據程本、汪本、崇文本等云當作「鳥」。

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衆鳥所居。《禹貢》曰：❶「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天地之情，爲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草。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

傳書言：吴王夫差殺伍子胥，❷煑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吴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虚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葅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葅汁瀋漎旁人。❸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吴國已滅，夫差無類，吴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吴都今吴，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吴。錢

❶「曰」，原作「白」，據通津本改。

❷「伍」，原作「位」，據通津本改。

❸「漎」，吴承仕云當作「樅」。

唐之江，兩國界也。❶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爲濤，當自上吴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吴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絶，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数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煑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葅，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虚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吴王，而驅水往來，豈報讎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揚動静，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吴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濯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

❶「也」，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

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却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却，不湍其墓者，❶傳人信之。❷是故儒者稱論，❸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却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虚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絶。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却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却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却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却流無以異。則泗水却流，不爲神怪也。

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虚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爲鸇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

❶「者」，通津本作「也」。
❷「傳」，通津本作「世」。
❸「稱論」，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鷂，鷂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鷂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

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正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於桀紂惡微於亡秦，❶亡秦洎於王莽，❷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七人，是惡於桀紂，❸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部。」《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赴。世聞內嬖六人，嫡庶無別，則言亂於姑姊妹七人矣。

傳書言：齊桓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

❶「於」，通津本作「夫」。
❷「洎」，通津本作「過洎」。
❸「是惡」，通津本作「惡浮」。

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脩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有「所載」字。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創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管仲爲君諱也。諸侯知荀爲君朝而欺已，❶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杜無異，❷信讒遠賢，反害仁義，❸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❹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爲輔，何明桓公不爲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喪，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甯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虚矣。説《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户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

❶「荀」，通津本作「仲」。「朝」，通津本作「諱」。
❷「杜」，通津本作「狂」。
❸「反」，原作「友」，據通津本改。
❹「用」，原脱，據通津本補。
❺「運」，四庫本作「連」。

坐，❶宸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爲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衆稱伯夷。伯夷稽首，讓于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断足，❷足非其理也。❸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于東蓂（一作「莫」）。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❹或曰：「后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爲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断足無宜，故爲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断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自鑿井後，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宋丁公鑿井得一人。」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爲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胸，服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

❶「鄉」，劉盼遂云衍。
❷「断」下，四庫本有「一」字。
❸「足」，吴承仕云衍。馬宗霍疑乃「定」字形近之誤。
❹「乳」，原作「孔」，據通津本改。
❺「丁公」，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以見諸侯乎？

傳書言：聶政爲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虚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二年，❶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❷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❸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虚不可信也。

傳書又言：燕太子丹刺客荆軻，❹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説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冒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爲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虚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始皇，❺始皇殺軻明矣。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❻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一十七年，❼游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❽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恒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❶「二」，通津本作「三」，與《史記·韓世家》合。
❷「二」，黄暉據《史記》云當爲「三」。
❸「七」，黄暉據《史記》云衍。
❹「刺客」上，通津本有「使」字。
❺「皇」，原作「王」，據通津本改。
❻「翦」，原作「剪」，據通津本改。
❼「一」，通津本作「二」，黄暉云當作「三」。
❽「盛」，四庫本作「成」。

變虚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❶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耳卑，❷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❸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可。」❹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審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爲善天祐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爲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虚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爲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

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

❶「退」，黄暉據《淮南子》、《新序》、《吕氏春秋》云當作「還」。

❷「耳」，吴承仕云當作「聽」。

❸「三徙行七星」，四庫本作「舍舍行七星」，上「舍」字屬上讀。

❹「可」，通津本作「耳」。

曰：「無益也，秖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説，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爲子韋，晏子爲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彗不多一作「爲」。晏子，❶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駮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共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❷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爲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惑之守心，❸猶桑穀之生朝。❹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卻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❺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食心，❻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

❶「彗」，通津本作「獨」。
❷「先」，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出」。
❸「惑」，原脱，據四庫本補。
❹「猶」，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守」，黄暉云當作「食」，是。
❻「使熒」，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爲福之實也。

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❶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数萬里。使耳附天，聽数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比體於天，❷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❸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爲吉凶，誤矣。❹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❺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爲，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災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❻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如堯舜；❼惡人莫如桀

❶「諸」，原作「語」，據通津本改。
❷「比體」，通津本作「體比」。
❸「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劉文典、劉盼遂皆云衍文。
❹「誤」，原作「設」，據通津本改。
❺「五」，原作「二」，據通津本改。
❻「非」，原作「皆」，據通津本改。
❼「如」，原作「不」，據四庫本改。下「莫如桀紂」同。

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脱禍之驗。❶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爲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語虛也。❷

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❸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君，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設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聽乎言，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産，有以除之。子産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卻也。使子産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子韋之知矣。然而不卻除者，堯與子産同心也。

案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審如此言，禍不可除，星

❶「有反」，黄暉、劉盼遂皆云二字互倒。
❷「語虛」，原作「虛語」，據通津本乙正。
❸「是」，原作「民」，據通津本改。

不可卻也。若夫寒温失和，風雨不時，政事之家，謂之失誤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熒惑守心，若必死猶亡，禍安可除？脩政改行，安能卻之？善政賢行，尚不能卻，出虚華之三言，謂星卻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言熒惑之禍，非寒暑風雨之類，身死命終之祥也。國且亡，身且死，祅氣見於天，容色陽於面。❶面有容色，雖善操行不能滅，死徵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滅；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或謂之曰：「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鄰，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容色肯爲善言之故滅，而當死之命肯爲之長乎？氣不可滅，命不可長。然則熒惑安可卻，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熒惑守心，未知所爲，使景公不死也。❷

且言星徙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徙於三舍乎？一徙歷於三舍也？案子韋之言曰：「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若此，星竟徙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徙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徙十舍乎？熒惑守心爲善言卻，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熒惑食心乎？爲善言卻，爲惡言進，無善無惡，熒惑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熒惑守心爲旱災，不爲君薨。子韋不知，以爲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熒惑之處星必偶自當去，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矣。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著己之知，明君臣推讓

❶「陽」，通津本作「見」。
❷「使」，通津本作「故」。

之所致。見星之數七，因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徙，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己能動之；星固將自徙，子韋言君能徙之。使晏不言鉤星在房心間，則太卜之姦對不覺。宋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爲其是。案《子韋書録序秦》亦言：❶「子韋曰：『君出三善言，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徙，子韋以爲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虚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論衡卷第四

❶「秦」，劉盼遂云爲「奏」之誤字。

論衡卷第五

王充

異虚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召其相而問之，相曰：「吾雖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駭，側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絶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遂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行祖己之言，脩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脩善之義篤，故瑞應之福渥。此虚言也。

祖己之言朝當亡哉，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國欲亡，期盡。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政，何益於不亡？高宗之脩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脩善，不能得吉；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案祖己之占，桑穀爲亡之妖，亡象已著，❶雖脩孝行，其何益哉！何以效之？

魯昭公之時，鸜鵒來巢。師己採文、成之世童謡之語，有鸜鵒之言，見今有來巢之

❶「著」，原作「者」，從錢批改。通津本作「見」。

驗，則占謂之凶。其後昭公爲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驗。故野鳥來巢，師己處之，禍意如占。使昭公聞師己之言，脩行改政爲善，居高宗之操，終不能消。何則？鸜鵒之謡已兆，出奔之禍已成也。鸜鵒之兆，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生，葉安得不茂？源發，流安得不廣？此尚爲近，未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戰於庭，吐漦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夏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厲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爲玄黿，走入後宫，與婦人交，遂生褒姒。褒姒歸周，幽王惑亂，國遂滅亡。❶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爲千數歲，二龍戰時。幽、厲、褒姒等未爲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瑞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戰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褒姒不得不生，❷生則厲王不得不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徵已見，雖五聖十賢相與卻之，終不能消。善惡同實，善祥出，國必興；惡祥見，朝必亡。謂惡異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瑞可以惡政滅也。

河源出於崑崙，其流播於九河。使堯、禹卻以善政，終不能還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龍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卻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爲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爲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莖葉；覩秋之零實，知冬之枯萃。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❸今詳脩政改行，何能除之？

❶「至厲王之時」至「幽王惑亂」，「幽」、「厲」原互乙，據四庫本乙正。

❷「不得」，四庫本作「安得」。

❸「猶」，黄暉以爲衍文。

夫以周亡之祥見於夏時，人何以知桑穀之生，❶不爲紂亡出乎？ 或時祖己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❷改政脩行，享百年之福矣。 夫桑穀之生，殆爲紂出，亦或時吉而不凶，故殷朝不亡，高宗壽長。 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

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戴兩角而共觝，使謁者終軍議之。軍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爲一也。」麒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爲野物獸草。何則終軍謂獸爲吉，❸祖己謂野草爲凶？ 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雊。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説《尚書》家謂雉凶，議駮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中，草覆野鳥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吉而廬凶乎？ 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 雉則民人之類。如謂含血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 如以從夷狄來者不吉，介葛盧來朝，是凶也。如以草木者爲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爲不吉，何故謂之瑞？ 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議。朱草、蓂莢善草，❹故爲吉。則是以善惡爲吉凶，不以都野爲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嘗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❺雉亦草野之

---

❶「人」，通津本作「又」。

❷「問」，原作「間」，據通津本改。

❸「何則終軍謂獸爲吉」，通津本「則」作「别」，「何别」屬上讀。又「獸」上，吴承仕云脱「野」字。

❹「莢」，原作「莢」，據通津本改。

❺「之」，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物，何以爲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❶則麞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❷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象遠方之士將皆立於高宗之朝，❸故高宗獲吉福，享長久也。

說災異之家，以爲天有災異者，所以譴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災見於五穀；不改，災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災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❹天不熟，❺或爲災，或爲福。禍福之實未可知，桑穀之言安可審？論說之家著於書記者皆云：「夫雨穀者凶。」❻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穀，鬼夜哭。」此方凶惡之應和者，天何用成穀之道，❼從天降而和，且猶謂之善，況所成之穀從雨下乎！極論訂之，何以爲凶？夫陰陽和則穀稼成，不則被災害。陰陽和者，穀之道也，何以謂之凶？絲成帛，縷成布。賜人絲縷，猶爲重厚，況遺人以絲帛與縷布乎！❽夫絲縷猶陰陽，帛布猶成穀也。賜人帛不謂之惡，天與之穀何故謂之凶？夫雨穀吉凶未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

❶「士」，原作「土」，據通津本改。「所分」，吴承仕以爲乃「耿介」之譌。

❷「術」，四庫本作「述」。「鹿」，吴承仕云乃「麞」之壞字。

❸「朝」，原作「廟」，據錢批及四庫本改。

❹「不」，黄暉云爲衍文。

❺「天」，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夫」。

❻「夫」，通津本作「天」。

❼「何」，黄暉云爲衍文。馬宗霍云，「天何」疑誤倒，「何」字屬上讀。

❽「遺」，通津本作「遺」。「絲」，通津本作「成」。「縷」，通津本作「織」。

使暢草生於周之時，天下太平，人來獻暢草。暢草亦草野之物也，與彼桑穀何異？如以夷狄獻之則爲吉，使暢草生於周家，肯謂之善乎？夫暢草可以熾釀，芬香暢達者，將祭，灌暢降神。設自生於周朝，與嘉禾、朱草、蓂莢之類不殊矣。然則桑亦食蠶，蠶爲絲，絲爲帛，帛爲衣，衣以入宗廟爲朝服，與暢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公太子至靈臺，蛇遶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遶車輪左者速得國。」❶太子遂不下，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行私欲，共嚴承令，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廢子道者不孝，逆君欲則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劒而死。夫蛇繞左輪，審爲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宜疾薨。今獻公不死，太子伏劒，御者之占，俗之虛言也。或時蛇爲太子將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凶之實。夫桑穀之生，與蛇遶左輪相似類也。蛇至實凶，御者以爲吉；桑穀實吉，祖己以爲凶。

禹南濟於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嘻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也。」龍去而亡。案古今龍至皆爲吉，而禹獨謂黃龍凶者，見其負舟，舟中之人恐也。夫以桑穀比於龍，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尚爲不吉，殆有若黃龍負舟之異，故爲吉，

❶「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而殷朝不亡。

晉文公將與楚成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柄。以問咎犯，咎犯對曰：「以彗鬬，到之者勝。」文公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鹽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嚮令文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夫桑穀之占，占爲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爲不吉也。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咎犯不明其吉，戰以大勝，世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卧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祖己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絶；轉禍爲福之言，到今不實。

感虚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虚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能滅之？地火不爲見射而滅，天火何爲見射而去？此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爲虧，蓋誠無堅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汎

濫中國，爲民大害。堯何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爲害，不能射河，使水不爲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使其爲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爲体，則與金石等。以堯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

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時，士衆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爲虛。夫風者，氣也，論者以爲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奉天令，求索己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不改過，瞋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爲，禍氣自然，❶是亦無知，不爲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以旄麾雨而止之乎？❷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王能止風矣。❸

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

❶「禍氣」，黃暉云當作「氣偶」。

❷「而」，四庫本作「能」。

❸「能」上，原有「不」字，據通津本刪。

公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精神，❶精通于天，天爲變動，然上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爲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❷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有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爲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麾之間，令日却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鬬，惡日之暮，以此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爲之反，殆非其意哉！且日，火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於戰時日正卯，❸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

傳書言：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爲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白蝕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筋撞鍾，以筭擊鼓，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爲，雖積銳意，

❶「精」，通津本作「積」。
❷「日」上，原有「星」字，據通津本刪。
❸「於」，原作「時」，據錢批改。

猶筯撞鍾，筭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遭狂人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非欲害己者之所爲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禍氣，禍氣見於面，猶白虹、太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也。

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日爲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門木象生肉足，秦王以爲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舍一事之易，爲五事之難，何示之不憚勞也？❶湯困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戹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❷使拘之者睹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豈

❶「示」，通津本作「天」。

❷「祐」，原漫漶不清，據錢批補。

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爲之崩。此言杞梁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嚮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故城爲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爲之崩者，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嘗君爲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嚮之者悽愴感慟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心腹之藏，安能爲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

傳書言：鄒衍無罪，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嘆。天爲隕霜。此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而嘆，實也；言天爲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❶吟歌與嘆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

❶「疑與」，四庫本作「疑逐與」。

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爲二子感動，❶獨爲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❷而感動不同也？夫熯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厨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厨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爲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❸「人君秋賞則温，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温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温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説，或時燕王好用刑，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

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爲是；世俗觀見，信以爲然。原省其實，殆虚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❹如木爲風，雨與

❶「二子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奇冤痛」，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熱乎變復」，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而」，四庫本作「爾」。黄暉云當作「雨」。

風俱。三尺之木，數絃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

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❶平公大悦，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爲不樂？然而魚聽、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爲然；世人觀見，遂以爲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脩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

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❷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爲

❶「吁」，四庫本作「聞」。

❷「天以一人之不敏使」，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説，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爲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爲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虚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脩身正行，素禱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癉一作「瘴」。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❶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❷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湛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

❶「廣大」，原作「在天」，據通津本改。
❷「誠」，原作「形」，據通津本改。

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

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爲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爲。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變而生。以雲雨論之，❶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爲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爲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❷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墜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驗之？❸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爲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

❶「以」上，通津本有「如」字。
❷「茨」，孫人和云《類聚》八十五引作「粢」，是。
❸「驗」，通津本作「效」。

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爲雨穀，作傳書者以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産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爲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

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虚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爲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橈木爲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爲田，鑿地以爲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饑，天地鬼神所欲爲也，龍何故登玄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玄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有「風興」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爲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❶憎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爲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❷造生之也。

❶「欲有」，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意妄」，黄暉云當作「妄意」，傳寫倒也。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脉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無賢人若輦者之術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温，温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暑，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

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搤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❶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搤臂以呼汝耳。」蓋以至

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俗人緣此而說，言孝弟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輒痛；曾母病，曾子亦病乎？曾母死，曾子輒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搤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搤臂之說也。

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温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天蝗之集於野，❶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第五

❶「天」，通津本作「夫」。

論衡卷第六

福虛篇

王充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

楚惠王食萡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萡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死，❶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❷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厨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所爲也。惠王通譴萡中何故有蛭，庖厨監食皆

❶「宰」，通津本作「厨」。按下文即作「厨」。
❷「親德」，黄暉云《新序》、《賈子》皆作「視聽」。

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厨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强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厨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葅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葅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葅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葅中，可復隱匿而强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❶著己知身之德，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

❶「臣」，劉盼遂、楊寶忠《校注》皆云衍文。

❷「身」，通津本作「來」。

之言星徙，大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

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脩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脩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脱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❶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脱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脩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

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

❶「矢」，原作「天」，據通津本改。

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虚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報之福者，❶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不舉五月子，❷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户同，❸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户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户，則宜高其户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户同，❹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❺禀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禀之也。

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❻纏子難以堯舜不

❶「報」上，通津本有「天」字。
❷「所」下，通津本有「以」字。
❸「户」，原作「父」，據通津本改。
❹「文」，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❺「時多」，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❻「九十」，孫詒讓、黄暉皆云當作「十九」。

賜年，❶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謚。「穆」者誤亂之名，❷「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❸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天惡人之命不短，❹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

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❺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實罰

❶「纏子」，劉盼遂、黃暉皆云乃「董子」之誤。楊寶忠云，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此正作「董子」。

❷「穆」，楊寶忠云《漢書藝文志考證》引作「繆」。

❸「晉文之謚」，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❹「天」，通津本作「夫」。

❺「予」，原作「弔」，據通津本改。

過，❶故目失其明，己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❷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虚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失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夫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痛，❸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顔淵早夭，子路葅醢。早死、葅醢，極禍也。以喪明言之，顔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数，哭中風，❹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敘行未在上第也。

秦襄子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❺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己前罪，

❶「夭」，原作「失」，據通津本改。
❷「始聞」，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❸「痛」，通津本作「病」。
❹「哭」上，通津本有「數」字。
❺「伏」，原脱，據通津本補。

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己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于人？❶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❷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是言之，白起之言過矣。

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❸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絶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脩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過誅，❹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絶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絶其脉？知己有絶地脉之罪，不知地脉所以絶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己下蠶室，有非者矣。己無非，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卒夭死。天之報施善

❶ 「人」，通津本作「天」。

❷ 「而」，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竟」，原作「境」，據通津本改。

❸ 「罪」，原作「非」，據通津本改。

❹ 「子」，四庫本作「兄」。

人如何哉！盗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遵何哉？」❶若此言之，顏回不當早夭，盗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

漢將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❷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❸然終無尺土之功，❹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廣然之，聞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户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離禍，順道而違福，王朔之説，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刧殺者衆。同車共舡，千里爲商，至闊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在水爲

❶「獨遵何哉」，四庫本作「遵何德哉」。
❷「中」，四庫本作「人」。
❸「爲」下，原有「侯」字，據四庫本及孫詒讓説删。
❹「土」，四庫本作「寸」。
❺「誘」，原作「詐」，據四庫本改。

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惰窳之人，不力農勉商以積穀貨，遭歲饑饉，腹餓不飽，椎人若畜，割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聚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陽達，富厚安樂。天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以人爲食，加以渥禍，使之夭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使知不可爲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

傳書李斯妬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❶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過而爲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説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行之道何非？

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甯戚隱阨，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阨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甯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爲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❷堯禪舜，不爲帝。❸嘗見害，未有非；

❶「欺」，原作「期」，據通津本改。
❷「有」，四庫本作「及」。劉盼遂云當作「後」。
❸「不」，通津本作「立」。

立爲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後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

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爲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虵。」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舡。」「荊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菑丘訢，菑，或作「魯」。勇而有力，出過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没。訢怒，拔劍入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無爲乘龍也。

如仙人騎龍,❶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含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鵠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黄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虚,猶今謂天取龍也。

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❷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賤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虵亦有神與不神,神龜神虵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之物。❸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❹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

天地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❺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清。丘上不爲龍,❻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虵之人。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虵尾。

❶「如」,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❷「神龍」,黄暉、楊寶忠皆云當作「龍神」。
❸「地亦有龍虎鳥」,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❹「能」,黄暉云乃「龍」之聲誤。楊寶忠云乃形誤。
❺「清」,原作「濁」,據通津本改。
❻「爲」,通津本作「及」。

由此言之，馬虵之類也。《慎子》曰：「蜚龍乘雲，騰虵游霧，雲罷雨霽，與螾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也鳴，❶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❷人或嬰之，必殺人矣。」比之爲螾蟻，又言蟲可狎而騎，虵馬之類明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❸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❹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❺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帝，❻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❼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❽以事孔甲，能飲食龍。

❶「鳴」，四庫本作「柔」，《韓非子·説難》同。楊寶忠引《史記·韓非傳》云當作「擾」。馬宗霍云，「鳴」通「名」，未必是誤字。
❷「尺」下，通津本有「餘」字。
❸「安」，原作「宋」，據四庫本改。
❹「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氏」，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帝」，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而」，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于」，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❶潛醢以食夏后，夏后享之。❷既而使求，懼而不得，❸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❹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❻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❼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❽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❾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❿妄矣。

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⓫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⓬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

❶「後龍」，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享」，原作「烹」，據四庫本改。
❸「懼而不得」，四庫本作「不得懼而」。
❹「可畜又可」，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改。
❺「后劉」，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殊路」，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類也何神」，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俗世」、「畫驗」，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❾「知龍不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❿「言」，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⓫「起當雷電」，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樹木擊」，四庫本作「擊樹木」。
⓬「側雷」，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❶天極雷高，雲消復降。❷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説；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

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蒿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雲雨蜚，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虵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❸失龍之實，誣龍之能也。

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

❶「雲雨感龍龍亦」，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消復」，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乘霧」至「獨謂」，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可爲犢，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❶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❷飲食人以不潔凈，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❸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

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天爲取也？❹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説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

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

❶「好」上，《注釋》、楊寶忠皆云當補「有」字。
❷「陰過」上，孫人和、楊寶忠據類書引云有「有」字。
❸「謂不」，四庫本作「不謂」。
❹「天」，通津本作「何」，黄暉云當作「天何」。

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著乎体，口之動與体俱。當擊折之時，聲著于地。其衰也，聲著于天。夫如是，聲著地之時，口至地，体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体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体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以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著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非民父母也。❶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❷有陰過，❸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❹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

❶「非」，通津本作「即」。
❷ 上「有」字，原作「天」，據通津本改。
❸「有」上，通津本有「人」字。
❹「以善」，四庫本作「以喜」。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喜以」。

人性怒則呴呴，❶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

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爲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温之氣爲喜怒之候，一有「候守」。人君喜即天温，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曾息大澤之陂，❷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爲怒，不擊折者爲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

且飲食人以不潔净，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❸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❹「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❺

説雨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説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

❶ 下「呴」字，通津本作「吁」。
❷ 「媪」，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 「心」，原作「必」，據通津本改。
❹ 「語」，原脱，據通津本補。
❺ 「惠」，原作「惡」，據通津本改。

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其刑亂也。❶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

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謂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犬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洿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净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❷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厠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反而責故，❸天治悖也。

夫人食不净之物，口不知大其洿也。❹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洿。戚夫人入厠，身體辱之，與洿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洿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天悲戚夫人則怨呂后，❺案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

❶「其刑」，通津本作「具形」。
❷「之人」，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食」，原作「得」，據通津本改。
❸「反」，通津本作「失」。
❹「大」，通津本作「有」。黄暉云當作「人」。
❺「天」，通津本作「夫」。

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❶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

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地。王者居重關之内，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宫室之内，則天亦有太微、紫宫、軒轅、文昌之坐。❷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宫之内，何能見人闇過？❸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用鬼。❹如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净，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❺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❻以冬過誤，不輒擊殺，

❶「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孫人和云「鄞」當作「鄞」，「專日食」三字義不相屬，《御覽》十三、《事類賦》三並引作「鄞縣羊五頭」。黄暉云「專日」爲「縣」字殘誤，「食」字衍文。
❷「宫」，原作「官」，據通津本改。
❸「闇」，原作「聞」，據通津本改。
❹「用」，通津本作「因」。
❺「反」，原作「及」，據通津本改。
❻「專」，原作「曾」，據通津本改。

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

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鍾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鍾邪？如審是也，鍾鼓而不空懸，須有筍簴，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鍾鼓無所懸着，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垠，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體畫升龍之服也，❶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

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

❶「體畫升龍之服」，通津本作「圖畫升龍之形」。

審如説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説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虚妄之論勝也。

《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佼較」。鬱律㟪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之音也。魄然若襞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説，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争，❶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襞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鑪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治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剥。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剥之痛也。

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虚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❷何故難知？如以一人

❶「争」，原作「事」，據四庫本改。
❷「亦」，原作「今」，據通津本改。

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跡，非天所刻畫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虚妄之俗，好造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燌，臨其尸上聞火氣，❶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火若人之耀，❷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虚妄之言。

難曰：❸「《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❹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❺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不安之變，❻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輵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順，❼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

❶「上」，錢批改作「尚」。
❷「火」，通津本作「大」。吴承仕云乃「光」之誤。「人」，通津本作「火」。
❸「難」，原作「雖」，據四庫本改。
❹「不爲」，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乎」，通津本作「子」，屬下讀。
❻「不安」，通津本作「父爲」。
❼「順」，通津本作「慎」。

以不潔清之事，内省不懼，何畏於雷？❶如不畏雷，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遇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之人，乃當懼耳，❸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若群臣畏矣。」❹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❺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第六

❶「雷」上，原衍「如」字，據通津本删。
❷「如」，通津本作「審如」。黄暉云當作「如審」。
❸「乃」上，通津本有「小人」二字。「如審」至「懼耳」，黄暉云當作「如審罰過有過之人乃當懼耳」。
❹「若」，通津本作「斯」。
❺「宋王大怒」，四庫本作「宋國大恐」。

論衡卷第七

道虚篇

王充

儒書言：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騎龍，群臣後宫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❶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黄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虚言也。實黄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爲之謚。黄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黄」謚。《謚法》曰：「静民則法曰黄。」黄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黄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黄帝，何世之人也？使黄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黄帝之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黄」非升仙之稱明矣。

龍不升天，黄帝騎之，乃明黄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黄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黄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

❶「因」下，四庫本有「名」字。

不宜遺。黄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别生於死之意也。

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黄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黄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黄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黄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黄帝；如聖人不仙，黄帝何爲獨仙？世見黄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黄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黄帝矣。是與説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争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産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虚言也。

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

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别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蜄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黄。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黄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黄，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復却？黄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夫養物能使物暢至秋，❶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始何如？❷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

❶「夫」，通津本作「天」。
❷「始」，通津本作「路」。

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蛪」。❶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❷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載列星，❸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illegible]屼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懞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

❶「蛪」，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倫」，四庫本作「渝」。吴承仕云當作「偷」。
❸「此猶」至「列星」，四庫本作「此猶光乎明而戴列星」，《四部叢刊》影印劉泖生影寫北宋本《淮南子》作「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當爲「乎」字。

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然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

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蚍異，故其舉措與蚍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蛩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效，慚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絶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

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

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爲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慚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己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强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争之於王，必幸臣之母。❶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絶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

❶「必幸臣」，四庫本作「必幸臣與臣」。孫人和云其上當有「王」字。

之物，氣絶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虚也。既能烹煑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虚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内，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絶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虚也。人没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没於鼎中。没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虚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顔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群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虚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虚生不死之語矣。猶黄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❶世好傳虚，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❷

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祀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

❶「度」，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文」，原脱，據通津本補。

老。其游以方偏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産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争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飯，❶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按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宫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絶跡之野，獨病死於岩石之閒，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矣。夫愚夫無知之人，❷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俱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❸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脱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虚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

❶「飯」，通津本作「飲」。
❷上「夫」字，通津本無。
❸「恒」，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四十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宫殿之内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内乃度世之人，此又虚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壯，❶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復，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

❶「壯」，通津本作「性」。

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

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上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❶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温膚，食以充腹。膚温腹飽，精神明盛。知饑而不飽，❷寒而不温，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盛，❸胸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❶「度」，原作「受」，據通津本改。
❷「知」，通津本作「如」。
❸「盛」上，通津本有「烈」字。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冰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

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腒，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傴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

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虵，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高祖之

相，龍顔、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吕后於澤中，❶吕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代秦，❷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則是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賴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

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

❶「又逃吕后於澤中」，四庫本作「又逃芒碭山澤中」。
❷「代」，通津本作「伐」。

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大小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❶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教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所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觚而退，❷過於三觚，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又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

❶「言之」，原作「之言」，據通津本乙正。
❷「觚」，通津本作「觴」，下「三觚」同。

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宮之中，❶閉窻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踖籍，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宮之中，❷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既不以禮，臨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倮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内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倮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倮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倮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説，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沱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似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倮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語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

❶「宮」，通津本作「室」。
❷「宮」，通津本作「室」。

池。」夫夏官百，殷官二百，❶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❷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者，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圭」。迎禮之，❸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弼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❹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挾輔，剌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皆不

❶「官」，通津本無此字。

❷「樂」，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璧」，原脱，據通津本補。「圭」，原作「主」，據通津本改。

❹「者」，原作「書」，據通津本改。

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亂黔首，❶臣請勑史官非秦王記皆燒之；❷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及百家語、❸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雜燒之；❹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陳；❺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絶《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

傳語曰：「町町者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不已，❻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宫，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生在旁者皆殺之。❼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宫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

❶「亂」上，通津本有「惑」字。
❷「王」，通津本無此字。
❸「及」，通津本無此字。
❹「雜」，通津本作「集」。
❺「陳」，通津本作「諫」，似是。
❻「恚」下，通津本有「恨」字。
❼「生」，通津本無此字。

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閭。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第七

論衡卷第八

王充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之與兵，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

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將敗穿，❶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中，❷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❸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❹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❺《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内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内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内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著之於頸，奈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内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内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❻則文當言内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内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没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

❶「將」，通津本作「行」。
❷「中」，通津本作「葉」。
❸「之則」，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言百」，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百則言千矣是」，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❻「乃」，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害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没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没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没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難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没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疋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❶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没衛？人之精乃氣也，❷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❸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❹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没衛乎？❺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内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

❶「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誠至」，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倍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何」，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入没衛飲羽者，❶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❷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絶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干十數國也，七十之説，文書傳之，因言干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❸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傳説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❶「矢」，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上「鳶」字，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夫」，原作「天」，據通津本改。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羌戎要擊於崤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刖其足，痛寶不進，己情不達，泣涕，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

執刃刎頸，樹鋒刺胸，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爲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鋭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擿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❶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❷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

❶「淵出」，四庫本作「深入」。

❷「窺園菜夫」至「實也言」，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毋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于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❶使爲蘭或作牙身，❷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字。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爲百物之象爲神乎？❸夫百

---

❶「實」，通津本作「寶」。

❷「或」，通津本作「服」。

❸上「爲」字，通津本作「有」。

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鼎没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時周亡之時，將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没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

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没其罪。何則？❶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怳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

《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里内。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❷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焦僥、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

❶「何」，原作「同」，據通津本改。
❷「三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于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邰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内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

《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皐，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

《詩》曰：「維周黎民，❶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者，❷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

❶「維周」，四庫本作「周餘」。
❷「者」，通津本作「言」，屬下讀。

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囷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❶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脱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户，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無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户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户，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

❶「也」，原爲「〇」號，據通津本改。

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語悟也。❶蘇秦説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説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内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

❶「語」，通津本作「警」。

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 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 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❶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❷且周殷士卒，皆賫盛糧，❸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❹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❺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 非雨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 不脩《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❻君子脩之：❼『星霣如雨。』」不脩《春秋》者，未脩《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 孔子脩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 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❽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 孔子正言也。 夫星霣或時至地，❾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 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 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 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 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 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❿遂傳至今。⓫

❶「案」，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杵浮」，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盛糧」，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中」，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如」，孫人和云：不當有「如」字，蓋涉上文「如雨」而衍。《説日篇》及《公羊》莊七年傳並無「如」字，當據刪。
❼「脩」，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雲雨」，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黄暉云「雲」、「星」二字皆衍。
❾「霣」，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❿「及地」，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⓫「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❶「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❷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❸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❹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❺况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十世之後，❻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第八

❶「賁光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頌」，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光宮」，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居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其實」，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十」，通津本作「千」。

論衡卷第九

問孔篇

王充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知者也。❶ 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謂世學者皆顔、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説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皋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説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能實不道是非

❶「知者」，通津本作「能知」。

也。❶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才距師，❷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追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❸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❹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才勑，❺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才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

❶「能實不道」，通津本作「不能實道」。
❷「才」，通津本作「於」。
❸「問」，原作「間」，據通津本改。
❹「必將」至「是非」，黄暉云「世間」二字衍，劉盼遂云「是非」二字衍。
❺「勑」，楊寶忠云與下句之「勑」，均當依另本作「形」。

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但孟氏子也，[1]權尊鈞周，[2]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3]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脩身行道，仕得爵禄、富貴，得爵禄、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

[1]「但」，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俱」。
[2]「周」，通津本作「同」。
[3]「去」，原作「夫」，據通津本改。

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枉，衆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

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己。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

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助行，❶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❷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疋非夫婦也。

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潔。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

❶「助行」，通津本作「力行」，楊寶忠疑爲「德行」。
❷「仁」，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惡矣。言顔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顔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貳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曰以顔淵。❶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❷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悦。子曰：「予所鄙予者，❸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悦，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卧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卧厭不悟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❹猶知實之，實之非實，❺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

❶「亦」，原作「以」，據通津本改。
❷「有」，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鄙」下，通津本注云「一作否」。下「予」字，通津本無。
❹「入」，原作「人」，據通津本改。
❺「猶知」至「非實」，通津本作「猶知事之實事非實」。

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夭死之人，必有邪行也。❶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雖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敖，惟慢游是好。」謂帝舜敕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❷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己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己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己王，致太平，則鳳鳥至，❸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然思未必然以自傷，❹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己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致，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己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

❶「必」上，黄暉云脱「未」字。劉盼遂云脱「非」字。

❷「開」，四庫本作「啓」。

❸「則」上，通津本有「太平」二字。

❹上「然」字，通津本作「也」，屬上讀。

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致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主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脩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也？如脩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躶國，躶入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躶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❶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爲言也。❷「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

❶「動」，四庫本作「故」。
❷「爲」，通津本作「僞」。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智窮策困，還定《詩》、《書》，望絕無冀，稱「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己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❶與前言「富貴在天」相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佑。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病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

❶「立」，四庫本作「言」。

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脱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脱驂。脱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脱驂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恩動，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椁，顏路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弔舊館，脱驂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椁，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截賣

兩馬以爲槨，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賻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脱馬以賻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槨，廢禮傷法。孔子重賻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槨，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❶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餓，易子而食，枏骸而炊，口饑不食，不暇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矣！」❷語冉子先富而后教之，❸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别？信與教何異？❹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對曰：❺「夫

❶「不」，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矣」，通津本無此字。
❸「語」，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别信」，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對」，通津本無此字。

子何爲？」❶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❷「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其事，治其政。」❸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非乎？❹其非乎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諱。蘧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

❶「爲」下，通津本有「乎」字。
❷「曰」，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其」，通津本作「某」，下「其」字同。
❹下「非」字，通津本作「之」。

曰「有是言」者，審有常行之也。❶「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❷君子之行軟而易汙邪？何以獨不入之也？❸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篡畔之禄，可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禄。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❹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瓜繫而不食，❺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禄也；礼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

❶「常」，通津本作「當」。
❷「入」下，通津本有「之」字。
❸「之」，通津本無此字。
❹「當仕」，原作「仕當」，據通津本乙正。
❺「瓜」，通津本作「吾」。

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閔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如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不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❶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甚惡之狀也。

論衡卷第九

❶「召」，原作「名」，據四庫本改。

論衡卷第十

非韓篇

王充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❶使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❶「求」，原作「亡」，據通津本改。

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❶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

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説，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顯，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躧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彊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開不爲上用之

❶「蹈路而行所蹈之路」，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賞罰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彊兵，此法度也。案秦之彊，肯爲此乎？六國之士皆滅於秦兵。❶六國之兵非不鋭，士衆之力非不勁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脩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閭，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勁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

❶「士」，通津本作「亡」。

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脩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

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

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禄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刼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刼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

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

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絶，恥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1]以爲世衰事

[1]「善」，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厲伯以姦對，❶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爲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惡有所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

❶「厲」上，通津本有「而」字。

試未立，賞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之事，❶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

鄭子產晨出，❷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撊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法，❸使吏執而問之；❹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

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

❶「未定」，通津本重文。
❷「出」，錢批改作「日」。
❸「法」，通津本作「誠」。
❹「吏」，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掆是子不孝，❶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上，❷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掆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

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❸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舡檝者，知水之性不可閼，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

❶「掆」，上文作「𢲈」。黄暉云當作「𢲈」。下一「掆」字同。

❷「上」，通津本作「止」。

❸「釋」，四庫本作「塞」。

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❶惠王言貨利之利，❷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己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

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

❶「不」，孫詒讓云疑當作「必」。馬宗霍云，「不」似非誤字，爲語詞。

❷「貨利」，通津本作「貨財」。

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因遠行，❶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己貪，當不受之時己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悦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禄；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彼如曰：❷『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❶「因」，通津本作「有」。
❷「彼」，通津本無此字。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指辭所欲之矣。知其所致之，❶知其極所當害矣。❷

孟子云：❸「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前不去，而復後去之，❹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❺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

❶「致」，通津本無此字。按：依前文，「致」應作「欲」。
❷「知」上，通津本有「則」字。
❸「云」上，通津本有「有」字。
❹「前不去而復」，通津本作「則不去而於」。
❺「前」，四庫本作「晝」，屬上讀。

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絶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

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年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

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人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❶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❶「人」，通津本無此字。

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毁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毁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毁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毁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毁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❶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毁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毁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己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矣。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扶服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❶「不」，孫詒讓云當依余允文《尊孟辨》引作「共」。馬宗霍云疑作「必」。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己頻蹙曰：『惡用是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能爲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鶂鶂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恥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

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己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晳見論，❶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

❶「見」，通津本作「議」。

辟纑，不食其禄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禄，耳聞目見，昭晳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中之黄泉，蚓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議，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禄爲不義之禄，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徙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齎食而行。鶃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禄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禄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蚓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受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葅，天下極戮，非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效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也。人禀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脩行，其何益哉？竇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

侯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墜，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脱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命，❶命當賤，❷雖載入宮，猶爲守者。❸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第十

❶「命」上，通津本有「天」字。

❷「孔甲」至「當賤」，孫人和云當作「孔甲所入主人之子天命當賤」。

❸「守」，原作「中」，據通津本改。

論衡卷第十一

王　充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虚言也。

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内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

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上極天乎？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毁壞也。如審毁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説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

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朽腐，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❶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

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以前，❷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涬濛澒，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可始立以來，❸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絶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

❶「刀劍」，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以」，原作「多」，據四庫本改。
❸「可」，通津本無此字。

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吴之輩，充滿宫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恠，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吴，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恠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恠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❶《禹貢》「東漸于海，西被

❶「高」，黄暉云當作「尚」。

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剡徑千里，❶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

鄒衍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❷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

❶ 「剡」，通津本作「剌」。
❷ 上「日」字，《索引》改爲「且」，似是。

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没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

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

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

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降而下。❶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❷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長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

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

❶「降」，通津本作「抑」。
❷「日」上，黄暉云疑脱「夏」字。

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后能轉。今夫運轉，❶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

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撩，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在，察之若望；❷日亦在，視之若入，

❶「夫」，通津本作「天」。

❷「望」，四庫本作「亡」。

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❶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

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視天，天一有下字。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

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

❶「一」，孫人和云當作「十」。

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温；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

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

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❶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舡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舡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❷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説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

❶「日月之行」，楊寶忠據《白虎通》等疑本句前脱「日月右行」四字。按：「之」蓋「右」之譌。

❷「皆」，黄暉、劉盼遂、《校注》均以爲乃「比日」二字誤合。

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❶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

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燋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

❶「似」，四庫本作「以」。

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

儒者謂日蝕，月蝕也。❶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❷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

❶「月蝕也」，黄暉引齊燕銘説，「蝕」下疑脱「之」字。
❷「月」上，黄暉疑有「非」字。

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

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❶《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

❶「貢」，孫詒讓云當作「益」。按：據下文作「益」爲是。「禹益」爲二人名，則不加書名號。

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❶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❷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❸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賨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

❶「萬里餘」，黄暉云當作「六萬餘里」。
❷「便」，四庫本作「使」。
❸「萬」下，黄暉云脱「里」字。

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霣如雨，❶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❷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霣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霣審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霣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霣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❸蓋俱失星之實矣。

《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霣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妄言月雨俱之集也。❹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

❶「星霣如雨」，孫人和云涉上下文而衍，又脱「雨星」二字；《藝增篇》不誤。

❷「云不」，黄暉云當作「不云」。

❸「云正」至「之文」，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❹「妄言月雨俱之集也」，通津本「妄」作「其」，「月」作「與」。楊寶忠云當作「其言與雨俱非實也」。

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

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爲星，則謂霣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❶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説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

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污衣服，❷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❸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

❶「雖」，孫人和云當作「離」。
❷「甚」，四庫本作「湛」。
❸「行雨」，四庫本作「雨行」。

曰：「月麗于畢，俾滂沲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上，❶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之，❷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❸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❹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食渴之情。❺君子耐以禮防情，❻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

❶「上」，通津本作「於上」。
❷「之」，通津本作「欲」。
❸「同」上，原衍「何」字，據通津本删。
❹「與」，原作「力」，據通津本改。
❺「食」，通津本作「飢」。
❻「耐」，通津本作「則」。

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德，❶言不檢於事效，❷考其言人非賢則佞矣。❸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姦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檢；❹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君國有土之君，❺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❻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又知不能及賢。❼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

❶「德」，通津本作「九德」，與下句「事效」對文。
❷「檢」，通津本作「驗」。
❸「考其言」，通津本無此三字，是。
❹「檢」，通津本作「驗」。
❺上「君」字，通津本作「居」。
❻「無」，原作「乖」，據通津本改。
❼「又」，通津本作「之」，屬上讀。

百，取舍宜同。賢佞殊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佞人。❶

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功者謂之佞人。❷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❸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貰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横，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内。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横，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失也。❹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争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❺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禄

❶「佞人」，原另行屬下段。吴承仕云二字衍。劉盼遂云其下當有「也」字，屬上讀。今依劉説改屬此段。
❷「功」，通津本作「巧」。
❸「善」，四庫本作「惡」。
❹「失」，通津本作「實」。
❺「夫」，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録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説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説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司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棋，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魚者知其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惟其往言以揆其來言，❶聽其來言以省其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内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全忠守節者可見也。❷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表合於心也。❸人之敢能不文，❹人君好文，佞人繫欲稱上。❺上奢，己麗服；上儉，己不飾。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别，考鄉里之迹，❻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内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姦爲覺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

❶「惟」，通津本作「推」。上「言」字，通津本作「行」。
❷「全」，通津本作「含」。
❸「表」，通津本作「求」。「心」，通津本作「上」。
❹「敢」，通津本作「故」。
❺「繫」，通津本作「意」。
❻「考」，原脱，據通津本補。

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❶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毁人，有諸？」曰：佞人不毁人，如毁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毁人。苟利於己，曷爲毁之？苟不利己，於毁之無益。❷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毁之也；❸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毁人，人亦毁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毁人於世間，毁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❹不毁人於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毁人，譽之；危人，安之。「毁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君恐人君召問，❺扶而勝己，欲故發不言，❻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❼「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❽屈而用之，其

❶「曲」下，原空一格，據通津本删。
❷「不利己於」，四庫本作「不利於己」。
❸「也」，通津本無此字。
❹「欺」，原作「斯」，據通津本改。
❺上「君」字，通津本作「將」。
❻「發」，通津本作「廢」。
❼「不」，黃暉疑衍。
❽「不顧近」，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當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正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❶及其説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鬭，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横，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説令我泣出，❷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説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吾術中，❸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傑。深須明術，❹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❺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不則身危。安世爲佞者，❻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

❶ 上「人」字上，黄暉引齊燕銘説前脱「佞」字。
❷ 「説」上，黄暉云《類聚》、《御覽》所引有「能」字。
❸ 「在吾」，通津本作「在其」，黄暉云當作「吾在」。
❹ 「須」，通津本作「謀」。
❺ 「食」，黄暉云當作「貪」。
❻ 「安」，通津本作「舉」。黄暉云乃「案」之壞字。

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正，❶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僇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跡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剝劫虜掠，❷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佞易知，人君何難？《書》云：『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兜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❸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並不能責，❹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❺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繫數，❻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

❶「正」，通津本作「止」。
❷「剝」，通津本作「剽」。
❸「佞人」，黄暉云當作「大佞」。
❹「立」，劉盼遂云當作「主」。
❺「失」，原作「矣」，據通津本改。
❻「繫」，通津本作「計」。

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論衡卷第十二

王充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短淺，知妄矣。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己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❶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

今世之將，材高智深，通達衆事，❷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

❶「謀」，裘錫圭云當作「課」，後文正作「課材」。

❷「事」，通津本作「凡」。

足以輔己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則亦不能輔將。❶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今將檢身自勑，❷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閥閱，所能不任能劇，❸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庭。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

❶「則」上，原空一格，通津本有「身」字。孫人和《校注》云「身」不當重。

❷「今」，通津本作「令」。

❸「不任能劇」，通津本作「不能任劇」。

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恥，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恥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❶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

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❷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脩，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❸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❹

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居婦無不巧。❺目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恒女未嘗爲，易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憒憒焉。方

❶「蒙」，裘錫圭、蔣禮鴻皆云當作「薦」。
❷「同超」，吴承仕、《校注》云當作「因趨」。孫人和云當作「同趨」。
❸「闕」，原作「也」，據通津本改。
❹「孔」，原作「翟」，據通津本改。
❺「居」，通津本作「鈍」。

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通，❶志不肯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通。❷

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論賈，❸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朝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❹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

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❺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

❶「通」，通津本作「達」。
❷「通」，通津本作「達」。
❸「論」，通津本作「講」。
❹「農業」，《意林》引作「農桑」。
❺「自」，原作「目」，據通津本改。

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專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洿泥者以水，燔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

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钁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钁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説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擿經，窮竟聖意。文吏摇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

章句，十篇以上，❶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

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謂善惡變易質性也。❷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己，勉赴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員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賫錢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

❶「篇」，通津本作「萬」。

❷「謂」，通津本作「習」，似是。

劣能共百，以爲富人饒羡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韮，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韮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❶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後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❷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

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慚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禄，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位食禄，❸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湌」者也。素者，空也。空虚無德，食人之禄，故曰「素湌」。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廷，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湌」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❹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

❶「績」，原作「續」，據通津本改。
❷「夫」，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❸「位」，原作「住」，據四庫本改。
❹「情欲巧」，劉盼遂《校注》云當作「情欲信辭欲巧」。馬宗霍云「情」當作「辭」。

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郤。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禄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禄，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飡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

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鍤。荷斤斧，把築鍤，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鍤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禄，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

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熯以火，烟熱究浹，光色澤潤，熓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

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❶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

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❷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析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

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笮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

❶「知或」，四庫本作「或知」。黄暉云「知」當作「如」。

❷「粃」，原作「粇」，據通津本改。

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纚，穀纚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官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纚，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❶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埳，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❷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❸安得程於儒生哉？

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❹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❺有司之惠也。飯黍粱者饜，食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❻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❼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嚮，❽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❾「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❿猶手中無錢也。欲人

❶「斲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書」，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匠同」，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遇文」至「有司」，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鄭」，原漫漶不清，據錢批改。
❼「問之曰何用治民」，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病也」至「信嚮」，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❾「錢之市使」，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❿「胸中」，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❶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脩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此職業外相程材量也。❷其内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説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己未足。《論衡》訓之，❹將使懴然各知所之。❺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

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❻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説經，❼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

❶「信嚮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材」，通津本作「相」。
❸「曉簿」，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訓」，黄暉云當作「訓」。楊寶忠云當作「謝」。馬宗霍云，「訓」通「讎」，比校也。
❺「懴」，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楊寶忠引吴承仕云，即「奭」之俗字，音義同「瞿」。
❻「無」，劉文典疑衍。
❼「也徒」，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儒生猶曰：❶「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❷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

彼人問曰：「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❸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❹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

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❺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❻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

❶「儒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難易孰」，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講」，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載」，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之者爲誰」，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孔子」，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脱？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❶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録《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内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❷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也。」❸夫文、武之隆，❹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

❶「奇」，四庫本作「古」。

❷「儀禮」，黄暉云字誤倒，當作「禮儀」。馬宗霍以爲「禮」字屬下，與「儀」均爲書名。「儀」即《儀品》，「禮」即《禮經》。今從馬説斷句。

❸「也」，通津本無此字。

❹「夫」，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録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

法律之家，亦爲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皐陶作獄，必將曰：「皐陶也。」詰曰：「皐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倉令淳于德有罪，❶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❷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❸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❹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摠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事問之，❺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信師法，❻不頗博覽之咎也。❼

❶「德」，四庫本作「意」。
❷「肉刑」，劉盼遂云當作「象刑」。
❸「蕭」，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義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經事問」，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斯」，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博覽之咎」，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文史自謂知官事，曉簿書。❶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❷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❸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❹何據？年二十三儒，❺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臈，何帝王時？門户井竈，❻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户，何旨？挂蘆索於户上，畫虎於門闌，何放？❼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❽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❾何法？名曰簪裹、❿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⓫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⓬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⓭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⓮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

❶「曉簿書」，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當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業」，孫詒讓云當作「歲」。
❺「儒」，孫詒讓云當作「傅」。
❻「門户井竈」，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虎」、「門闌何放」，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除」、「書畫」，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❾「賜」、「爵」，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❿「裹」，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⓫「籍」，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⓬「而不爵」，黄暉云此三字涉上文而衍。
⓭「自」，孫詒讓云當作「百」。
⓮「服」，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人備？❶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

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剥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鄉便給。之准無一閱備，❷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❶「人」，黄暉、劉盼遂皆云衍。

❷「之准」，劉盼遂、馬宗霍云，疑爲「准之」誤倒。

論衡卷第十三

王充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❶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説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❷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説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説多，終不爲博。殷、

❶「才」，《論衡》篇名作「材」。

❷「問曰説一經之儒可」，原作「陳留龐少都每薦諸」，與下文重，據通津本改。

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説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❶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❷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到之人不能爲也。❸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散五經，❹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而。❺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曰」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

❶「覽」，原作「監」，據通津本改。
❷「日」，黄暉云當作「白」。
❸「到」，通津本作「知」。
❹「散」，通津本作「删」。
❺「辦雨雨天下而」，四庫本作「而徧雨天下夫」。孫人和、黄暉皆云「辦」當作「辨」，兩「雨」字衍其一。

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説舉鼎，不任，絶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較其胸中之思，❶必將不任，有絶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説，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絶脉氣滅也。顔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顔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十伯，鬲❷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絶。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

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如江、河之流遠，❸地中之源盛，不如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一有「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固有力之將，❹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何以驗之？❺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巖穴矣。

❶「舒」下，通津本有「等」字。
❷「鬲」，原作「萬」，據通津本改。
❸「如」，通津本作「知」，下「如」字同。
❹「固」，通津本作「助」。
❺「驗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❶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説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閭巷之滯，❷何時得達？奡、育，❸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解伸鉤，❹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大，位地難適也。❺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危峭之際，❻則能崩墜於坑谷之間矣。❼大智之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由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

❶「衡」，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滯」，通津本作「深」。
❸「奡」，原作「夏」，據通津本改。
❹「解」，通津本作「角」。
❺「難適」，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危」上，通津本有「處」字。
❼「能」，通津本作「必」。

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惑恚怒，斧鉞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噉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❶又不能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塠重，❷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礚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能推頓，❸苽瓠不能傷；篠簵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簵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絶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❹知不能用賢，❺則有傷德毀名之敗。

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絶不坑，❻自衒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❶「用之」，原作「韓」，據通津本改。
❷「塠」，原作「搥」，據通津本改。
❸「不能」，原爲雙行小字，通津本「不」爲正文，無「能」字。今據下文改爲正文。
❹「惡」，楊寶忠疑作「要」。
❺「用」，原作「貪」，據通津本改。
❻「坑」，通津本作「抗」。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能一別其功。❶ 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力，而樊、酈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爲榮也。❷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櫝柙所羸，縑布絲綿也。❸ 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爲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

❶「一」，通津本無。
❷「爲」，通津本作「力」。
❸「綿」，黃暉云程本、王本、崇文本作「帛」。劉盼遂云「綿」爲「帛」之誤。

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❶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❷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❸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

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也。❹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博覽，猶爲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

❶「不賤」之「不」字，原脱，據通津本補。《全譯》疑下一「不」字爲衍文。
❷「人積」，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至秦」，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也」上，通津本有「者」字。

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❶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

或以説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説習五經。❷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❸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❹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户内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啓牖，以助户明也。夫一經之説，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術明胸中。開户内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户幽坐，向冥冥之内，穿壙穴卧，造黄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户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户，户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户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

❶「可」，孫人和、楊寶忠皆以爲衍。
❷「説」，通津本作「講」。
❸「才」，原作「約」，據通津本改。
❹「之」，原作「又」，據通津本改。

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絶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

東海之中，可食之物，襍糅非一，❶以其大也。❷海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酟粘蜜，❸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毁足，孰謂之慧？夫懸道不通於野，❹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

❶「襍糅」，原作「集楺」，據通津本改。
❷「大」，原作「火」，據通津本改。
❸「酟」，孫人和云當作「黏」。「蜜」，原作「密」，據通津本改。
❹「夫」，通津本作「矣」，屬上讀。

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褒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譏，❶深知道術，❷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匈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鬬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❸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鬬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❹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

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不遠，不能

❶「譏」，通津本作「訾」。
❷「深」，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徒」，原作「便」，據通津本改。
❹「古」，通津本作「右」，與下「文」字皆屬上讀。

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産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力」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損不録。二者之於高下也，❶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昭然否者，實能別之乎？❷

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❸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漢祖脩，❹蓋不虚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説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人。❺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微，❻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辨物。❼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爲之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匈中之

❶「於」，通津本作「相」。
❷「實」，通津本作「不」。
❸「學」，原作「事」，據通津本改。
❹「漢」，通津本作「法」。
❺「人」，通津本作「之」。黄暉云當作「知」。
❻「微」，通津本作「亦」，屬下讀。
❼「辨」下，通津本有「於」字。

知以取衣食，❶經歷年月，白首没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❷人之用作，❸安能過之？任徇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❹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别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别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❺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梟，海内稱通，故其接人能别奇律。❻是以鍾離産公以編户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説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

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

❶「如」，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❷「絲以」，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❸「作」，劉文典云當作「詐」。楊寶忠云《文選注》引作「計」。
❹「也」，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❺「如」，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❻「律」，劉盼遂、黄暉皆云當作「偉」。

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

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委積不紲，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爲丸卵，❶爲體内藏；牟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❷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文强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者，❸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

❶「爲」，通津本作「如」。
❷「典」，原作「興」，據通津本改。
❸「者」，通津本無此字。

爲匿生書主人，❶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❷褒貶賞誅，❸不復因史記者，❹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❺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蔽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

儒生説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説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説論洞溢，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説；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説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

❶「生」，《注釋》以爲衍文而删之。
❷「其」，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褒貶」，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復因」、「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通人」，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説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❶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迹，❷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楊子雲，❸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羡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虚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説論之徒，❹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

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内，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説，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説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

❶「助」，孫詒讓云當作「眇」。
❷「之」，原作「文」，據通津本改。
❸「王公子」，孫詒讓云「子」字衍。
❹「彼」，原作「徐」，據通津本改。

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述，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❶令尹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

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❷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❸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力於霸，❹作《耕戰》之書；虞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❺《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直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❶「叔孫」，四庫本作「孫叔」。
❷「博」，原作「情」，據通津本改。
❸「學」，黄暉云當作「與」。
❹「力」，通津本作「功」。
❺「虞卿」至「之議」，孫詒讓云有脱文，「春秋之思」四字，疑當重。楊寶忠云，當作「虞卿爲趙決計，計定說行，退作《春秋》。《春秋》之思，趙城中之議」。「趙」，通津本作「起」。

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

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録。且近目以會稽言之。❶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鋭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黄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記》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吴君商，❷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❸雍州出玉，荆揚生金，珍物産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

❶「目」，通津本作「自」。楊寶忠疑爲「㠯」之譌，下「以」字爲注文誤入正文。

❷「商」，孫詒讓云當作「高」。

❸「宛」，黄暉云《儒增篇》、《恢國篇》作「倭」。楊寶忠云「宛」讀爲「倭」。

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説文辭之伯，文人所共宗，獨紀録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采果甘酣；❶後人所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❷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

周有郁郁之文，❸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説安得不茂？❹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財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❺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

❶「采」，通津本作「菜」；「酣」，通津本作「甜」。
❷「見是推今」，原脱「是」，「今」作「令」，據通津本補正。
❸「文」下，通津本有「者」字。
❹「不」，原重文，據通津本删。
❺「孰」，原作「敦」，據通津本改。

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

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称万歲；❶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辛以啖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義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聞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群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❶「歎称万歲」，四庫本作「歎稱善左右呼萬歲」。

論衡卷第十四

王充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❶世之人恠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恠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鋭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持方正，❷無員鋭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也。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鋭，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

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與駑馬同。音驥曾以引塩車矣，❸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李，負荷礼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拘於礼義之操，❹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

❶「程矣」，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持」，通津本作「特」。
❸「音」，劉盼遂云當作「昔」。
❹「拘」，通津本作「刵」。

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❶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❷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闇道廢，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❸「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原汲黯之言，察東方朔之語，獨以非俗吏之得地，❹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位，❺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遵礼蹈繩，修身守節，在下不汲汲，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

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肌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被春榮之木，❻其材彊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者。❼不崇一朝，輒成賈者，菜果之物也。是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

❶「則背」，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厚」，原作「享」，據通津本改。
❸「謂」，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以非」，四庫本作「非以」。
❺「位」，通津本作「德」。
❻「被」，通津本作「彼」。黄暉云《日鈔》引作「於」。
❼「者」，黄暉據錢、黄、王本改爲「也」。劉盼遂云衍文。

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没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闇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巖居穴處，没身不見。咎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

夫手指之物器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器之重也。是故金鐵在地，猋風不能動；❶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猋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猋風也。活水洋風，毛芥不動。❷無道理之將，用心暴猥，察吏不詳，遭以好遷，妄受官爵，猛水之轉沙石，猋風之飛毛芥。❸足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悖將而遷。❹

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❺方物集地，一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之。❻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趍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灾，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燕飛輕於鳳凰，兔走疾於麒麟，鼃躍

❶「猋」，四庫本作「飆」。孫人和云當作「猋」。下同。
❷「活水洋風毛芥不動」，黄暉云「活」當作「恬」，「毛芥」下脱「沙石」。劉盼遂云「活水」下脱「沙石不轉」。
❸「芥」下，通津本有「也」字。
❹「吏」，原脱，據通津本補。
❺「纔」，原作「繞」，據通津本改。
❻「之」，通津本作「舉」。

躁於靈龜，虵騰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鋭者退速。陽温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爐炭，銛鋒利刃，百熱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熱者易酸，❶醢暴酸者易臭。❷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道多重爲身累也。❸

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❹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能」字。）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❺先王之道，載在胸腹之內，❻其重不徒船車之任也。任重，❼其取進疾速，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疾速也，然而非其有，❽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位素飡之謗，諠譁甚矣。❾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遠，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絶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❿長吏

❶「熱」，通津本作「熟」。
❷「醢」，劉盼遂云當作「醯」。
❸「道多」，通津本作「多道」。
❹「枯」下，孫人和云當有「枯者輕」三字。
❺「空」，原作「實」，據通津本改。
❻「腹」，原作「中」，據通津本改。
❼「重」，原作「貴」，據通津本改。
❽「不疾速也然而」，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❾「矣」，原作「徒」，據通津本改。
❿「哉」，原作「故」，據通津本改。

妬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温篇

説寒温者曰：「人君喜則温，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❶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温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温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温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温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内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内寒温，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絃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温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

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温，遠之纔微。❷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乎火位在南，❸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爐，水之在溝，氣之在軀，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温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温外内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説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内，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

❶「外」，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纔」，通津本作「漸」。
❸「乎」，通津本作「事」。

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温。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

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温，和温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温，故温氣應之。怒者愠恚，愠恚誅殺，陰道者殺，❶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景，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❷小獄微原，❸大辟盛寒，寒隨刑至，相招審矣。」夫比寒温於風雲，齊喜怒於龍虎，同氣共類，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内。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温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温、魯地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爲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爲萬物，百賤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衆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温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温。往年萬户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

❶「者」，通津本作「肅」。
❷「刑」，原作「形」，據通津本改。
❸「原」，楊寶忠疑作「涼」。

垠。火與温氣同，水與寒爲類。❶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温。然則寒温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温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矣。

春温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爲，而謂寒温獨應政治。正月之治：正月之後，❷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虚，然而一寒一温，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温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温，天地節氣，非人所爲，明矣。

人有寒温之病，❸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温。變操易行，❹寒温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爲温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其谷可種。❺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温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温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温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温非政治所招。

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燠若。』若，順；燠，温；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温順之。寒温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温哉？人君急舒而寒温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

❶「爲」，通津本作「氣」。
❷「治」，通津本作「始」。「正月之後」，劉盼遂以爲衍文。
❸「人有」，原作「有人」，據通津本乙正。
❹「操」，原作「慘」，據通津本改。
❺「其」，通津本作「寒」。

也。人謂天地應令問，其實適然。夫寒温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❶自然無爲，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❷是有非自然也。❸《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温，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温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災萬變，殆同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爲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❹恒寒若；舒，恒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温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❺一疑也。京氏占寒温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❻二疑也。民間占寒温，今日寒而明日温，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温，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温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温，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説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爲政失道，天用災

❶「夫」，原作「矣」，據通津本改。
❷「使」，原作「始」，據通津本改。
❸「有」下，吴承仕云當有「爲」字。
❹「曰」，原作「若」，據通津本改。
❺「人」，黄暉、《注釋》云當作「易」。
❻「迹」，黄暉云當作「違」。

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温爲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温。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予乎！」災異爲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❶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爲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❷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反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

夫天道自然也無爲。❸如譴告人，是有爲，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論説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爲温；施賞違節，賞氣温而天宜爲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温，爲寒爲温，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❹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吴、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爲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

❶「人」，楊寶忠云不當有。
❷「大」，錢批改作「天」。
❸「也」，吴承仕云衍。
❹「且」，黄暉云當作「宜」，屬上讀。

爲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

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宫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爲誤非也。紂爲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兹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横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❶必須加之捶杖，教觀外物者，❷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温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

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兑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❸屈原疾楚之臰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臰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温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

❶「驕商子可順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外」，通津本作「於」。

❸「成」，《全譯》、馬宗霍疑當作「革」。

緩，帶弦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天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爲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令刑失賞寬，惡也。夫復爲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

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勑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爲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反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

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讀爲「飄飄」字。有淩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爲，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爲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爲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爲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爲邪，相與日引繩以糾纆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

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毁趙他之性，習越土氣，❶畔冠帶之制。陸賈説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他覺悟，運心嚮内。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

三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于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哉？人道善善惡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爲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爲群黨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己人與異居，❷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❸不爲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爲寒於寒，爲温於温，一有「寒温」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害也？❺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温猶熱冷也。顧可言人君而政，❻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温以譴告人乎？❼

儒者之説，又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

❶「土」，原作「士」，據通津本改。
❷「己」，通津本作「惡」。
❸「罰」，黄暉云當作「賞」。
❹「憎」，原作「增」，據通津本改。
❺「害」，通津本作「信」。
❻「而」，通津本作「爲」。
❼「人」，通津本作「之」。

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收穀也。可言政治失時，❶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爲告之，❷不改，爲災以譴伐之乎？❸儒者之説，俗人言也。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毄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❹内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説也。

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一有「復告復」字。何故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信變復之説，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爲轉爲人事，❺故難聽知也。❻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❼何以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聾。今言天

❶「可」上，通津本有「顧」字。
❷下「爲」字，通津本作「譴」。
❸「譴」，通津本作「誅」。
❹「一」，黄暉云不當有。
❺「無爲轉爲人」，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❻「知」，通津本作「之」。
❼「反」，原作「及」，據通津本改。

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

《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大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道，懼愚者；欲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❶受終于文祖，不言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啓，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第十四

❶「知今」，孫人和云當作「今知」，分上下兩讀。

論衡卷第十五

變動篇

王充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❶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

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陽氣也。❷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

❶「商羊起舞使天雨也」，黄暉云「使」上脱「非」字。楊寶忠云「商」上當有「非」字。

❷「陽」，原脱，據四庫本補。

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温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温以應政治乎？

六情風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❶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❷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温。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暘之患矣。寒温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

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❸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❹人事猶樹枝，寒温猶根株也。❺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

❶「怪」，孫人和云當作「摇」。
❷「天者」，劉盼遂屬上讀且勾乙爲「春生而冬殺者天也」。
❸「怪」，四庫本作「壞」。
❹「如伐株萬莖枯」，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寒」，原作「能」，據四庫本改。

宜讀爲「韜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

夫寒溫，天氣也。❶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筳」。不能鳴鍾，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

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圌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鄉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❷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鄉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❸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❹

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

❶「溫猶」至「氣也」，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及」，通津本作「極」。
❸「政」，通津本作「正」。
❹「意思」，黄暉云當作「喜怒」。

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❶而其所之地，❷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

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拆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爲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爲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

❶「苟徙」，馬宗霍疑當作「拘也」。

❷「所」，通津本作「死」。

《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

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内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

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❶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

因類以及，荆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荆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爲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

❶「言」，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招致篇（闕）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爲湛，久暘爲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❶或難曰：夫一歲之內，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❷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爲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❸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雨，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名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爲主，不說於天也。❹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

❶「沈溺」，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雨」，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子」，孫人和云當作「于」。楊寶忠云衍文。
❹「說」，黄暉、劉盼遂云當作「統」。

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❶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沲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爲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❷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爲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爲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❸

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五日。❹爲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❺日月之行，有常節度，宜爲徙市故，❻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

❶「旱」，原作「早」，據通津本改。
❷上「子路問」至下「子路問」，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❸「然」，原重文，據通津本删。
❹「巷市」，原作「市巷」，據通津本乙正。
❺「星」，黄暉云當作「畢」。
❻「宜」，通津本作「肯」。

陽。❶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❷

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歆，諸侯及令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之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辨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

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人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賫酒食請於惠人之前，求出其泣，❸惠人終不爲之隕涕。夫泣不可請而出，雨安可求而得？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爲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説宛中，❹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爲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説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按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爲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賫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

❶ 下「陽」字，吴承仕云當作「暘」。
❷ 「未」，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 「求」，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❹ 「宛」，通津本作「坑」。

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

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僞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❶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❷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審以政致之，不脩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桒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桒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捄水旱之術，審當何用？

夫灾變大都有二：❸有政治之灾，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灾，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❹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絶。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慇懃，冀有驗也。既死氣絶，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

❶ 上「而」字，劉盼遂以爲衍文。
❷ 「旱」，原作「早」，據通津本改。
❸ 「夫」，原作「天」，據通津本改。「都」，通津本作「抵」。
❹ 「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黄暉云兩「不」字當爲「必」；劉盼遂、裘錫圭以爲當作「而」。

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灾，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爲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問：「政治之灾，無妄之變，何以别之？」曰：德酆政得，灾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❶夫政治一有「也治」字。則外雩而内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内守舊政，外脩雩禮，以慰民心。故夫無妄之變，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何以驗之？周公爲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彦，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敕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❷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酆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捄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脩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徒脩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揆政之無非，見異懼惑，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秖取災焉！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左丘、❸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

❶「政」，原作「以」，據通津本改。
❷「乏」，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❸「左丘」，原作「在宣」，據四庫本改。

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四月也，❶春服既成，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説《論》之家以爲：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

《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爲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游，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德而徒雩也。

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祀，祭禮也。❷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❸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爲位，主心事之。爲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脩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儻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

❶「暮者晚也春四」，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祀祭」，通津本作「祭祀」，黄暉云不當有「祀」字。

❸「也」，孫詒讓云爲「地」之壞字。黄暉云衍文。

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豐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悃愊，樂之意歡忻。悃愊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鍾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中無以效外，❶故雩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鍾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横難，不得從説，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説，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殁，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爲能説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❷説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

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爲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天，不以地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

❶「中」，通津本作「内」。
❷「牲」，原作「性」，據通津本改。

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出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❶以水爲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❷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爲攻陰之類也。甲爲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爲雨，雨流爲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爲雨類也，孰爲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

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説者《春秋》所共聞也。❸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❹執書以泣遏，❺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

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❻然而爲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

❶「性水」，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如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説者春秋」，孫人和云當作「説春秋者」。
❹「周」上，《注釋》補「見」字。
❺「遏」，黄暉云當作「過」。
❻「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何能復塞？❶苟以爲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毁於天，螺蚄舀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破螺蚄，爲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埳，榜驅内於塹埳，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徙攻陰之類，雨安肯霽？

《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脩，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孽多弒宗，❷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❸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❹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爲戒也。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❺

《春秋》説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爲沈溺之行，水則爲亢陽之操，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説者以爲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爲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衆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

❶「何能」，原作「能何」，據四庫本乙正。
❷「弒」，通津本作「殺」。
❸「主」，原作「生」，據通津本改。
❹「知」，吴承仕云當作「如」。
❺「而何」，黄暉云當作「何而」，「而」通「能」。

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繩之絲，縈社爲救，❶猶以壅水灌大山也。

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事。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其欲攻陽，❷以絶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后爲可。楚漢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彊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暘一雨，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爲夏，夜求爲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卧，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卧，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暘。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癉疾也？禱請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❸命盡期至，醫藥無效。

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説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❹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

❶「縈」，原作「營」，據通津本改。

❷「其」，通津本作「真」。「陽」，黄暉云當作「陰」。

❸「愈」，原作「衰」，據通津本改。

❹「雨不」至「何哉」，楊寶忠云此二十八字當在下文「世俗圖畫女媧」之上。

哉？❶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爲攻，說者用意異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爲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子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❷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明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鍾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爲攻此社，此則鍾聲鼓鳴攻擊上也。

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❸陰之大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于社，同一義也。俱爲告急，❹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鍾鼓，小而緩者用鈴篍，❺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猶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爲攻之，❻故攻母，逆義之難，緣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也，❼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

朱絲如繩，示在暘也。暘氣實微，故用

❶「攻」，原作「者」，據通津本改。
❷「上」，原作「工」，據通津本改。下「工」字同。
❸「再」，黄暉疑誤，楊寶忠疑衍。
❹「告」，原作「吉」，據通津本改。
❺「篍」，孫詒讓云當作「簌」。
❻「攻」，原作「政」，據通津本改。
❼「也」，通津本無此字。

物微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與一丸之艾也？吴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吴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誠若申包胥一人擊鼓。❶假令一人擊鼓，❷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吴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

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卧，❸幄字，一本作「据」。以俟其時，無則心恒憂民之心。❹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爲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異世易俗，相非如何？

世俗圖畫女媧之象，❺爲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爲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消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不勝，儻女媧以精神助聖王止雨湛乎！

論衡卷第十五

❶「鼓」，通津本作「得」。
❷「假令一人擊鼓」，楊寶忠疑本句衍。
❸「欲」，黄暉云當作「殺」。裘錫圭云其上當有「不」字。
「幄」，吴承仕云當據一本作「据」。
❹「則心恒」，通津本作「惻怛」。
❺「世」，通津本無此字。

論衡卷第十六

王充

亂龍篇

董仲舒曰：❶《春秋》之雩，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墻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❷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僞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也，❸土龍安能而動雨？❹頓牟掇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雩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

❶「曰」，通津本作「申」。
❷「能而」，黄暉云「能」字衍，下兩處同。按：疑或「而」字衍。
❸「也」，通津本無此字。
❹「土」，原脱，據通津本補。

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❶不得道理實也。

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説，非也。夫東風至，一有「感」字。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

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❷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

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❸當與刀劍偃月鉤爲比，二也。

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爲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姦聲感，則雨亦可以僞象致，三也。

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象囚之形。鑿地爲埳，❹以盧爲槨，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着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爲獨不應從土龍？四也。

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

頓牟掇芥，磁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磁石、鉤象爲

❶「事」，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天」，黄暉云當作「人」。
❸「既」，劉盼遂云當作「即」。
❹「地」，原作「也」，據錢批、通津本改。

類，六也。

楚葉公好龍，墻壁盂樽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

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❶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僞致真也？

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❷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爲人，立之户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如土龍，❸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

魯般、墨子刻木爲鳶，蜚之三日而不集，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

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爲象至。夫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

匈奴敬畏郅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

❶「八」，劉盼遂云當在「以僞致真」下。
❷「上」，原作「土」，據通津本改。
❸「如」，通津本作「知」。

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

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翁叔從上上甘泉，❶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涕泣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

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坐。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

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❷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

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❸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❹

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

❶ 上「上」字，原作「工」，據通津本改。
❷ 「相」，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❸ 「或」下，黃暉、楊寶忠皆云當脱「象人土牛」四字。
❹ 「一義」，劉盼遂、黃暉皆云「一」當在「義」下。

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❶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❷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❸芻靈而有致，三也。

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

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暫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❹無雲雨，猶舊交相闊遠，卒然相見，歡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❺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❻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姦所致也。其意以爲功曹衆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爲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

❶「亦」，楊寶忠云當作「示」。
❷「示」，黃暉云當作「亦」。
❸「示」，楊寶忠云當作「亦」。
❹「常」上，黃暉疑脱「龍」字。
❺「傳之者何可解」，劉盼遂、黃暉皆云當作「儒者之問可解」。
❻「者」上，黃暉據崇文本及《意林》所引補「亂」字。

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❶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所幸，❷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飢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使不知，❸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

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却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爲廉亦不應，❹姦吏爲獸矣。❺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部之吏也，❻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爲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

❶「乎」，劉盼遂疑衍文。
❷「所」，通津本作「以」。
❸「使」，通津本作「便」。「知」，黃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如」。
❹「亦」，通津本無此字。
❺「爲獸矣」，通津本作「亦不應」。
❻「廉部之吏」，通津本作「廉吏之部」。

必以相國爲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

水中之毒，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罹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爲變？魯公牛哀病化爲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爲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爲蜂蠆所螫，爲毒氣所中，爲火所燔，爲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熊羆，豺狼、蜼蠼，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爲變，蚉蝱、❶閩宝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飢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

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倮蟲。毛蟲飢，食倮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爲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❷實説，虎害人於野不應政，❸其行都邑乃爲怪。

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爲馴畜。猶人家之有鼠也，伏匿

❶ 「蝱」，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 「曹游於閭」，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 「虎」，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鼠不擾亂；祿衰居危，鼠爲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倚尸也，❶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爲變應上天吏。❷

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階，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鸜鵒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賈誼爲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爲梁王傅。懷王好騎，墜馬而薨；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鴣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鴣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桑弘羊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爲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麕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❸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衆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❹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

❶「犹」，原作「倚」，據通津本改。
❷「吏」，錢批改作「使」，通津本作「矣」。按：或疑「上天」二字衍。
❸「一」，錢批改爲「二」，今改回「一」。
❹「商」，黄暉據《御覽》九四引云當作「適」。

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吏。❶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或白布豪民猾吏被刑乞貸，兵威勝於官，❷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爲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爲害，或常有而爲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

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蝝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非也。❸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爲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❹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衆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地草，❺受人何物？

倮蟲三百，人爲之長。由此言之，人亦

❶「官吏」，通津本作「官使」。黄暉云二字當爲「吏」。按，從黄説則「官」字衍。

❷「兵」，通津本作「者」，屬上讀。

❸「非」，通津本作「罪」。

❹「蟲」，黄暉云當作「虫」。

❺「地」，通津本作「他」。

蟲也。人食蟲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爲蟲而相食物，何爲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食之，謂我爲變，不自謂爲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食之；❶自生天地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粢也。稻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者吏，是其粢鄉部吏當伏罪也。❷

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煑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❸如或以馬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❹則其鄉吏何免爲姦。❺何則？蟲無從生，❻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桂有蠹，桑有蝎，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亦急，與穀無異。蠹蝎不爲怪，獨謂蟲爲災，不通物類之實，闇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蠱，蠱若蛾。夫粟米饐熱生蟲。❼夫蟲食粟米不謂之災，蟲食苗桑歸之於政，如説蟲之家謂粟輕苗重也。❽

蟲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❾醯醬不閉有蟲，飯温濕有蟲，書卷不舒

❶「食之」，通津本作「之食」。
❷「部吏」，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當」，通津本作「常」。
❸「令禾」，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后」、「神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何」，吴承仕云當作「可」。
❻「無」，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夫」，通津本作「矣」，屬上讀。
❽「也」，原作「之」，據通津本改。下句「之」，原作「也」，據通津本改。
❾「臭有」，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有蟲，衣襞不懸有蟲，❶蝸疽蜣螻蠍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❷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説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説之家，蛭與三蟲何似類乎？❸

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蟯之類，❹蜫蠕之屬，❺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❻他物以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❼獨謂蟲食穀物爲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温濕。温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温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爲姦，失事實矣。

何知蟲以温濕生也？❽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温濕饐餲，蟲生不禁。藏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閘喋之蟲生如雲煙。以蟲閘喋准況衆蟲，温濕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

❶「襞」，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死」，原作「所」，據錢批、通津本改。
❸「蛭與」，通津本作「將謂」。
❹「蛟」，孫人和云當作「蚑」。
❺「蜫」，楊寶忠云當作「蜎」。
❻「反」，劉盼遂云當作「飯」。「頓」，原作「須」，據通津本改。
❼「以」，通津本作「小」。
❽「知」，原作「如」，據通津本改。

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爲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爲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爲災乎？如蠅可以爲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案蟲害人者莫如蚊虻，蚊虻歲生，如以蚊虻應災，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爲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虻食人，尤當爲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爲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爲甚？❶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爲災？且天將雨，螘出蚋蜚，爲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貪吏遭署。人察貪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爲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騏驎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騏驎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麏而角。」❷麏而角者，則是騏驎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文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如麏而角。❸武帝之麟，亦如麏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麏，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

❶「災」，原作「交」，據通津本改。

❷「麏」，黃暉據王本、崇文本云當作「麞」。

❸「如」，通津本作「似」。

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騏驎，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❶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❷顓頊戴午，堯、舜未必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❸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似類，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説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顔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皋陶馬口，孔子反宇，設使輒有知而絶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

桓君山謂楊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楊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

❶「毛色」，原作「法」，據通津本改。

❷「午」，黄暉云當作「干」。下句同。

❸「麟求」，原作「求麟」，據通津本乙正。

庸之知，齊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其毛角有奇，❶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爲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爲政，何以先之？」❷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則能□尚不能聖，❸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

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凰與麒麟也。使鳳凰羽翮長廣，麒麟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爲大鳥巨獸耳。❹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爲鳳凰；

❶「其」，通津本作「耳」，屬上讀。

❷「子爲政何以先之」，黄暉云當作「夫子爲政何以先誅之」。

❸「□□則能□」，通津本作「知佞若子貢」。三處空格，漫漶不清，疑作「知佞」、「使」。「聖」上，通津本有「知」字。

❹「巨」，原作「臣」，據通津本改。

長狄來至，不可以爲聖人。然則鳳凰、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同也。鸜鵒，非中國之禽也。鳳凰、麒麟，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鸜鵒惡，鳳凰、騏驎善乎？

或曰：「孝宣之時，鳳凰集于上林，群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衆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群鳥附從。❶如見大鳥來集，群鳥附之，則是鳳凰，鳳凰審則定矣。」❷夫鳳凰與騏驎同性，鳳凰見，群鳥從；騏驎見，衆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驎，不言衆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衆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爲人所獲，附從者散，鳳凰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大傳》曰：「鳳凰在列樹。」不言群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

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凰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足以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凰，❸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狡黠而從群者。當唐、虞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狡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其鳳凰，❹群鳥附從，或時非也。

君子在世，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衆雲合。夫鳳凰，君子也，必以

❶「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則」下，黃暉云脱「麒麟」二字。
❸「知」，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❹「其」，通津本作「是」。

随多者效鳳凰，是豪黠爲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凰，是用和多爲妙曲也。龍與鳳凰爲比類。宣帝之時，黄龍出于新豐，群蛇不隨。神雀鸞鳥，皆衆鳥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凰，然其從群鳥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爲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1]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横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2]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衆，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凰，如何？

或曰：「鳳凰、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絶非常，則是矣，何爲不可知？」鳳凰、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常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凰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3]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爲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爲聖王始生之瑞，不爲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爲始生，其實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

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用也。[4]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爲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5]瑞祐無種。[6]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

[1]「青」，原作「清」，據通津本改。
[2]「陽」下，通津本有「山」字。
[3]「哀」，原作「衰」，據通津本改。
[4]「用」，通津本作「者」。
[5]「類」，黄暉云衍。
[6]「祐」，通津本作「物」。

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

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千集于沛國蘄縣。❶宣帝時，鳳皇集于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衆鳥數千，❷與之「俱集」，❸「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衆鳥附從，安知鳳皇，❹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爲均等？

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爲瑞矣。故夫鳳皇之來也，❺猶赤烏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烏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❻皆泉、露之所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乎？❼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出地，❽集

❶「千」，通津本作「十」。
❷「千」，通津本作「十」。
❸「之」，通津本作「言」。
❹「安」，黄暉云乃「案」之壞字。
❺「來」，通津本作「至」。
❻「嘉禾生」至「甘美也」二十四字，原在下「醴泉之類乎」後，據通津本乙正。又「甘露」下，原衍「出而甘美也」及「皆醴泉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二十五字，據通津本删。
❼「乎」，通津本無此字。
❽「出」，通津本作「在」。

於衆草，無本常根，❶暫生産出，❷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麒麟亦瑞也，何以有種類？

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麞，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衆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衆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

同類而有奇，奇爲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妄粢梁之粟，❸莖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曾皙生參，氣性不世；顔路出回，古今卓絶。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鶵。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爲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

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

❶「本常」，通津本作「常本」。
❷「生」，通津本作「時」。
❸「妄」，通津本作「見」。

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爲和，遇惡而爲變，豈天地爲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衆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爲鳩，秋則鳩化爲鷹，蛇鼠之類輒爲魚鼈，蝦蟇爲鶉，雀爲蜄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黄石爲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爲石也，❶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麞爲騏驎，鵠爲鳳皇。因故氣性隨時變化，❷豈必有常類哉？褒姒，玄蟲之子，❸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爲當同？

案《禮記·瑞命篇》云：「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足足。」《詩》云：「梧桐生矣，于彼高岡。鳳皇鳴矣，于彼朝陽。唪唪唪唪，噰噰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❹《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雍雍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聲同，《詩》與《禮》異，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

案魯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烏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

❶「也」，《注釋》改作「世」，屬下讀。
❷「因」，通津本作「是」。
❸「蟲」，通津本作「黿」。
❹「鳴」，原作「鳥」，據通津本改。

魯之所得驎者，若麞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色也。❶武帝云得白驎，色白不類麞，故言「有麞」，正言白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貢，獻驎，狀如麞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驎言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

夫三王之時，驎毛色、❷角趾、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驎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時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準前況後，當復出鳳皇，與之同，謂，❸誤矣！後當出復見之鳳皇、騏驎，必已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類。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奈何？

案魯人得驎，不敢正名驎，曰「有麞而角」者，❹時誠無以知也。武帝使謁者終軍議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本高大也。」❺不正名驎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無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魯人與終軍，其見鳳皇、騏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騏驎乎？

以體色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❻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鸜鵒嗛，❼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❽賢者亦有奇骨。

---

❶「也」，原作「者」，據通津本改。
❷「毛」，原作「如」，據通津本改。
❸「謂」，通津本在「與」字上。
❹「而」，原作「一」，據通津本改。
❺「本高大」，通津本作「天下同本」，黄暉云「天下」衍。
❻「者」下，黄暉云當有「言之」二字。
❼「嗛」，通津本作「來」。
❽「骨體」，楊寶忠疑衍其中一字。

聖賢俱奇，人無以別。由聖賢言之，❶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庸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絶殊，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聖，身有骨爲富貴表，不爲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無角而仁聖者。❷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騏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鵲麞之屬，安知非鳳皇、騏驎也？

方今聖世，堯、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爲不生？或時以有鳳皇、騏驎，亂於鵠鵲、麞驎，❸世人不知。美玉隱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騏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❹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爲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❺其孝明宣惠，衆瑞並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時俱應。鳳皇、騏驎，連出重見，盛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

或問曰：「《講瑞》謂鳳皇、騏驎難知，世瑞不能別。❻今孝章之所致鳳皇、騏驎，❼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無世瑞不能別。❽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騏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

---

❶「之」，原作「人」，據通津本改。
❷「無角而」，通津本作「角而無」。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一角而無」。
❸「驎」，通津本作「鹿」。
❹「庸」，原作「角」，據通津本改。
❺「來」，四庫本作「未」。
❻「瑞」，裘錫圭云疑作「儒」，下一「瑞」字同。
❼「章」，原作「童」，據通津本改。
❽「無」，通津本作「夫」。

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❶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獨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治而衆瑞湊。案永平以來，訖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皇、騏驎皆真也。

論衡卷第十六

❶「堯」下，楊寶忠云當有「舜」字。

論衡卷第十七

王　充

指瑞篇

儒者説鳳皇、騏驎爲聖王來，❶以爲鳳皇、騏驎仁聖禽也，❷思慮深，避害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稱鳳皇、騏驎之仁知者，❸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騏驎，❹此言妄也。夫鳳皇、騏驎聖，聖人亦聖。聖人恓恓憂世，❺鳳皇、騏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騏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濁，鳳皇、騏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❻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避害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非也。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閔民，❼不圖利害，故用其仁聖之知，❽遭拘厄之患。

凡人操行，能脩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案能操行莫敢過聖人，❾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驎獨能一有「而」字。自全於世，

❶「儒」，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鳳皇」，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致」，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恓恓憂世」，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而」，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閔」，通津本作「憫」。
❽「用其」，通津本作「其有」。
❾「能」，通津本作「人」。「敢」，通津本作「能」。

是鳥獸之操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鳥獸亦不能知人，❶兩不能相知，鳥獸爲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咸稱鳳皇之德，欲以表明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❷使實不著。且鳳、驎豈獨爲聖王至哉？孝宣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騏驎一至，神雀、黄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黄龍」之紀。使鳳、驎審爲聖王見，則孝宣皇帝聖人也。如孝宣帝非聖，則鳳、驎爲賢來也。爲賢來，則儒者稱鳳皇、騏驎，失其實也。鳳皇、騏驎爲堯、舜來，亦爲宣帝來矣。夫如是，爲聖且賢也。儒者説聖太隆，則論鳳、驎亦過其實。

《春秋》曰：「西狩獲死驎。人以示孔子。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泣涕沾襟。」儒者説之，以爲天以驎命孔子，孔子不王之瑞也。❸夫驎爲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❹而時王魯君無感驎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爲，故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知其不爲治平而至，爲己道窮而來。望絶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孰爲來哉」，知驎爲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説，❺孔子聞此説而希見其物也，見驎之至，怪所爲來。❻實者，驎至無所爲來，❼常有之物也。行邁

❶「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瑞」，通津本作「聖」。
❹「不」，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儒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怪所」，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所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魯澤之中，❶而魯國見其物，遭獲之也。❷孔子見驎之獲，獲而又死，❸則自比於驎，自謂道絶不復行，將爲小人所徯獲也。❹故孔子見驎而自泣者，❺據其見得而死也，非據其本所爲來也。然則驎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驎有知，爲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爲來乎？思慮深，避害遠，何故爲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驎至，知不爲聖王來也；爲魯所獲殺，知其避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禍難之事，聖者所不能避而去。❻鳳、驎思慮深，避害遠，妄也。

且鳳、驎非生外國也，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廉見希，人不得害也，則謂之思慮深，避害遠矣。生與聖王同時，❼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謂之聖王之瑞，爲聖來矣。剥巢破卵，鳳皇爲之不翔；焚林而畋，漉池而魚，龜、龍爲之不遊。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巢剥卵破，屏竄不翔；林焚池漉，伏匿不遊；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龍、鳳皇，❽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龍希見，亦在外國矣。孝宣皇帝之時，鳳皇、騏驎、黄龍、神雀皆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龍不生於外國，外國亦有龍。鳳、驎不生外

---

❶「澤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而又」，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徯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又，劉盼遂云「徯」當作「傒」。
❺「泣」，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❻「而去」，通津本作「而云」，屬下讀。
❼「生」，原作「禍」，據通津本改。
❽「皇」，劉盼遂云當作「驎」。

國，外國亦有鳳、麟。然則中國亦有，未必外國之鳳、驎也。人見鳳、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遇太平，則曰爲聖王來。

夫鳳皇、騏驎之至也，猶醴泉之出，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❶聞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醴泉、朱草，和氣所生；然則鳳皇、騏驎，亦和氣所生也。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❷物生因瑞，聖王爲人，❸同時俱然，時其長大，相逢遇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亦時有鳳、驎也。❹孔子既以生於周之末世，❺騏驎見於魯之西澤。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❻聖王道一有「出聖物遭」字。見聖物，❼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爲出也。

夫鳳、驎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❽無以異也。魚遭自躍，王舟逢之；火偶爲烏，王仰見之。非魚聞武王之德而入其舟，烏知周家當起集於王屋也。謂鳳、驎爲聖王來，是謂魚、烏爲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天命，❾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瑞。瑞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

❶「皇」，楊寶忠云當作「驎」。
❷「和氣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黄暉云二句衍。《注釋》改「衰」爲「盛」。
❸「物生因瑞聖王爲人」，通津本作「物生爲瑞人生爲聖」。
❹「亦時有」，四庫本作「時亦有」；三字前通津本有「衰世」二字。
❺「既以」，通津本無。
❻「盛」，劉盼遂以爲衍文。
❼「道」，通津本作「遭」。
❽「烏」，原作「馬」，據錢批改。
❾「天」，通津本作「之」。

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

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❶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❷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末。武帝議問群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曰若應，❸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野鳥來巢，魯國之都，且爲丘墟，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

❶「乙」，孫人和、《校注》均考證爲「己」字形之訛，下同。按：《異虛篇》作「己」。

❷「巡」，原作「廵」，據通津本改。

❸「曰」，通津本作「是」。

書占之云：❶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❷夫鳳、驎之來，與野鳥之巢、❸服鳥之集，無以異他禍福。❹鸜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集城宮之内，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遇，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虚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見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❺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使物？物亦不爲天使，❻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

夏后孔甲畋于首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既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謂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能

❶「後昭」至「之云」三十二字，原錯簡在下「禍福」下，據通津本乙正。
❷「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原錯簡在下「鸜鵒之巢」前，據通津本乙正。
❸「之」，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他禍福」，通津本作「也是」。
❺「見」，通津本作「自」。
❻「使」，原作「能」，據通津本改。

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❶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黄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❷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褒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説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

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厨者，言厨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摇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鳧。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厨生肉萐，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

❶「翔鳳」，孫人和云「翔」通「祥」，「鳳」當爲「風」，如《類聚》九八所引。

❷「鳳翔甘露」，孫人和云當作「鳳翔露甘」，《類聚》引作「鳳翔露甘」。

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然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萐不鼓動。❶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夫生肉萐。❷論之則虛，❸萐脯之語，❹五應之類，恐無其實。

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一日一莢生，❺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❻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蓂，草之實也，❼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霣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已秋得察莢，❽春夏冬

❶「不」，《注釋》云當作「亦」。
❷「夫」，通津本無。「萐」，通津本作「足」，四庫本作「是」。
❸「則」，通津本作「既」。
❹「萐」上，通津本有「則」字。
❺上「一」字，通津本作「朔」。
❻「晦」，原作「朔」，據通津本改。
❼「蓂草」，黄暉云「蓂」下當有「莢」字。楊寶忠云當作「莢蓂」。
❽「已」，通津本作「季」。

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莢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豈謂善矣？❶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曆日於扆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

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若佞人本不生出，❷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皋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

❶「豈」，通津本作「匪」。
❷「若」，通津本作「或」。

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苦心聽一有「獄」字。訟，三人斷獄乎？❶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❷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姦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皋陶、觟䚦也。

儒者説云：觟䚦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䚦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䚦一角，體損於群，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龜鼈；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觟䚦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䚦觸人則罪之，斯欲刑之不犯，❸受罪之家，没齒無怨言也。夫物性之所知時有，❹如以觟䚦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䚦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神

❶「人」，《注釋》據《説文》引揚雄説改作「曰」。
❷「杓」，原作「酌」，據通津本改。
❸「斯欲刑之」，通津本作「欲人畏之」。
❹「之所知時有」，通津本作「各自有所知」。

事欲立化也。❶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舡。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觟䚦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❷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觟䚦之觸罪人，猶倉光之覆舟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

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太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亦則復名之曰「景星」。❸《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養，❹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着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察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❶「神事欲」，通津本作「欲神事」。
❷「異」，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❸「亦則」，通津本作「則亦」。
❹「養」，通津本作「嬴」。

醴泉乃謂甘露也。今儒者説之，謂泉從地中出，❶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説相遠，實未可知。《爾雅·釋水》章：「泉一見一否而曰瀸。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道泉出之異，❷輒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反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甜，未可然也。

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❸甘露降。」雨濟而陰一者謂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也。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適潤養萬物，❹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如飴蜜者，着於樹木，不着五穀。徒露味不甘者，其不時，❺土地滋潤流濕，❻萬物洽沾濡溥。由此言之，《爾雅》且近得實。緣《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着樹木，察所着之樹，不能茂於所不着之木。然今日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❼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甘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

❶「泉」，原在下「故曰」上，據通津本乙正。
❷「道」，通津本作「是」。
❸「翔」，四庫本作「祥」。
❹「必」，原作「非」，據通津本改。
❺「不」，通津本作「下」。
❻「滋」，原脱，據通津本補。
❼「殆」，原作「飴」，據通津本改。

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賢聖致太平，桀、紂無道致亂得誅。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❶居位治民，爲政布教，教行以正民，❷治與亂皆有命焉。或才高行潔，居位職廢；或智淺操洿，治民而立。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據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祿，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變至，論者以責人君，歸罪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愁神苦思，撼動形體，而危亂之變終不滅除。空憒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傳稱使之然也。

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良醫能行其針藥，使方術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窮病困，則雖扁鵲末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困亂民之不可安也。❸藥氣之愈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勉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

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❹繫於上天，賢君之德，不能消卻。《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

❶「以上」至「以下」，孫詒讓云「上」「下」當互易，「升」當作「斗」。
❷「以正」，通津本作「與止」。
❸「困」，通津本作「夫」。
❹「殆」，原作「多」，據通津本改。

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❶宣王賢者，嫌於德微。仁惠盛者莫過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逢之，豈二聖政之所致哉？天地歷數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福祐非德所爲也。❷

賢君之治國也，❸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❹耐使子孫皆爲孝善。❺子孫孝善，是家興也；百姓平安，❻是國昌也。昌必有衰，興則有廢。❼興昌非德所能成，❽然則衰廢非德所能敗也。昌衰興廢，皆天時也。此善惡之實，未言苦樂之效也。家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愚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者命祿厚，而不知國安治化行者歷數吉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❾賢聖不能盛；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

世言五帝之時，⓫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亦一有「然」字。或時政所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棄禮義，負畔其上乎？若此者，由穀食乏絕，不能忍饑寒。夫饑寒並至

❶「可」，黄暉云當作「子」。
❷「德」，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之」，原作「子」，據通津本改。
❹「教」，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耐」上，吴承仕云當有「不」字，《意林》引有「不」字。
❻「姓」，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則」，通津本作「必」。
❽「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❾「衰亂」，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❿「時不在」，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⓫「言」，通津本作「稱」。

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温飽並至而能不爲善者希。傳曰：「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民知榮辱。」讓生於有餘，争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歲之春，不食親戚；穰歲之秋，召及四鄰。不食親戚，惡行也；召及四鄰，善義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歲之饑穰。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敗，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數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常水旱。案桀、紂之時，無饑耗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返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説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説百王之害，❶獨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審一足以見百，明惡足以照善。堯、湯證百王，至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遇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訖也。國之亂亡，與此同驗。有變見於天地，猶人温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災，❷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徵變政治，❸賢人温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極，賢者身死，可謂罪重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彊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

❶「害」，黄暉云疑作「災害」。
❷「旱」，原作「早」，據通津本改。
❸「徵變」，通津本作「變徵」。

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有非；❶惡人完彊而老壽，非政平安而常存。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在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日一食，五月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百變千災，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鳥帑，周、楚有禍；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災。當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誤也。歷陽之都，一夕沈而爲湖，當時歷陽長吏未必誑妄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何？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糴在市，一貴一賤。豐者未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歲，貴賤有時。時當貴，豐穀價增；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

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祐並至，世則謂之聖君所致。❷無道之君，偶生當生亂之時，❸世擾俗亂，災害不絶，遂以破國亡身滅嗣，世皆謂之爲惡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外形，不見禍福之内實也。禍福不在善惡，善惡之證不在禍福。長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無所改更，然而盜賊或多或寡，災害或無或有，夫何故哉？長吏秩貴，當階平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詘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君，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論衡卷第十七

❶「有」，通津本作「是」。
❷「聖」，通津本作「賢」。
❸「生當生亂」，通津本作「生於當亂」。

論衡卷第十八

自然篇

王充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飢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説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農夫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其義疑，未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

天者，普施氣萬物之中，穀愈飢而絲麻救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畏懼之。以若説論之，厭於人心矣。如天瑞爲故，自然焉在？無爲可居。❶

何知天之自然也？❷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内，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無欲，❸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本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煙。❹雲煙之屬，安得口目？

❶「可」，通津本作「何」。

❷「知」，原作「以」，據四庫本改。

❸下「無」字，通津本作「之」。

❹「氣乎氣若雲煙」，原脱上「氣」字，「煙」作「類」，均據通津本補正。

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❶有欲故動，❷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❸安得無爲？」❹曰：天之動行也，施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有爲無爲者何？❺氣也。恬澹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矣。老聃禀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禀受此性？師無其説而弟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復與知。皇天以至優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君桓公，❻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

或曰：「桓公知管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遭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擇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隨譴告之，何天不憚勞也？曹參爲漢相，縱酒歌樂，不聽政治。其子諫之，笞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擾亂之變。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

❶「無有」，孫人和云「無」字衍。劉盼遂云「有」字衍。
❷「欲故」，原作「故欲」，據通津本乙正。
❸「令」，通津本作「今」。
❹「安」，原作「女」，據通津本改。
❺「有爲」，通津本作「自然」。
❻「君」，通津本作「若」。

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汲黯爲太守若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威德孰與曹參、汲黯？而謂天與王政隨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汲黯重也。蘧伯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

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畫不就，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遇黄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復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生」字。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❶天使神持錐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外若有爲，内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黄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側，後出，見人當道，則前所夢見在帝側者也。論之以爲趙國且昌之狀也。❷黄石授書，亦漢且興之象也。妖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

草木之生，華葉青葱，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復爲華葉乎？宋人或刻木爲楮一本作「約」。葉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

❶「母」，原作「天」，據通津本改。
❷「狀」，黄暉云當作「妖」。

自爲生也，❶故能並成。如天爲之，其遲當若宋人刻楮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爲乎？鳥獸未能盡實，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❷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手，並爲萬萬千千物乎？❸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子在母腹中也。母懷子氣，十月而生，鼻口耳目、髮膚毛理、血脉脂腴、骨節爪齒，自然成腹中乎？母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武帝幸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忽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妄之僞，故一見荒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其不可久行，猶王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行言，❹故自然之説未見信也。

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耒耜耕耘，因春播種者，人爲之也；及穀入地，日夜長大，人不能爲也。或爲之者，敗之道也。❺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夫欲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

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純渥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

❶「自爲生也自爲生也」，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如」，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❸「萬」，原不重文，據通津本補。
❹「行言」，通津本作「言行」。黄暉疑作「所言」。
❺「敗之」，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賢，故有爲也。天地爲爐，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垂拱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周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❶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爲邀名，❷無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年五十者擊壤於途，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黄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知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❸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水決陂，灌溉園田，物亦生長；霈然而雨，物之莖葉根荄，莫不洽濡。程量澍澤，孰與汲井決陂哉？❹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

儒家説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覆於上，地偃於下，下氣烝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當其生

❶「恭」，原作「參」，據通津本改。
❷「爲」，通津本作「功」。
❸「生」，原作「主」，據通津本改。
❹「孰」，原作「執」，據通津本改。

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懷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哉！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聽恣其性。故放魚於川，縱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驅魚令入陵，❶不逐獸令入淵者，何哉？拂詭其性，失其所宜也。夫百姓，魚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也。商鞅變秦法，欲爲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爲，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顔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爲君，顔淵爲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爲君，文子爲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顰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

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爲馬，乍自以爲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雖有災異，❷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惷，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❸夫今世之天，❹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

❶「入」，通津本作「上」。

❷「雖」，通津本作「如」。

❸「異時至則造譴告」，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❹「世」，通津本無此字。

詰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❶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❷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爲之，斯蓋所以疑也。

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灾異爲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爲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爲，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爲之。夫天地不能爲，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爲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爲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爲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爲馬，把李實提桃間乎？❸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爲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爲，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爲蜚色，天地安能爲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見自然也。❹變自見，❺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

夫寒温、譴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

❶「彌薄」至「心險」，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詖」，原作「誠」，據通津本改。

❷「滅」，原作「減」，據通津本改。

❸「把」，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見」，通津本無此字。

❺「變」，原脱，據通津本補。

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説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説，合黄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爲至乎？引過自責，❶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爲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爲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❷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❸何其留也？❹始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❺不合雩祭之法，❻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

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此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❼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

❶「責」，原作「與」，據通津本改。
❷「責」，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❸「責」至「天應」，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❹「何其留」，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❺「念百姓何其遲」，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❻「合雩祭」，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❼「電」，《注釋》用王引之説云當作「雨」。

之時，周公死，儒者説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❶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説：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絶雷雨，苟謂雷雨爲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陽至極」字。爲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爲天怒，雨爲恩施。使天爲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

秦始皇帝東封岱嶽，雷雨暴至。劉媪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媪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爲雷雨乎？堯時大風爲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❷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❸何過於天，天爲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招氣，如天應雩、龍，必爲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

❶「周」上，孫人和云當有「葬」字。
❷「繳」，原作「激」，據四庫本改。
❸「主」，原作「王」，據通津本改。

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爲雷雨爲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爲之乎？❶此雷雨之難也。

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雷風，偃禾拔木，成王竟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❷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能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然則雷雨獨天所爲乎？」❸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❹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❺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爲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太甲。太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爲雷雨？」應曰：「以《百雨篇》曰：❻『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雨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

❶「怒」，原作「如」，據通津本改。

❷「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黃暉云當作「接人人立」。劉盼遂云當作「推人而人仆接人而人立」。

❸「然則」，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❹「問」，黃暉云當作「應」。「子之禮」，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❺「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❻「雨」，孫詒讓云當作「兩」。下「百雨篇」同。

爲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❶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❷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❸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❹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未除，❺天之至意也。爲天怒，❻爲雷雨非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❼

又問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❽殊之衆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❾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❿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三人者，⓫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爲獨可於三王，不

❶「雨」，楊寶忠云不當有。
❷「止」，原作「乃」，據通津本改。
❸「雨」，楊寶忠云不當有。下一「雨」字同。
❹「惑」，原脱，據四庫本補。
❺「未」，通津本作「不」。
❻「爲」，通津本作「今」。
❼「雨」，楊寶忠云當作「而」。
❽「采」，原作「菜」，據通津本改。下一「采」字同。
❾「王」，原作「公」，據通津本改。
❿「王」，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⓫「者」，原脱，據通津本補。

可於周公，❶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❷江起岷山，流爲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秬鬯之所爲到，白雉之所爲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❸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爲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爲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

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感慚，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爲，天之所予，❹何爲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❺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爲臣，❻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非子路者也。❼己非人君，❽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❾季氏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

❶「於」，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亦成」，原作「成亦」，據通津本乙正。
❸「一」、「乎」，二字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予」，原作「子」，據通津本改。
❺「所」，原作「亦」，據通津本改。
❻「臣」，原脱，據錢批補。
❼「非」，通津本作「罪」。
❽「君」，原脱，據通津本補。
❾「也」，原重文，據通津本删。

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爲雷雨以責成王乎？」

又曰：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應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爲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得之。命數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❷難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爲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

又問曰：「功無大小，❸德無多少，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爲美矣。使周公不代武王，❹武王病死，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❺使武王不見代，遂病至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

❶「又」下，通津本有「問」字。

❷「應曰」至「得也」，黄暉、劉盼遂皆云此九字不當有。按：疑「應」當作「故」。

❸「小」，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❹「代」，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❺「而」，原作「王」，據通津本改。

益，❶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皆畔，❷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絶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❸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爲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爲不賢。❹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葬，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爲。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侵制，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説，未可然也。」

以見鳥跡而知爲書，見蜚蓬而知爲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慚，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吴於宋，命合左師之後。❺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爲左師來攻己也，踰墻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吴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蒼頡、奚仲之心，懼則左

❶「生」，原作「若」，據通津本改。
❷「皆」，通津本作「背」。
❸「有」，原作「看」，據通津本改。
❹「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命」，吴承仕以爲衍。

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自類驗於寂寞，❶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輵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❷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懼激氣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也。❸

夫天道無爲，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尅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激而殺之。❹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死不以雷電。❺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天人無之。❻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❼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❽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❾《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

❶「自」，通津本作「見」。
❷「不」，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物」下，通津本有「類」字。
❹「激」，通津本作「擊」。
❺「死」，通津本作「地」。
❻「天」，通津本作「夫」。
❼「洪範」，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疑責」，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❾「皇」，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彊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

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爲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❶雖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

物，❷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爲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

❶「同」，蔣禮鴻云當作「異」。

❷「物」上，孫人和云應有「人物也」三字。

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爲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

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彊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爲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❶建武年中，潁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

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先宓犧之前，❷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衆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❸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爲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狎守持，❹備具悉極，此言妄也。

❶「出」，孫詒讓云下有脱文。《注釋》删「出」字。
❷「先」，通津本作「夫」。
❸「周」，蔣禮鴻、楊寶忠皆云當作「商」。
❹「狎」，四庫本作「柙」。孫詒讓、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柙」。

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爲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

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❶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

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己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衆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爲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

❶「王之」，黃暉、劉盼遂皆云當作「之王」。

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厠，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兄爲飢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爲食，餓人美其義，❶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❷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爲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爲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爲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爲此喻乎？❸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爲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

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鷄，鵠遠而鷄近也。使當今説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顔，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見節，❹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爲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爲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

❶「餓」，黄暉云當依《意林》引作「飢」。
❷「叔」，楊寶忠云當依《意林》引作「升」。「兄孤」，原作「孤兄」，據通津本乙正。
❸「此」，通津本作「比」。
❹「見」，通津本作「建」。

乎？楊子雲作《太玄》，造《法言》，❶張伯松不肯壹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❷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爲《金匱》矣！

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伐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❸蓋其德劣而兵試，❹武用而化薄。化薄，❺不能相逮之明驗也。及至秦，兵革雲擾，❻戰力角勢，秦以得天下。既得天下，❼無嘉瑞之善，❽若「叶和萬國」、「鳳凰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若之徵乎？❾此言妄也。

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之，❿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毀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聖賢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⓫又聞堯、禹禪而相讓，⓬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孔聖優於今，⓭功化渥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

❶「法」下，原衍「者」字，據通津本删。
❷「言」，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伐」，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其」，原作「施」，據通津本改。
❺「薄」，原脱，據通津本補。
❻「革雲擾」，原作「革擾□優」，據通津本删改。
❼「既得天下」，原重文，據通津本删。
❽「善」，通津本作「美」。
❾「若之」，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❿「之」，通津本作「則」，屬下讀。
⓫「尤」，原作「就」，據通津本改。
⓬「禹」，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舜」。
⓭「孔」，通津本作「古」。

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説堯、舜，言惡則舉紂、桀。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之盛也。

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❶兵皆動而並用，則知德亦優劣而用大也。❷

世論桀、紂之惡甚於亡秦。實事者謂亡秦惡甚於桀、紂。秦、漢善惡相反，猶堯、舜、桀、紂相違也。秦與漢皆在後世，亡秦惡甚於桀、紂，則亦知大漢之德不劣於唐、虞也。唐之萬國，固增而非實者也。有虞之鳳皇，宣帝已五致之矣，孝明帝符瑞又至。❸夫德優故有瑞，瑞鈞則必不相下。❹宣帝、孝明如劣不及堯、舜，何以能致堯、舜之瑞？光武皇帝龍興鳳舉，取天下若拾遺，何以不及殷湯、周武？世稱周之成、康不虧文王之隆，舜巍巍不虧堯之盛功也。方今聖朝承光武，襲孝明，有浸酆溢美之化，無細小毫髮之虧。上何以不逮舜、禹？下何以不若成、康？世見五帝、三王事在經傳之上，而漢之記故尚（一有「書」字。）爲文書，則謂古聖優而功大，後世劣而化薄矣。

論衡卷第十八

❶「有」，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亦」下，通津本有「何」字。「用」，通津本作「小」。
❸「又」，通津本作「並」。
❹「必」，通津本作「功」。

論衡卷第十九

宣漢篇

王充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彼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方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悉具，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

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視今天下，安乎？危乎？安則平矣，瑞雖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或實然，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期於平安，不須符瑞。

且夫太平之瑞，猶聖主之相也。❶ 聖王骨法未必同，❷太平之瑞何爲當等？彼聞堯、舜之時，鳳皇、景星皆見，《河圖》、《洛書》皆出，以爲後王治天下當復若等之物，❸

❶ 「猶」，原作「獨」，據通津本改。「主」，吴承仕云當作「王」。
❷ 「骨」，原作「國」，據通津本改。
❸ 「復」下，四庫本有「致」字。黄暉云當有「有」字。

乃爲太平。用心若此，猶謂堯當復比齒，舜當復八眉也。夫帝王聖相，前後不同，則得瑞古今不等。而今王無鳳鳥、《河圖》，爲未太平，妄矣。孔子言鳳皇、《河圖》者，假前瑞以爲語也，未必謂世當復有鳳皇與《河圖》也。夫帝王之瑞，衆多非一，或以鳳鳥、麒麟，或以《河圖》、《洛書》，或以甘露、醴泉，或以陰陽和調，或以百姓乂安。今瑞未必同於古，古應未必合於今。遭以所得，未必相襲。何以明之？以帝王興起，命祐不同也。周則烏、魚，漢斬大虵，推論唐、虞，猶周、漢也。初興始起，事效物氣，無相襲者。太平瑞應，何故當鈞？以已至之瑞，效方來之應，猶守株待兔之蹊，藏身破罝之路也。

天下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藏布帛，或畜牛馬，或長田宅。夫樂米穀不愛布帛，歡牛馬不美田宅，則謂米穀愈布帛，牛馬勝田宅矣。今百姓安矣，符瑞至矣，終謂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鄉，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致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問世儒知聖，❶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既無以知之，何以知今無鳳皇也？委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則必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洽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

❶「知」上，通津本有「不」字。

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數已滿，❶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耀德，未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固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

問曰：「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無瑞，謂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集，風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治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無雲，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至，人氣已驗，論者猶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于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或集于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或興子谷，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❸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延壽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三見于新豐，❹醴泉滂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黃龍、鸞鳥、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累積矣。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並

❶「代」，黃暉、劉盼遂皆云當作「世」。
❷「子」，吴承仕云當依《漢書》作「于」。
❸「日」，吴承仕云當依《漢書》作「刻」。
❹「三」，通津本作「至」。

出鼎見，❶離木復合。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宣、明之年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

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世未有聖人？天之稟氣，豈爲前世者渥，後世者泊哉？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並時猥出。漢亦一代也，何以當乏於周？❷周之聖王，何以當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過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漢世，可褒增頌歎，以求媚稱也；核事理之情，定説者之實也。俗好褒遠稱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賢，睹奇於今，終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獵者獲禽，觀者樂獵，不見漁者之心不顧也。❸是故觀於齊不虞魯，遊於楚不懽宋。唐、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讀，朝夕講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獵不見漁，游齊、楚不願宋、魯也。使漢有弘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襲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❹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汪濊深廣，滂沛無量，踰唐、虞，入皇域，三代隘辟，厥深洿沮也。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商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

❶「並」，通津本作「金」。
❷「乏」，通津本作「少」。
❸「之」，黃暉云當作「人」，劉盼遂云衍。「顧」，黃暉云當作「願」。
❹「王」，孫人和云衍。

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明之瑞，❶美於周之成、康、宣王。孝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應訂隆。唐世黎民雍熙，今亦天下脩仁，歲遭運氣，穀頗不登；迥路無絶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越常獻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貢獻牛馬。❷周時僅治五千里内，漢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馬珍於白雉，近屬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躶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商舄。以盤石爲沃田，以桀暴爲良民，夷埳坷爲平均，化不賓爲齊民，非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過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泰隆，使聖卓而無跡，稱治亦泰盛，使太平絶而無續也。

恢國篇

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此言顔淵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宣漢》之篇，高漢於周，擬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彌見漢奇。夫經熟講者，要妙乃見；國極論者，恢奇彌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審矣。何以驗之？黄帝有涿鹿之戰，❸堯有丹水之師；舜時有苗不服；夏啓有扈叛逆，高宗伐鬼方，三年剋之；周成王管、蔡悖亂，周公東征。前代

❶「明」上，黄暉、劉盼遂皆云當有「孝」字。

❷「鄯」，原作「都」，據通津本改。

❸「黄」，原作「皇」，據通津本改。

皆然，漢不聞此。高祖之時，陳豨反，彭越叛，治始安也。孝景之時，吴楚興兵，怨鼂錯也。匈奴時擾，正朔不及，天荒之地，王功不加兵，今皆内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

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伐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爲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君，❶夷、齊耻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爲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❷可謂順於周矣。

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爲西伯襲文王位。❸三郊五代之起，❹皆有因緣，力易爲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海内，❺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❻此則起高於淵洿，爲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爲優？

傳書或稱武王伐紂，太公陰謀食小兒

❶「君」，原作「周」，據四庫本改。
❷「無」，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武王爲西伯」，孫人和云當依《文選》作「爲西伯武王」。
❹「三郊」，《集解》引唐蘭説以爲衍文。
❺「海」上，孫人和云《類聚》有「帝」字。
❻「推」下，楊寶忠云《類聚》引有「勳」字。

以丹，令身純赤，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爲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奄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虚。漢取天下，無此虚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三萬人，❶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散，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譎取殷哉？

或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角之觳觫也。❷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❸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角之觳觫，袒之暴形也。武王以鉞懸辜其首，❹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忍王莽之死。❺夫斬赴火之首，與貫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❻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痛，秦、莽罪重而漢伐之輕，寛狹誰也？

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讎。及醉留卧，其上常有

❶「三」，劉盼遂云當作「百」。
❷「角」，通津本作「色」。下一「角」字同。
❸「惡」下，吳承仕云當有「惡」字。
❹「武王」，通津本作「就斬」。「辜」，通津本作「乎」。
❺「死」，四庫本作「屍」。
❻「大」，楊寶忠云當無此字。

神怪，夜行斬虵，虵嫗悲哭。與呂后俱之田廬，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雲氣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舂陵氣鬱鬱葱葱。❶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祐。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黄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衆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黄龍、玉棓。武帝黄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絶。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黄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

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禀》以爲王者生禀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爲薄，再則爲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❷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

❶「舂」，原作「春」，據通津本改。
❷「再」，原作「在」，據通津本改。

之言，生禀自然，此亦漢家所禀厚也。❶絶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絶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

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内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内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絶極之外，而漢屬之。德孰大？壤孰廣？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❷匈奴時擾，遣將攘討，獲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吴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吴爲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

《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荆迷於孽巫，楚王英惑於狹客，❸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氏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彊侯傅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免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胥餘。❹立二王之子，❺安楚、廣陵，

❶「所禀厚也」，原作「此禀元世」，據通津本改。
❷「諾」，吴承仕云當作「婼」。劉盼遂云當作「婼羌」。
❸「狹」，孫人和云當作「俠」。
❹「憎」，原作「書」，據通津本改。
❺「立」，原脱，據通津本補。

彊弟員嗣祀陰氏。❶二王，帝族也，位爲王侯，與管、蔡同。管、蔡滅嗣，二王立後，恩已褒矣。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禄父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爲帝王，舉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絶成湯之統，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❷隱彊，臣子也。漢統自在，絶滅陰氏，無損於義，而猶存之，惠滂沛也。故夫雨露之施，内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喻此？❸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

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穀登歲平，庸主因緣以建德政；顛沛危殆，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❹無妄氣至，歲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❺第五司空股肱國維，❻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内。

❶「弟」，原作「第」，據通津本改。
❷「失」，原作「也」，據通津本改。
❸「喻」，通津本作「踰」。
❹「初」，原作「杒」，據錢批改。
❺「俊乂」，原作「後文」，據通津本改。
❻「五司」，原作「三句」，據通津本改。

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迴絶無劫奪之姦。以危爲寧，以困爲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❶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繩，❷去挺四十步所，❸見湖涯有酒罇，色正黃，没水中。爵以爲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頓衍更爲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❹即共掇擁，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採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爲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却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❺郡牧獻，訖今不得直。」

❶「民」，孫人和云爲衍文。
❷「繩」，通津本作「綸」。
❸「步」，原作「涉」，據錢批、通津本改。
❹「枚」，原作「枝」，據四庫本改。
❺「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詔書下廬江，制不畀賢等金直狀。❶郡上賢等所採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

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爲酒罇，後爲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爲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爲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靡大類黍粟，❷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❸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爲瑞也。圯橋老父遺張良書，化爲黃石。黃石之精，出爲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❹

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内生芝草五本，❺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大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悦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❻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溥，威委流漉，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

❶「制」，原作「上」，據錢批改。
❷「類」，通津本作「如」。
❸「正」，原作「也」，據通津本改。
❹「土」，原作「正」，據錢批、通津本改。
❺「内」，通津本作「忽」。
❻「咸」，原作「盛」，據通津本改。

十一本。

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燕室丘，臨水有俠山，其下巖唫，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出十六丈，❶身大於馬，舉頭顧望，狀如圖中畫龍。燕室丘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遨戲陵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爲八，出移一時乃入。宣帝時，鳳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詔侍中宋翁一，翁一曰：「鳳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遠下彭城，不可收，與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爲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命可與無下等乎？」❷令左右通經語論難翁一。❸翁一窮，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鳳皇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帝宅長遠，四表爲界，零陵在內，猶爲近矣。

魯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后黃龍見于成紀。成紀之遠，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黃龍皆出。黃龍比出，於茲爲四。漢竟土德也。賈誼創議於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爲名。」賈誼，智囊之臣，云色黃數五，土德審矣。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生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故甘露集。龍見，往世不雙，惟夏盛時，二龍在庭。今龍雙出，應夏之數，治諧偶也。龍出往世，其子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遨戲，象乾坤六子，嗣後多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遨戲良久。芝草延年，仙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

❶「丈」，原作「文」，據通津本改。
❷「命」，通津本作「令」。
❸「經」下，通津本有「者」字。

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獲壽考之徵，生育松、喬之糧也。甘露之降，往世一所，今流五縣，應土之數，德布濩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象爲，隨德是應。

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皇帝聖人，故芝草壽徵生。黄爲土色，位在中央，故軒轅德優，以黄爲號。皇帝寬惠，德侔黄帝，故龍色黄，示德不異。東方曰仁，龍，東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甘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甘露降。龍，潛藏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巖穴也。瑞出必猶嘉士，祐至必依吉人也。天道自然，厥應偶合。聖主獲瑞，亦出群賢。君明臣良，庶事以康。文、武受命，力亦周、邵也。

論衡卷第十九

論衡卷第二十

須頌篇

王充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臣襃頌紀載，❶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説《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筆之奮，蓋斯時也。或説《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爲，下所書也。」「下者誰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爲矣。問儒者：「禮言制，樂言作，何也？」曰：「禮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頌聲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頌詩樂聲可以作未？傳者不知也，故曰拘儒。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勸行。孝宣帝稱潁川太守黄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勉政。夫以人主頌稱臣子，臣子當襃君父，於義較矣。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棠樹。是故《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矣。

儒者謂漢無聖帝，治化未太平。《宣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恢國》之篇，極論漢德，非徒實然，❷乃在百代

❶「鴻」，原重文，據錢批、通津本删。

❷「徒」，原殘泐不清，據遞修本補。通津本作「常」。

之上。表德頌功，宣褒主上，《詩》之頌言，右臣典也。❶舍其家而觀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翁，未爲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夫曉主德而頌其美，識國奇而恢其功，孰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或年五十，擊壤於途，❷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也」者，❸皆知堯者也。涉聖世不知聖主，是則盲者不能別青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喑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盲喑之儒，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

夜舉燈燭，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量也。浮於淮、濟，皆知曲折；入東海者，不曉南北。故夫廣大一又有「廣大」字。❹從橫難數，極深揭厲難測。漢德酆廣，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多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他事，無褒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國名《周頌》，❺與杜撫、班固所上《漢頌》相依類也。❻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何則？父祖不賢，故不畫圖也。夫頌言，非徒畫文

❶「右臣典」，通津本作「右臣之典」；《注釋》改「右」爲「古」。

❷「擊」，原作「繫」，據通津本改。本段下「擊」字同。

❸「乃」，黄暉云當作「及」。

❹「又」，通津本無此字。

❺「又」，黄暉云當作「夫」。「國」，黄暉云當作「周」。

❻「班」，原脱，據四庫本補。

也。如千世之後，讀經書不見漢美，後世怪之。故夫古之通經之臣，紀主令功，記於竹帛，頌上令德，刻于鼎銘。文人涉世，以此自勉。漢德不及六代，論者不德之故也。

地有丘洿，故有高平，❶或以钁鍤平而夷之，爲平地矣。世見五帝、三王爲經書，漢事不載，則謂五、三優於漢矣。或以論爲钁鍤，損三、五，❷少豐滿漢家之下，豈徒並爲平哉？漢將爲丘，五、三轉而爲洿矣。湖池非一，廣從同也，❸樹竿測之，深淺可度。漢與百代俱爲主也，實而論之，優劣可見。故不樹長竿，不知深淺之度；無《論衡》之論，不知優劣之實。❹漢在百代之末，上與百代料德，湖池相與比也。無鴻筆之論，不兑庸庸之名。❺論好稱古而毀今，恐漢將在百代之下，豈徒同哉！

謚者，行之迹也。謚之美者，成、宣也；惡者，靈、厲也。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無妄之災，不能虧政，臣子累謚，不失實也。由斯以論堯，「堯」亦美謚也。時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猶言「堯」者，得實考也。夫一字之謚，尚有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

船車載人，孰與其徒之多也？❻素車朴船，孰與加漆采畫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舩車、采畫也。農無彊夫，穀粟不登；國無彊文，德闇不彰。漢德不休，亂在百代之間，彊筆之儒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

❶「平」，蔣禮鴻云當作「下」。
❷「三五」，劉盼遂云當互倒。
❸「從」，通津本作「狹」。
❹「實」，原作「美」，據通津本改。
❺「兑」，通津本作「免」。
❻「之」，通津本無此字。

者不講論漢，❶司馬長卿爲《封禪書》，文約不具。司馬子長紀黄帝以至孝武，❷楊子雲録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褒載，《論衡》之人，爲此畢精。故有《齊世》、《宣漢》、《恢國》、《驗符》。

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宣昭明於萬世之後，厥高非徒參天也。城墻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蹈之力，樹立臨池。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勁於築蹈。聖王德盛功立，❸莫不褒頌紀載，❹奚得傳馳流去無彊乎？人有高行，或譽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善，不肯陳一。斷此三者，孰者爲賢？五、三之際，於斯爲盛。孝明之時，衆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爲少矣，唯班固之徒稱頌國德，可謂譽得其實矣。頌文譎以奇，彰漢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與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秦始皇東南遊，升會稽山，李斯刻石，紀頌帝德，至瑯琊亦然。秦，無道之國，刻石文世，觀讀之者見堯、舜之美。由此言之，須頌明矣。當今非無李斯之才也，無從升會稽、歷瑯琊之階也。絃歌爲妙異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何則？妙異難爲，觀者不知善也。聖國揚妙異之政，衆臣不頌，將順其美，安得所施哉？今方板之書在竹帛，❺無主名所從生出，見者

❶「者」，通津本作「非」。
❷「黄」，原作「皇」，據通津本改。
❸「王」，通津本作「主」。
❹「莫」，劉盼遂云當作「若」。
❺「板」，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技」。

忽然，不御服也。❶如題曰甲甲某子之方，❷若言已驗嘗試，人争刻寫，以爲珍祕。上書於國，記奏於郡，❸譽薦士吏，稱術行能，章下記出，士吏賢妙。何則？章表其行，記明其才也。國德溢熾，莫有宣褒，使聖國大漢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實論也。

古今聖王不絶，則其符瑞亦宜累屬。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時已有，世無以知，故有《講瑞》。俗儒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渥前而薄後。《是應》實而定之，漢不爲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虚美，誠心然之。信久遠之僞，忽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聖》、《實聖》所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稽合於漢，漢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説使難及也。實而論之，漢更難及。穀熟歲平，聖王因緣以立功化，❹故《治期》之篇，爲漢激發。治有期，亂有時。能以亂爲治者優，優者有之。建初孟年，無妄氣至，聖世之期也。皇帝執德，救備其災，故《順鼓》、《明雩》爲漢應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旱》、《禍湛》，❺爲漢論災。是故《春秋》爲漢制法，《論衡》爲漢平説。從門應庭，聽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至門室，❻百不失一。《論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遠非從門庭也。❼日刻徑重千里，人不謂之廣者，遠也。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隱也。聖者

❶「御」，通津本作「卸」，劉盼遂云當讀爲「暇」。
❷「甲甲」，劉盼遂云當作「某甲」。
❸「記奏」，黄暉云二字當倒。
❹「聖王」，黄暉云當作「庸主」。
❺「禍」，劉盼遂云當作「偶」。
❻「至門」，通津本作「堂窺」。
❼「從」，通津本作「徒」。

垂日月之明，遂在中州，❶隱於百里，遥聞傳授不實，形耀不實，難得論。❷詔書到，計吏至，乃聞聖政。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積，頌德遺膏腴之美。使至臺閣之下，蹈班、賈之跡，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顯三累之行。大漢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道立國表，路出其下，望國表者昭然知路。漢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❸故浩廣之德未光於世也。

佚文篇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宫，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聞絃歌之聲，❹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聞絃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聞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聞之，聖王感動絃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

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❺成帝奇霸之才，赦其

---

❶「遂」，通津本作「處」。

❷「得論」，通津本作「論得」。

❸「邦表」，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國表」。

❹「聞」，原作「闠」，據錢批、四庫本改。本段下「聞」字同。

❺「器辜」，黄暉云當作「霸罪」。劉盼遂云當作「棄市」。楊寶忠據倫明録瀏江校宋本，「器」作「霸」。

辜，亦不滅其經。❶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譎，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姦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❷相遺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挺精思至於百篇，❸漢世實類，❹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覽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成帝赦張霸，豈不有以哉？

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❺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會？❻成帝何欲？❼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❶「滅」，四庫本作「滅」。孫人和云當作「滅」。
❷「櫝」，黄暉云當作「牘」。
❸「挺」，通津本作「推」。
❹「實」，孫人和云當作「寡」。
❺「爵」上，孫人和、劉文典、黄暉皆云當有「神」字。
❻「會」，通津本作「貪」。
❼「帝何」，原作「歸魯」，據通津本改。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漢哉？❶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

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著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也。察掌理者左，右不觀。左，文明也。占左右，不觀左。右，文服也。❷《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觩玄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

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❸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與五經。❹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修。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❺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❻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

❶「漢」，通津本作「爲」。
❷「服」，通津本作「明」。
❸「土」，黄暉云當作「山」。
❹「與」，通津本作「興」。
❺「令」，劉文典、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命」。
❻「不」，原脱，據通津本補。

文浸還，❶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暘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藻炳。漢今爲盛，故文繁奏也。❷

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説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説之文，尤宜勞焉。傳則發胸中之思，❸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説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立也。❹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

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沉溺夷俗。陸賈動以漢德，❺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傳之愚，❻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❼陳陸賈之説，觀見論者，❽將有蹶

❶「浸還」，通津本作「未遠」。
❷「奏」，通津本作「湊」。
❸「傳」，通津本作「何」。
❹「立」，通津本作「並」。
❺「動」，通津本作「説」。
❻「傳」，通津本作「儒」。
❼「人」，原脱，據通津本補。
❽「論」，通津本作「之」。

然起坐，世傳之悟。❶漢氏浩爛，不有殊卓之聲。文人之休，國之符也。

觀豐屋知名家，❷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徵也。❸孟子相人以牟子焉，心清則牟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夫文人文章，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❹邪人惡載，❺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萬歲，❻成爲丹青，❼故可尊也。

楊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❽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筆之文，❾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礼，志有善惡。故

---

❶「世傳」，通津本作「趙他」。
❷「觀」，通津本作「望」。
❸「徵」，通津本作「驗」。
❹「思」，原作「恩」，據通津本改。
❺「人惡」，原作「惡人」，據通津本乙正。
❻「萬歲」，通津本作「世」。
❼「成」，原脱，據通津本補。
❽「富」下，孫人和、劉文典、黄暉皆云當有「賈」字。「十」，通津本作「千」。
❾「文筆之文」，通津本作「文人之筆」。

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虚妄。❶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❷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❸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❹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説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❺無據以論之也。

❶「妄」，原作「矣」，據通津本改。
❷「死人」，孫人和云當作「人死」。下一「死人」同。
❸「成灰」，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鬼」下，黄暉云當有「神」字。
❺「形」，原脱，據通津本補。

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❶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内，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散，❷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❸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猂，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❹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者矣，❺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

❶「橐」下，通津本有「中」字。
❷「精」下，通津本有「氣」字。
❸「復」，原作「所」，據錢批、通津本改。
❹「牛」，原作「平」，據錢批、通津本改。
❺「生者」，通津本作「生類者」。

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❶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着，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若爲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於氣。❷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病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爲智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然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

❶「頗」，四庫本作「不」。
❷「於」，通津本作「元」。

人之死也，❶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談有所作於卧人之旁，卧人不能知，猶對死人之棺爲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卧，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

人爲人所歐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爲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❷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焉。人之未死也，❸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

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❹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踰春氣温，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

❶「人」，原作「火」，據通津本改。
❷「巫叩元絃」，黄暉云疑當作「巫絃」。
❸「死」，黄暉云當作「病」。
❹「宜」，原作「門」，據通津本改。

之氣，凝而爲人，年終壽盡，❶死還爲氣。夫春水不能復爲冰，死魂安能復爲形？妬夫媢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鬭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寞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修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枯骨在野，時鳴呼有聲，若夜聞哭者，❷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吁呵者，❸氣括口喉之中，❹動摇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鳴者，❺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爲呻鳴之變，自有所爲，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体以千萬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

夫有能使不言者言，❻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❼猶物生以青爲氣，❽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予之

❶「終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者」，通津本作「聲」。
❸「呵」，通津本作「呼」。
❹「括」，原作「活」，據通津本改。
❺「枯」，原作「拾」，據通津本改。
❻「不」，原作「木」，據通津本改。
❼「言者」至「之言」，楊寶忠云此九字衍。
❽「氣」，劉盼遂云當作「色」。

青，物亦不能復自青。声色俱通，並禀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声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声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❶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歆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何異於盎中之水乎？❷地水不異於盎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

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用力，用力須筋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折。夫死，骨朽筋力絶，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隳落，不能復囓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手不能搏，足不能蹶一有「□」字。者，❸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强，審矣。氣爲形體，形體微弱，

❶「矣」，原作「失」，據通津本改。
❷「何」，通津本作「能」。
❸「□」，原漫漶，似「蹶」字，通津本作「蹶」。

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❶手安能害人？❷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

鷄卵之未孚也，澒溶於鷇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歸澒溶之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弱；羸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其物，不能禁奪，❸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鷄犬之畜，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時，人將啖食者，❹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鷄犬，己死重於見盜，❺忿怒於鷄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蜕也爲復育，❻已蜕也，去復育之體，更爲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爲蟬者不能害爲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

夢者之義疑惑，言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爲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傷殺人，❼夢殺傷人，若爲人所復

❶「微弱」，黄暉云衍文。

❷「手安」，通津本作「猶未」。「手」，黄暉云朱校元本作「乎」是。屬上讀。

❸「禁」，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❹「將」，通津本作「相」。

❺「重」，原脱，據通津本補。

❻「未」，原作「求」，據通津本改。

❼「傷殺」，通津本作「殺傷」。

殺，明日視彼之身，銘己之所無兵刃創傷之驗。❶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爲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爲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涼，涼益清，❷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

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❸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爲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禍？欲謂人貴，❹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❺

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爲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

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第二十

❶「銘己之所」，通津本作「察己之體」。
❷「涼涼益清」，通津本作「清涼涼益」。
❸「壞爛」，原爲墨丁，據通津本補。
❹「欲」，通津本作「設」。
❺「精」下，孫人和、劉盼遂皆云當有「神」字。

論衡卷第二十一

死僞篇

王充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棰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夫人萬物之中，❶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弒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惡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諸吏從其仇，❷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壓」。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死亦當報之，非有知之深計，憎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宜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僞類真。故杜伯、

❶「夫人」，通津本作「人生」。
❷「諸吏從」，通津本作「詣吏訟」。

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車而告之，❶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❷「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争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得所爲也，❸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❹微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罰惠公，不請殺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始皇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❶「使」，通津本作「趋」。

❷「太子」，原作「君」，據通津本改。

❸「得所」，通津本作「所得」。

❹「改」，原脱，據通津本補。

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才多藝，❶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❷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后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必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精得之乎？❸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鋭，❹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真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唅。范宣子涚而撫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睹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吴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吴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欒懷子曰：「其爲未

❶「旦」，原作「且」，據錢批、通津本改。

❷「所以」，四庫本作「許以」。孫人和、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許己」。

❸「精」，通津本作「誠」。

❹「之鋭」，通津本作「之説」。黄暉云當作「命之説」。

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唅。伐齊不卒，荀偃所恨也；懷子得之，故目瞑受唅。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唅。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闓。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唅。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雖人之言已與形絶，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闓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❶則能不免，與形相守。案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❷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

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宫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听。王縊而死，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謚之曰「灵」，心恨，故目不瞑；更謚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謚，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撫慰，目自翕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雖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絶，目尚

❶「尸示恨」，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神」下，原有空格，通津本不空。

開，因謚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❶連更曰「成」。❷目之視瞑，與謚之爲「靈」，❸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魂有所知。❹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殺己，大惡也；加謚爲「靈」，小過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謚非「灵」則「厉」也，紀於竹帛，爲「灵」、「厉」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灵」者衆，不瞑者寡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❺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産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❻其後子産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疋夫疋婦彊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人以爲淫厲，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弊邑之卿，從政三

❶「目」，原作「曰」，據通津本改。
❷「連」，四庫本作「遂」。裘錫圭、蔣禮鴻皆云當作「遭」。
❸「靈」下，劉盼遂、蔣禮鴻皆云當有「成」字。
❹「有所知」，劉盼遂云當重此三字。
❺「壬寅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伯有」至「段死」，孫人和云衍。劉盼遂以爲當在下文「亦宜乎」之下。

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産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故對問不疑。子産，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産何以不疑？曰：與伯有爲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犇，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惡微小。殺駟帶不報子皙，公孫段惡微，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魂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産言曰：「彊死者能爲鬼。」何謂彊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彊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彊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❶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亂臣之弑禍，其魂魄爲鬼，必明於伯有；報仇殺讎，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魄不能爲鬼，然則子産之説，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彊死，則謂彊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彊死爲鬼者，則將云不彊死之人能爲鬼。子皙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皙不

❶「直」，原作「真」，據通津本改。

能。彊死之説，通於伯有，塞於子晢。然則伯有之説，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還。及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有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是所嫁婦人之父也。尔用先人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結草助戰。神曉有知之效驗也。曰：夫婦人之父能知魏顆之德，爲鬼見形以助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殺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❶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獨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爲鬼之效也。張良行泗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誨。命貴時吉，當遇福喜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戰當有功，故老人妖象結草於路者也。❷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欒水擊其墓，❸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也而爲之張朝，❹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后更葬。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

❶「婦」上，吴承仕云當有「嫁」字。

❷「路」下，原有「人」字，據四庫本删。

❸「欒」，孫人和據《魏策》云當作「欒」。

❹「也」，四庫本作「世」。孫人和云當作「出」。

古今帝王死，葬諸地中，❶有以千萬數，❷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爲獨然？河、泗之濱，丘冢非一，水湍崩壞，棺椁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欒水擊滑山之尾，猶河、泗之流湍濱者也。❸文王見棺和露，惻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昔之心幸冀之意，❹賢聖惻怛，不暇思論，推生況死，故復改葬。世俗信賢聖之言，則謂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夢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湯晢以長，頤以髯，鋭上而豐下，据身而揚聲。」❺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鋭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❻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和於宋。」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知，惡景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❼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曰夢，❽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順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

❶「諸地」，原作「地地」，據通津本改。
❷「有」，劉盼遂云當作「者」。
❸「湍」，原作「洒」，據通津本改。「者」，通津本作「圻」。
❹「昔」，通津本作「者」，屬上讀，劉盼遂云爲衍字。
❺「据」，孫詒讓、黄暉皆云當作「倨」。
❻「乙」，原作「已」，據四庫本改。
❼「果不吉曰夫」，黄暉、劉盼遂皆云爲衍文。
❽「曰」，通津本作「信」。

下，絶伊尹之後，❶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産聘於晉，晉侯有疾，❷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宣寡君寢疾，❸於今三月也，❹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夫，❺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爲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黄熊，鯀之精神，晉侯不祀，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於羽山，人知也。神爲黄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爲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遠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爲熊」，是死也。死而魂神爲黄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謂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然猶非死人之神，況熊非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審鯀死其神爲黄熊，則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爲人，人夢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黄熊謂之鯀神，又信所見之鬼以爲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黄熊爲鯀之神未可審也。且夢，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羆之占，自有所爲。使鯀死其神審爲黄熊，夢見黄熊，必鯀之神乎？諸侯祭山川，設晉侯夢見山川，何復不以祀山川，❻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

❶「絶」下，黄暉云當有「湯」字。
❷「晉」，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宣」，通津本無。
❹「也」，通津本作「矣」。
❺「夫」，原作「故」，據錢批改。通津本作「政」。
❻「何復不以」，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可復以不」。

側，可復謂先祖死人求食，故來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爲他故，❶未必以所見爲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問所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鯀之黄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鯀不求食；不求食，則晉侯之疾非廢夏郊之禍；非廢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祀夏郊之福也。無福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淮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爲仙而升天。本傳之虚，子産聞之，亦不能實。耦晉侯之疾適當自衰，子産連言黄熊之占，❷則信黄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爲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後酖殺趙王。其後吕后出，見蒼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不愈而死。蓋以如意精神爲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負者被創，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吕后酖如意時，身不自往，使人飲之，不知其爲酖毒，❸憒不知殺己者爲誰，安能爲祟以報吕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吕后殺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將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竇嬰救之，勢不能免。灌夫坐法，竇嬰誅死。❹其後，田蚡病甚，號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竇嬰俱坐其側，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

❶「故」，通津本作「占」。
❷「連」，通津本作「遭」，四庫本作「適」。
❸「知」，原作「如」，據通津本改。
❹「誅」，通津本作「亦」。

殺不一人也，殺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性恨，❶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嬰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諾諾」，則言夫、嬰坐其側矣。

淮陽都尉尹齊爲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尸遂亡去。❷夫有神，❸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應。秦時三山亡，周末九鼎淪，必以亡者爲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吏知怨家之謀，竊舉持亡，懼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斷絶，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吴烹伍子胥，漢菹彭越。燒、菹，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菹，獨謂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發棺時，臭憧一本作「燻」。❹于天，洛陽丞臨棺，聞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從藏中出，燒殺吏士數百人。夫改葬禮卑，又損奪珍物，二恨怨，故爲臭出火，以中傷人。曰：臭聞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發，人不能堪毒憤，而未爲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驗之？改葬之恨，孰與掘墓盜財物也？義亂之時，❺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萬數，死人必有知，人奪其衣物，倮其尸骸，時不能禁，後亦不能報。此尚微賤，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驪山，二世末，天下盜賊掘

❶「性」，通津本作「憤」，黄暉云當依宋本作「懷」。
❷「尸遂亡去」，原作「亡去歸葬」，據錢批改。
❸「神」上，原有「知故人且燒之」六字，據錢批删。
❹「燻」，通津本作「爐」。
❺「義亂」，通津本作「歲凶」。

其墓，不能出見爲火以殺一人。[1]貴爲天子不能爲神，丁、傅婦人，安能爲怪？變神非一，發起殊處，見火聞臭，以爲丁、傅之神，誤矣。

論衡卷第二十一

[1] 「見」，通津本作「覍」。

論衡卷第二十二

王充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説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爲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出？」師曠曰：「此師延所作淫聲，與紂爲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懸之白旄。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❶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

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

❶「好」上，四庫本有「所」字。

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郭門之上危；再奏而列；❶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宫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悦，坐者皆喜。

平公提觴而起，爲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黄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玄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蟲虵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爲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

曰：是非衛靈公國且削，則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❷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於水中，精氣消於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楊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爲泥塗，手所朽，❸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❹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却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却泗水。❺孔子好教授猶

❶「奏」，原作「秦」，據通津本改。
❷「亡」，黄暉、劉盼遂、《校注》皆云當作「之」。
❸「所」，通津本作「既」。
❹「鼓琴」，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神」，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❶孔子何爲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❷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脉治也，而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復將霸，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❹秦篋於是。❺晉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崤而歸縱淫。此之所謂。❻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悟，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于鈞天，靡樂九奏萬舞，❼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授我，❽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一笥，❾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❿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⓫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將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⓬董

❶「師延」，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泗水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復」，孫人和云《史記》作「後」，是。
❹「支」，原作「文」，據通津本改。
❺「篋」，黄暉云當作「策」。「是」，黄暉云當作「是出」。
❻「此之所謂」，四庫本作「子之所聞」。
❼「靡」，四庫本作「廣」。
❽「授」，四庫本作「援」。
❾「一」，四庫本作「二」。
❿「屬」，原作「厲」，據通津本改。
⓫「衰」，原作「襄」，據四庫本改。
⓬「適」，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十」，四庫本作「七」。

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嘻！吾有所見子遊也。」❶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爲？」❷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羆羆皆其祖也。」❸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曰：是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❹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昭子、范文子敗，出犇齊。❺

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婦之子無恤，以爲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

❶「遊」，孫人和、吴承仕、黄暉皆云當作「晰」。
❷「子」，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羆」，孫人和云當作「熊」。
❹「所見於」，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齊」，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常山之上，❶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❷「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爲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爲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❸吴慶入其母姓嬴子孟姚。❹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爲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兆，神審矣，雖非實事，❺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不知天實告之也？❻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騎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禀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

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于鈞天，❼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

❶「藏」，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得無」，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十」，四庫本作「七」。

❹「母」，四庫本作「女」；「子」，四庫本作「字」。孫人和云「母姓」當作「女娃」，「子」字衍。

❺「見兆神審矣雖」，通津本「見」下有「於」字，「審」上無「神」字，「雖」作「皆」。

❻「不知天」，通津本作「知天不」。

❼「鬼」，四庫本作「神」。

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

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❶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❷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后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悟，七日輒覺，期何疾也？

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能疾，人或夢蜚者，用魂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飃風也。飃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飃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卧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❸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❹魂神蜚馳何疾也？❺疾則必非其

❶「明」，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❷「如問」，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❸「覺或」，原作「與哉」，據通津本改。
❹「悟矣」，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❺「馳」，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陽占，審矣。

狀。❶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爲妖祥矣。❷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❸由此言之，臥夢爲陰候，覺爲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犇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睪。❹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割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太山陽侯天子。❺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知氏，❻汝亦祀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令。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祥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太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❶「疾」，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平睪」，通津本作「平驛」。孫人和據《史記》以爲當作「王澤」，「託」字衍。
❺「子」，四庫本作「使」。
❻「余將」，原漫漶不清，據四庫本補。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爲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野，❶或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❷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

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❸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爲妖，故石旁人家刻書其石，❹若或爲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爲，氣導之也。

凡妖之發，或象人爲鬼，或爲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飯，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大神下助我。」❺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爲神乎？」田單却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

❶「因燔」至「平野」，「其」，四庫本作「銷」；「妖」，四庫本無此字，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秋」；「野」，四庫本作「舒」。
❷「今」，黄暉云當作「明」。
❸「勞」，劉盼遂云當作「榮」。
❹「人家」，通津本作「家人」。
❺「大」，通津本作「天」。

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復獲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

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賫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爲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虵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虵。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高祖後人至虵所，❶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爲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爲何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爲虵，當徑。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爲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

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之虵非虵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虵夜而當道？謂蛇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虵，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虵，或爲人。人與虵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虵爲白帝子，則嫗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備；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虵死於徑，一嫗哭於道，云白帝子，非

❶「高祖」，吴承仕云當删。

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虵非虵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虵與邑外之虵鬬者，非虵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虵而鬬也。鄭國鬬虵非虵，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❶爲龍象，❷則知鄭子產之時龍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閑從容步游下邳泗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張良：「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敺之，以其老，爲彊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❸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成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書》也。❹良因異之，習讀之。是何謂也？

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祥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爲師將，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成山下黃石，取而葆

❶「爲」，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❷「爲」，原作「非」，據通津本改。
❸「來」，原作「王」，據通津本改。
❹「書」，通津本作「法」。

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黄石。蓋吉凶之象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黄石，黄石象老父，何其神邪？」

問曰：「黄石審老父，老父審黄石耶？」黄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黄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❶平公問於師曠曰：❷「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民聽惑也。」❸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始皇時石墜東郡，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辭。辭之與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能自刻，❹則亦不能言。不能言，則亦不能爲人矣。《太公兵法》，氣象之也。何以知非實也？以老父非人，知書亦非太公之書也。氣象生人之形，則亦能象太公之書。

問曰：「氣無刀筆，❺何以爲文？」曰：魯惠公夫人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掌，曰「爲魯夫人」。晉唐叔虞文在其手，曰「虞」。魯成季友文在其手，曰「友」。三文之書，性自然；老父之書，氣自成也。性自然，氣自成，與夫童謡口自言無以異也。當童之謡也，不知所受，口自言之。口自言，文自成，或爲之也。推此以省，太公釣得巨魚，刳魚得書，云「吕尚封齊」，及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蓋不虚矣。因此復原《河圖》、《洛書》言興衰存亡、帝王際會，審有其文矣。皆妖祥之氣，吉凶之端也。

❶「榆」，原作「偷」，據通津本改。
❷「於」，原作「其」，據通津本改。
❸「惑」，通津本作「偏」。
❹「夫」，原作「黄」，據通津本改。
❺「筆」，原作「華」，據通津本改。

訂鬼篇

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爲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則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傳病寢衽，❶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全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虛見其物也。❷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痛，則謂鬼持箠杖毆擊之，若見鬼把椎鏁繩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驚，❸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❹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晝日則鬼見，暮卧則夢聞。獨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懼，則夢見大夫據案其身哭。❺夫覺見卧聞，❻俱用精神，畏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卧亂也。❼人之晝也，氣倦精盡，夜則欲卧，卧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

❶「傳」，通津本作「得」。
❷「虛」，通津本作「自」；「其」，通津本作「異」。
❸「驚」，原作「經」，據通津本改。
❹「擊」，原作「子」，據通津本改。
❺「大夫」，通津本作「夫人」，黄暉云宋本作「丈夫」，劉盼遂云當作「妖人」。
❻「夫」，通津本作「矣」，屬上讀。
❼「與」，黄暉云衍文。

盡，目雖不卧，光已亂於卧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卧若否，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❶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癡獨語，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困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卧、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盛，氣盛則象人而至，至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越地者，病見越人坐其側。由此言之，灌夫、竇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純於天，❷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衆星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爲人與鳥獸之形。❸

一曰：鬼者，老物精也。夫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未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受氣有與物同精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劣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成事：俗間與物交者，見鬼之來也。夫病者所見之鬼，與彼病物何以異？人病見鬼來，象其墓中死人來迎呼之者，宅中之六畜也。及見他鬼，非是所素知者，他家若草野之中物爲之也。

一曰：鬼者，本生於人，時不成人，變

❶「能」上，楊寶忠云疑有「不」字。
❷「純」，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統」。
❸「爲」，通津本作「見」。

化而去。天地之性，本有此化，非道術之家所能論辯。與人相觸犯者病，病人命當死，❶死者不離人。何以明之？《禮》曰：「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虐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漚庫，❷善驚人小兒。」❸前顓頊之世，生子必多，若顓頊之鬼神以百數也。諸鬼神有形體法，能立樹與人相見者，皆生於善人，得善人之氣，故能似類善人之形，能與善人相害。陰陽浮游之類，若雲煙之氣，不能爲也。

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別一本作「剛」。氣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則死見庚辛之神矣。何則？甲乙鬼，庚辛報甲乙，故病人且死，殺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令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國，與人雜則，凶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❹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鳥獸者。故凶禍之家，或見蜚尸，或是走凶，或見人形，三者皆鬼也。或謂之鬼，或謂之凶，或謂之魅，或謂之魑，皆生存實有，非虛無象類之也。何以明之？成事：俗間家人其凶，❺見流光集其

❶「病人」，原作「人人」，據通津本改。
❷「漚庫」，黄暉據《獨斷》等云二字衍。
❸「善驚人小兒」，楊寶忠云此五字不當有。
❹「天地」，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其」，通津本作「且」。

室，或見其形若鳥之狀，❶時流人堂室，❷察其不謂若鳥獸矣。❸夫物有形則能食，能食則便利，便利有驗，則形體有實矣。❹《左氏春秋》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山海經》曰：「北方有鬼國。」説螭者謂之龍物也，而魅與龍相連，魅則龍之類矣。又言「國」，人物之黨也。《山海經》又曰：「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惡害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❺於是黄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户畫神荼、鬱壘與虎，懸葦索以禦凶魅。」有形，故執以食虎。案可食之物無空虛者，其物也性與人殊，時見時匿，與龍不常見，無以異也。

一曰：人且吉凶，妖祥先見。人之且死見百怪，鬼在百怪之中，故妖怪之動，象人之形，或象人之聲爲應。故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謡矣。童謡口自言，巫並意自出。❻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音聲自發，同一實也。

世稱紂之時，夜郊鬼哭；及倉頡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

❶「或」，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人」，劉盼遂云當作「入」。
❸「不」，黄暉云當作「形」。
❹「實」，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食虎」，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並」，通津本作「辭」。

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凶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吉，❶吉祥至；國至昌，❷昌瑞到矣。故夫瑞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睹物氣之變也。

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來，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人死者，❸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❹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公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襄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

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爲之妖。世謂童謡，熒惑使之，彼言彼所見也。❺熒惑，火星，火有毒熒。❻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❼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❽故蜚凶之之類爲火光。

❶「吉」，原作「言」，據通津本改。
❷「至」，通津本作「且」。
❸「人死」，通津本作「殺人」。
❹「貝」，原作「具」，據通津本改。
❺下「彼」字，通津本作「有」。
❻「熒」，裘錫圭云當作「螫」。
❼「火」，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❽「火」，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火熱焦物，❶止集樹木，❷枝葉枯死。《洪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小童。❸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❹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❺巫爲陽黨，故魯僖遭旱，❻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爲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爲鬼巫。❼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爲妖也。申生爲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杜伯之厲爲妖，❽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❾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爲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厲，❿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

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

❶「火」，原作「光」，據通津本改。
❷「止」上，通津本有「故」字。
❸「子爲陽故」，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❹「陰」，原作「正」，據通津本改。
❺「愁」，楊寶忠云當作「焚」。
❻「魯」，原脱，據通津本補。
❼「爲鬼巫」，原作「能鬼巫鬼」，據通津本改。
❽「厲」，孫詒讓云當作「屬」。
❾「投措」，孫詒讓云當作「杖楫」。
❿「厲」，通津本作「屬」。

因出。因出，則妖與其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之厲凶至，❶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夢，❷駟帶、公孫段，且死之妖也。❸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吕后，吕后且死，妖象犬形也。魏其、灌夫守武安，武安且卒，妖象魏其、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之氣爲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之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主爲骨肉，陽氣主爲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爲知，骨肉爲彊，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爲象，❹不能爲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第二十二

❶「之厲凶」，通津本作「厲鬼」。
❷「夢」上，通津本有「之」字。
❸「死」，通津本作「卒」。
❹「徒」，原作「使」，據通津本改。

論衡卷第二十三

言毒篇

王充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虵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❶當時不救，流徧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于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

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爲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❷腫而爲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于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爲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爲維邊，唯東南隅有温烈氣。温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爲靡屑者多，唯一火最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

❶「謂護」，孫詒讓云當作「渭濩」。

❷「胎」，黄暉云宋元本作「胎」。吴承仕云「胎」乃「脹」字草書形近之誤。

之食，無傷于人。食蜜少多，則令人毒。❶蜜爲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敺之。鬼者，太陽之祆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爲，流毒所加也。

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祆氣，自如其色也。鬼爲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齎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❷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爲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嚮日亦汗出，疾温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❸毒螫渥者，在蟲則爲蝮蛇蜂蠆，在草則爲巴豆治一作「野」字。葛，在魚則爲鮭與𩶱鮁。故人食鮭肝而死，爲𩶱鮁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魚亦蜚，鳥卵魚亦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爲小人，故小人之口爲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禁輒效。諺曰：「衆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

❶「論衡卷第二十三」至「少多則」三百二十二字，原闕一頁，據通津本補。按通津本與底本行款同，然此處卻多二字，不可考。
❷「因」，孫人和云當作「困」。
❸「氣」上，楊寶忠據《本草綱目》所引云當有「火」字。

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❶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

藥生非一地，太伯辭之吴；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温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爲龍，巳爲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爲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❷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産於屋樹。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剌。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齰。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齰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爲禍。

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内爲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爲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爲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恒陽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

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❸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❹「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❺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

❶「焰」，原作「焰」，據通津本改。
❷「獸」，劉盼遂云當作「宿」。
❸「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母曰」，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彼」，原作「被」，據錢批、通津本改。

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强，故多力也。生妖怪故常由好色，❶爲禍難者常發勇力，爲毒害者皆在好色。

美酒爲毒，酒難多飲；蜂液爲蜜，蜜難益食；勇夫强國，勇夫難近；好女説一作「悦」。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腸，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陽虎辯，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乱。《詩》曰：「讒言罔極，交乱四國。」四國猶乱，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爲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爲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❷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❸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

❶「故」，通津本作「者」。「色」，原漫漶脱落，據通津本補。

❷「有奢」，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神」，黄暉云衍文。

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説，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内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❶非知其内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❷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❸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

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❹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❺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爲能實之。❻

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❶ 上「以」字，劉盼遂云衍文。
❷ 「死」，劉盼遂云當作「鬼」。
❸ 「死」下，黄暉云當有「人」字。
❹ 「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 「窺涉」，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 「類」，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内，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❶則以虚象爲言；虚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魯人將以璵璠斂，孔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爲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聞之，❷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❸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❹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説而彊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❺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❻雖事死泊，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

❶「夫」，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❷「聞」，通津本作「倜」，四庫本作「瞷」。
❸「抽」，孫詒讓、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扣」。
❹「人人」，黄暉云上一「人」字衍。
❺「死」下，黄暉云脱「人」字。楊寶忠云《意林》引作「者」。
❻「厚化」，原作「化厚」，據通津本乙正。

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

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使。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交接不明無知，❶爲人倍其親，獨其兩不爲離其先乎？❷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户，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爲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爲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無補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

孔子又謂：爲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恐爲用人殉之兆也，❸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爲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傳議之所失也。❹

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爲患害。論死不

❶「交接」，通津本無。
❷「其兩」，通津本作「明葬黃泉」。
❸「恐爲」，原作「嘆睹」，據錢批改。
❹「傳」，黄暉云疑「儒」之譌。

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爲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❶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奸計同一敗。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爲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爲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說。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爲煩擾，則西益宅祥與

❶「弗」，吴承仕云當作「茀」。

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以爲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❶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神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惡煩擾，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説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爲敗？實説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❷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爲徒，不上丘墓。但知不

❶「猶」，原作「獨」，據通津本改。
❷「主」，黄暉云當作「宅」。

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子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❶至於不行弔傷，見佗人之柩。夫徒，善人也，❷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死在堂，不得哭柩；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説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爲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絶效全，喜免毁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毁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毁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慚辱，❸自刻責深，❹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慚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齊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憯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吴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吴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吴、越，吴、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

❶「失」，楊寶忠云乃「者」之譌。

❷「善」，吴承仕云當作「辠」。

❸「慚」，通津本作「刑」。

❹「自刻深責」，通津本作「深自刻責」。

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爲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權可哀之身，送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屍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原野也，❶何慚之有？慚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有用刑者，❷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爲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佗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爲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爲惡？夫人之乳母子也，❸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諱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爲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爲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天氣血盛乎？❹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

❶「原」，通津本作「田」。
❷「有」，通津本作「者」。「用」，孫詒讓云當作「肉」。
❸「人之乳母」，通津本作「婦人之乳」。
❹「天」，通津本作「大」。

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臰。❶腐臰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臰，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臰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爲忌；肴食腐魚之肉，不以爲諱。意不存以爲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瀦墨漆，❷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澌於溝，❸不以爲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爲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爲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爲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

❶「有」，四庫本作「若」。
❷「瀦」，通津本作「濺」。
❸「溝」，原爲墨丁，據通津本補。

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内，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后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户，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户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户，即高其户，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户，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馳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傚，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❶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

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后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衆多非一，咸勸人爲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❷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踰至春也。

❶「言無」，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一人不食」，楊寶忠云衍文。

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説，以爲「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爲似死人服；或説惡其反而承塵溜也。❶毋偃寢，爲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爲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爲修冢之人，冀人來代己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爲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❷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放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❸

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❹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爲歲所食，❺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在移徙而咎起功哉？❻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

❶「溜」，四庫本作「霤」。
❷「俗」，黃暉云當作「信」。《注釋》云下脱「信」字。
❸「迷」，《注釋》據章鈺過録楊守敬校宋本改爲「述」。馬宗霍疑作「迹」。
❹「非」，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歲」下，黃暉云脱「月」字。
❻「在」，通津本作「怪」。

也。民犯刑罰多非一，❶小過而罪，❷大惡犯辟，若咎以無過受罪，❸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❹空爲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太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爲破，不須興功吉事，❺空居無爲，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爲，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爲害，動静殊致，❻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

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内，假令楊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爲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西，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爲西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西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西地，而反食佗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爲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衆物，❼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爲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爲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耳，

❶「罰」下，黄暉云脱「象」字。
❷「而」，通津本作「宥」。
❸「若咎」，通津本作「未有」。
❹「家」，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寅」。
❺「吉」，通津本作「起」。
❻「致」，原作「敗」，據通津本改。
❼「百」，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異？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❶一日之中分爲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❷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時決事，非也；如加時有神，❸獨不食，非也。

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爲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絶，歲月之神餓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❹掘與鑿俱爲。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鈞作同，飲食不等也？

説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❺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内；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大小，禍有近遠。蒙恬爲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爲禍宜以萬數。案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多於故。❻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

❶「弦」下，孫人和云脱「望」字。
❷「月」，黄暉云衍文。
❸「加時」，楊寶忠云當作「日加」。
❹「堤」，原作「是」，據通津本改。
❺「數」，原爲墨丁，據通津本補。
❻「多於故」，通津本作「宜多食」。

不聞多死。設歲月之家，❶殆虚非實也。

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爲巳、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泰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决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爍之，金必不銷，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水火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争，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適力角氣，❷能以小勝大者希；争彊量功，能以寡勝衆者鮮。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却歲之殃，如何也？

論衡卷第二十三

❶「設」，通津本作「説」。「月」下，黄暉云脱「食」字。
❷「適」，通津本作「敵」。

論衡卷第二十四

譏日篇

王充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災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是；❶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義而致於時。❷時日之書，衆多非一，略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盛衰而至，代謝而然。舉事曰凶，人畏凶有效；曰吉，人冀吉有驗。禍福自至，則述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禁所以累世不疑，惑者所以連年不悟也。

《葬曆》曰：「葬避九空、地臽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剛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良。不合此曆，轉爲凶惡。夫葬，藏棺也；斂，藏尸也。初死藏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别？斂與葬何異？斂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贏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賊地之體，鑿溝耕園亦宜擇日。世人能異其事，吾將聽其禁；不能異其事，吾不從其諱。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

❶「是」，通津本作「之」。

❷「致」，黄暉、《校注》皆云宋本作「驗」是。

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曆》，驗之於吉，❶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曆。又曰：「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假令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己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廢剛柔，待庚寅日中，以暘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曆》，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隱、哀之間，不肖甚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舉觸禍，宜有微文小義貶譏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曆》法也。

祭祀之曆，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❷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❸見生人有飲食，死爲鬼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右他神百鬼之祠，❹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蓋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

❶「吉」，黄暉云當作「古」。
❷「固凶」，楊寶忠疑衍。
❸「推」，原作「牲」，據通津本改。
❹「右」，通津本作「及」。黄暉云當依宋本作「若」。

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内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❶其刑於市，❷不擇吉日，更禍者未必獄吏也。❸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囚斷牲殺，創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曆，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❹祭非其鬼，又信非其諱，持二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

《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可愛憎，在容貌之好醜；頭髮白黑，在年歲之稚老。使醜如嫫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白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洗、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尊則浴亦治面，❺面亦首也。如以髮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獨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諸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

❶「各」，黄暉據孫詒讓説及宋本改作「冬」。
❷「刑」，原作「利」，據通津本改。
❸「更」，通津本作「受」。
❹「見」，黄暉據宋本改作「日」。
❺「浴」，原作「污」，據通津本改。「尊」，吴承仕疑衍。

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兔也。鼠不可愛，兔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凝白者？❶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曆者，不可用也。

裁衣有書，書有吉凶，凶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輔人體，食輔其内，衣衛其外。飲食不擇日，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哉？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造冠無禁，裁衣有忌，是於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頭垢，冠爲首飾，浴除身垢，衣衛體寒。沐有忌，冠無諱；浴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諱不鈞，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供服不如車馬。❷九錫之禮，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❸

工伎之書，起宅蓋屋必擇日。夫屋覆人形，宅居人體，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夫裝車、治船、着蓋、施帽亦當擇日。如以動地穿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園亦宜擇日。夫動土擾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聖心必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擾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皆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辠；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

❶「凝」，楊寶忠云當是「髮」之譌。
❷「供」，通津本作「衣」。
❸「失」，原作「夫」，據通津本改。

縣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傷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

又學書諱丙日，云倉頡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舉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舉樂，未必有禍，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發，蓋丙與子卯之類也，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堪輿曆，曆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傳，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聞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己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❶《春秋》祭祀不言卜日。《禮》曰：「內事以柔日，外事以剛日。」剛柔以慎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報意謂天地審告報，蓍龜真神靈也。如實論之，卜筮不問天地，蓍龜未必神靈。有神靈，問天地，俗儒所言也。

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蓋取其名，未必有實也。無其實，則知

❶「卜」，原作「十」，據通津本改。

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

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

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着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❶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❷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皆令著龜，❸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著，兆見數矣。」❹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著龜。著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❺時或意以爲可，兆数不吉；或兆數則吉，❻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数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数，猶人入户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❼如神明爲兆数，不宜與思慮異。

天地有體，故能摇動。摇動者，❽生之

❶「微」，原作「後」，據通津本改。
❷「地」下，原有「神」字，據通津本删。
❸「皆」，通津本作「告」。
❹「矣」，通津本作「著」。
❺「神可謂明」，黄暉、劉盼遂皆云「神」當在「明」上。
❻「吉」，原作「之」，據通津本改。
❼「情」，原作「矜」，據通津本改。
❽「者」，通津本作「有」。

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者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龜之骨，死蓍之莖，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悞矣。

如蓍龜爲若版牘，兆数爲若畫字，❶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人然之有爲以應天也。❷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数耳，豈云天地告報人哉？

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人之門，❸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若悉而不對。❹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筭天地，❺亦得兆数，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❻歐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数。苟謂兆数，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数，使之身體疾痛，血氣湊涌？而猶爲之見兆出数，何天地之不憚勞困，❼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数非天地之報，明矣。

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随」。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

❶「畫」，通津本作「書」。
❷「人然之有爲以應天」，通津本作「自然之有爲以應人」。
❸「人」上，通津本有「空叩」二字。
❹「若悉」，通津本作「或怒」。
❺「筭」，通津本作「弄」。
❻「卜」，原作「上」，據遞修本、通津本改。
❼「困」，通津本作「用」。

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❶凶人揲蓍，輒得逆数。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灾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佑，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得佳兆，❷衛人以龜爲有知也。❸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言嘉政善，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衆猶稱善。❹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然非卜筮之實也。

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禍人遭遇之道，凶惡亦如之。❺夫見善惡非天應答，適與善惡相逢遇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見之類也。❻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

❶「從善」，原作「善從」，據通津本乙正。
❷「得佳」，原無，據錢批補。
❸「人」下，原有「卜」字，據錢批删。
❹「衆」，原無，據錢批補。通津本作「亦」。
❺「禍人」至「如之」，通津本作「凶人遭遇凶惡於道亦如之」。
❻「見」，通津本作「凶」。

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❶不肖之君，亦及此焉。❷

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筮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說異則占者惑，無常則議者疑。疑則謂乎未治，❸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逢不吉之兆？❹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❺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❻「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❼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❽寡若孔

❶「偶」，通津本爲雙行小字「偶至」。
❷「及」，通津本作「反」。
❸「乎」，通津本作「平」。
❹「卜」，原作「十」，據通津本改。下一「卜」字同。
❺「行用足」，錢批改作「難以安行」。
❻「以爲吉」，錢批删之。
❼「故謂之」，錢批改作「乃以爲」。
❽「占」，原作「古」，據通津本改。

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

著書記者，採掇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已效之驗，毁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者爲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亦復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蓋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于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

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刾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

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能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閤。人民有爲，觸傷問時。❶ 姧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暗，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

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定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己。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禄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祥、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絶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

❶「傷」，劉盼遂云當作「塲」。

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❶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絶，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

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禀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脉、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雖好惡與人不同也，❷人不能曉其音，❸不見其指耳。乃其游於黨類，接於同品，其知去就，與人無異。共天同地，並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❹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哉？何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

刑不上大夫，聖王於貴者闊也。聖王刑賤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狀。❺而曰我有所犯，❻抵

❶「齋」，裘錫圭、蔣禮鴻皆云當作「賫」。
❷「雖」，通津本作「惟」。「也」，通津本作「故」，屬下讀。
❸「音」，楊寶忠云乃「意」之殘。
❹「未」，原作「木」，據通津本改。
❺「狀」，通津本作「吉凶也」。
❻「而曰」，通津本無。

觸縣官，羅罷刑法，❶不曰過所致，而曰家有負。居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而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汙，而曰葬日凶。有事歸之有犯，無爲歸之所居。居衰宅耗，蜚凶流尸，集人室居，又禱先祖，寢禍遺殃。❷疾病不請醫，更患不修行，動歸於禍，名曰犯觸，用知淺略，原事不實，俗人之材也。猶繫罪司空作徒，未必到吏日惡，繫役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出詣吏，剬罪推善時入獄繫，寧能令事解？赦令至哉？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旦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舉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而爲湖，其民未必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俱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襄安，襄安無噍類，未必不禱塞也。❸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❹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辰日不哭，哭有重喪。戊己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辰與戊己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舍衆，❺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

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钁鍤，不更居處，祠祀嫁娶皆擇吉日，從春至冬不

❶「罷」，通津本作「罷」。

❷「先祖寢禍」，原作「寢禍先祖」，據通津本乙正。「遺」，吴承仕云當作「遣」。

❸「不禱」，原作「禱不」，據通津本乙正。

❹「軍」，原作「雷」，據通津本改。

❺「舍」，通津本作「會」。

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歲破直符，不知避也。」夫如是，❶令數問工伎之家，宅盛即留，衰則避之，及歲破直符，輒舉家移，比至百年，能不死乎？ 占射事者必將復曰：「移徙觸時，往逢不吉。」❷夫如是，復令輒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還則來，比至百年，能不死乎？ 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壽命已極。」❸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難歲篇

俗人險心，好信禁龍，❹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陵儒雅之論。今略實論，令親覽，❺揔核是非，使世一悟。

《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嫁娶亦皆避之；其移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禍。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殃。太歲之意，猶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塗，人行觸車馬，干其吏從，長吏怒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

❶「夫」，原作「大」，據通津本改。

❷「逢」，通津本作「來」。

❸「壽命已極」，通津本作「洎命壽極」。

❹「龍」，通津本作「忌」。黄暉云「禁龍」猶「龍忌」。

❺「令親」，黄暉、《校注》皆云當作「令世觀」。

過霸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逃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病仆死，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審也。

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舍，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之，如猶抵觸之。如不正南北，南北之徙又何犯？如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宫室營堡，❶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若今時人行，觸繁霧蜮氣，❷無從横負鄉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别神也，與青龍無異。龍之體不過數千丈。如令神者宜長大，饒之數萬丈，令體掩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掩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令正言在子位，❸觸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邊直丑巳之地，❹西邊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

❶「堡」，原作「南」，據通津本改。

❷「蜮」，原作「蜮」，據通津本改。

❸「令正言在子」，楊寶忠云「令」當作「今」，此五字當在上文「其東有丑」句上。

❹「之」，原作「立」，據通津本改。

則。❶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觸歲之位；巳未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

儒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❷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鄒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南位，名曰赤縣州。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虛。地形難審，假令有之，亦一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議，直雒邑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荆州、冀州之部有太歲耳。雍、梁之間，青、兖、徐、楊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鄒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散在民間，則一家之宅，輒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里徙西里，西里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宅有太歲。或在人之東西，或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逢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民徙者皆逢凶。爲移徙者何以審之？如審立於天地之際，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從豈能北至太歲位哉？❸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椎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

❶「可則」，黄暉云當作「何則」。楊寶忠云當作「則不可」。
❷「千」，原作「十」，據通津本改。
❸「從」，通津本作「徙」。

夫雷，天氣也，盛夏擊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聲音宜疾，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抵爲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必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獨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❶登明、從魁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微敗。移徙者雖避太歲之凶，❷猶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❸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熱者，天下普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❹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❺子可爲大冬。❻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离没，坤死，兑囚，乾廢，坎休。王之衝死，相之衝囚，王相衝位，有死囚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伏羲、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人或以立春東北徙，抵艮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❼坤卦近於午，❽猶艮以坤，徙觸子位，何故獨凶？正月建於寅，破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

❶「或」，孫詒讓、孫人和皆云當作「式」。
❷「者」，原作「有」，據通津本改。
❸「時」，黄暉云乃後人妄增。
❹「太」，原作「未」，據通津本改。
❺「夏」，原作「見」，據通津本改。
❻「子」，原作「千」，據通津本改。
❼「徙」，原作「殺」，據通津本改。
❽「近」，原作「也」，據通津本改。

無有凶害。太歲不指午，而空曰歲破，❶午實無凶禍，而虚禁南北，豈不妄哉？

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聚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積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结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猶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憎於人，觸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殊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運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❷甲與子鈞，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徙不能不觸歲，不觸歲不能不得時死。❸工伎之人見今人之死，則歸禍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死者不絶，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四

❶「歲」，原作「數」，據通津本改。

❷「時」，黄暉云衍。下一「時」字同。

❸「不觸」，黄暉、劉盼遂皆云「不」字衍。「不得」，黄暉云「得」字衍。

論衡卷第二十五

王充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爲田，一有「不」字。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内，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❶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術以第甲乙。❷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術。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户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

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

❶「亭」，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巷術」，通津本作「巷街」。下一「巷術」同。

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❶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❷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曰，火也，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衛旦出東方，❸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名乎？❹術家更説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❺何爲言加時乎？按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

❶「支」，孫人和疑衍。
❷「乙」，黄暉云當作「子」。
❸「衛」，通津本爲雙行小字「中行」。黄暉云朱校元本作「衛」。楊寶忠云乃「動行」二字誤合。
❹「名」，原作「日」，據通津本改。
❺「於」，黄暉云朱校元本作「則」。

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名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姓邪？❶ 以口張歙聲外內爲姓也？ 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歙、聲內外定正之乎？ 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其姓也。❷ 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蹟，❸則姬氏。 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類。❹ 以生名爲信，❺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 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 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 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 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 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 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 古者有本姓，有氏姓。 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 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 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 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姓與相調諧，❻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 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

---

❶「天得」，黃暉云「天」當作「人」。楊寶忠疑「得天」之倒。

❷「其」，通津本作「之」。

❸「蹟」，通津本作「跡」。

❹「以像」，通津本爲雙行小字，作「以像以假」。

❺「生名」，原作「名生」，據通津本改。

❻「姓」，通津本無此字。

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❶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貴吉昌；向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户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户？」言户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户均。如當以門正所向，則户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内，吏舍連屬，門向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宫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必有角姓門南向也。❷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向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向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黄。五色之人，俱出南向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黄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向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向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

❶ 上「姓」字，黄暉云當作「如」。

❷ 「必有」，通津本作「未必」。「角」，《注釋》改爲「徵」。

地之間皆得其氣，[1]南向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象，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

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爲一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鷄鳥啄之，[2]主

[1] 「氣」，原作「義」，據通津本改。
[2] 「鳥」，通津本作「雀」。

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鷄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鷄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秦之，❶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盜賊却，❷不能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絶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復也。❸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

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鬭，戰鬭一再，錯指受服，知不如，❹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鬭無以異也。病人戰鬭，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猶不離。❺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安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

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

❶「秦」，通津本作「巡」。裘錫圭云當作「迎」。楊寶忠疑「射」之誤。按：或當爲「擒」，補刊時誤刻也。

❷「盜賊却」，通津本作「却盜賊」。

❸「復也」，遞修本、通津本作「世治」。

❹「如」，通津本作「服」。

❺「猶」，通津本作「必」。

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内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脩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❶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禄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

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❷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神，❸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虚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着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内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

❶「愚」，原作「意」，據通津本改。
❷「卜」，原作「十」，據通津本改。
❸「神」，通津本作「形」。

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❶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❷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户可木人乎？

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❸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❹「昔者吾先君中行密子，❺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德行而豐其祝，❻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得祟修祀，禍繫不止，❼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

❶「土」下，孫人和疑脱「乎」字。
❷「似布」，黄暉疑「似」當作「以」。楊寶忠疑「布」爲「有」之誤。
❸「祀」，黄暉云當作「祝」。下一「祀」字同。
❹「祝」，原作「祀」，據通津本改。
❺「者」，通津本作「曰」。
❻「德」，通津本無此字。
❼「繫」，通津本作「繁」。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❶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悦，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享之，非也。賓者，❷祭祀之義，主人自盡恩懃而已，鬼神未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異。❸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祭宜盡，❹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蠒栗牛，粢餄太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

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即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

---

❶「者必」，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賓」，通津本作「實」。黄暉云元本作「義」是。

❸「異」，通津本作「同」。黄暉云當作「無異」。

❹「祭宜」，通津本作「宜食」。劉盼遂云當作「宜」。

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户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呴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呴、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❶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生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黄帝、帝嚳之屬，報功重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享則不能神，❷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

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

❶「復」上，楊寶忠云當有「當」字。
❷「享」上，通津本有「歆」字。

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

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楲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葆，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楲而掊之，❶斃於壇。❷此非不能言用手之驗乎？」❸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祅象厲鬼，象鬼之形，❹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也先知。❺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楲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楲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❻則厲鬼將復以楲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體，❼天神何喜見體以賞之乎？❽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

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

❶「掊」，原作「棓」，據通津本改。下一「掊」字同。
❷「壇」下，通津本有「下」字。
❸「不」，通津本無此字。
❹「象鬼」，四庫本無。
❺「也」，通津本作「則」。
❻「而」，原作「自」，據遞修本、通津本改。
❼「體」，通津本作「禮」。
❽「天」，通津本作「夫」。「喜」，通津本作「不」。

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齆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之矣。❶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

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脩具謹絜，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礿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脩具謹絜與不謹絜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❷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邪？將以人食爲饑飽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

❶「之」，通津本無此字。
❷「至」，黃暉云當作「致」。

壹祭壹否，則神壹饑壹飽。壹饑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

且病人見鬼，❶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❷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世所見鬼非所衣之神，❸非所衣之神非所見之鬼也。❹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❺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❻《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

❶「且」，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製」，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所衣」，通津本作「死人」。
❹上「非」字，通津本作「或」。
❺「禮」，原作「樹」，據四庫本改。
❻「神」，原作「臣」，據四庫本改。

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❶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户、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户，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

周棄曰：❷「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❸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德，❹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

❶「祭」下，四庫本有「之」字。
❷「周棄」，黄暉云當依宋本作「傳或」。劉盼遂云當作「周書」。
❸「木及水」，原作「大木及」，據四庫本改。
❹「德」，通津本作「職」。

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❶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❷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爲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故飲食愛之。❸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脩社稷，祀后稷，其後絶廢。

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祈穀雨、祈穀實也。❹春求雨，秋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絶。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亦不識説，縣官名曰用星。❺緣明星之名，説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表主生物，❻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説，求春之福，反以秋祭，此求春也。❼《月令》祭户以

❶「立七」至「公厲」，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士」，原作「子」，據通津本改。
❸「故飲食愛」，通津本作「之故飲食」。
❹「祈穀雨祈穀食」，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用」，通津本作「明」。
❻「表」，通津本作「春」。
❼「此」，通津本作「非」。

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謂之祭户，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❶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也。群神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摇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

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脩先以崇恩。❷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❸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脩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❹故有報恩祀祖之義。

---

❶「雩」上，黄暉云脱「春」字。

❷「修先」、「脩先」，楊寶忠云「修」、「脩」皆「循」之誤，《御覽》引作「循」。

❸「勞」，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❹「人有」，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❶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對發音窆。也，❷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❸延陵季子過徐，❹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其劍帶於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背先者，其恩猶季子帶劍於冢樹也。❺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齊戒畏敬，若有鬼神；脩與弗絶，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殷勤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❻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地。❼祀地之實一也。❽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絶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

❶「貢」，通津本作「贛」。
❷「封」，原作「逝」，據通津本改。「對發音窆」，通津本作「一本注音窆」。按：「對」應作「封」。
❸「焉」，原作「馬」，據通津本改。
❹「徐」，原作「除」，據通津本改。
❺「恩」，楊寶忠疑爲「用心」二字誤合。
❻「後」下，四庫本有「祭」字。
❼「地」，通津本作「也」。
❽「祀地」，通津本作「祭祀」。

食，[1]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其」字。則雖常祭而不絶，久廢而不脩，豈能爲福禍於人哉？[2]

論衡卷第二十五

[1] 「異食」，通津本重文，屬下讀。

[2] 「豈能爲」，通津本作「其何」。

論衡卷第二十六

王充

實知篇❶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自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❷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絶，與賢殊也。

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并天下，❸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❹孔子生不知其父，母匿之，❺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

曰：此虚也。❻案神怪之言，皆在讖

❶「篇」，原脱，據底本目録及通津本補。
❷「草」，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❸「并」，通津本作「吞」。
❹「之聖」，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母」上，通津本有「若」字。
❻「此」下，通津本有「皆」字。

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恠，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❶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❷濞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❸不知主名。高祖見濞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❹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知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❺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讖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之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❻有所據狀。如

❶「之」，原作「宋」，據通津本改。
❷「景帝」，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象處」，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此」，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從江乘旁」，四庫本作「吳從江乘並渡」。
❻「緣」，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閭巷論朝堂，❶由照照察冥冥。❷讖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闇昧，豫睹未有，遠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

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事者亦能，❸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弒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緣象箸見龍干之患，❹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❺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尚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薨，❻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聖，❼樗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見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樗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

❶「朝」，原作「明」，據通津本改。
❷「由」，原作「田」，據通津本改。
❸「事」，《注釋》改爲「賢」。
❹「干」，劉盼遂云當作「肝」。
❺「次」，四庫本作「漆」。下一「次」字同。
❻「薨」，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薨」。
❼「此」，原作「皆」，據通津本改。

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❶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樗里子之見天子宫挾其墓，❷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宫臺之兆，❸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圖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❹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推精思之，❺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

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説議事厭合人之心。」帝徵方，❻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

❶「如」下，黄暉云脱「其言」二字。
❷「宫」，原脱，據四庫本補。
❸「王」，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土」。
❹「可」，原作「知」，據通津本改。
❺「推」，通津本作「惟」。
❻「徵」，原作「欲」，據通津本改。

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

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却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弑君，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墻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墻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壍，❶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絶，使人詢之，❷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

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

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

❶「壍」，孫詒讓云當作「漸」。
❷「使」下，孫詒讓云脱「聖」字。

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❶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❷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❸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遥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知狌狌，❹聞昭人之歌；❺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圖像。❻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闊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❼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

❶「去」下，孫人和云脱「數里」二字。
❷「知此馬」，孫人和云三字衍。
❸「蹇此馬亦罵之眇」，楊寶忠云《緯略》引作「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
❹「知」，通津本作「名」。
❺「昭」，《注釋》改爲「野」。
❻「圖像」，通津本作「畫也」。
❼「人」上，裘錫圭云當有「集」字。

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

難曰：黄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

曰：黄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❶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遍通。謂神而生知者，❷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黄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黄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毁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吴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吴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❹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鳱鵲知來，禀天之性，❺自然者

❶「其月」，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謂」，通津本作「所謂」。
❸「室」，原作「空」，據通津本改。
❹「聖」，黄暉云當作「神」。
❺「天」，原作「未」，據通津本改。

也。如以聖人爲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

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❶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❷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

❶「無」，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賢聖」，原作「聖聖」，據通津本改。

實者，聖賢不能知性，❶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❷愚夫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説善解結，❸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説不能解也。非見説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解也。❹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❺非聖人不能知，❻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説，衆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設虚言，❼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❽對曰：「以

❶「知性」，黄暉云當作「性知」。
❷「而」下，黄暉、劉盼遂皆云脱「知」字。
❸「見」，劉盼遂云當作「兒」，讀若「倪」。
❹「解」，原作「能」，據四庫本改。
❺「聖人」，原脱，據通津本補。
❻「非」，原脱，據通津本補。
❼「設」，通津本作「説」。
❽「有諸」，四庫本作「乎公明賈」。

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遠覽遥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

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❶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以人言」。❷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

顏子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

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

❶「孔子所以聞政」，原作「所以聞政孔子」，據通津本乙正。

❷「以」，通津本作「聞」。

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防。有塋自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

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問」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❶不以已知

❶「口」，原作「問」，據通津本改。

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

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泊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己，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絶糧之厄。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閔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庶幾欲往諸侯，❶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❷删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絶也。道極命絶，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絶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毉絶，❸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

❶「往」，通津本作「佐」。
❷「春秋」，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❸「絶」，四庫本作「絶證見」。劉盼遂、馬宗霍疑衍。

孔子曰：「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網，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❶所從上下，事也，❷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連，❸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復見，❹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❺筴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❻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❼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❽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

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立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

❶「人」，黄暉云不當有。
❷「也」，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精」，原爲墨丁，據通津本補。
❹「復」，通津本作「豫」。「見」下，黄暉云當有「言之」二字。
❺「請命壇墠」，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龜」，原脱，據通津本補。
❼「復」，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❽「見」，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倫，❶彊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不可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覩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謂神而卓絶？

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❷非絶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邪？」對曰：「然。」管仲

❶「兼倫」，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賢」，原作「矣」，據通津本改。

曰：「我不伐莒，❶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愁然清凈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嗛，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❷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

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❸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❹「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

❶「不」下，黄暉云當有「言」字。
❷「審事」，黄暉云二字當倒。
❸「有」，原塗抹不清，今從錢批及通津本作「有」。
❹「髡曰」上，四庫本有「髡」字。

皆有因緣以准的之。

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産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産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黄龍當見。後黄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黄龍將出，案律曆以處之也。

聖賢之知，❶事宜驗矣。聖賢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貿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絶，智相兼倍也。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❷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

❶「聖賢」，通津本作「賢聖」。下一「聖賢」同。

❷「聖」上，黄暉疑脱「爲」字。

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

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王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禀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聖」，❶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❷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

賢可學爲？❸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❹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之聖人也。」

❶「易聖」，黃暉、劉盼遂皆云當作「聖易」。
❷「未必能成」至「能是」，黃暉云朱校元本無「未必能成」下十字。劉盼遂云「能成」至「必能」十一字衍。楊寶忠云「能是」之「能」字衍。
❸「賢」下，黃暉云當有「聖」字。
❹「子」，原作「至」，據通津本改。

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爲之乎！」❶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❷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論衡卷第二十六

❶「爲」，通津本作「炙」。
❷「觀」下，四庫本有「於」字。

論衡卷第二十七

定賢篇

王充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

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較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

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❶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

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之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四嶽，❷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❸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生多於知謝，❹毀譽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

❶「嫺」，原作「蘭」，據通津本改。
❷「四」，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❸「實」，黃暉云當作「賢」。
❹「知」，孫人和云當作「和」。

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毁之，毁譽者半，乃可有賢。

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毁，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毁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毁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

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也，❶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

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虚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心樂矣。❷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悦。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説。孟嘗君夜出秦關，鷄未鳴而關不闓，下坐賤客鼓臂爲鷄鳴，而鷄皆和之，關即闓，而孟嘗得出。❸又

❶「也」，通津本作「或」，屬下讀。
❷「心」，通津本無此字。
❸「關即」至「得出」，楊寶忠云《類聚》引作「乃得出關」，且下有「夫牛馬以同類相應而鷄人亦以殊音相合應和之驗未足以効同類也」二十八字。

鷄可以僞聲感，❶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❷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民謂之賢，❸如何？

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説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没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❹高祖得天下，賞群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群臣力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

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毚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

❶「僞」，通津本作「姦」。
❷「恒銅鉤」，楊寶忠云當作「偃月鉤」。
❸「民」，通津本作「即」。
❹「人之」，黄暉云「人」下當有「謂」字。楊寶忠云「之」字衍。

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❶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有術，❷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施術，❸不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之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夫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與東郡都尉。❹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無雙，❺海内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禄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説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❻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

❶「國」，原作「病」，據通津本改。
❷「有」，通津本作「用」。
❸「施」，通津本作「用」。
❹「與」，通津本作「爲」。
❺「無」，通津本作「少」。
❻「亡將」，四庫本作「將無」。

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温，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温，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❶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

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❷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

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章顯之效，❸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

❶「聖有」，原作「有聖」，據通津本乙正。

❷「益」上，黄暉云疑脱「無」字。

❸「章」，通津本作雙行小字「無章」，蓋後刻而改者。

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皋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❶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❷「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者小，筭而可得量者少也，❸至大，筭弗能数；至多，升斛弗能。❹有小少異名之行，❺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❻咸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惧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禄吉也，

❶「有」，四庫本作「後」。
❷「詹」，原作「君」，據通津本改。
❸「可得者小筭而」，「筭而」原爲空格，通津本作「可得筭者小而」。按，每行二十字，現有十八字，故補「筭而」兩字。「筭」，章士釗云當作「算」。
❹「升斛」，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❺「異」，通津本作「易」。
❻「溝」下，楊寶忠云當有「者」字。

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❶ 神蛇能断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断；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至之難，掩己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

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耻有分争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❷ 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❸ 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争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❹ 多，❺ 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顔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

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

❶「推」，黄暉云當作「操」。楊寶忠疑「性」之誤。

❷「謂」，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❸「委」，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❹「家」，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下一「家」字同。

❺「多」，劉盼遂云當作「已」。楊寶忠云其上當有「財」字。

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黄、老同操，非賢也。

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恡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檐千里之人，❶杖筴越疆之士，❷手足胼胝，面目驪黑，❸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毁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

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説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❹則爲

❶「檐」，四庫本作「擔」。
❷「杖」，原作「材」，據四庫本改。
❸「目」，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❹「遺」，黄暉、劉盼遂皆云衍。「審」，馬宗霍云當在「教」字上。

善矣。傳者傳學，❶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

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❷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

以權謀卓譎，❸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絶，不得稱爲賢也。

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顔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❹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

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❺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

❶ 上「傳」字，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儒」。下「傳者」同。
❷ 「成」，黄暉云當作「城」。
❸ 「謀」，通津本作「詐」。
❹ 「決」，楊寶忠疑作「快」。
❺ 「兩」，孫詒讓云當作「爾」。

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

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❶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❷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

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❸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❹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爲賢矣。

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

❶「之」，原作「於」，據通津本改。
❷「辯」下，楊寶忠云當有「照」字。
❸「清」，原作「青」，據通津本改。「不」，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推」，黃暉云當作「操」。

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衆皆悦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其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

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❶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❷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❸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

❶「謂」下，原有「自」字，據通津本刪。
❷「難」，黄暉云當作「雖」。
❸「必」，原作「心」，據通津本改。

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内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

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内非而外以才能餝之，❶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内非外餝是，世以爲賢，則夫内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❷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聖獨識之。❸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者？❹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❺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言㓨異，❻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信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

❶「餝」，通津本作「餙」，四庫本作「飾」。
❷「亂」，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聖」，通津本作「者」。
❹「者」，通津本作「則」。
❺「堂」下，劉盼遂云當有「室」字。
❻「言」，通津本作「乖」。

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實而殊名，❶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

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❷未可知賢也。夫周道弊，❸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有起，❹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❺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宰社，❻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不相，❼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第二十七

❶「實」，通津本作「軌」。
❷「若」，原作「着」，據通津本改。
❸「夫」，通津本作「曰」。
❹「有」上，通津本有「必」字。
❺「世間」，原作「執簡」，據通津本改。
❻「宰社」，通津本作「未仕」。
❼「不相」，原爲雙行小字，據文意改爲正文。

論衡卷第二十八

王充

正説篇

儒者説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説；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爲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説傳而不絶，實事没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粗之説，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説《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❶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❷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❸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

❶「景」，黄暉云當作「文」。下一「景」字同。

❷「錯」，原脱，據通津本補。

❸「景」，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武」。

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❶ 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❷ 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面諛。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❸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脱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脱。遺脱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脱矣。

❶「其」，楊寶忠云當作「書」。

❷「二」，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三」。

❸「經謂」，黄暉、劉盼遂皆云當作「詩經」。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❶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絶於秦，其見在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連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❷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

或說《春秋》十二月也。❸《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❹「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万二千人，❺足以陵敵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❻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万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万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

❶「曰斗」，黄暉云當作「斗四」。「曰」，馬宗霍云爲「北」之譌，崇文局本作「北」。
❷「篇」上，楊寶忠云當有「五」字。
❸「二」下，黄暉云當有「公法十二」四字。
❹「説」，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❺「三」，原作「二」，據通津本改。
❻「作」，原脱，據通津本補。

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説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❶是故經傳篇数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❷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説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説爲赤制之中数也。又説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説非；言浹備之説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❸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日月星，❹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説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❺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説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説不復用矣。説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

❶「肖」，裘錫圭云當作「屑」。
❷「詩」，黄暉云衍文。
❸「三」，原作「二」，據通津本改。
❹「日月」，通津本作「月日」。
❺「矣實」，原空二格，據通津本補。

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月日必有數矣。❶ 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 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 章以首義，年以紀事。 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 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 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 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❷ 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 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❸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❹ 其經卦皆六十四，❺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 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 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❻非演之也。 演作之言生於俗傳。 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 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 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 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

❶「月日」，原作「日月」，據四庫本乙正。
❷「章」，四庫本作「疇」。
❸「烈山」，四庫本作「黃帝」。
❹「人」下，四庫本有「因之」二字。
❺「卦」下，黃暉據《周禮・春官》校云脱「皆八其別」四字。「皆」，原作「昔」，據通津本改。
❻「王」，原作「不」，據通津本改。

亦文宜爲《周禮》。❶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説《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盛也？❷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也？❸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絶，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説《論》者皆知説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❹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勑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始讀二十一篇，❺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❻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❼文讚或是或誤。説《論語》者，但知以

❶「文」，通津本無此字。
❷「盛」，通津本作「禮」。
❸「也」，通津本作「邪」。
❹「周」，原作「可」，據通津本改。
❺「始」，原作「女」，據四庫本改。
❻「齊魯」，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多」，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剥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説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説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❶不依違作意以見奇。❷説《尚書》者得經之實，説《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❸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言「官失之」者，❹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説。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冬夏，❺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❻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

❶「授」，楊寶忠云當作「援」。
❷「違」，原作「還」，據通津本改。
❸上「十」字，原作「千」，據通津本改。
❹「言」，通津本作「謂」。「者」，通津本作「言」。
❺「冬」，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❻「伐」，吴承仕云當作「代」。

説《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❶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❷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説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説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説《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録二公之事，❸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❹舜難知佞，使皐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能聖。❺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❻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

❶「殷」下，黄暉云當有「湯」字。
❷「實」，原作「寶」，據通津本改。
❸「總録」，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❹「聖」，黄暉、劉盼遂皆云衍。
❺「能」，通津本作「知」。
❻「哉」，原漫漶不清，據四庫本補。

不廢。❶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❷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❸曲折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❹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❺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❻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❼《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❽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❾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

❶「廢」，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❷「人庶」，孫詒讓云當作「入大麓」。
❸「誠」，黃暉云當作「滅」。
❹「之」，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校」，裘錫圭云當作「效」。
❻「獨」，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有」上，楊寶忠云當有「未」字。
❽「人」，黃暉云當作「文」。
❾「折」，黃暉云當作「析」。蔣禮鴻云當作「科」。

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革子城欲彌文，❶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城之徒也。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❷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衆，❸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❹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❺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

❶「革」，通津本作「棘」。
❷「在官常」，裘錫圭云當作「常在官」。
❸「門」，原作「無」，據通津本改。
❹「說」下，楊寶忠云當有「經意文儒說」五字。
❺「非」，裘錫圭云當作「其」。

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問傳而不絕。❶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❷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何暇著作？❸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❹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捉髮，❺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楊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❻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捉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間也，❼周法闊疏，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不暇日哉？❽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

❶「問」，通津本作「聞」。
❷「凡」，原作「几」，據通津本改。
❸「何」，原作「或」，據四庫本改。
❹「八」，四庫本作「百」。
❺「捉」，通津本作「握」。下一「捉」字同。
❻「工」，原作「二」，據通津本改。「籍」，黃暉云衍。劉盼遂云當在「使」上。
❼「休」，黃暉云當作「非」。
❽「不」，黃暉云當作「於」。

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❶官彌劇而識彌泥。❷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知其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❸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❹夫有所偪，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❺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著，❻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且二也。蛢彈雀則失鶤，❼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刺而更擊，蛢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❽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❾則子產、子賤之跡

❶「問」，楊寶忠疑衍。
❷「泥」，黄暉云當作「深」。
❸「多位布散槃解」，黄暉云句有誤。
❹「危非」，原作「色若」，據通津本改。
❺「則有所自篇章數百」，黄暉云當有脱文。
❻「作著」，黄暉云當作「著作」。「著」，通津本作「文」。
❼「蛢」，孫詒讓云當作「羿」。「鶤」，孫詒讓云當作「鷃」。
❽「下」，四庫本作「擊」。
❾「政」，原作「攻」，據四庫本改。

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❶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吕氏横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吕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❷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❸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❹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❺秦未可知。❻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❼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❽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❾前人近聖，猶爲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采聖人之

❶「也」，原作「他」，據通津本改。
❷「必」，原作「屬」，據通津本改。
❸「如」，四庫本作「始」。黄暉云當作「妒」。
❹「死」，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假」，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❻「未可知」，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言」，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❽「鑿失」，原漫漶不清，據錢批補。
❾「寶」，原漫漶不清，據錢批補。

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韙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❶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咸謂之純壹，❷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横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❸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❹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説，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❺《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書。❻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説章句者終不味，解何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❼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第二十八

❶「使」，原作「雖」，據通津本改。
❷「缺咸」，通津本作「缺滅」。
❸「休」，孫詒讓云當作「徒」。
❹「缺滅」，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❺「不」，吴承仕云當作「民」。
❻「興無異書」，黄暉云當作「與書無異」。
❼「初」，劉盼遂云當作「仍」。

論衡卷第二十九

王充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儒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❶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❷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❸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户，獨《左氏傳》爲近得實。❹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

❶「儒案」，通津本作「且案」。
❷「家」，原作「客」，據通津本改。「審」下，孫人和、《校注》云當有「死」字。
❸「有」，黄暉云當作「右」。
❹「獨」，原作「讀」，據通津本改。

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録《國語》，以辭以實。❶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❷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威」。敵，公賞罰，❸與鄒衍之書並言。❹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❺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説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孫，自黄帝轉相生，不更禀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姙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❻黄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

❶ 上「以」字，通津本作「之」。
❷ 「衍」，孫詒讓云當作「子」。
❸ 「公」，原作「功」，據通津本改。
❹ 「書」下，據文意宜有「不可」二字。
❺ 「各」，馬宗霍疑爲「當」字之誤。
❻ 「契」，原作「静」，據通津本改。

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❶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❷而復脩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説，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脩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❸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温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之福，❹不爲寒温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温，宜爲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説，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説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❺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

❶「再」，黄暉云當作「可」。
❷「政虧」，四庫本作「致雨」。
❸「或」，原作「成」，據通津本改。
❹「之」，通津本作「求」。
❺「三」，黄暉云當作「二」。

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班也皮續太史公書，❶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❷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僞，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❸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

❶「也」，孫詒讓云當作「叔」。
❷「治」，原作「始」，據四庫本改。
❸「卿」，裘錫圭云當作「鄉」。下一「卿」字同。

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❶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吴君高、❷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槖，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❸文術之《箴銘》、❹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❺無有古今；文有僞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顔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楊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斯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❻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楊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

❶「則義以明其行善」，黄暉云「文誤」。《注釋》、《索引》改爲「則明其善以義其行」。
❷「會」，原作「今」，據通津本改。
❸「章」，原作「童」，據四庫本改。
❹「箴」，原作「咸」，據四庫本改。
❺「善」，孫人和云當作「蓋」。
❻「不遠」至「相輕」，黄暉云句有誤。按，當作「不爲併肩遠術相輕」。

之。《六略》之録萬三千篇，❶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❷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

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❸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❹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可不妄作，❺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❻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❼當謂之下

❶「三」，原作「一」，據通津本改。
❷「黨」，原作「當」，據通津本改。
❸「藝」，黄暉云王本、崇文本作「賢」。
❹「押」，黄暉云當作「狎」。
❺「可」，通津本作「因」。
❻「所」，黄暉云當作「得」。
❼「於吏」，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愚，仲舒當死，❶天子赦之，❷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❸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説，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❹論者不追救，則迷乱不覺悟。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虚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虚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❺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説虚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虚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一作「盛溢」。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虚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説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絶。不絶，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説；典城佩紫，讀虚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説，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虚妄顯於真，實誠亂於爲，❻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駿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

❶「當死」，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天」，原作「夫」，據通津本改。
❸「收」，楊寶忠云當作「攷」。
❹「俗也」至「爲非」，楊寶忠云「俗也」當爲「世俗」。「立」，蔣禮鴻云當作「去」。
❺「譏」，原作「機」，據四庫本改。
❻「爲」，通津本作「僞」。

心，恐土之危也。❶夫論説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胸中之静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顔回，違負黄、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以異也。若夫九《虚》、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實之分。實虚之分定而一有「後」字。❷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山君《新論》、❸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爲，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❹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今《論衡》於世俗之書，❺訂其真僞，辯其實虚，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説詰而難之，文吏就

❶「土」，黄暉據錢、黄、鄭、王本改爲「上」。
❷「後」，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❸「桓山君」，劉盼遂云當作「桓君山」。
❹「非」，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❺「於」，通津本作「就」。

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❶

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上書奏記，❷説發胸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沉湎飲酒，盜賊不絶。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❹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

晉之《乘》，而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楊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城子張作《樂》，楊子云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違詭驚耳，❺不述而作，材擬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説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然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説，❻先師奇説之類也。其言伸繩弾割，憎俗傳蔽惑，❼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人疾之不能默，❽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

❶「作乎」，原爲雙行小字，據通津本改爲正文。
❷「上書」，原爲雙行小字，據文意改爲正文。
❸「奏奏」，劉盼遂云衍一字，「奏記」句絶。
❹「書」下，通津本有「者」字。
❺「詭」，通津本作「絶」，黄暉云疑作「譎」。
❻「祖」，原爲空格，據通津本補。
❼「憎」，通津本作「俗傳」，屬上讀。
❽「人」上，通津本有「詩」字。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争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没奪正是。心濆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❶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

《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❷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藏者不約；❸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❹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❺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避風雨。❻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❼

❶「史」，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縣邑令」，原作「懸色今」，據通津本改。
❸「奉」下，通津本有「送」字。
❹「明」，原作「盟」，據通津本改。
❺「車」，原漫漶不清，據錢批及通津本補。
❻「雨」，原漫漶不清，據錢批及通津本補。
❼「非」，原漫漶不清，據錢批及通津本補。

《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❶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

古有命使采爵，❷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因罪其身，殁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至今。❸《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第二十九

❶「責」，原作「貴」，據錢批及通津本改。

❷「爵」，黄暉云當作「詩」。

❸「至」，原作「亞」，據四庫本改。

論衡卷第三十

自紀篇

王充

王充，❶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❷一幾世嘗從軍有功，❸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絶，❹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害，❺祖父汎舉家擔載，❻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本復與豪家丁某等結怨，❼舉家徙處上虞。

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重寂寥，❽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

❶「充」下，通津本有「者」字。
❷「一□」，通津本僅有「一」字，黄暉云朱校元本空兩字，楊寶忠云即「人也」。
❸「一」，《注釋》删此字。
❹「國」，原作「道」，據通津本改。
❺「害」，通津本作「擒」。
❻「汎」，原漫漶不清，據通津本補。
❼「本」，通津本作「末」，孫詒讓云當作「卒」。「某」，通津本作「伯」。
❽「重」，通津本作「莊」。

官。❶書官小童百人以上，皆以過失相摭，❷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論説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❸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忘人之細非。❹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耻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説，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氾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

❶「官」，原書於本行偏右側，通津本作「館」。下一「官」字同。

❷「相摭」，通津本作「祖譎」。

❸「論説」至「其終」，通津本「論」上有「其」字，無空格。

❹「悲」，黃暉云衍。

人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爲人所屈。」❶答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己所得，禍到不謂己所爲。故時進意不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知以干祿，不辭爵以吊名，❷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爲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位下。❸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

❶「不」，通津本作雙行小字「不宜」。
❷「吊」，四庫本作「釣」。
❸「位下」，通津本作「下位」。

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譴謂之淺，答曰：以聖典而示小雅，❶以雅言而說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兑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暇。❷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强聽，入胸者少。❸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圄諧說而懿。❹俗曉露之言，❺免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鼽欬，制貂狐之表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皋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❻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大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鷄，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巵，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而深淺之差。❼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❽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

---

❶「雅」，黃暉疑作「稚」。

❷「暇」，通津本作「用」。

❸「入」，原作「人」，據通津本改。

❹「懿」，四庫本作「懿悟」。孫詒讓云當作「熹」。

❺「俗曉露」，孫人和云當作「曉俗」。黃暉云「曉」下脫「形」字。

❻「牙」，原作「來」，據通津本改。

❼「而」，通津本作「爲」。

❽「睹」，原作「堵」，據通津本改。

通人觀覽，不能釘銓。[1]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是論。其文盛，其辯争，浮華虚僞之語，[2]莫不澄定。没華虚之文，存敦厖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别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爲復？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爲深複。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3]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説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照察，[4]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顔肌明潔，[5]五色分别，隱微憂

[1]「釘銓」，孫詒讓云當作「訂詮」。
[2]「虚」，原脱，據通津本補。
[3]「猶」，四庫本無此字。黄暉云當在上句「其」下。
[4]「照」，通津本作「昭」。
[5]「顔」，通津本作「頰」。

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

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荴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❶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説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説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

❶「猶」，四庫本作「吾」。

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❶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五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獨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感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説俗爲戾，文不美好，❷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吕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食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❸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❹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論辯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❺稻穀千鍾，❻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❼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

❶「人」，黄暉云當作「不」。
❷「文」，通津本作「又」。
❸「華」，黄暉云當作「落」。蔣禮鴻云當作「萃」。
❹「其」，原脱，據通津本補。
❺「務意」，黄暉云當乙爲「意務」。
❻「稻」，孫人和、《校注》云當作「舀」。
❼「大好」，黄暉云當作「不好」。

室出。《淮南》、《吕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尽於經不驗，❶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内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辨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❷悲音不共声，皆決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目當復八采，❸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趣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詞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而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❹多者不爲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❺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

❶「尽」，通津本無此字。
❷「皆」，原作「目」，據通津本改。
❸「目」，通津本作「眉」。
❹「玉少石多」，原作「瑪石」，據遞修本旁批及通津本改。
❺「寡」，黄暉云當作「實」。

上，少者爲下。❶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少；户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虚之語衆，指實定宜，争辯之言，❷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編；事衆，文不得褊。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❸王市肩靡。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財出百，而云泰多，傳斯蓋謂所以出者微，❹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❺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爲大？蟲繭重厚，称其出絲，孰者爲多？❻

充仕数不耦，而徒著書自紀。❼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❽身容説納，事得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❾仕数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尽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❿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⓫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浣淅，⓬見圍，削迹，困

❶「下」，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争辯」，通津本作「辯争」。
❸「穀多」，楊寶忠云當作「轂繫」。
❹「傳斯」，通津本無此二字。
❺「觀」下，通津本有「讀」字。
❻「孰者爲多」，通津本作「孰爲多者」。
❼「紀」，原作「已」，據通津本改。
❽「宦」，原脱，據通津本補。
❾「世落魄」，原作「□世」，據通津本改。
❿「屬文」，原作「又」，據通津本改。
⓫「鴻」，原脱，據通津本補。
⓬「浣淅」，通津本作「接淅」。孫詒讓云當作「滰淅」。

餓陳、蔡，❶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遇之厄，❷未與之等，❸偏可輕乎？❹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❺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顯；命薄禄惡，奇俊落魄。❻必以偶命稱材量德，❼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❽身貴而名賤，則居絜而行墨。❾食千鍾之禄，無一長之德，❿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過，⓫未足以爲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声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⓬文與楊雄爲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爲榮，於我爲累。偶合容説，身尊体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⓭德汪穢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瀉而泉出，⓮富材羨知，貴行尊志，体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⓯乃吾所謂異也。⓰

---

❶「困」，原脱，據通津本補。
❷「遇」，通津本作「偶」。
❸「與」，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偏」，通津本作「徧」。
❺「則」，原脱，據通津本補。「者」，楊寶忠云衍。
❻「奇」，原脱，據通津本補。
❼「命」，通津本作「合」。「材」，原脱，據通津本補。
❽「賢」，原脱，據通津本補。
❾「居」，原作「君」，據通津本改。
❿「長」，原脱，據通津本補。
⓫「非」，原脱，據通津本補。
⓬「子」下，原有「與」字，據通津本删。
⓭「所」，原脱，據通津本補。
⓮「溶」，孫人和云當作「潏」。「瀉」下，通津本有雙行小字「一有寤字」。
⓯「於」，原脱，據通津本補。
⓰「吾」，原脱，據通津本補。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家祖無淑懿之基，❶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❷宜爲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❸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❹物貴，故獨產。❺節文孰常？❻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泉有故源，❼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用不能程。❽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❾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牓，讀爲舫。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桀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古，譎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❿筆扎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

---

❶「家」，通津本作「宗」。

❷「千」，楊寶忠疑乃「十」之誤。

❸「才」，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貴」，原脱，據通津本補。

❺「獨」，原脱，據通津本補。

❻「節」，通津本無。

❼「澧」，孫人和、劉盼遂皆云當作「醴」。

❽「用」，通津本作「角」。孫詒讓云當作「甬」。

❾「慎」，蔣禮鴻云當作「憤」。

❿「刺割」，楊寶忠云《御覽》引作「刻劾」，《書鈔》引作「利害」。

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如。年有不然，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疇倫彊索，❷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曆數冉冉，❸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❹孰使留之？猶入黄泉，消爲土灰。❺上自黄、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嗟悲哉！❻

論衡卷第三十

❶「年」，通津本作「事」。
❷「彊」，通津本作「彌」。
❸「曆數冉」，原脱，據通津本補。
❹「但」，裘錫圭云當作「且」。「記」，孫詒讓云當作「訖」。
❺「消」，原作「涓」，據通津本改。
❻「嗟」，通津本作「嘆」。

後序一❶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説，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絶慶弔，户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虚，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栝理折衷，此書爲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櫝爲家寶。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駮，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

❶「一」，標題原無此字，乃校點者所加。

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者正也。❶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略經脩改，尚互有闕遺意。❷其謄録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内，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一百五十九字。❸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躔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爲「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暦五祺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❶「乘」，黄暉云天啓本作「家」。「者正」，通津本作「正者」。
❷「闕」下，黄暉據天啓本補「疑」字。
❸「一百」，通津本作「二百」。

後序 二❶

王充氏《論衡》，《崇文總目》三十卷。世所傳本，或爲二十七卷。史館本與《崇文總目》同。諸本繕寫互有同異。宋慶曆中進士楊文昌所定者，號稱完善。番陽洪公重刻於會稽蓬萊閣下，歲月既久，文字漫滅，不可復讀。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經歷克莊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紹興路總管宋公文瓚爲之補刻，而其本復完。

充生會稽，而受業太學，閲書市肆，遂通衆流，其爲學博矣。閉門絶慶弔，著《論衡》八十一篇，凡二十餘萬言。其用功勤矣。書成，蔡邕得之，秘之帳中，以爲談助。王朗得之，及來許下，人稱其才進。故時人以爲異書，遂大行於世，傳之至今。蓋其爲學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誠有出於衆人之表者也。嘗試論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無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聖人窮神知化，著之簡編，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各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經，爲萬世之准則者此也。先王之澤熄，家自爲學，人自爲書，紫朱雜厠，瓦玉集揉。群經專門，猶失其實；諸子尺書，人人或誕，❷論説紛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於是作《論衡》之書，以爲衡者論之平也。其爲九《虚》、三《增》、《論死》、《訂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見者曉

❶ 標題原無，乃校點者所擬。

❷ 上「人」字，原爲墨丁，據黄暉附録補。

然知然否之分。論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謂出於衆人之表者乎？然觀其爲書，其釋物類也，好舉形似以相質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辯訛謬也，或疑或決，或信其所聞，而任其所見，尚有不得其事實者。況乎天人之際，性命之理，微妙而難知者乎？故其爲書，可以謂之異書，而不可以爲經常之典。觀其書者，見謂才進，而實無以自成其才，終則以爲談助而已。充之爲書，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論也。雖然，自漢以來，操觚之士，焦心勞思，求一言之傳而不可得，《論衡》之書，獨傳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爲世之所寶也。且充之時，去三代未遠，文賢所傳，見於是書者多矣，其可使之無傳乎？今世刻本，會稽者最善，克莊公爲之校正而補刻之，傳之人人，其與帳中之書，戒人勿廣者，可謂遼絶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陽韓性書。

申鑒

〔東漢〕荀悦　撰
〔明〕黄省曾　注
丁國祥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申鑒》五卷，東漢荀悦著。荀悦（一四八—二〇九），字仲豫，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西）人。祖荀淑，爲荀況第十一代孫。悦自幼苦學，年十二能講解《春秋》。既長入仕，初入鎮東將軍曹操府，以其穩重老成，與從弟荀彧及北海孔融同侍講禁中。後遷秘書監、侍中，奉獻帝之命，依《左傳》體例將有漢一代史迹簡編爲《漢紀》三十卷，辭約事詳，爲時人所稱。悦見天下將變，政移曹氏的迹象已明顯，益加持重謹慎，潛心著述，得以善終。（《後漢書》本傳）

《申鑒》乃申説漢代故事，旨在抨擊讖緯符瑞，主張德刑並用，以供君王借鑒。全書五卷，卷一《政體》，卷二《時事》，皆制治大要及時所當行之務。卷三《俗嫌》，皆譏祥讖緯之説。卷四、卷五《雜言》，皆泛論義理，頗似揚雄《法言》。凡萬五千餘言，多方面體現了荀悦對儒家思想的領會體悟，强調了亂世下的儒本主義，剖析事理，深切著明，論人説理，亦本儒術。《後漢書》有「其所論辨，通見政體」之評。

《申鑒》到南宋已有多次刻印，雖有字句異同，大體未變。今世所見，卷次、篇名同於《隋書·經籍志》與《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所記。南宋時，尤袤任職江西漕臺，曾爲校勘印行。宋本今已不存。明正德十三年（一五一八）李濂守沔陽，歎《申鑒》久無刻本，遂爲刻印。明萬曆間周子義輯《子彙》，收録《申鑒》，稱《小荀子》，並將尤袤題辭和李濂序輯入，當是李濂刻本的翻刻。正德十四年吴縣黄省曾爲《申鑒》作注，以漢代故事爲主，兼顧先賢遺事解説《申鑒》，是爲文始堂刻本。就其注文而言，誠如王鏊序中所言「博洽精密，多得悦旨」，出入多種經籍史書，對荀悦原書校

勘亦精當細緻。書中常出現按語「俗本多誤作某」之類，説明黄氏校讎謹嚴細密。惟《後漢書》稱《漢書》，易致誤會。此後版本，多以文始堂本爲依歸。如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刻印的《兩京遺編》本，便是文始堂本的覆刻。萬曆二十年程榮刻印的《漢魏叢書》本，則是文始堂本的摹真本。此後萬曆間何允中輯刻《廣漢魏叢書》本則删除了部分黄注。又有《增訂漢魏叢書》本，吴道傳校對，王謨印行於清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清代《四庫全書》將《申鑒》編入子部儒家類。清咸豐間，《小萬卷樓叢書》印行，錢培名據文始堂本而删除黄注，參校《後漢書》節録及《北堂書鈔》、《群書治要》、《太平御覽》等書中所録零璣碎錦，於原文不無補益。商務印書館的《叢書集成初編》即據此排印。民國時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影印出版了文始堂刻本，流傳甚廣。而所謂文始堂本，實際是嘉靖時覆刻本。

今以《四部叢刊》影印之文始堂本明嘉靖覆刻本爲底本，校以萬曆五年刊《子彙》本（簡稱「子彙本」）、《漢魏叢書》本（簡稱「程本」）、何允中《廣漢魏叢書》本（簡稱「何本」）、吴道傳校本（簡稱「吴本」），參校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並將黄氏所引群書原文一一比勘，同時參閲錢培名校本及《後漢書·荀悦傳》中選録文字。原書中何孟春序、王鏊序、黄省曾序及喬宇跋，一併予以保留，以存原貌。工作中疏漏在所難免，懇望方家指正。

校點者　丁國祥

申鑒注序

班史載：「劉向稱賈誼『通達國體，伊、管未能遠過』。」今觀其著述，采掇于傳中者，其論甚美，蓋信乎其然也。荀悦作《申鑒》，范史亦稱悦「通見政體」，掇其篇首數百言，見之其傳，且謂「其所爲《漢紀》，論辨多美」。今仲豫書具在也，然則仲豫亦長沙之流亞乎？誼言當方興有道之朝，雖爲庸臣所害，而不害其略施行矣！悦言適垂盡無用之世，有如昔人切於世事者乎？上雖善之，奚益？悦辟曹操府，與從弟彧、北海孔融同侍講中禁，獻替間，莫能直遂。融、彧前後死賊手，勢益孤。是書之作，如之何其敢及也？於戲！正色抗情者，生不足樂。文舉之被戮，無羨仲豫之生。功申運改者，死抱餘恨。仲豫之幸存，未必不如文若之死。士有經世志略，孰不願得所天而事之？顧所遭何如、所自爲處何如耳！悦於所遭與誼異，所自處異乎融暨彧矣！

吴郡黄君勉之爲《申鑒》注，其真有所感如跋君注者之所云乎？君青年博學，精義理，工文詞，凡古今載籍，奇探賾舉，胡乃屑注是書？吾固知其有所感而爲也。悦是書視賈誼《新書》，大抵相類，皆欲以經世者。太傅五十八篇，予嘗手加編次訂正，至訛誤處，不敢不闕其疑。是五篇者，宋尤袤刻寘江西漕臺時，已云其簡編脱繆，字畫差舛。君兹所注，得微其本歟？有功仲豫多矣！幸併予所疑

於太傅書者，補其闕焉，亦二子身後之一遭也。

嘉靖乙酉十一月冬至日，郴燕泉何孟春子元父序。

申鑒注序

《申鑒》五卷，漢荀悦著。悦仕獻帝朝，辟曹操府，與孔融及弟彧同侍講禁中。悦每有獻替，而意有未盡，此《申鑒》所爲作者，蓋有志於經世也。然當時政體，顧有大於總攬機務使權不下移者乎？而曾無一言及之，何哉？厥後融以論建漸廣，或以不阿九錫，皆不得其死。悦獨優游以壽終，其亦善處濁世者矣。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制而近於醇，無劉向之憤激而長於諷。其《雜言》等篇，頗似揚雄《法言》。雄曲意美新，而悦無一言及於操，視雄爲優矣。或言悦書似徐幹、王符。考其歸，玆若人之儔乎？吾未知所先後也。而三品之説，昌黎公有取焉。

其書世亦罕傳，吾蘇黄勉之好蓄異書，又爲之訓釋。搜討磔裂，出入五經、三史、《春秋》内外傳、《老》、《莊》、《淮南》、《素》、《難》、天官、地志，博洽精密，多得悦旨。雖然，悦之書其有所感而爲乎？勉之之注豈亦有感而爲乎？勉之春秋方富，行將抒其學，出而效用，當炳焉赫焉，流聲實於天朝，尚何悦之慕哉？

正德十四年歲在己卯冬十月既望，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王鏊序。

注申鑒序

荀卿五十遊齊，在襄王時，爲老師，被讒適楚，處濁世亡國亂君之間，著書數萬言，而竟無所施究，悲哉！逮十三世而有悦，其所遭之時如卿然，故托疾隱居，然不能高深丘壑。至建安初，辟於操府，遷黄門侍郎。時從弟彧適守尚書令。而孔融自山東徵來，以是得同侍講中禁。濟經之務，頗相討論。但政移曹氏，天子尸居，雖有嘉猷，將安用之？悦恐意藴終不得披露，遂拾漢故新事及所欲獻替者，爲《申鑒》五篇以奏。嗚呼！亦徒空言也矣。厥後篡業日開，蘭凋玉玷，麟囚鳳戮，而悦獨晏然保首領以没者，良以融頻寓書規操，而操軍國之事必籌於彧，由此戾忤而不免也。悦於見幾君子誠若有愧，然立漢庭十二年，清虚沈静，未嘗效一言於操，不其賢歟！不其賢歟！

予嘗悲其所遭而讀其書，間窺其領要，遂爲之注，浹旬而成，共得萬四千餘言，以笥藏之。雖不能無揭竿求海之病，而事可證引者，亦略具矣。若其深詞奥義，譌文脱簡，則竢大方君子覽而正焉。

正德己卯秋九月望，吴郡黄省曾序。

申鑒卷第一

吴郡黄省曾注

政體第一

夫道之本，❶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鑒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篤序無彊，謂之申鑒。聖漢統天，惟宗時亮，其功格宇宙。粤有虎臣亂政，虎臣，漢興輔弼之臣，所與共成天功者。亂，治也。治亂謂之亂，猶治汙謂之汙也。《書・泰誓》曰：「予有亂臣十人。」時亦惟荒圮湮。治荒曰荒。兹洪軌儀，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迪，蹈也。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惟帝茂止，古「茂」、「楙」通用，勉也。陟降膚止，萬國康止。「允出兹」，斯行遠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引《易・繫辭》文，以見人道惟在仁義，爲政者當申重之也。陰陽以統其精氣，所謂在天成象。剛柔以品其群形，所謂在地成形。仁義以經其事業，是爲道也。此三才之道所以立也。故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❷教者陽之化也，教者，德禮之謂。法者陰之符也。❸法者，政刑之謂。仁也者，慈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禮也者，履此者也；信也者，守此者也；智也者，知此者也。

❶「夫」，子彙本作「天」。
❷「已」下，程本、何本、吴本有「矣」字。
❸「也」下，子彙本有「教以先之法以繩之」八字，當是。

是故好惡以章之，喜怒以泣之，哀樂以恤之。若乃二端不愆，二端者，教與法也。五德不離，五德者，仁義禮智信也。六節不悖，六節者，好惡喜怒哀樂也。則三才允序，五事交備，《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❶五曰思。」恭從明聰睿，所謂交備也。百工惟釐，庶績咸熙，《堯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注曰：「工，官；釐，治；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作道，皇作極，《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又曰：「惟皇作極。」極，中也。臣作輔，民作基。❷輔，助也，弼也。基，址也。謂臣工協棐，民心鞏固也。惟先喆古「哲」、「喆」通用，《賓戲》曰：「聖喆之治。」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明制，六曰立業。承天惟允，正身惟常，任賢惟固，恤民惟勤，明制惟典，立業惟敦，是謂政體也。

致治按：《漢書》作「政」字。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按：《漢書》「矣」下有「夫」字。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所謂「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能充其求矣。是謂四患。此僞私放奢，所以爲患而當先屏也。按：當時如董卓鳴鐘鼓如洛，以逐君側之惡爲名，而實有異志，後則劫帝長安，欲事成雄據天下，僞莫有甚焉者。卓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故當時法令苛刻，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私莫有甚焉者。卓至西京，乘青蓋金華車，爪畫兩幡，放莫有甚焉者。卓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珠玉

❶「聽」，原作「聰」，據程本、四庫本及中華書局影印世界書局縮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尚書・洪範》改。

❷「民作基」下，子彙本、何本有「制度以綱之，事業以紀之」十字。

錦綺，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奢莫有甚焉者。繼而傕、汜擅政，曹操柄國，率由一軌，海内成風，故悦以爲言。

興農桑以養其生，按：《漢書》作「性」字。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不畏死，不可懼以罪；《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民不樂生，不可觀按：《漢書》作「勸」字。以善。雖使卨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焉。無死之畏，法何由施？無生之樂，教何由立？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宫，《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又：「季春之日，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祭義》曰：「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又：「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宫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宫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至漢文帝，常詔開籍田。而漢制，皇后亦帥公卿諸侯夫人蠶，此所謂興農桑也。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按：《漢書》作「賈」字。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此政之當崇者一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按：《漢書》作「化」字。者，必本乎真實而已。故在上者審則儀道，以定好惡。按：《漢書》作「審定好醜焉」。善惡要於一作「乎」。功罪，毁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功罪準驗，事實之謂也。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按：《漢書》作「功」字。善無不顯，功得其跡也。惡無不彰，罪得其情也。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淫，過，無節也。《伊訓》曰：「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脩其行，内不忒按：

《漢書》作「回」字。惑，外無異望，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❶請謁無所聽，一作「行」。財賂無所用，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此政之當崇者二也。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俗本誤作「形」。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治按：《漢書》作「化」字。其刑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重者鞭以治之，輕者扑以撻之。扑，榎楚也。《周禮・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滌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虞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刑不能以逮君子。小人不忌刑，❷況於辱乎？辱不足以治小人。若夫中人之倫，則刑禮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塗，路也。是謂章化。此政之當崇者三也。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急，急則怨，怨則畔。危則謀亂，❸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易》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以遏寇虐。《詩・民勞》曰：「式遏寇虐。」俗本誤作「虞」。安居則寄之內政，《國語》：「桓公曰：『國安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韋昭解曰：「內政，國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此政之當崇者四也。

❶「慮其睹去徼倖無罪過不憂懼」十二字，何本作「有罪惡者無徼倖，無罪過者不憂懼」。

❷「忌刑」，子彙本作「犯刑」。

❸「危」，子彙本作「畔」，當是。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按：《漢書》作「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賞及淫人，則善無所勸，而爲善者止矣。罰不懲謂之縱惡，罰及吉人，則惡無所懲，而爲惡者縱矣。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治矣，按：《漢書》作「國法立矣」。是謂統法。此政之當崇者五也。

四患既蠲，五政既按：《漢書》作「又」字。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老子》曰：「爲無爲，事無事。」不肅而治，❶按：《漢書》此下有「不嚴而化」一句。垂拱揖遜按：《漢書》作「讓」字。而海内平矣，是謂爲政之方也。

惟修六則以立道經。❷一曰中，二曰和，三曰正，四曰公，五曰誠，六曰通。以天道作中，以地道作和，以仁德作正，以事物作公，以身極作誠，以變數作通，《易傳》曰：「通其變。」又曰：「變則通。」是謂道實。

惟恤十難以任賢能。《周禮》注：「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一曰不知，二曰不進，有知而不能進者。三曰不任，有進而不能任者。四曰不終，有任而不能終者。五曰以小怨棄大德，六曰以小過黜大功，七曰以小失掩大美，八曰以奸訐傷忠正，九曰以邪説亂正度，十曰以讒嫉廢賢能。賢能所以不進、不任、不終者，不過以小怨、小過、小失、奸訐、邪説、讒嫉數端妨之而已，故歷言之以足十難。是謂十難。十難不除，則賢臣不用。用臣不賢，則國非其國也。

---

❶ 「治」，中華書局校點本《後漢書》作「成」。何本下有「不嚴而治」四字。

❷ 「修」，原爲空格，據吳本補。

惟察九風，以定國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亂，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君臣親而有禮，百僚僚，官也。《書·皋陶謨》曰：「百僚師師。」和而不同，讓而不争，勤而不怨，無事惟職是司，皆言百僚。此治國之風也。如唐虞三代盛時所謂治國之風。禮俗不一，教化不治，不能大同。位職不重，小臣讒疾，庶人作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衰國之風也。君好讓，一作「嫌」。臣好逸，士好遊，民好流，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如水之流也。此弱國之風也。君臣争名，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此乖國之風也。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門，不統于。❶此亂國之風也。以侈爲博，以伉爲高，以濫爲通，遵禮謂之劬，守法謂之固，以遵禮者爲勞苦，以守法者爲執滯。此荒國之風也。以苛爲密，苛謂法令煩細。以利爲公，以割下爲能，以附上爲忠，此叛國之風也。上下相疏，内外相蒙，互相欺蔽。小臣争寵，大臣争權，當時如進、讓相謀，汜、傕相鬬，皆争權之類。此危國之風也。上不訪，下不諫，君無咨詢，臣無納忠。婦言用，政由房闈。私政行，此亡國之風也。故上必察乎國風也。

惟慎庶獄，以昭人情。「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繫辭》文。萬物之大極曰死，《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死者不可以生，刑者不可以復，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謂：「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故先王之刑也，官師以成之，《周禮》：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群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所謂官師以成之也。棘槐以

❶「于」下，程本、四庫本有「一」字，當是。

斷之，《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又，《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所謂棘槐以斷之也。情訊以寬之，《周禮・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刺曰訊群臣，再刺曰訊群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所謂情訊以寬之也。朝市以共之，《周禮・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所謂朝市以共之也。矜哀以恤之，刑斯斷，樂不舉，施刑之日則弛縣。慎之至也。刑哉刑哉，其慎矣夫！

惟稽五赦，以綏民中。一曰原心，心可矜也。二曰明德，德可釋也。三曰勸功，功可準也。四曰褒化，化所關也。五曰權計。權時之宜，非常典也。凡先王之攸赦，必是族也。非是族焉，刑茲無赦。族，類也。即《祭法》「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

天子有四時：❶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本公孫僑告叔向之言，杜氏曰：「聽政，聽國政也；訪問，問可否也；脩令，念所施也。」上有師、傅，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班固曰：「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下有譏臣，大有按：「有」當作「則」字。講業，❷小則咨詢，❸不拒直辭，

❶「天子」，《十三經注疏》本《左傳》作「君子」。
❷「大有」，何本、吴本作「大則」。
❸「小則」，子彙本作「小有」。

不耻下問，公私不愆，外内不二，是謂有交。《易》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問：「明於治者其統近。」俗本誤作「迫」。「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内正立而四表定矣。」身脩家齊，而左右罔匪正人，則内正立矣。四表，四外，猶言四方也。四方定，則國治天下平矣。

問：「通於道者其守約。」《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論語》：「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恕者，仁之術也。《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正者，義之要也。至哉！此謂道根，萬化存焉爾。仁義而天下之理得矣。是謂不思而得，不爲而成，執之胸心之間，而功覆天下也。」守約施博。

自天子達於庶人，好惡哀樂，其脩一也。豐約勞佚，各有其制。言上下情無不同，其貴豐而逸、賤約而勞者，分殊爾。上足以備禮，下足以備樂，夫是謂大道。❶天下國家一體也，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民爲手足。元首、股肱、手足，言一體。下有憂民，則上不盡樂；下有饑民，則上不備膳；下有寒民，則上不具服。徒跣而垂旒，非禮也。下民憂而上盡樂，下民饑而上備膳，下民寒而上具服，所謂徒跣而垂旒。故足寒傷心，民寒傷國。

問：「君以至美之道道民，民以至美之物養君。」美道，五典之類。美物，五穀之類。「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此無往不復，相報之義也。故太平備物，非極欲也。物損禮闕，年凶眚禮。非謙約也，其數云爾。」

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

❶「是」下，子彙本有「之」字。

費，有公役無私使，有公賜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費出無經。則官耗府庫空虛。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義謂使民之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正謂賜予之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問：「善治民者，治其性也。」或曰：「治金而流，去火則剛；激水而升，舍之則降，惡平聲。乎治？」曰：「不去其火則常流，激而不止則常升，金流水升，喻民治也。故大冶之爐，可使無剛。《説文》曰：「冶，消也。」又，爐鑄謂之冶。《尸子》曰：「蚩尤造九冶。」又，鑄匠曰冶。踊水之機，可使無降。《莊子》：「子貢謂漢陰丈人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悦所謂「機」，蓋是類也。善立教者若兹，則終身治矣。故凡器可使與顔、冉同趨，凡，常也。善立教者，愚可使賢。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利在前，刑在後，則畏而止矣。巨跖，《莊子》：「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户，驅人牛馬，取人婦女。」善立法者若兹，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善立法者，貪可使廉。

問：「民由水也。」「濟大川者，太上乘舟，其次泅。泅，浮行水上也。泅者勞而危，乘舟者逸而安。虛入水既不乘舟，又不能泅，所謂虛入水也。則必溺矣。以知能治民者，泅也。以道德治民者，舟也。縱民之情謂之亂，絶民之情謂之荒。」上無道德，次無智能，所謂亂與荒也。曰：「然則如之何？」曰：「爲之限，使勿越也。不縱不絶，爲之界限，使不得逾分。爲之地，亦勿越。故水可使不濫，不可使無流。

猶民可使不越，不可使無情欲也。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上既正，則民不禁自正。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行詐於官而矜實於民，求己之所有餘，奪下之所不足，捨己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凡此皆所謂先禁人而後身者，不惟不能禁人，而民怨集矣。謂理之源斯絶矣。先禁其身者，理之源也。自上御下，猶夫釣者焉。隱於手按：「手」下當有「而」字。應於鉤，則可以得魚。自近御遠，猶夫御馬焉。和於手而調於銜，馬口勒也。則可以使馬。故至道之要，不於身非道也。睹孺子之驅雞也，而見御民之方。❶孺子驅雞者，急則驚，緩則滯。急，急驅之；緩，緩驅之：皆非所以驅雞也。悦之取喻，即其所謂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急則怨，怨則畔爾。方其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南。方其南也，遽要之則折而過北。迫則飛，疎則放。過南過北飛放者，皆不循路入門也。志閑則比之，比，近也。誒雞志閑，然後近之則不驚。流緩而不安則食之，食之則不滯。不驅之驅，驅之至者也，比之食之，不驅之驅也。志安則循路而入門。」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即悦所謂「君降其惠，民升其功」。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爲巧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不得巧詐而取也。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争，則禍亂矣。

或曰：「聖王以天下爲樂。」❷曰：「否！聖王以天下爲憂，如帝堯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一民

❶「方」，子彙本作「有道」。
❷「樂」下，何本有「乎」字，當是。

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是已。天下以聖王爲樂。如帝堯之世，天下大和，耕田鑿井，歌於《擊壤》，立我烝民，謡於《康衢》是已。凡主以天下爲樂，如履癸，傾宫瑶臺，肉山脯林，酒池糟堤以爲樂者是已。天下以凡主爲憂，如夏邑，民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是已。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屈己而憂。凡主申己以屈天下之憂。申己而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民樂，則聖王必享其樂。屈天下之憂，故憂亦及之。民憂，則凡主必至於憂。天下之道也。」❶

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道非位不行，惠非位不降，德非位不顯，治世之所貴者，此也。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勢非位不隆，欲非位不厭，讎非位不報，衰世之所貴者，此也。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

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此下疑脱「衰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體順，二曰亂順，三曰事順」二十二字。❷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之順，生逆也。當作「則生逆矣」。體苟順則逆節，逆節則心不順矣。亂苟順則逆忠，❸逆忠則職不順矣。事苟順則逆道。逆道則道不順矣。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漢爵有二十級。禄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遷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黜，退降也。陟，升進也。《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待臣不以禮則位

❶「下」，何本無。

❷「衰世」至「事順」，何本有此二十二字。「亂」，何本作「辭」。

❸「亂」，何本作「辭」。

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易·繫辭》文。輕則喪吾寶也。

好惡之不行，其俗尚矣。嘉守節而輕狹陋，疾威福而尊權右，賤求欲而崇克濟，貴求己而榮華譽，萬物類是已。夫心與言，言與事，參相應也。好、惡、毀、譽、賞、罰，參相福也。六者有失，六者，謂好、惡、毀、譽、賞、罰。有失，謂不能詢事考言、占外知內而謬施之。則實亂矣。守實者益榮，求己者益達，處幽者益明，然後民知本也。

申鑒卷第一

申鑒卷第二

吴郡黄省曾注

時事第二

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其二首有申重可舉者，十有九事。一曰明考試，二曰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三曰置上武之官，四曰議州牧，五曰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六曰德刑並用，七曰避讎有科，八曰議禄，九曰議專地，十曰議錢貨，十一曰約祀舉重，十二曰天人之應，十三曰月正聽朝，十四曰崇内教，十五曰備博士，十六曰至德要道，十七曰禁數赦令，十八曰正尚主之制，十九曰復外内注記者。

盤庚遷殷，革奢即約，盤庚，殷王名。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自湯至盤庚五遷，乃陟河南。復湯故居，行湯之政，以具貝玉總貨寶爲戒，乃革奢即約之類。化而裁之，與時消息，衆寡盈虚，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静。殷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或曰：「三皇，民至敦也，其治至清也，天性乎？」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皇秦之時不同，故敦弊不同。山民樸，市民玩，處也。山市之處不同，故樸玩不同。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桀紂湯武之政不同，故治亂不同。皇民寡，寡斯敦。三皇之時，蒸庶鮮少，機智不生，所以至敦。皇治純，純斯清。三皇之治，無爲

而化，繁苛不尚，所以至清。奚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簡小忌，去淫祀，絶奇怪，則妖僞息矣。致精誠，求諸己，正大事，則神明應矣。放邪説，去淫智，抑百家，諸子殺亂之言。崇聖典，則道義定矣。去浮華，舉功實，絶末伎，同本務，則事業脩矣。」能盡五事，則民敦治清矣。此初二首，所謂尚知、貴敦也。

「誰毁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毁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概所以戛摩取平者。斗斛曰量。言考試品賢能之虚實，猶概量較米粟之多寡也。以兹舉者試其事，處斯職者考其績。詢事驗舉，省績察職。賞罰失實，❶以惡反之，人焉飾哉。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纖惡細善，不可閟掩。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爲私者寡矣。田布於野，不可隱者，喻惡不可掩也。若亂之墜於澳也，則可信者解矣。亂，朱子曰：「舟之截流横渡者。」澳，厓内近水之處。舟登於陸，不可信者，喻善不可僞也。故有事考功，有言考用，動則考行，静則考守。此一首，所謂明考試也。

公卿不爲郡，二千石不爲縣，未是也。公謂三公，師、傅、保也。卿謂六卿，冢宰至司空也。郡謂郡守郡尉，縣謂縣令縣長也。班固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户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俗本誤作「不」。❷位競。小職有登，則下位競修其業矣。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大任有墜，則上位慎共其職矣。

❶「失」，原作「夫」，據吴本改。

❷「下」，子彙本作「不」。「俗」，原作「谷」，據程本、四庫本改。

其鼎覆刑焉，何憚於降！《易·鼎》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此言大臣廢壞國事，刑之尚可，何況降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充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此一首，所謂公卿不拘爲郡，二千石不拘爲縣也。

孝武皇帝以四夷未賓，寇賊姦宄，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❶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按：《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若今依此科而崇其制，置尚武之官，以《司馬兵法》選位，秩比博士。齊將司馬穰苴，撰《兵法》三卷。秩比博士，六百石也。講司馬之典，簡蒐狩之事，古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詳見《周禮》。掌軍功爵賞。小統於五校，「校」，俗本誤作「枚」。五校者，一曰屯騎，二曰越騎，三曰步兵，四曰長水，五曰射聲，俱掌宿衛兵。所謂「大駕鹵簿，五校在前」是也。大統於太尉，太尉，秦官，金印紫綬，掌武事。武帝建元二年省。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建武二十七年，復爲太尉。既周時務，禮亦宜之。周之末葉，兵革繁矣，莫亂於秦，民不荒殄。今國家忘戰日久，每寇難之作，民瘁幾盡。「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信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者，四時于田，所以教爾。此一首，所謂置尚武之官也。

❶「令」，原作「食」，據程本、四庫本及中華書局校點本《漢書》改。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監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歲，舉爲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爲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外州。舊以八月巡行所部，録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師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爲外臺，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惟置牧。是時天下方亂，多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曰：「時制而已。」三制隨時所定。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❶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不若古諸侯之世位。權輕不固，不若古諸侯之權柄存。而州牧秉其權重，勢異於古。不若古諸侯之牧不統政御民。非所以强榦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言監御史愈於州牧。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此一首，所謂議州牧也。

肉刑，古也。或曰：「復之乎？」曰：「古者，人民盛焉，今也至寡。整衆以威，撫寡以寬，道也，復刑非務。必也，生刑而極死者，復之可也。如斬右趾本生刑也，而改爲棄市，則極死矣，斯則斬右趾之刑，復之可也。自古肉刑之除也，斬右趾者死也，惟復肉刑，是謂生死而息民。」孝文下令除肉刑，張蒼等立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

---

❶「家國」，子彙本作「國家」。

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至景帝，更定箠令。此言肉刑極死者，復之則死者生而民生息矣。此一首，所謂生刑而死者但加肉刑也。

問：「德刑並用。」「常典也。或先或後，時宜。或先德後刑，或先刑後德，隨時所宜。刑教不行勢極也。常典不行過伉耳。教初必簡，刑始必略，事漸也。創始欲民易從，宜於簡略。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簡者以漸而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略者以漸而密。未可以備，謂之虛教。教化未隆，民不興行，而責備焉，是謂虛教也。未可以密，謂之峻刑。刑法未定，民不避罪，而求密焉，是謂峻刑也。虛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招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未可以備而責備，則教必違。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未可以密而求密，則法必犯。莫不興行，則一毫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民行修飭，則教備而不違。莫不避罪，則纖介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民知畏罪，則法密而不犯。此一首，所謂德刑並用也。

或問「復讎」。「古義也。」曰：「縱復讎，可乎？」曰：「不可。」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亂滋生矣。曰：「然則如之何？」曰：「有縱有禁，有生有殺，弗避而報者無罪，所謂有縱有生；避而報之殺，所謂有禁有殺。制之以義，據《禮經》，則義不同天。斷之以法，徵法令，則殺人者死。是謂義法並立。」曰：「何謂也？」曰：「依古復讎之科，使父讎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讎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讎，避諸異縣百里，《周禮·調人》：「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眂父，

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此古復讎之科也。又《禮記》曰：「父之讎，弗與共載天；❶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又，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按：此異州，乃九州之州。弗避而報者無罪，未避之前，但知有復讎之義而已，故報者生之。避而報之，殺。既避之後，則有王禁在焉，故報者誅之。犯王禁者，罪也。復讎者，義也。以義報罪。❷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以逆順生殺之。凡以公命行止者，不爲弗避。」此一首，所謂避讎有科也。

或問「祿」。曰：「古之祿也備，其詩見《周禮》、《孟子》、《王制》。漢之祿也輕。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夫祿必稱位，一物不稱，非制也。公祿貶則私利生，言月俸貶損，則賄賂行矣。私利生則廉者匱而貪者豐也。❸潔白者窶貧，汙墨者富美。夫豐貪生私，匱廉貶公，是亂也，先王重之。」曰：「祿可增乎？」曰：「民家財愆，增之宜矣。」或曰：「今祿如何？」今謂獻帝時。曰：「時匱也，祿依食，食依民，參相澹。「澹」，古「贍」字，給也。即《漢書》「猶未足以澹其欲，及以澹不足」之「澹」。此言民以給食，食以給祿，所謂參相贍也。必也正貪祿，黜汙吏。省閑冗，汰羨官。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損益以度可也。」此一首，所謂議祿也。

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

❶「載」，程本、四庫本及《十三經注疏》本《禮記》作「戴」。
❷「罪」下，子彙本有「生」字。
❸「生」，程本、吴本作「祿」。

是專地也。董仲舒説武帝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地，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至哀帝時，師丹建言：「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❶宜略爲限。」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内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時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後遂寢不行。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言專地固非隆古之典，而井田廢久，又非今所可行。「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耕而勿有，不得賣買由己。以俟制度，不得踰限也。此一首，所謂議專地也。

或問「貨」。曰：「五銖之制宜矣。」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至漢孝武元狩五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錢，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與五銖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乃罷契刀、錯刀及五銖，更造錢貨六品。而民便五銖，私相市買。莽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世祖受命，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觀此，則五銖之制宜，便於民久矣。曰：「今廢，如之何？」今謂獻帝時。廢者，初平元年，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是也。曰：「海内既平，行之而已。」言卓既誅，此制宜復。曰：「錢散矣，京畿一作「甸」。虛矣，其勢必積於遠方。若果行之，則彼以無用之錢，市吾有用之物，是匱近而豐遠也。」曰散、曰虛、曰積、曰無用之錢，皆言五銖。彼謂遠方也。曰：「事勢有不得，官之所急者，穀也。牛馬之禁，不得出百里之外。若其他物，彼以其錢取之於左，用之於右，貿遷有無，周而通之，海内一家，何患焉！」言五穀不得及遠，他物以正銖貿遷，不足以匱近爲

❶「困」，原作「囷」，據程本、四庫本改。

患也。曰：「錢寡矣！」曰：「錢寡民易矣！若錢既通，而不周於用，然後官鑄而補之。」言五銖由廢故易，由易故寡。不足，官鑄以贍可也。或曰：「收民之藏錢者，輸之官牧，❶遠輸之京師，然後行之。」曰：「事枉而難實者，欺慢必衆，奸僞必作，争訟必繁，刑殺必深，吁嗟紛擾之聲，章乎天下矣，非所以撫遺民、成緝熙也。」此言遠收五銖於京師而後行之，驗動不可。曰：「然則收而積之與？」曰：「通市其可也。」此言收五銖積貯亦不可。或曰：「改鑄四銖。」曰：「難矣。」此言改鑄四銖，以復孝文之舊，亦不可。或曰：「遂廢之。」曰：「錢實便於事用，民樂行之，禁之難，今開，難令以絶便事。禁民所樂，不茂矣。」此言廢五銖以絶民所便，禁民所樂，亦不可。曰：「起而行之，錢不可，如之何？」曰：「尚之廢之，弗得已，何憂焉！」言或尚或廢，其勢自有所不得已者。蓋民便五銖，不得而終廢之，不憂其不行也。厥後曹操爲相，還用五銖，悦之言驗矣。此一首，所謂議錢貨也。

「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東觀書詔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謂有日月水旱癘疫之災。郡祀有闕，不爲尤矣。必也，舉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嶽四瀆。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五嶽，岱、衡、華、恒、嵩也。四瀆，江、河、淮、濟也。按：漢制，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朐，縣次傳送京師。衡廟在廬江灊縣，華廟在弘農華陰縣，恒廟在中山上曲陽縣，嵩廟在潁川陽成縣，皆同禮。河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五嶽同。江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廟在平氏縣，濟廟在東郡臨邑縣。所謂其神之祀，縣有舊常也。若今郡祀之，而其祀禮物從鮮可也。言嶽瀆之祀，雖曰縣有常典，但民事未定，望祀可

❶「牧」，何本作「收」，屬下讀。

也。若必郡祀，則禮物宜從省略。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物，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舊也。此一首，所謂約祀舉重也。

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坤》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脩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雲物爲備故也。《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又，《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敘降。」鄭氏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序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百官志》：「太史令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靈臺丞掌守靈臺，候日月星氣，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此一首，所謂天人之應也。

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易·繫辭》：「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❶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

❶「樂」上，《後漢書》有「之」字。

秦之月，元年歲首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漢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後以頻省，唯六月十月朔。後復以六月盛暑省之，其儀不舉久矣。」此一首，所謂月正聽朝也。

古有掌陰陽之禮之官，以教後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按：此當有「婦容」二字。婦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❶而以時御敘于王所。」鄭氏曰：「婦德謂貞順，婦言謂辭令，婦容謂婉娩，婦功謂絲枲也。」各率其屬，而以時御序于王，先王禮也。宜崇其教以先內政，覽列圖、誦列傳、遵典行。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章好惡。男女正位乎外內，❷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❸又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故二儀立而大業成，君子之道，匪闕終日，造次必於是。此一首，所謂崇內教也。

備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初，置五經博士，黃龍初稍增員十二人。《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博士十四人，掌《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魯、齊、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對。」廣太學，辟雍也。而祀孔子焉，禮也。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各謂真傳。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不同，而皆自謂古今。此處有誤。仲尼邈而靡質，大聖已逝，經無所質。昔先師沒而無聞，❹老師已喪，義無所聞。將誰使折之者？秦之滅學也，書藏於屋壁，義絕於朝野。孔安國《書序》：「秦始皇滅先代典籍，

❶「帥」，原作「師」，據四庫本及《十三經注疏》本《周禮》改。

❷「外內」，程本、吴本作「內外」。

❸「天下」，《十三經注疏》本《周易》作「天地」。

❹「聞」，原作「間」，據何本改。下注「聞」字同。

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逮至漢興，收摭散滯，固已無全學矣。《藝文志》：「漢興，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文有磨滅，言有楚夏，出有先後。如文帝時，伏生口誦《尚書》，以授晁錯，僅得二十九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得所藏科斗文字，定其可知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出有先後之類也。或學者先意有所借定，無所徵據，臆見損益。後進相放，❶彌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違行，而訟者紛如也。《易·訟》曰：「天與水違行。」此以天上水下相違而行，喻學者所傳背戾互相争是也。執不俱是，比而論之，必有可參者焉。此一首，所謂備博士也。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鳥喻道，羅喻典籍。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説之，將以反説約也。」博其方，約其説。」此一首，所謂至德要道也。

赦令，權也。謂凶荒、流離、盜賊、垢汙之後，不得已而行者。或曰：「有制乎？」曰：「權無制，制其義，不制其事。『巽以行權』，《易·繫辭》文。義制也。權者，反經無事也。問其象，曰『無妄之災，大過』，凶其象矣，不得已而行之，禁其屢也。」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卓誅，部將李傕等六月陷長安，己未大赦天下。四年春丁卯，大赦天下。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初平至此凡七年而大赦者十，可謂數甚，故悦以此規之。曰：「絶之乎？」曰：「權曰宜，弗之絶也。」既曰權

❶「放」，吳本作「友」。

宜，著非常典。此一首，所謂禁數赦令也。

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歸妹元吉」，帝乙之訓。《易・泰》九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王姬歸齊，宗周之禮。《詩序》曰：「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悦之叔父荀爽，於延熹九年對策，陳便宜，以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宜改尚主之制。今悦復以爲言，殆其家門素所商講者乎？此一首，所謂正尚主之制也。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❶按：《漢書》作「事」字。《玉藻》曰：「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動爲《春秋》，❷《春秋》記事。言爲《尚書》。《尚書》記言。君舉必記，臧否按：《漢書》作「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按：《漢書》作「茍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紀以至公。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❸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❹則集之於尚書。按：《漢書》作「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則此上下必有脱誤。若史官使掌典其事，❺不書詭常。爲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爲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則書，❻福淫禍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時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馬皇

❶「記動」，《後漢書》作「書事」。
❷「動」，《後漢書》作「事」。
❸「嗣」，何本作「助」。
❹「日」，何本作「方」。
❺「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何本作「各備史官，使掌其事」。
❻「公主」，子彙本作「公卿」，當是。

后自撰顯宗《起居注》。日用動静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内史掌之，以紀内事。此一首，所謂復内外注記者也。

申鑒卷第二

申鑒卷第三

吴郡黄省曾注❶

俗嫌第三

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吉凶，謂兆數之所值。言脩德則足以協吉而消凶，否則反是。

或問曰：「時群忌。」曰：「此天地之數也，非吉凶所生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寡；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沈。漢時俗有方忌，如西益宅謂之不祥，必有死亡。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之類是也。故甲子昧爽，殷滅周興。《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所謂殷以甲子滅，周以甲子興也。言支干不足忌矣。咸陽之地，秦亡漢隆。」秦都關中，二世而亡；漢遷長安，歷年四百。言相地家不足信矣。

或問：「五三之位，周應也。五三，五星三辰：辰星、熒惑、太白、歲星、填星，日、月、斗也。《志》所謂周師初發，歲在鶉火，日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是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龍虎「虎」當作「尾」。之會，晉祥也。」晉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韋氏解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

❶「注」，原無此字，依全書体例補。

也。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説。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曰：「官府設陳，富貴者值之，布衣寓焉，不符其爵也。獄犴若居，有罪者觸之，貞良入焉，不受其罰也。」布衣，無位者。貞良，無罪者。言布衣而寓官府，則爵不符。貞良而入獄犴，則罰不受。以喻周應晉祥，惟武王、獻公能當之也。❶或曰：「然則日月可廢歟？」❷曰：「否。」曰：「元辰，先王所用也。辰謂日月所會，自玄枵至星紀是也。《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人承天地，故動靜焉順，❸順其陰陽，順其日辰，順其度數。內有順實，外有順文。文實順，理也。❹休徵之符，自然應也。故盜泉朝歌，孔墨不由。《尸子》曰：「孔子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劉向曰：「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惡其名者，順其心也。苟無其實，徼福於忌，斯成難也。」

或曰：「祈請者誠以接神，自然應也。祈請，求禱也。如祈年、祈子孫、請雨、請福之類。《周禮·太祝》：❺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故精以底之，犧牲玉帛以昭祈請，吉朔以通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請云祈云，酒膳云乎哉！非其禮則或愆，非其請則不應。」

或問：「祈請可否？」曰：「氣物應感則可，性命自然則否。」應感，如土龍致雨之類。

或問：「避疾厄，有諸？」曰：「夫疾厄，何爲者也？非身則神，身不可避，身寓宇宙，

---

❶「獻」，原作「獄」，據程本、四庫本改。
❷「日月」，子彙本作「日時」。
❸「焉順」，吳本作「順焉」。
❹「理」，子彙本作「禮」。
❺「太祝」，原作「太提」，據程本、四庫本改。

避將焉之？神不可逃。神寓形骸，逃將焉之？可避非身，可逃非神也。持身隨天，萬里不逸。譬諸孺子掩目巨夫之掖，而曰逃，可乎？」

或問：「人形有相？」曰：「蓋有之焉！夫神氣，形容之相包也，自然矣。貳之於行，參之於時，相成也，亦參相敗也。行謂修德，爲邪時謂亨期厄會，所以應人骨體之善惡者。其數衆矣，其變多矣，亦有上中下品云爾。」

或問「神仙之術」。曰：「誕哉！末之也已矣。言名生實死，誕妄不足信也。聖人弗學，揚雄曰：「聖人不師仙。」非惡生也。終始，運也。終死始生，《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揚雄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短長，數也。短長，謂年之夭壽。運數，非人力之爲也。」曰：「亦有仙人乎？」曰：「僬僥桂莽，產乎異俗。《海外南經》：「僬僥國，在三首國東。」《外傳》云：「僬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也。」《大荒南經》：「有小人，名曰僬僥之國。」《史記》：「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就有仙人，亦殊類矣。」

或問：「有數百歲人乎？」曰：「力稱烏獲，烏獲，秦武王力士。捷言羌亥，「羌亥」，疑「豎亥」之誤。勇期賁、育，孟賁，齊人，能生拔牛角。夏育，衛人。聖云仲尼，壽稱彭祖，以四者況壽，言壽中俊傑，有彭祖也。《列仙傳》：「彭祖者，殷大夫，姓籛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物有俊傑，不可誣也。」❶

或問：「凡壽者必有道，非習之功。」曰：「夫惟壽，則惟能用道。惟能用道，則性壽矣。苟非其性也，脩不至也。學必至聖，可以盡性；壽必用道，所以盡命。」

---

❶「也」下，子彙本有「非學之致也」五字，當是。

或曰：「人有自變化而仙者，信乎？」曰：「未之前聞也。然則異也，異謂怪異。非仙也。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獻帝興平七年，越巂男子化爲女子。四年，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續漢志》曰：「女子李娥，年六十餘死，瘞於城中。有行人聞冢中有聲，告家人，出之。」此二事，悦在興平中所親聞見者。夫豈人之性哉！氣數不存焉。」

或問曰：「有養性乎？」曰：「養性秉中和，守之以生而已。愛親、愛德、愛力、愛神之謂嗇，《老子》：「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否則不宣，過則不澹。故君子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滯底，昏亂百度則生疾。宣，散也。壅，外壅。閉，內閉。底亦滯也，謂血氣集滯也。百度，百事之節。《左傳》曰：「於是乎節宣其氣，❶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故喜怒哀樂思慮，必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暄虛盈消息，❷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善治氣者，由禹之治水也。若夫導引蓄氣，歷藏內視，《內經·異法方宜論》曰：「中央者，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筋骨動支節也。過則失中，可以治疾，皆非養性之聖術也。夫屈者以乎申也，蓄者以乎虛也，內者以乎外也。屈謂導引，蓄謂蓄氣，內謂內視。以申有屈，以虛有蓄，以外有內。氣宜宣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無常術，得其和而已矣。宣其氣，調其體，平其神，則得其和矣。鄰臍二寸謂之關，《黃庭外景經》曰：「上有黃庭，下關元，後有幽闕，前命門，呼吸廬間入丹田。」解云：「關元在臍下三寸，元陽之命在其前，懸精如鏡，明照一身，不休

❶「是」，原作「吳」，據程本、四庫本改。

❷「虛盈」，吳本作「盈虛」。

是道。」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以稟授四體也。氣出爲呼，氣入爲吸。故氣長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息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於以肩息而氣舒。❶《莊子》曰：「真人之息也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其神稍專，至於以關息而氣衍矣。故道者常致氣於關，是謂要術。凡陽氣生養，陽氣者，天氣生氣也。《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抈壽而不彰。」❷又曰：「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陰氣消殺。和喜之徒，其氣陽也，故養性者崇其陽而絀其陰。陽極則亢，❸陰極則凝。亢則有悔，凝則有凶。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❹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存吾春，謂順養其生氣也。藥者，療也，療，治也。所以治疾也，無疾則勿藥可也。肉不勝食氣，況於藥乎？《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寒斯熱，熱則致滯陰。藥之用

也，唯適其宜，則不爲害。若已氣平也，則必有傷。唯鍼火亦如之，鍼，謂九鍼。火，謂灸炳也。❺故養性者不多服也，唯在乎節之而已矣。」

或問：「仁者壽，何謂也？」《論語》：「知者樂，仁者壽。」曰：「仁者内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❻故咎徵不至，咎徵，惡行之驗。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曰：「顔、冉何？」顔回子淵年三十二蚤死，冉耕伯牛有惡疾而卒。揚雄曰：「回、牛之

❶「氣」，子彙本無。

❷「抈」，《四庫全書》本《黄帝内經素問·生氣通天論》作「折」。

❸「亢」，原作「元」，據程本、吴本改。下「亢則有悔」之「亢」字同。

❹「天」，子彙本作「夫」。

❺「炳」，疑當作「焫」。

❻「以」，子彙本無。

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亦同此意。曰：「命也。麥不終夏，花不濟春，如和氣何？言麥雖不踰夏而秀，花雖不越春而榮，其如和氣之保合何？雖云其短，長亦在其中矣。」言顏、冉歲齡雖短，而天和不害，無殘賊致夭之行，故曰長亦在其中矣。則知君子不以壽夭爲慮，而當務脩德爲要也。

或問：「黃白之儔。」《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按：秦李少君言，丹砂可化爲黃金，卒無驗，病死。漢宣時，劉更生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毋怪乎世人疑爲虛誕也。曰：「傅毅論之當也。傅毅，字武仲。肅宗時，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考其傳，無論黃白之説，意亡矣。燔埴爲瓦則可，埴，黏土也。爍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於不然，詭哉！歊犬羊之肉以造馬牛，不幾矣，不其然歟！」丹砂爲金，河車作銀，非同類矣。

世稱緯書，仲尼之作也。世之説者，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光武之世，篤信斯術，學者風靡，是以桓譚、張衡輩常發其虛僞矣。臣悦叔父、故司空爽辨之，蓋發其僞也。爽，字慈明。董卓輔政，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禄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内謀，會病薨。常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公羊問》、《辨讖》等篇。按：爽父淑，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而悦則儉之子，故爽於悦爲叔父。所謂《辨讖》，即其發僞之書也。有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之作乎？起於哀平。或曰：「雜。」曰：「以己雜仲尼乎？以仲尼雜己乎？若彼者，以仲尼雜己而已。然則可謂八十一首非仲尼之作矣。」緯書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于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云孔

子所作，并前合爲八十一篇。或曰：「燔諸？」曰：「仲尼之作則否，有取焉則可，曷其燔？有取，如劉彦和所謂「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烏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豐辭富，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之類是也。在上者不受虚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僞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有用謂不虚，有典謂不浮，有實謂不華，有功謂不僞。在上者如是，則緯候鉤讖之説，無所肆其矯誕矣。

申鑒卷第三

申鑒卷第四

吴郡黄省曾注

雜言上第四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敦，勉也。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衆矣，❶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詩·板》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大明》曰：「明明在下。」

君子有三鑒，世人鏡鑒。❷蒸庶但知鏡鑒而已。前惟順，❸人惟賢，鏡惟明。此君子之三鑒。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桀紂不以前鑒。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❹幽、厲、政、亥不以人鑒。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此則不以鏡鑒。側，傾也。弁者，冠之大名。《詩·賓之初筵》曰：「側弁之俄。」故君子惟鑒之務，務於前鑒人鑒。若夫側景之鏡，亡鑒矣。但知鏡鑒，是爲無鑒。

或問：「致治之要君乎？」曰：「兩立哉！天無獨運，君無獨理。非天地不生物，非君臣不成治。首之者天地也，統之者君臣也哉！先王之道，致訓焉，故亡斯須之間而違道矣。昔有上致聖由教戒，因輔弼欽順四鄰。故檢柙之臣，不虚於側。檢柙，猶法度也。言法度之臣常充左右也。禮度之典，不曠於目。先哲之言，不輟於身。非義之道，不宣於心。

❶「衆」，原作「寡」，據何本改。

❷「世人鏡鑒」，何本作「鑒乎前，鑒乎人，鑒乎鏡」。

❸「順」，何本作「訓」。

❹「民」，何本作「群」。

是邪僻之氣末由入也。缺一字。有間缺一字。必有入之者矣。是故僻志萌則僻事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僻事作則正塞，正塞則公正亦末由入也矣。不任不愛謂之公，惟公是從謂之明。❶齊桓公，中材也，末能成功業，由有異焉者矣。妾媵盈宮，非無愛幸也。群臣盈朝，非無親近也。然外則管仲射己，雍林人殺無知，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先入齊。高傒立之，是爲桓公。衛姬色衰，❷桓公好内，多内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潘密姬、宋華子也。非愛也，任之也。言桓公非親暱管仲，欲其擔寄國事也。然後知非賢不可任，非智不可從也。夫此之舉弘矣哉！膏肓純白，心下爲膏肓，鬲也。二豎不生，茲謂心寧。省闥清淨，嬖孽不生，茲謂政平。夫膏肓近心而處阨，鍼之不遠，❸「遠」當作「達」。藥之不中，攻之不可，二豎藏焉，是謂篤患。晉侯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故治身治國者，唯是之畏。」身畏二豎，國畏嬖孽。

或曰：「愛民如子，仁之至乎？」曰：「未也！」曰：「愛民如身，仁之至乎？」曰：「未也！湯禱桑林，湯時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爲犧，禱于桑林之野。邾遷于繹，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

❶「公」，何本作「義」。「謂之」，子彙本作「之謂」。
❷「衰」，原作「妾」，據何本改。「衛」上，何本有「内則」二字，當是。
❸「遠」，子彙本作「達」，何本作「逮」。

「命可長也，君何弗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景祠于旱，齊大旱，景公卜之，祟在高山廣水，欲祠靈山河伯以禱。晏子曰：「祠之無益，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可謂愛民矣。」如子，與子等耳。如身，與身等耳。如三君者，輕身重民，然後爲至。曰：「何重民而輕身也？」曰：「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民存則社稷存，民亡則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古者立國，天子、諸侯、大夫皆立社。而國喪則屋之，不受天陽也，故《公羊傳》云：「亡國之社掩其上，柴其下。」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言三君者之重民，爲欽奉天命，以保社稷也。

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爲堯舜，其信矣！」曰：「人非下愚，下愚則不移。則皆可以爲堯舜矣。❶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也，行之於後則今之堯舜也。」或曰：「人皆可以爲桀紂乎？」曰：「行桀紂之事是桀紂也。本孟子語曹交意。堯舜桀紂之事常並存於世，唯人所用而已。楊朱哭岐路，所通逼者然也。《淮南子·說林訓》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夫岐路惡足悲哉？中反焉。若夫縣度之厄素，舉足而已矣。《西域傳》：「烏秘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喻爲桀紂。

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迺治產積居與時逐，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

❶「皆」，原作「愚」，據吴本及上文改。

富者稱陶朱。此知益爲損之爲益者也。❶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帝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寒浞殺羿，滅夏氏。時少康方在相后懷姙，乃奔歸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爲仍牧正。夏有舊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舉兵滅浞而立少康。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武丁内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蠻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鬼方無道，武丁伐而三年克之，殷道復興。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邵宮，召公之室也。厲王出犇于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脱。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會稽之棲，霸越之基也。夫差二年，吴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吴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爲臣妾。至十四年，句踐伐吴，虜太子友。二十一年，越王滅吴，夫差自剄死。子之之亂，强燕之徵也。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此知伸爲屈之爲伸者也。」

人主之患，常立於二難之間。在上而國家不治，難也。治國家則必勤身、苦思、矯情以從道，難也。有難之難，闇主取之。無難之難，明主居之。大臣之患，常立於二罪之間。在職而不盡忠直之道，罪也。盡忠直之道焉，❷則必矯上拂下，罪也。有罪之罪，謂不盡忠直之道。邪臣由之。無罪之罪，謂盡道而矯上拂下。忠臣置之。❸人臣之義，不曰「吾君能矣，不我須也」，言無補也，而不盡忠。不曰「吾君不能矣，不我識也」，言無益也，而不盡忠。孟子曰：「吾君不能謂之賊。」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斯已而已矣。以道

❶「之」，子彙本作「損」。
❷「焉」，吴本無。
❸「置」，何本作「致」。

事君。不已則奉身以退，不可則止。臣道也。故君臣有異無乖，有怨無憾，有屈無辱。人臣有三罪：一曰導非，二曰阿失，三曰尸寵。以非引上謂之導，從上之非謂之阿，見非不言謂之尸。導臣誅，阿臣刑，尸臣絀。「絀」與「黜」同，貶下也。進忠有三術：一曰防，「防」與「導」反。二曰救，「救」與「阿」反。三曰戒。「戒」與「尸」反。先其未然謂之防，發而止之謂之救，行而責之謂之戒。防爲上，救次之，戒爲下。下不鉗口，上不塞耳，則可有聞矣。有鉗之鉗猶可解也，無鉗之鉗難矣哉！有塞之塞猶可除也，無塞之塞其甚矣夫！無鉗之鉗，無塞之塞，獻帝之時如此。

或曰：「在上有屈乎？」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義當申則申，義當屈則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而屈於商山四公。四公者：東園公、❶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也。高祖欲易太子，大臣多争，未能得堅決。呂后以留侯計，云四公皆上所不能致者，遂使人奉太子書迎至。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上怪問，四人前對，各言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所謂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莽，而屈於强項令。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宣於夏門亭格殺之。主訴帝，帝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所謂屈於强項令。明帝能申令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尚書，鍾離意也。顯宗即位，徵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張恢

---

❶「東」，原闕，據四庫本及中華書局校點本《史記》補。

坐臧，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所謂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之申欲，而非笑唐虞。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土熘，啜土形。雖監門之養，不轂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臿，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此所謂非笑唐虞也。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於鄭。傅太后，元帝倢伃也，生定陶恭王。元帝崩，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成帝無繼嗣，太后賂趙昭儀，陰爲恭王子求漢嗣，又以從弟晏子爲王妃。明年，徵定陶王爲太子，是爲哀帝。帝即位，累尊太后爲皇太太后。太后父同産弟子孟子喜、中叔子晏、幼君子商，同母弟鄭惲子業，❶俱封侯。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王太后語，至謂之「嫗」。陷馮太后以祝詛罪，令自殺。哀帝崩，王莽秉政，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恭王母。復奏發傅太后冢，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歸定陶葬恭王冢次。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趙皇后亦廢爲庶人。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亡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以義屈也。喜如春陽，怒如秋霜，威如雷霆之震，惠若雨露之降，威怒，言申。喜惠，言屈。沛然孰能禦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戍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脱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祖，勸都秦地。張良又是其説，高祖即日車駕西，都長安。孝文帝不愛千里馬，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下詔不受。慎夫人衣不曳地，班固贊文帝「身

❶「惲」，原作「輝」，據程本、四庫本及《漢書》改。

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循吏傳敘》曰：「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可謂難矣。言三君者，以規獻帝也。抑情絶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日磾子二人，皆愛爲帝弄兒。其後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宫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丙吉之不伐，武帝末，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一切殺之。吉閉門拒使者，得全曾孫。曾孫病，吉數敕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至宫婢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蘇武之執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拜爲典屬國。可謂難矣。」言三臣者，以諷操也。

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藥瞑眩以瘳疾，瞑眩者，令人憤悶之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説命》：「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衛武箴戒於朝，武公和，釐侯子，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勾踐懸膽於坐，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耶？」厲矣哉！」言此，欲獻帝勵志以再振漢業也。

「寵妻愛妾，幸矣，其爲災也深矣，災與幸同乎？」曰：「得則慶，否則災。戚氏不幸不人豕，戚氏，戚夫人也。高帝愛幸，戚夫人常從之關東。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疏。屢欲立戚夫人子如意爲太子，不果。高帝崩，呂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未幾，鴆殺趙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趙昭儀不幸

不失命，元帝始加昭儀之號，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趙昭儀者，孝成皇后趙飛燕女弟也。后寵衰而絶幸，昭儀居昭陽館，顯寵十餘年。成帝崩，民間歸罪昭儀。皇太后詔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昭儀自殺。**栗姬不幸不廢**，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❶不許。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爲皇后。」帝怒，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爲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鉤弋不幸不憂殤**，鉤弋夫人，姓趙氏，昭帝母也。進爲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武帝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後欲立鉤弋子爲皇太子，以其年稺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夫人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因葬雲陽。**非災而何？**言戚氏、昭儀、栗姬、鉤弋，所謂否則災也。按：靈帝何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後生皇子協，即獻帝也。何皇后酖殺美人，至董卓立獻帝，乃遷何皇后於永安宮，亦酖弑之。悦以美人獻帝母也，不得顯言，故申漢前事，以爲鑒戒。**若慎夫人之知**，孝文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嘗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夫人怒，上亦怒。盎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耳，豈可同坐！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悦，乃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班婕妤之賢**，婕妤之號，自武帝始。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婕，言接幸於上也。妤，美稱也。班婕妤者，彪之姑，況之女也。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成帝嘗欲與婕妤同輦載，辭止，太后以樊姬擬之。婕妤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至趙飛燕譖告許后，婕妤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皇后坐廢，婕妤以善對免。因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長信宮。**明德皇后之德**，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少女，爲顯宗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貴人養之，撫育過於所生。後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爲皇后，愈

❶「公」，原闕，據《漢書》補。

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詞》，尤喜《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邵矣哉！」邵，高也，言慎夫人、班婕妤、馬皇后，所謂德則慶也。

爲世憂樂者，君子之志也。公於四海，覆載之度。不爲世憂樂者，小人之志也。私於一己，形骸之見。太平之世，事閑而民樂徧焉。君子所樂。

使遽者揖讓百拜，非禮也。窘急者無敬，故不可以成禮。憂者弦歌鼓瑟，非樂也。愁慼者不和，故不可以爲樂。禮者，敬而已矣。❶揖讓百拜云乎！樂者，和而已矣。弦歌鼓瑟云乎！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敬和斯須不離。

違上順道謂之忠臣，逆君從道，所謂違而得道者。違道順上謂之諛臣。逆道從君，所謂順而失義者。忠所以爲上也，諛所以自爲也。忠臣安於心，諛臣安於身。故在上者必察乎違順，謂違上違道順上順道。審乎所爲，謂爲上自爲。慎乎所安。謂安心安身。廣川王弗察，故殺其臣。廣川，惠王孫去。初，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楚恭王察之而遲，故有遺言。成公十六年，楚子救鄭，不聽申叔之言。及戰，呂錡射恭王中目，敗於鄢陵。至襄公十三年，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此所謂遺言也。齊宣王其察之矣，故賞諫者。宣王喜文學遊説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不治而

❶「敬」，子彙本作「政」。

議論。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匪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❶缺五字。八域重驛而獻珍，❷非寶也。腹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内守，除外寇，而重内寶。

雲從于龍，風從于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正義曰：「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鳳儀于韶，《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麟集于孔，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説《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春秋》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陳欽云：「麟，西方獸。孔子立言西方，故來。」劉向、尹更始皆以爲應孔子。而至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文成致麟。而杜氏悉無所取。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咎。故君子應之。言善否感應，各從其類。

君子食和羹以平其氣，聽和聲以平其志，納和言以平其政，履和行以平其德。夫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宮商角徵不同，嘉音以章，謂之和聲。臧否損益不同，中正以訓，謂之和言。趨舍動静不同，雅度以平，謂之和行。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俱《論語》文。晏子亦云：

❶「患」上，何本有大段文字，今録於左：

或問：「天子守四夷，有諸？」曰：「此外守也，天子内守在身。」曰：「何謂也？」曰：「至尊者，其攻之者衆焉。故便嬖御侍，攻人主而奪其財；近幸妻妾，攻人主而奪其寵；逸遊伎藝，攻人主而奪其志；左右小臣，攻人主而奪其行；不令之臣，攻人主而奪其事。是謂内寇。自古失道之君，其見攻者衆矣。小者危身，大者亡國。鯀、共工之徒攻堯，儀狄攻禹，弗能克，故唐夏平。南之威攻文公，申侯伯攻恭王，弗能克，故晉楚興。萬衆之寇淩疆埸，非患也。一言之寇襲於膝下

❷「八域重驛」，原作「城重譯」，據何本改。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一聲，誰能聽之？」晏子謂齊侯曰：「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周太史伯告鄭桓公曰：「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詩》云：「亦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❶時靡有爭。」此之謂也。《詩·殷頌》文，亦晏子所引。按：後漢劉曼山著《辨和同》之論，則當時在位之閹僞阿媚可知矣。至獻帝時尤甚，故悅以爲言。

申鑒卷第四

---

❶「奏」，《十三經注疏》本《毛詩》作「鬷」。

申鑒卷第五

吴郡黄省曾注

雜言下第五

衣裳，服者不昧於塵塗，愛也。昧，污闇。塗，泥也。衣裳者，身之法象，固不可不潔。衣裳愛焉，而不愛其容止，外矣。容止者，人之符表，尤不可不正。容止愛焉，而不愛其言行，末矣。言行者，人之樞機，尤不可不慎。言行愛焉，而不愛其明，❶淺矣。明者，心之神哲，尤不可不瑩。故君子本神爲貴，神和德平而道通，是爲保真。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貞，二曰達，三曰志。貞以爲質，質，實也，主也。達以行之，志以成之，君子哉！必不得已也，守一於茲，貞其主也。人之所以立檢者四：誠其心，正其志，實其事，定其分。心誠則神明應之，誠格幽明。志正則天地順之，況於萬民乎？正通上下。事實則功立，表裏相顧。分定則不淫。思不出位。曰：「才之實也，行可爲，才不可也。」曰：「古之所以謂才也本，今之所謂才也末也。然則以行之貴也，無失其才而才有失。先民有言適楚而北轅者，曰：『吾馬良，用多，御善。』此三者益侈，其去楚亦遠矣。此喻爲不善而有才者。遵路而騁，應方而動，不至於適楚北轅。君子有行，行必至矣。」此喻爲善而有才者。

或問：「聖人所以爲貴者，才乎？」曰：

❶「明」上，何本有「神」字，當是。

「合而用之，以才爲貴。如元愷之類，才配乎德，體用兼全，故聖人貴才。分而行之，以行爲貴。❶若徒有智能技藝，而不本於德，末之尚矣。舜禹之才而不爲邪，甚於缺字。矣。此所謂合而用之，以才爲貴也。舜禹之仁，雖亡其才，不失爲良人哉！」此所謂分而行之，以行爲貴也。

或問：「進諫、受諫孰難？」曰：「後之進諫難也，以受之難故也。後，謂後世。言臣畏犯顏，由君拒諫而然。若受諫不難，則進諫斯易矣。」主明臣直。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内而近者也，反觀内省，神明莫遁，自知易也。知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密意深心，矯言飾行，知人難也。若極其數也，明有内以識，有外以暗。明於自知，昧於知人。全有内以隱，❷有外以顯。昧於自知，明於知人。然則知人、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二者較之，知人固難，而自知爲急也。用己者，不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奇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奇則離道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貴苟難。言生事、生奇、變常三者，其名苟傳之名，其行苟難之行，何貴之有？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權不如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絀。辯不如絀。《老子》曰：「大辯若訥。」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文不如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博不如約。莫不爲道，「道」當作「大」。知道之體，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之至也。莫不爲正，知缺一字。❸之缺一字。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至。弗至，斯有守無誖焉。」

❶「行」，子彙本作「仁」。
❷「全」，吴本作「或」。
❸「知」下，子彙本有「正」字。

或問「守」。曰：「聖典而已矣。」聖典謂六經。若夫百家者，是謂無守。莫不爲言，要其至矣。莫不爲德，玄其奧矣。莫不爲道，聖人其弘矣。言聖典、百家皆言、皆德、皆道，而唯聖典爲至、爲奧、爲弘也。聖人之道，其中道乎？是爲九達。」《爾雅》曰：「九達謂之逵，謂四道交出，復有旁通也。」言聖道無所不達，百家則私蹊曲徑而已。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渾渾若川，不可窮測。理微謂之妙，奥發天地，幾宣鬼神。數博謂之包，辭兼費隱，義徹上下。辭約謂之要，簡而不繁，要而不繆。章成謂之文。炳若丹青，光如日月。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易·繫辭》文。仁，故不憂。審物明辨，故不惑。知，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懼。勇，故不懼。若乃所憂懼則有之，憂己不能成天性也，懼己惑之，憂不能免，天命無惑焉。

或問「性命」。曰：「生之謂性也，形神是也。此本告子之説，以氣言性。《莊子》曰：「性者，生之質也。」所以立生，終生者之謂命也，吉凶是也。吉凶、貧富、貴賤、壽夭、禍福之類。此亦以氣言命。夫生我之制，性命存焉爾。❶君子循其性以輔其命，休斯承，否斯守，休，吉。否，凶。❷無務焉，無怨焉。富貴無務，貧賤無怨。好寵者，乘天命以驕。好寵者，爲勢位所溺，故乘富貴之命而驕，則踰節陵分之事興矣。好惡者，違天命以濫。好惡者，爲饑寒所逼，故違貧賤之命而濫，則苟且邪僻之行作矣。故驕則奉「奉」當作「承」。之不

❶「焉」，原爲墨丁，據程本、何本、吴本補。
❷「休」、「否」，原皆爲墨丁，據程本、四庫本補。

成，不成承休。濫則守之不終。不終守否。好以取怠，惡以取甚，務以取福，惡「惡」當作「怨」。以成禍，❶怨則不守，不守則濫，故曰成禍。斯惑矣。」

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命相近也，事相遠也，則吉凶殊矣。孔子曰：「性相近也。」今既曰命，命無不善，不當云相近矣。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繫辭》文。孟子稱『性善』，荀卿稱『性惡』。《荀子》有《性惡》篇，大抵言人之性本惡，其善者僞也。公孫子曰：『性無善惡。』揚雄曰：『人之性，善惡渾。』揚子《脩身》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歟。」劉向曰：『性情相應，性不獨善，情不獨惡。』」向之意，以性善者情亦善，情惡者性必惡，故曰相應。曰：「問其理。」曰：「性善則無四凶，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鯀也。性惡則無三仁。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箕子、比干也。人無善惡，文王之教一也，則無周公、管、蔡。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皆武王同母兄弟。性善情惡，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也。性善惡皆渾，是上智懷惠，「惠」當作「惡」。而下愚挾善也。理也，未究矣，唯向言爲然。」韓子三品之說，有類於此。

或曰：「仁義，性也；好惡，情也。仁義常善而好惡或有惡，故有情惡也。」曰：「不然。好惡者，性之取舍也，實見於外。故謂之情爾，必本乎性矣。仁義者，善之誠者也，何嫌其常善。❷好惡者，善惡未有所分也，何怪其有惡。凡言神者，莫近於氣。有氣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惡喜怒之情矣。故

❶ 正文「惡」，何本作「怨」。
❷ 「常善」，子彙本作「爲惡」。

人「人」當作「神」。有情，由氣之有形也。氣有白黑，神有善惡。形與白黑偕，形之白黑，隨氣而有。情與善惡偕。情之善惡，隨神而彰，即劉向性情相應之說。故氣黑非形之咎，情「情」當作「神」。惡非情之罪也。」悦言形之黑本於氣，情之惡本於性也。

或曰：「人之於利，見而好之，能以仁義爲節者，是性割其情也。性少情多，性不能割其情，則情獨行爲惡矣。」曰：「不然。是善惡有多少也，非情也。有人於此嗜酒嗜肉，❶肉勝則食焉，酒勝則飲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食飲。非情欲得酒，性欲得肉也。有人於此，好利好義，義勝則義取焉，利勝則利取焉。此二者相與爭，勝者行矣。行謂取義取利。非情欲得利，性欲得義也。其可兼者，則兼取之。其不可兼者，則隻取重焉。若苟隻好而已，雖可兼取當有闕文。矣。若二好鈞平，無分輕重，則一俯一仰，乍進乍退。」相持不定。

或曰：「請折於經。」曰：「《易》稱『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言萬物各有性也。《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言情者應感而動者也。《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昆蟲草木皆有性焉，不盡善也。此復申情不獨惡之説。天地聖人皆稱情焉，不主惡也。此復申性不獨善之説。又曰『爻象以情言』，亦如之。《易·繫辭》曰：「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動之别名也。『情見乎辭』，是稱情也。《易·繫辭》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言不盡意』，是稱意也。《易·繫辭》曰：

❶「有」，子彙本無。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心好之』，是稱心也。《詩・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好之。」以制其志，是稱志也。惟所宜，各稱其名而已，情何主惡之有？故曰『必也正名』。」

或曰：「善惡皆性也，則法教何施？」曰：「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唯上智下愚不移』，《論語》文。其次善惡交爭。於是教扶其善，法抑其惡。得施之九品，從教者半，畏刑者四分之三。其不移，大數九分之一也。一分之中，又有微移者矣。然則法教之於化民也，幾盡之矣。及法教之失也，其爲亂亦如之。」

或曰：「法教得則治，法教失則亂。若無得無失，縱民之情，則治亂其中乎？」曰：「凡陽性升，陰性降，升難而降易。善，陽也。惡，陰也。故善難而惡易。縱民之情，使自由之，則降於下者多矣。」若無法教，則爲惡者易，故多。曰：「中焉在？」曰：「法教不純，有得有失，則治亂其中矣。純德無慝，其上善也。伏而不動，其次也。動而不行，行而不遠，遠而能復，又其次也。動，謂惡之萌動。行，則見之於外。遠，則行而不返。其下者，遠而不近也。凡此，皆人性也。制之者則心也。動而抑之，遏於隱微。行而止之，禁於履踐。與上同性也。行而弗止，遠而弗近，與下同終也。」

君子嘉仁而不責惠，尊禮而不責意，貴德而不責怨。其責也先己，而行也先人。淫惠、曲意、私怨，此三者，實枉貞道，亂大德。然成敗得失，莫匪由之。救病不給其竟，奚暇於道德哉！此之謂末俗。故君子有常交，曰義也；有常誓，曰信也。交而後親，誓而後故，狹矣。大上不異古今，其次不異海內。同天下之志者，其盛德

乎！大人之志不可見也，浩然而同於道。大人之志，渾合造化，故不可窺量。衆人之志不可掩也，察然而流於俗。衆庶之志，流順世俗，故易於照鑒。同於道，故不與俗浮沈。言大人合道，故超俗。

或曰：「脩行者，不爲人耻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自耻者，本也。耻諸神明，其次也。耻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慝積於内矣。故君子審乎自耻。」能自愧耻，則必能脩行，而幽明無怍矣。

或曰：「耻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耻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穽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❶想伯夷於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耻也。存張騫於西極，❷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騫亡至大宛，爲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至大夏，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中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念蘇武於朔垂，朔，北方也。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上謂聖賢。欲比於下。下謂貧賤。德比於上，故知耻。欲比於下，故知足。耻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況其爲慝乎？必無邪慝。固陋斯安，況其爲侈乎？必無放侈。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

❶「也」，子彙本無。
❷「極」，子彙本作「域」。

次得概而已矣，莫匪概也。得其概，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一字。義也。」

申鑒卷第五終

跋申鑒注後

右荀悦《申鑒》五卷，乃吴郡黄文學勉之所注也。漢史載悦爲獻帝黄門侍郎，是時政移曹操，故申漢故事，以爲帝鑒，及泄所蘊負，共五篇以上。一曰《政體》、二曰《時事》、三曰《俗嫌》、四曰《雜言上》、五曰《雜言下》，皆深切時弊、關治化，人君所當遵行者。悦之用心，可謂勤矣。勉之感其所遭，而先帝之時，適有奸臣心迹如操者，竊弄威柄，遂憤激爲注此書，共得萬四千餘言。中所引據，又皆漢事，尤爲博洽。少傅守谿王公謂其有感而爲者，誠然哉！昔揚雄自言所著《太玄經》，後世必有知子雲者。今觀勉之之注，殆亦深知荀悦者與！

正德辛巳冬十一月望，白巘山人喬宇識。

昌言

〔東漢〕仲長統 撰

蘇曉威 校點

目　録

校點説明

仲長統（一七九——二二〇），字公理，山陽高平（今山東金鄉西北）人。少好學，博涉典籍，贍於文辭。二十多歲時，遊學於青、徐、并、冀四州之間，爲人不矜小節，語默無常，《後漢書》本傳稱之爲「狂生」。後參丞相曹操軍事，不得志，復爲郎，延康元年（二二〇）卒，享年四十一。

《昌言》的思想特點，可以「複雜」二字概括。歷代目録類文獻對《昌言》的分類即可看出此點，其分類游移於儒家、雜家之間。在入世的儒家思想主導下，仲長統表露出救俗濟世的情懷，抨擊當時的宦官、外戚專權，抨擊當時的土地兼并，提出的補救措施呈現出法家的峻刻，但位卑人微的現實又使這些措施的實現困難重重，故又表現高蹈出世的志向，對先前的種種做法表示出懷疑甚至拋棄的態度。比如他主張以德爲主，以刑爲輔，道德教化是治國根本。同時也强調禮的重要性，要求用禮節制情欲，用法作爲禮的輔助工具。在倫理思想的修養方面多有明言，對傳統倫理思想也有新意發明，比如對「孝」的認識，認爲違背不違背父母意志不是判斷子女孝順與否的標誌。

從《昌言》文體的角度來看，一是展示文章内容的方法多樣，如「辨史」、「釋經」、「論説」諸手法的運用；二是從行文的技術手段而言，仲氏在最大限度内調動各種表現的元素，在詞語的選擇、句式的變化、徵引事例論説道理諸方面均有很好的表現。《後漢書》本傳説他「贍於文辭」。《三國志·魏書》認爲《昌言》「詞佳可觀省」。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八十八贊其有「踔厲震盪之氣」。錢鍾書説《昌言》「筆致駿發騰踔，在桓寬、王符之上」（《管錐編》第三册，第六十五則，中華書局一九八六年版）。就《昌言》文體特點角度而言，這些説法當爲

的論。

存世的《昌言》可分爲兩大版本系統，一是《後漢書》本傳所載系統，二是引書輯佚系統。屬於第一系統的有宋陳鑑所輯《東漢文鑑》卷十九中的《昌言論》、宋末元初陳仁子所輯《文選補遺》卷二十二中的《昌言論》，明歸有光所輯《諸子彙函》卷二十二中的《饗山子》、明張運泰和余元熹輯評《漢魏名文乘》「東漢文」中的《昌言》、明陳深所輯《諸子品節》卷四十七中的《昌言》、明黄澍選編的《漢魏別解》卷八中的《昌言》、明梅鼎祚所編《東漢文紀》卷二十五中的《昌言》、明胡維新所輯《兩京遺編》中的《仲長統論》。上述諸本大多收録了本傳所載《昌言》中的三篇文章——《理亂》篇、《損益》篇、《法誡》篇，或《樂志論》内容。屬於第二系統的有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的《昌言》二卷、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中的《昌言》一卷、清嚴可均所輯《全後漢文》卷八十八至八十九中的《昌言》二卷。上述諸本除了收録本傳所載三篇文章之外，還收録古籍中引用《昌言》的内容。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關於《昌言》的内容最爲完備，此次整理把它作爲底本（中華書局影印清光緒王毓藻刻本），校本主要有一九三一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南宋紹興刻本《後漢書》（簡稱「《後漢書》」）、唐魏徵《群書治要》（現藏日本宫内廳書陵部，原金澤文庫本，鎌倉時代書寫，簡稱「《治要》本」）、唐馬總《意林》（據《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的南京圖書館所藏清抄本，簡稱「《意林》本」）。其他參校諸書則於校記首見處注明。嚴氏原注謹依底本，較正文小一字號排録。所未備之内容重作輯佚，附於書後，且注明出處及所據文獻版本。

校點者　蘇曉威

昌言上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謹案《隋志》雜家：「仲長子《昌言》十二卷。録一卷。漢尚書郎仲長統撰。」《舊唐志》作十卷。《新唐志》移入儒家，亦十卷。《崇文總目》稱，「今所存十五篇，分爲二卷，餘皆亡」。《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録解題》不著録。明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二卷。其刻本僅見明胡維新《兩京遺編》，有《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歸有光《諸子彙函》有《理亂》、《損益》二篇，皆出本傳，無所增多，則北宋十五篇本又復佚失。今從《群書治要》寫出九篇，益以本傳三篇。以《意林》次第之，刺取各書引見，補正脱譌，定著二卷。其遺文墜句，于原次無考，依各書先後附于末。本傳：統，山陽高平人，著論三十四篇，十餘萬言。今此搜輯，纔萬餘言，亡者蓋十八九。而《治要》所載，又頗删節，斷續㐉離，殆所不免。然其闓陳善道，指抲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盪之氣，有不容靡滅者，繆熙伯方之董、賈、劉、揚，非過譽也。嘉慶二十年太歲在乙亥三月十五日。

德教篇❶

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爲之佐助焉。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能親百姓、訓五

❶ 嚴氏原用小字題「篇名缺」三字，今據篇首二字拟補篇名。

品、和萬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應、降鬼神之吉靈者，實德是爲，而非刑之攸致也。至于革命之期運，非征伐用兵，則不能定其業；姦宄之成群，非嚴刑峻法，則不能破其黨。時勢不同，所用之數亦宜異也。教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于百世，權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高辛」已下三十二字從《意林》補。所不可得而易者也。故制不足，則引之無所至；禮無等，則用之不可依；法無常，則網羅當道路；教不明，則士民無所信。引之無所至，則難以致治；用之不可依，則無所取正；羅網當道路，則不可得而避；士民無所信，則其志不知所定，非治理之道也。

誠令方來之作，禮簡而易用，儀省而易行，法明而易知，教約而易從。篇章既著，勿復刊剟；儀故既定，勿復變易。而人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本作「忠仁」，依《文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注改。壹德于恒久，先之用己身，又使通治亂之大體者，總綱紀而爲輔佐；知稼穡之艱難者，親民事而布惠利，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權不入于宦豎之門，下無侵民之吏，京師無佞邪之臣，則天神可降，地祇可出。大治之後，有易亂之民者，安寧無故，邪心起也；大亂之後，有易治之勢者，創艾禍災，樂生全也。刑繁而亂益甚者，法難勝避，苟免而無恥也；教興而罰罕用者，仁義相厲，廉恥成也。任循吏于大亂之會，必有恃仁恩之敗；用酷吏于清治之世，必有殺良民之殘。此其大數也。

我有公心焉，則士民不敢念其私矣；我有平心焉，則士民不敢行其險矣；我有

儉心焉，則士民不敢放其奢矣。此躬行之所徵者也。開道塗焉，起提防焉，舍我塗而不由，踰提防而横行，逆我政者也。誥之而知罪，可使悔過于後矣；誥之而不知罪，明刑之所取者也。教有道，禁不義，而身以先之，令德者也；身不能先，而總略能行之，嚴明者也；忠仁爲上，勤以守之，其成雖遲，君子之德也。譎詐以御其下，欺其民而取其心，雖有立成之功，至德之所不貴也。《群書治要》。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争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

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心于我矣。豪傑之心既絶，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

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

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意林》作「情」。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于婦人而不反，出則馳于田獵而不還。「而不反」、「而不還」六字依《意林》補。《意林》「耽」作「騁」，「獵」作「弋」。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説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于運徙勢去，《意林》作「命移運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間，無所益損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

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修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絶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本傳。

損益篇

作有利于時，制有便于物者，可爲也。事有乖于數，法有翫于時者，可改也。故行于古有其迹，用于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于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

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于坐食奉禄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于國，擅之于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于禮制之防，放于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横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于州郡，田畝連于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户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于封君，勢力侔于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致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

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髠鉗，下髠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髠者無傷于人。髠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于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髠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

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于殺人也，而不忍于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于智，猶枝之附榦，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界，「界」字從《通典》一補。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遠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土，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能自往緣邊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禦。「而諸夏」下四十九字從《通典》一補。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奇刻以絶煩暴。❶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户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户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

❶「奇」，《後漢書》作「苛」。

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以上，則百萬人也。又什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絶，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

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❶曰：若是，三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盗跖主征税，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横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禄誠厚，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虚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禄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

❶「之言」，《後漢書》作「言之」。

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横税弱人，割奪吏禄，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于昊天，貧窮轉死于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❶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税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税一乎？夫薄吏禄以豐軍用，緣于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民，❷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禄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税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本傳。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

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

❶「短」，原作「矩」，今據《後漢書》改。

❷「民」，《後漢書》作「主」。

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内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于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于國家，績加于生民，不亦遠乎？

昔文帝之于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于近世，❶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于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之哉！❷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嘗，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

❶「于」，《後漢書》作「如」。
❷「之」，《後漢書》作「者」。
❸「嘗」，《後漢書》作「常」。下「嘗然之敗」之「嘗」同。

勢，故其貴任萬世。嘗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于媟近，輸權重于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本傳。

昌言下

烏程嚴可均校輯

此下篇名並缺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鑾法駕，清道而行，便辟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意林》。

廉隅貞潔者，德之令也；流逸奔隨者，行之汙也。風有所從來，俗有所由起。病其末者刈其本，惡其流者塞其源。夫男女之際，明別其外內，遠絶其聲音，激厲其廉恥，塗塞其虧隙，由尚有匈心之逸念，睇盼之過視，而況開其門，導其徑者乎？今嫁娶之會，捶杖以督之戲謔，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廣衆之中，顯陰私于族親之間，汙風詭俗，生淫長姦，莫此之甚，不可不斷者也。《群書治要》。

董賢之于哀帝，無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宴接之歡，自成膠漆也。《意林》。

漢興以來，皆引母妻之黨爲上將，謂之輔政。而所賴以治理者甚少，而所坐以危亡者甚衆。妙采于萬夫之望，其良猶未可得而遇也，況欲求之妃妾之黨，❶取之于驕盈之家，徼天幸以自獲其人者哉？夫以丈夫之智，猶不能久處公正，長思利害，耽榮

❶「妃」，原作「兆」，今據《治要》本改。

樂寵，死而後已。又况婦人之愚，❶而望其遵巡正路，謙虚節儉，深圖遠慮，爲國家校計者乎？故其欲關豫朝政，愜快私願，是乃理之自然也。

昔趙綰舊有「白」字，今删。趙綰事見《申公傳》，其獲罪，因不奏事太后，可補班書之闕。不奏事于太后，而受不測之罪；王章陳日蝕之變，而取背叛之誅。夫二后不甚名爲無道之婦人，猶尚如此，又况吕后、飛燕、傅昭儀之等乎？夫母之于我尊且親，于其私親，亦若我父之欲厚其父兄子弟也；妻之于我愛且媟，于其私親，亦若我之欲厚我父兄子弟也。我之欲盡孝順于慈母，無所擇事矣；我之欲效恩情于愛妻妾，亦無所擇力矣。而所求于我者，非使我有四體之勞苦，❷肌膚舊有「用」字，今删。之疾病也。夫以此欬唾盼睇之間，至易也，誰能違此者乎？唯不世之主，抱獨斷絶異之明，有堅剛不移之氣，然後可庶幾其不陷没流淪耳。《群書治要》。

景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意林》。

日在天之内，在人之外。《意林》。案：《劉子・心隱》作「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内」。

宦豎者，傳言給使之臣也。拚埽是爲，超走是供，傳近本作「傳延」，從《文選・宦者傳論》注改。房臥之内，交錯婦人之間，又亦實刑者之所宜也。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坐傍，而《周禮》有其官職。至于武皇游宴後庭，置

❶「婦」，原作「愚」，今據《治要》本改。

❷「非使」，原誤倒，今據《治要》本改。

中書之官，領受軍事。「天文」下三十四字從《文選·宦者傳論》注補。孝宣之世，則以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中宗嚴明，二暨不敢容錯其姦心也。後暨孝元，常抱病而留好于音樂，悉以樞機委之石顯，則昏迷霧亂之政起，而仇忠害正之禍成矣。嗚呼！父子之間，相監至近，而明闇之分若此，豈不良足悲耶！孝桓皇帝起自蠡吾，而登至尊。侯覽、張讓之等，以亂承亂，政令多門，權利並作，迷荒帝主，濁亂海內。高命「命」借爲「明」，《易·繫辭》「而命之」，《釋文》：孟本作「明」。士惡其如此，直言正諭，與相摩切，被誣見陷，謂之黨人。靈皇帝登自解犢，以繼孝桓。中常侍曹節、侯覽等，造爲維綱，帝終不寤，寵之日隆，唯其所言，無求不得。凡貪淫放縱，僭凌橫恣，撓亂內外，螫噬民化，隆自順、桓之時，盛極孝靈之世，前後五十餘年，天下亦何緣得不破壞邪！古之聖人，立禮垂典，使子孫少在師保，不令處于婦女小人之間，蓋猶見此之良審也。《群書治要》。

和神氣，懲思慮，避風濕，節飲食，適嗜欲，此壽考之方也。不幸而有疾，則鍼石湯藥之所去也。❶肅禮容，居中正，康道德，履仁義，敬天地，恪宗廟，此吉祥之術也。不幸而有災，則克己責躬之所復也。然而有禱祈之禮、史巫之事者，盡中正，竭精誠也。下世有脱字。其本而爲姦邪之階，于是淫厲亂神之禮興焉，俜張變怪之言起焉，丹書厭勝之物作焉。

故常俗忌諱可笑事，時世之所遂往，而通人所深疾也。且夫堀地九仞以取水，鑿

❶「之」下，原衍「之」字，今據《治要》本删。

山百步以攻金，入林伐木不卜日，適野刈草不擇時，及其搆而居之，制而用之，則疑其吉凶，不亦迷乎？簡郊社，慢祖禰，逆時令，背大順，而反求福祐于不祥之物，取信誠于愚惑之人，不亦誤乎？彼圖家畫舍，轉局指天者，不能自使室家滑利，子孫貴富，而望其能致之于我，不亦惑乎？今有嚴禁于下，而上不去，非教化之法也。諸厭勝之物，非禮之祭，皆所宜急除者也。情無所止，禮爲之儉；欲無所齊，法爲之防。越禮宜貶，踰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紀綱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縱横馳騁，誰能度其所極者哉？表正則影直，範端則器良。行之于上，禁之于下，非元首之教也。君臣士民，並順私心，又大亂之道也。

頃皇子皇女有夭折，年未及殤，爵加王、主之號，葬從成人之禮，非也。及下殤以上，已有國邑之名，雖不合古制，行之可也。王侯者，所與共受氣于祖考，幹合而枝分者也。性類純美，臭味芬香，孰有加此乎？然而生長于驕溢之處，自恣于色樂之中，不聞典籍之法言，不因師傅之良教，故使其心同于夷狄，其行比于禽獸也。長幼相效，子孫相襲，家以爲風，世以爲俗，故姓族之門不與王侯婚者，❶不以其五品不和睦，閨門不潔盛邪！所貴于善者，以其有禮義也；所賤于惡者，以其有罪過也。今以所貴者教民，以所賤者教親，不亦悖乎？可令王侯子弟，悉入大學，廣之以他山，肅之以二物，則腥臊之汙可除，而芬芳之風可發矣。《群書治要》。

❶「門」，原作「殷」，今據《治要》本改。

有天下者，莫不君之以王，而治之以道。道有大中，所以爲貴也。又何慕于空言高論、難行之術哉！今爲宫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十百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丈旗，❶珠玉翡翠以爲飾，連幃爲城，搆帳爲宫。起「今爲」下四十一字從《藝文類聚》六十一補。臺榭則高數十百尺，璧《藝文類聚》作「鞶」。帶加珠玉之物，木土被綈錦之飾。不見夫之女子，成市于宫中；未曾御之婦人，生幽于山陵。繼體之君，誠欲行道，雖父之所興，可有所壞者也；雖父之美人，可有所嫁者也。至若門庭足以容朝賀之會同，公堂足以陳千人之坐席，臺榭足以覽都民之有無，防閾足以殊五等之尊卑。宇殿高顯敞，而不加以雕采之巧，錯塗之飾，是自有脱文。其中也。苑囿池沼，百里而還，使蒭蕘雉菟者，得時往焉。隨農郄而講事，因田狩以教戰。上虔郊廟，下虞賓客，是又自有脱文。其中也。嫡庶之數，使從周制。妾之無子與希幸者，以時出之。均齊恩施，以廣子姓。使令之人，取足相供。時其上下，通其隔曠，是又自然其中也。

在位之人，有乘柴馬弊車者矣，有食菽藿者矣，有親飲食之蒸烹者矣，有過客不敢沽酒市脯者矣，有妻子不到官舍者矣，有還奉禄者矣，有辭爵賞者矣，莫不稱述以爲清邵。非不清邵，而不可以言中也。好節之士，有遇君子而不食其食者矣，有妻子凍餒而不納善人之施者矣，有茅茨蒿屏而上漏下濕者矣，有窮居僻處求而不可得見者矣，莫不歎美以爲高潔。此非不高潔，而不可以言

❶「丈」，原作「大」，今據上海圖書館藏南宋紹興刻本《藝文類聚》改。

中也。夫世之所以高此者，亦有由然。先古之制休廢，時王之政不平，直正不行，詐僞獨售。于是世俗同共知節義之難復持也，乃舍正從邪，背道而馳姦。彼獨能介然不爲，故見貴也。如使王度昭明，禄除從古，服章不中法，則詰之以典制；貨財不及禮，則間之以志故，向所稱以清邵者，將欲何矯哉？向所歎云高潔者，將以何厲哉？故人主能使違時詭俗之行，無所復剴摩；困苦難爲之約，無所復激切，步驟乎平夷之塗，偃息乎大中之居，人享其宜，物安其所，然後足以稱賢聖之王公，中和人當作「之」。君子矣。《群書治要》。

古者君之于臣，無不答拜也。雖王者有變，不必相因，猶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爲起，非也。爲太子時太傅，即位之後，宜常答其拜。少傅可比三公，爲之起。《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及于其病時，皆自問焉。古禮雖難悉奉行，師傅三公，所不宜闕者也。凡在京師，大夫以上疾者，可遣使修賜問之恩。州牧郡守遠者，其死然後有弔贈之禮也。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論道必求高明之士，幹事必使良能之人，非獨三太三少可與言也。凡在列位者，皆宜及焉。故士不與其言，何以知其術之淺深？不試之事，何以知其能之高下？與群臣言議者，又非但用觀彼之志行，察彼之才能也，乃所以自弘天德，益聖性也。聖人猶十五志學，❶朋友講習，自强

❶「聖人」，原脱，嚴氏於此注曰「有脱文」，今據《治要》本補。

不息，德與年進，至于七十，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況于不及中規者乎？而不自勉也？公卿列校，侍中尚書，皆九州之選也，而不與之從容言議，諮論古事，訪國家正事，問四海豪英，琢磨珪璧，染練金錫，何以昭仁心于民物，廣令聞于天下哉？

人主有常不可諫者五焉：一曰廢后黜正，二曰不節情欲，三曰專愛一人，四曰寵幸佞諂，五曰驕貴外戚。廢后黜正，覆其國家者也；不節情欲，伐其性命者也；專愛一人，絶其繼嗣者也；寵幸佞諂，壅蔽忠正者也；驕貴外戚，淆亂政治者也。此爲疾痛在于膏肓，此爲傾危比于累卵者也，然而人臣破首分形，所不能救止也。不忌當作「忘」。初故，仁也；以計御情，智也；以嚴專制，禮也。豐之以財，而勿與之位，亦足以爲恩也；封之以土，而勿與之權，亦足以爲厚也。

何必友疑有誤。舊校云：恐當作「久」。年彌世，惑賢亂國，然後于我心乃快哉！《群書治要》。

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意林》。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閲，一俗；交遊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意林》。

天下學士有三姦焉：實不知，詳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記，以成己説，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意林》。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憎？智足以立難成之事，能足以圖□□□□。附者不黨，疏者不遺。《意林》。

婦人有朝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顔色不愧。今公侯之宫，美女數百，❶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意林》。

人之性，有山峙淵停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絶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檢；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意林》。

疏濯胸臆，澡雪腹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汙也。❷《意林》。

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當作「鍊」。之以致其情，瑩之以發其光。《文選·廣絶交論》注、《意林》、《御覽》四百三。

人之事親也，不去乎父母之側，不倦乎勞辱之事，唯父母之所言也，唯父母之所欲也。于其體之不安，則不能寢；于其飡之不飽，則不能食。孜孜爲此，以没其身，惡有爲此人父母而憎之者也？人之事君也，

❶「美女數百」，原脱，今據《意林》本補。

❷「白」，明萬曆本《意林》作「而」。

言無小大，無所愆也；事無勞逸，無所避也。其見識知也，則不恃恩寵而加敬；其見遺忘也，則不懷怨恨而加勤。安危不貳其志，險易不革其心，孜孜爲此，以没其身，惡有爲此人君長而憎之者也？人之交士也，仁愛篤恕，謙遜敬讓，忠誠發乎内，信效著乎外，流言無所受，愛憎無所偏，幽闇本作「閑」，《意林》作「暗」，知是「闇」字。則攻己之所短，本作「攻人之短」，從《御覽》四百六改補。「所」字從《意林》補。下句倣此。會同本作「會友」，從《意林》、《御覽》改。則述人之所長。有負我者，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患《意林》無「患」字。難必相恤，利必相及，「恤利必相」四字，從《意林》補。行潛德而不有，立潛功而不名，孜孜爲此，以没其身，惡有與此人交而憎之者也？❶

故事親而不爲親所知，是孝未至者也；事君而不爲君所知，是忠未至者也；與人交而不爲人所知，是信義未至者也。父母怨咎人不以正，己審其不然，可違而不報也；父母欲與人以官位爵禄，而才實不可，可違而不從也；父母欲爲奢泰侈靡，以適心快意，可違而不許也；父母不好學問，疾子孫之爲之，《意林》作「學之」。可違而學也；父母不好善士，惡子孫交《意林》作「友」。之，可違而友《意林》作「交」。也；士友有患故，待己而濟，父母不欲其行，可違而往也。故不可違而違，非孝也；可違而不違，亦非孝也；好不違，非孝也；好違，亦非孝也。其得義而已也。《群書治要》。

❶「幽闇」至本段末，《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十六引作：「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負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永樂大典》第六册，中華書局影印本。

昔高祖誅秦、項，而陟天子之位；光武討篡臣，而復已亡之漢，皆受命之聖主也。蕭、曹、丙、魏、平、勃、霍光之等，夷諸呂，尊大宗，廢昌邑而立孝宣，經緯國家，鎮安社稷，一代之名臣也。二主數子之所以震威四海，布德生民，建功立業，流名百世者，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然則王天下、作大臣者，不待于知天道矣。所貴乎用天之道者，則指星辰以授民事，順四時而興功業，其大略也。吉凶之祥，又何取焉？故知天道而無人略當作「事」。者，是巫醫卜祝之伍，下愚不齒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❶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家之臣也。

問者曰：「治天下者，壹之乎人事，抑亦有取諸天道也？」曰：「所取于天道者，謂四時之宜也；所壹于人事者，謂治亂之實也。」「《周禮》之馮相保章，其無所用邪？」曰：「大備于天人之道耳，是非治天下之本也，是非理生民之要也。」曰：「然則本與要，奚所存邪？」曰：「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卹政事，屢省功臣。賞錫期于功勞，刑罰歸乎罪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求其不然，乃不可得也。王者所官者，非親屬則寵幸也；所愛者，非美色則巧佞也。以同異爲善惡，以喜怒爲賞罰。取乎麗女，怠乎萬機，黎民冤枉，脱一字。類殘賊。雖五方之兆不失四時之禮，斷獄之政不違冬日之期，蓍龜積于廟門之中，犧牲群于麗碑之間，馮相坐臺上而不下，祝史伏壇旁而不去，猶無益

❶「略」，《治要》本作「事」。

于敗亡也。從此言之，人事爲本，天道爲末，不其然與？」

故審我已善，而不復恃乎天道，上也；疑我未善，引天道以自濟者，其次也；不求諸己，而求諸天者，下愚之主也。今夫王者誠忠心于自省，❶專思慮于治道，自省無愆，治道不謬，則彼嘉物之生，休祥之來，是我汲井而水出，爨竈而火燃者耳，何足以爲賀者邪？故歡于報應，喜于珍祥，是劣者之私情，未可謂大上之公德也。《群書治要》。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意林》。《北堂書鈔》一百《歎賞》類作「英才若雨，妙句如雲」。《文選》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作「英辭雨下」。

愛當有「惡」字。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意林》。

嗽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意林》。

北方寒而其人壽，南方暑而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于人者也。鈞之蠶也，❷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引日少。此寒温餓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意林》、《御覽》八百二十五。

行氣可以不飢不病，吾始者未之信

❶「今」，原作「令」，今據《治要》本改。
❷「鈞」，《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太平御覽》卷八二五作「約」。

也，❶至于爲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于世務，思鋭于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爲良説矣，然亦非至當之論。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所聞行氣之法，則彼説師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爲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抱朴子内篇・至理》。

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抱朴子内篇・至理》。

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陳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陳公與之一著單衣，入室寢，日中果死。《御覽》六百九十一。

魏王所集方士名：上黨王真、隴西封君達、甘陵甘始、魯女生、譙國華佗字元化、東郭延年、唐雲、冷壽光、河南卜式、張貂、薊子訓、汝南費長房、鮮奴辜、魏國軍吏河南趙聖卿、陽城郄儉字孟節、廬江左慈字元放。右十六人，魏文帝、東阿王、仲長統所説。《博物志》五。

---

❶「病」下，《四部叢刊》影印明魯藩刊本《抱朴子内篇》有「云」字。

《典論》又云：「王仲統云：當作「東阿王及仲長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爲丞相所録，間行其術，亦得其驗。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母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在。武帝恒御此藥，亦云有驗。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秘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黄白之道可成，謂神仙之道可致。卒亦無驗，乃以罹罪也。』」《博物志》五。

案：此二條出《典論》，又與子建相亂，非皆《昌言》原文，故附載焉。自「嗽舌下泉」以下，當同在一篇。

湯，契後。秦，益後。益，即皋陶子也。《意林》。案：此已上依本傳、《治要》、《意林》寫出，不紊仲長子原次。已下各書引見，于原次無考，依各書先後録之。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❶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❷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娱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霜之妙曲。❸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

❶「難」，《後漢書》作「艱」。
❷「孥」，原作「拏」，今據《後漢書》改。
❸「霜」，《後漢書》作「商」。

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本傳「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云云。據《文選·閒居賦》注引《昌言》曰「溝池自周，竹木自環」，今此有「溝池環帀，竹木周布」二語，知即三十四篇之一。疑在《自敘篇》，或當以「卜居」名篇。胡維新《兩京遺篇》題爲《樂志論》，而出之《昌言》外，非也。

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生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尚乎食也哉？《齊民要術序》。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君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而關中無饑年。蓋食魚鼈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墝之勢可知。《齊民要術序》。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産不肥，鞭之可也；柂落不完，垣牆不平，❶埽除不浄，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齊民要術序》。

飽魚之肆，不自以氣爲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爲異：生習然也。❷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❸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藍之甘乎？《齊民要術序》。

宗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夏以旦，冬以中。《北堂書鈔》未改本三十六《清浄》。

❶「平」，《四部叢刊》影印明鈔本《齊民要術》作「牢」。

❷「習」下，《齊民要術》有「使之」二字。

❸「孰自知也」，《齊民要術》作「夫孰自知非者也」。

公卿大夫，莫不先歷三七之官，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也。《北堂書鈔》未改本四十九《設官》。升階越等，其步也亂。登朝越等，❶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賜進焉。❷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鏤以鉛刀，而望其巧，❸不亦疏乎？《御覽》二百三。

冢宰，堯官也。《藝文類聚》四十五、《御覽》二百六。

今人主不思神芝、朱草、甘露零、醴泉涌，而患枇杷、荔枝之腐，亦鄙甚矣。《藝文類聚》八十七、《白孔六帖》一百、《御覽》九百七十一《枇杷》又《荔枝》。

漢安帝時，❹有異物生于長樂宮延年廄後東廡柏樹，及永巷南園《御覽》作「闈」。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群臣皆賀，受賜。《藝文類聚》八十九、《御覽》九百六十。

笏以《御覽》作「以笏」。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持版以象焉。《初學記》二十六、《御覽》六百四十五、又六百九十二。

淑清穆和之氣既宣，❺醇醲之化既浹。《文選・魏都賦》注。

斧帳翠屏之不坐。《文選・天台山賦》注。

❶「登朝越等」，《太平御覽》作「亂登朝級」。
❷「賜」，《太平御覽》作「次」。
❸「巧」，原作「切」，今據《太平御覽》改。
❹「安」，《藝文類聚》卷八十九、九十八均作「哀」。
❺「氣」，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文選》作「風」。

古之葬者，植松柏梧桐，❶以識其墳也。《文選》潘安仁《懷舊賦》注、阮籍《詠懷》詩注、陸機《門有車馬客行》注、古詩《驅車上東門》注、丘遲《與陳伯之書》注、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

喜、怒、哀、樂、好、惡，謂之六情。《文選·文賦》注。

乘此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爲此限者哉？《文選·琴賦》注。

捷疾馳，影響人間也。《文選·贈白馬王彪》詩注。

築臺起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注。案：此疑「有天下者」篇約文。

聞上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伏重岫之內，窟窮皋之底。《文選》陶淵明《經曲阿》詩注、張景陽《七命》注。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子若昇天路也。《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注、曹子建《雜詩》注、《與吳季重書》注。

彊者勝弱，智者欺愚。《文選》陸機《塘上行》注。

事求絲髮之釁。《文選》鮑照《白頭吟》注。

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修潔皎之士，固當食荼鹽膽，枕

❶「植」，原脱，今據《文選》補。

藉荆棘。❶《文選》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注。❷

引之以教義。《文選》任彦昇《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注、又《奏彈劉整》注。

清如冰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

節操淩高雲。《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注。

《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禊者，潔也，于水上盥潔也。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文選》顔延年《曲水詩序》注。❸

姦慝既弭，警蹕清夷。《文選》顔延年《曲水詩序》注、又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文選・王文憲集序》注。

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文選》干令升《晉武革命論》注。

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文選・宦者傳論》注。

探心測意，世加甚焉。《文選・演連珠》注。

運籌于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文選・石闕銘》注。

---

❶「荆」，《文選》作「菁」。

❷「玄」，原作「元」，嚴氏注避清帝玄燁諱，今據《文選》改。

❸此條據《文選》卷四十六李善注，出《風俗通》，嚴氏誤收入《昌言》。

五位以正方面。《文選·石闕銘》注。

直道正辭，貞亮之節。《文選·郭林宗碑文》注。

百夫之豪，州以千計。《文選·頭佗寺碑文》注。

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文選·頭佗寺碑文》注。

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文選·齊安陸王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

昔秦用商君之法，張彌天之網，然陳涉大呼于沛澤之中，天下響應。人不爲用者，怨毒結于天下也。《長短經·政體》。

攻玉以石，濑布以灰。《御覽》八百二十六。

附録

《昌言》輯佚補

蕩五情六性，有心而不以之思，有口而不以之言，有体而不以之安。安之而能遷，樂之而不愛。以之圖之，不知日之益也，不知物之易也。其彭祖、老聃庶幾，不然，彼何爲與人者同類，而與人者異壽？ 南朝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録》卷上第八，明《正統道藏》第三十一册，臺灣藝文印書館影印本。

精核是非，議之嘉也。 唐李善《文選》卷十八馬融《長笛賦並序》注，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

潔若清冰，嚴若秋霜。 唐李善《文選》卷三十一袁淑《傚曹子建樂府白馬篇》注，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

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 唐李善《文選》卷五十三李康《運命論》注，中華書局影印清胡克家刻本。

繩墨得拼彈。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十四「拼地」條，《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版。

遷爲《滑稽傳》，序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爲是，又非也。 唐司馬貞《史記·滑稽列傳》索隱，國家圖書館藏日本銅活字本。

飴口飽腹，藥其如我何？所乘之氣有

時，而既于禱神佞佛，遂甘心焉。唐劉禹錫《劉夢得文集》卷十四《答道州薛侍郎論方書》，《四部叢刊》影印董氏影宋本。

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唐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三《朋黨論》，《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才智者，亦姦兇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唐李德裕《李文饒文集》外集卷三《朋黨論》，《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

古者以兵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强弩，亦必喪師亡國也。❶宋程大昌《演繁露》卷十「鐵甲」條，清嘉慶十年張氏照曠閣刊刻《學津討原》叢書本。

❶ 該條引文又見同書卷十四「金爲兵器」條。「鐵甲」條所引，程大昌明言《昌言·政損益》篇所云，疑程氏所引篇名衍一「政」字。

傅子

〔晉〕傅玄 撰
〔清〕錢保塘 輯
楊軍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傅玄（二一七——二七八），字休奕，一作休逸。北地泥陽（今陝西耀縣）人，魏晉間學者、詩人。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音律。州舉秀才，除郎中，入選爲著作郎。正始間與王沈等共撰《魏書》。司馬炎爲晉王時，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掌諫職。玄以剛直著稱，累上書言事，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使臺閣生風。官至司隸校尉。卒謚剛，追封清泉侯。玄又工詩，《詩品》列入下品，稱「繁富可嘉」。尤長樂府，晉初廟堂樂章，多出其手。今存詩六十餘首，賦五十三篇，表疏頌贊等四十篇，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晉書》卷四十七有傳。

據《晉書》本傳記載，玄少時避亂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其子咸持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清人錢保塘稱：傅玄「所論皆通達治體，指陳切至，不爲過高無實之言」，「綜其學識，可與王符、崔寔、徐幹、仲長統諸人相頡頏，同時諸子非其匹也」。用歷史的眼光看，傅玄生當魏政極敝之後，以修舉法度爲己任，撰修史書的經歷和長期從政的經驗相結合，以及作爲知識分子對現實社會生活的關注，使得他關於國家管理和制度建設的諸多議論平實淳正而切合時用。今天我們讀到的《傅子》，就其數量而言，或許只及原書的十分之一二，但其内容爲裴松之《三國

志》注、魏徵《群書治要》以及《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等政書、類書所徵引，綿延千載而不廢，應該是《傅子》的精華所在，其豐富的思想成果值得我們今天研究和借鑒。

《隋書·經籍志》著録《傅子》一百二十卷，入雜家，此本北宋以後散佚。《中興書目》、《通志》、《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所著録，皆作五卷。至清初，此五卷本亦失傳。乾隆間，《四庫全書》館臣徐步雲從《永樂大典》中録出二十四篇，並旁搜《太平御覽》等類書所徵引者，得四十餘條，合爲一卷刊行之，是爲《聚珍版叢書》本，亦稱官本。《四庫全書》收録於子部儒家類。嘉慶間，東洋人所刊《群書治要》傳回中土，其中所載《傅子》文較完足。嚴可均合二書録之，益以《三國志》注所引，編爲二卷。嗣後嚴氏又遍搜各書，重加編輯，以《治要》、《大典》及各書所載有篇名者爲二卷，其餘散條爲補遺二卷，凡四卷，從而形成今見《傅子》諸輯録本的基本格局。光緒二年，方濬師在李恢坦協助下，遍爲搜輯，編成《傅子》二卷，並明張溥彙輯之《傅鶉觚詩文雜著》，釐爲《傅鶉觚集》五卷。光緒七年，錢保塘亦輯成《傅子》二卷刊行之。光緒二十年，傅以禮奉命修校聚珍版諸書，《傅子》亦在其中，得楊希閔、孫星華相助甄采，並參考嚴氏四卷本、錢氏二卷本，編成《傅子》五卷。上述諸本成於不同編者之手，内容相若，體例大同小異。其中嚴氏、錢氏、傅氏三家皆有校記。錢氏本篇目組織相對合理，附録《隋書·經籍志》以下群籍著録，以及程瑶田、嚴可均、周廣業校理是書敘略、《晉書·傅玄傳》，於讀者頗有助益。

這次整理《傅子》，以光緒七年海寧錢保塘清風室校刊之《傅子》二卷本爲底本，校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傅子》一卷本（簡稱「四庫本」）、傳録嚴可均稿本《傅子》四卷本（簡稱「嚴本」）、光緒二年八月廣州書局刊行之方濬師輯録《傅子》二卷本（簡稱「方本」，即《傅鶉觚集》五卷本之前二卷）、光緒二十二年傅氏演慎齋重刻傅以禮輯録之

《傅子》五卷本（簡稱「傅本」）。校勘以不同版本間的比對爲主，底本原有校語皆予保留，不另出校。同時儘可能追遡底本正文所引原書，諸如《三國志》注（用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出版之校點本）、《群書治要》（用日本天明七年刻本）、《北堂書鈔》（用《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之光緒十四年孔氏三十三萬卷堂刻本）、《太平御覽》（用《四庫全書》本）、《意林》（用《四庫全書》本）等等，反復比對，有參考價值的異文出校，以期爲讀者提供可信文本。底本原有附録仍舊保留，新增孫星衍、嚴可均、方濬師、傅以禮等人爲嚴本、方本、傅本所撰序跋，俾讀者藉以了解三本成書始末及其版本風貌。校點者懷着對鄉賢的崇敬之情從事本書的整理，主觀上力求盡善，但限於眼界和學力，工作中難免有疎誤，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校點者　楊　軍

傅子序

《傅子》篇卷之富最諸子，體例之創亦迥異諸子。今傳者不過十二三，所論皆通達治體，指陳切至，不爲過高無實之言。特其天性峭刻，生當魏政極敝之後，風俗虚蕩，綱紀廢弛，志欲修舉法度，綜核名實，以整齊一切，詞意峻厲間，與名、法家近，故隋、唐《志》入之雜家。然其《仁論》、《義信》、《禮樂》、《正心》、《通志》、《安民》諸篇，語多平實醇正，《舉賢》、《校工》、《檢商賈》、《重爵禄》、《平賦役》諸篇，論爲治之要，尤切時用，《治體》、《法刑》、《問刑》篇，亦極言專尚刑法之弊，固猶是儒家者言。綜其學識，可與王符、崔寔、❶荀悦、徐幹、仲長統諸人相頡頏，同時諸子非其匹也。往在都門，見《群書治要》中載《傅子》一卷，取校武英殿官本，多所未載，因重爲編輯，零章佚句，均爲收入，分爲二卷。《意林》所載與《物理論》錯簡者，附録於後。《藝文類聚》所收有誤標《傅子》二條，録之而校正於後。官本誤收《韓子》、《申鑒》各一條，删之。《晉書》本傳多載玄論治之文，❷可與《傅子》相發明，則并録之。魏晉間諸子零落殆盡，其散見《群書治要》、《意林》、《御覽》諸書，率不盈一卷。是書雖所佚過半，然語多可采，其體例亦略可覩，輯録之以繼後漢諸子，可以無愧色矣。光緒七年正月海寧錢保塘序。

❶「崔寔」，原作「崔實」，據《後漢書·崔駰傳》改。
❷「玄」，原作「元」，避清聖祖玄燁諱，今回改。下同。

傅子卷一

海寧錢保塘輯

《群書治要》載《傅子》一卷，不録篇名，而以所載他書例之，其先後均依原書次第。因以官本所録篇名依《治要》所載次第别編之。中有二條不知篇名者，依原次附入。其文依《治要》爲主，有改從官本者，本句下注明《治要》作某。繼以官本《官人篇》、《水經注》引《宫室篇》、《藝文類聚》引《釋法篇》。其諸書所引雜論名理者，總爲雜録，附於後。中有語意與篇名相應者，録附各條之後。字句異同，注於各句之下。《治要》本「于」多作「於」，「惟」多作「唯」，「一」多作「壹」，不悉出，以省繁文。有録日本人原校語者，以「《治要》曰」著之。凡有篇名者二十五篇。

治體篇❶

治國有二柄，一曰賞，二曰罰。賞者，政之大德也。罰者，政之大威也。人所以畏天地者，以其能生而殺之也。爲治審持二柄，能使生殺《治要》作「殺生」。不妄，則其威德與天地並矣。信順者，天地之正道也。

❶「治體篇」，傅本作「治體」，題下注：「《群書治要》未載篇名，《永樂大典》有之。今標題據《大典》，編次依《治要》，而參之以《意林》。卷二昉此。」以下各篇標題，傅本皆無「篇」字。

詐逆者，天地之邪路也。民之所好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善治民者，開其正道，因所好而賞之，則民樂其德也。塞其邪路，因所惡而罰之，則民畏其威矣。善賞者賞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勸，善罰者罰一惡而天下之惡皆懼者何？賞公而罰不貳也。有善，雖疏賤必賞；有惡，雖貴近必誅：可不謂公而不貳乎？若賞一無功，則天下飾詐矣；罰一無罪，則天下懷疑矣。是以明德慎賞，而不肯輕之；明德慎罰，而不肯忽之。夫威德者，相須而濟者也。故獨任威刑而無德惠，則民不樂生；獨任德惠而無威刑，則民不畏死。民不樂生，不可得而教也；民不畏死，不可得而制也。有國立政，能使其民可教可制者，其唯威德足以相濟者乎。《治要》。官本無「信順者」以下。

辯上下者莫正乎位，興國家者莫貴乎人，統内外者莫齊乎分，宣德孝者莫明乎學。秉綱而目自張，執本而末自從。《意林》引作《物理論》，下接「善賞者」四語，今見《治體篇》。此六語當亦是篇文，因附録於此。

舉賢篇

賢者，聖人所與共治天下者也，故先王以舉賢爲急。舉賢之本，莫大正身而一《治要》作「壹」，下同。其聽。身不正，聽不一，則賢者不至，雖至不爲之用矣。古之明君，簡天下之良才，《治要》作「財」。舉天下之賢人，豈家至而户閲之乎！開至公之路，秉至平之心，執大象而致之，亦云誠而已矣。夫任誠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傅説巖下之築夫也，高宗引而相之。吕尚屠釣之賤老也，文、武尊而宗之。陳平項氏之亡臣也，高祖

以爲腹心。四君不以小疵忘大德，三臣不以疏賤而自疑，其建帝王之業，不亦宜乎！文王内舉周公旦，天下不以爲私其子；外舉太公望，天下稱其公。周公誅弟而典刑立，桓公任讐而齊國治。苟其無私，他人之與骨肉，其於誅賞，豈二法哉！惟至公然後可以舉賢也。夏禹有言，「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因斯以談，君莫賢於高祖，臣莫奇於韓信。高祖之《治要》無「之」字。在巴漢，困矣。韓信去楚而亡，窮矣。夫以高祖之明，困而思士，❶信之奇才，窮而願進。其相遭也，宜萬里響應，不移景而將相可取《治要》無「將」、「可」二字。矣。然信歸漢，歷時而不見知，非徒不見知而已，又將案法而誅之。向不遇滕公，❷則身不免於戮死；不值蕭何，則終不離於亡命。幸而得存，固水濱之餓夫，市中之怯子也，《治要》無「也」字。又安得市人可驅，而立半《治要》作「平」。天下之功也哉！蕭何一言，而不世之交合，定傾官本作「項」。之功立。豈蕭何知人之明，絶於高祖，而韓信求進之意，曲於蕭何乎！尊卑之勢異，而高下之處殊也。高祖勢尊而處高，故思進者難；❸蕭何勢卑而處下，故自納者易。❹然則居尊高之位者，其接人之道固難；而在卑下之地者，其相知之道固易矣。昔人知居上取士之難，❺故虛心而下聽；知在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舜之舉咎陶難，得咎陶，致天下之士易。湯之舉伊尹難，得伊尹，致天下之士易。故舉一

❶「思」下，四庫本有「亡」。
❷「公」下，四庫本有「而誅之」三字。
❸「難」下，四庫本、方本有「進」字。
❹「易」下，四庫本、方本有「納」字。
❺「人」，四庫本、方本作「世」。

人而聽之者，王道也；舉二人而聽之者，霸道也；舉三人而聽之者，僅存之道也。聽一人何以王也，任明而致信也。聽二人何以霸也，任術而設疑也。聽三人何以僅存也，從二而求一也。明主任人之道也《治要》無「也」字。下句同。專，致人之道也博。任人之《治要》無「之」字。道專，故邪不得間；致人之道博，故下無所壅。任人之道不專，則讒説起而異心生；致人之道不博，則殊塗塞而良材屈。❶使舜未得咎陶，湯未得伊尹，而不求賢，則上下不交，而大業廢矣。既得咎陶，既得伊尹，❷而又人人用耳目，此三字《治要》作「自用」。是代大匠斲也。君臣易位，勞神之道也。今之人或抵掌而言，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自三省，而坐誣一世，豈不甚耶！❸夫聖人者，不世而出者也。賢能之士，何世無之！何以知其然？舜興而五臣顯，武王興而九賢進。齊桓之霸，管仲爲之謀。秦孝之强，商君佐之以法。欲王則王佐至，欲霸則霸臣出，欲富國强兵，則富國强兵之人往，求無不得，唱無不和，是以知「知」字從官本增。天下之不乏賢也，顧求與不求耳，何憂天下之無人乎！《治要》，官本。

士大夫分職而聽，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臯陶爲理官，益掌驅禽。堯不能爲一焉，奚以爲君？而九子者爲

❶「殊」，四庫本、方本作「正」。
❷「既得」，四庫本無此二字。
❸「今之人」至「豈不甚耶」，《意林》引作「今人稱古多賢患世無人退不三思坐語一世豈不惑邪」。

臣，其故何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乘成功以王天下。《長短經》一。

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幾；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六曰農才，以教稼穡；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辨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長短經》一注。

知人之難，莫難於別真僞。設所修出於爲道者，則言自然而貴玄虚；所修出於爲儒者，則言分制而貴公正；所修出於縱横者，則言權宜而貴變常。九家殊務，各有所長，非所爲難也。以默者觀其行，以語者觀其辭，以出者觀其治，以處者觀其學。四德或異，所觀有微，又非所謂難也。所謂難者，典疑當作「曲」。說詭合，轉應無窮，辱而言高，貪而言廉，賊而言仁，怯而言勇，詐而言信，淫而言貞，能設似而亂真，多端以疑闇，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外設法度，四字從《意林》引補。立不易方，貞觀之道也。内貞觀而外貞一，則執僞者無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設，但責其實事之效，則是非之驗立可見也。故韓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識。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盲喑窮矣。」發齒吻，視毛色，雖良、樂不能必馬。連車蹴駕，試之行途，則臧獲定其駑良。觀青黄，察鍛銷，雖歐冶不能必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雖愚者識其利鈍矣。是知明試責實，乃聖功也。《長短經》一注。

凡都縣之考課有六：一曰以教課治則官慎德，二曰以清課本則官慎行，三曰以才

課任則官慎舉，四曰以役課平則官慎事，五曰以農課等則官慎務，六曰以獄課訟則官慎理。此能備官也。《長短經》一注。此四條引《傳子》，不言出何篇，以《意林》引「君子内洗其心」四語，下接「今人稱古多賢」五語，今見《舉賢篇》，知第三條爲《舉賢篇》文。前後三條，語意大略相近，因悉附是篇末。

授職篇

夫裁徑尺之帛，刊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者，裁帛刊木非左右之所能故也。徑尺之帛，方寸之木，薄物也，非良工不能裁之。况帝王之佐，經國之任，可不審擇其人乎？夫搆大厦者，先擇匠然後簡材；治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民。大匠搆屋，必大材爲棟梁，小材爲榱橑。苟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棄，《治要》多作「弃」。也。❶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大德爲宰相，此國家之棟梁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❷經國之本立，則庶官無曠而天工時敘矣。《治要》，官本。

校工篇

天下之害，莫甚於女飾。上之人不節其耳目之欲，殫生民之巧，以極天下之變。一首之飾，盈千金之資。《治要》作「價」。婢妾之服，兼四海之珍。縱欲者無窮，用力者有盡，用有盡之力，逞無窮之欲，此漢靈之所以失其民也。上欲無節，衆下肆情，淫奓並興，而百姓受其殃毒矣。嘗見漢末一筆之

❶「木」，原作「本」，據四庫本、傅本、方本改。

❷「也審其棟梁則經國之本立矣」，四庫本無此十二字。

柙，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用之者必被珠繡之衣，踐雕玉之履。「柙」，《北堂書鈔》百四、《初學記》二十一、《事類賦·筆賦》注均引作「匣」。《筆賦》注又引「璧」作「玉」，「發」作「文」，「翠羽」作「翡翠」，「犀」作「兔」。《藝文類聚》五十八引「翠羽」亦作「翡翠」。《初學記》二十一兩引皆作「翡翠」，「植」作「楨」。《北堂書鈔》百四十同。《書鈔》二十引「披珍玉之衣」，當即「被珠繡之衣」異文。由是推之極，❶靡不至矣。然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❷陳於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此下《意林》有「撞亡秦之鍾，作鄭衛之樂，欲以興治，豈不難哉」。無「衆邪之亂正」二語。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夫經國立功之道有二：一曰息欲，二曰明制。欲息制明，而天下定矣。同上。

檢商賈篇

夫商賈者，所以伸盈虚而權《治要》作「獲」。天地之利，通有無而一四海之財，其人可甚賤，而其業不可廢。蓋衆利之所充，而積僞之所生，不可不審察也。古者民樸而化淳，上少欲而下尠僞，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敦以大質，而下無逸心。日中爲市，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化淳也。暨周世殷盛，承變極文，而重爲之防，國有定制，下供常事，役賦有恒而業不廢，君臣相與一體，上下譬之形影，官恕民

❶「極」上，傅本、《治要》有「其」字。

❷「虎」，四庫本無此字。

忠而恩侔父子。上不徵非常之物，下不供非常之求，君不索無用之寶，民不鬻無用之貨，自公侯至於皁隸僕妾，尊卑殊禮，貴賤異等，萬機運於上，百事動於下，而六合晏如者，分數定也。夫神農正其綱，先之以無欲，而咸安其道。周綜其目，壹之以中正，《治要》作「典」。而民不越法。及秦亂四民而廢常賤，《治要》曰「賤疑職」。競逐末利而棄本業，❶苟且一切之風起矣。❷於是士樹奸於朝，賈窮僞於市，臣挾邪以罔《治要》作「内」。其君，子懷利以詐其父，一人唱欲而億兆和。上逞無厭之欲，下充無厭之求。❸都有專市之賈，邑有傾世之商，商賈富半《治要》作「乎」。公室，❹農夫伏於隴畝而墜《治要》作「墮」。溝壑。上愈增無常之好以徵於《治要》無「於」字。下，下窮死而不知所歸，❺哀夫！❻且末流濫溢而本源竭，纖靡盈市而穀帛罄，其勢然也。古者《治要》無「者」字。言非典義，學士不以經心。❼事非田桑，農夫不以亂業。器非時用，工人不以措手。物非世資，商賈不以適市。士思其訓，農思其務，工思其用，賈思其常，是以上用足而下不匱。故一野不如一市，一市不如一朝，一朝不如一用，一用不如上息欲，上息欲而下反真矣。不息欲於上，而欲求《治要》作「於」。下之安靜，此猶縱火焚林，而索原野之不彫瘁，難矣！故明君止欲而寬下，急商而緩農，貴本而賤末。朝無蔽賢之臣，市無專利之賈，

❶「廢常賤競逐末利而」，四庫本、方本無此八字。
❷「苟且」，傅本、《治要》作「苟合」。
❸「厭」，四庫本、嚴本、方本、傅本作「極」。
❹「半」，方本作「乎」。
❺「所歸」，四庫本、方本作「歸農」。
❻「哀夫」，四庫本、方本無此二字。
❼「經心」，四庫本作「樂心」。

國無擅山澤之民。一臣蔽賢，則上下之道壅。商賈專利，則四方之資困。民擅山澤，則兼并之路開。兼并之路開，❶而上以無常役下，賦一物非民所生而請於商賈，則民財日《治要》無「日」字。暴賤。❷民財暴賤而非常暴貴，非常暴貴，則本竭而末盈，末盈本竭而國富民安，未之有矣。同上。

仁論篇

昔者聖人之崇仁也，將以興天下之利也。利或不興，須仁以濟，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於溝壑然。夫仁者，蓋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無施於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於父母，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失其事親之道矣。推己心有樂於妻子，以及天下，則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歡矣。推己之不忍於飢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此三者，非難見之理，非難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哉！古之仁人，推所好以訓天下，而民莫不知恥。推所惡以誡天下，而民莫不尚德。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也。若子方惠及於老馬，西巴不忍而放麑，皆仁之端也。推而廣之，可以及乎遠矣。《治要》。官本有「古之仁人」至「莫不知恥」三十字，下誤以《申鑒·雜言》下篇文二百餘字續之，今删。

庖犧、神農，順民之性，育之者也。黄帝除民之害，救之者也。舜治天下，垂拱無爲者，以咎繇既舉，而不仁遠也。禹治洪

❶「兼并之路開」，四庫本、方本無此五字。

❷「暴賤」，原作「暴殘」，據四庫本、嚴本、方本、傅本、《治要》改。下同。

水，冠挂不顧者，不以下憂累其上也。湯去三面之網，歸之者四十國。文、武葬城隅之枯骨，天下懷其仁。所惠者小，所成者大，仁心先之也。《太平御覽》七十七。

不使不仁加乎天下，用武勝殘而百姓以濟，此仁形於撥亂，黄帝是也。時有萬物，❶必世而後仁，此著於治平，❷堯舜是也。同上。　此二條疑《仁論篇》文，附録於此。

義信篇

蓋天地著信而四時不悖，日月著信而昏明有常，王者體信而萬國以安，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君子履信而厥身以立。古之聖君賢佐，將化世美俗，去信須臾而能安上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象天則地，履信思順，以壹天下，此王者之信也。據法持正，行以不貳，此諸侯之信也。言出乎口、結乎心，守而《治要》作「以」。不移，以立其身，此君子之信也。講信修義，而人道定矣。若君不信以御臣，臣不信以奉君，父不信以教子，子不信以事父，夫不信以遇婦，婦不信以承夫，則君臣相疑於朝，父子相疑於家，夫婦相疑於室矣。小大混然而懷奸心，❸上下紛然而競相欺，人倫於是亡矣。夫信由上而結者也，故人君以信訓其臣，則臣以信忠其君。父以信誨其子，則子以信孝其父。夫以信先其婦，❹則婦以信順其夫。上秉常以化下，下服常而應上，其不化者，百未有一也。夫爲人上，竭至誠開信以待下，則懷

❶「有」，傅本作「育」。
❷「此」下，傅本有「仁」字。
❸「心」，四庫本作「謀」。
❹「先」，四庫本作「遇」。

信者歡然而樂進，不信者赧然而回意矣。老子不云乎：「信不足焉者，《治要》無「者」字。有不信也。」故以信待人，不信思信；不信待人，信斯不信，況本無信者乎！先王欲下之信也，故示之以款誠，而民莫欺其上。申之以禮教，而民篤於義矣。夫以上接下，而以不信隨之，是以《治要》作「亦」。日夜見災也。周幽以詭烽滅國，齊襄以瓜時致殺，非其顯乎！故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盡己之所疑，況天下乎！信者亦疑，不信亦疑，則忠誠者喪心而結舌，懷奸者飾邪以自納，❶此無信之禍也。《治要》，官本。

禮樂篇

傅子曰：能以禮教興天下者，其知大本之所立乎！夫大本者，與天地並存，與人道俱設，雖蔽天地，不可以質文損益變也。❷大本有三：一曰君臣，以立邦國；二曰父子，以定家室；❸三曰夫婦，以別內外。三本者立，則天下正。三本不立，則天下不可得而正。天下不可得而正，則有國有家者亟亡，而立人之道廢矣。禮之大本存乎三者，可不謂之近乎！用之而蔽天地，可不謂之遠乎！由近以知遠，推己以況人，此禮之情也。

商君始殘禮樂，至乎始皇，遂滅其制，賊九族，❹破五教，獨任其威刑酷暴之政。內去禮義之教，外無列國之輔。日縱桀紂

❶「納」，傅本作「立矣」。
❷「損益」，四庫本作「益損」。
❸「家室」，四庫本作「室家」。
❹「賊」，四庫本作「賤」。

之淫樂，君臣競留意於刑書。雖荷戟百萬，石城造天，威淩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奸謀内發，而太子已死於外矣。❶ 胡亥不覺，二年而滅。曾無盡忠效節之臣以救其難，豈非敬義不立，和愛先亡之禍也哉！❷ 禮義者，先王之藩衛也。秦廢禮義，是去其藩衛也。夫齎不貲《治要》作「訾」。之寶，獨宿於野，其爲危敗，甚於累卵，方之於秦，猶有泰山之安。《易》曰：「上慢下暴，盜思伐之。」其秦之謂乎！同上。官本合爲一節。

法刑篇

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法者所以正不法也。明書禁令曰法，誅殺威罰曰刑。❸ 治世之民，從善者多，上立德而下服其化，故先禮而後刑也。亂世之民，從善者少，上不能以德化之，故先刑而後禮也。《周書》曰：「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裁。」然則心惡者，雖小必誅。意善過誤，雖大必赦。此先王所以立刑法之本也。禮法殊塗而同歸，賞刑遞用而相濟矣。是故聖帝明王，惟刑之恤，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若乃暴君昏主，刑殘法酷，作五虐之刑，設炮烙之辟，而天下之民無所措其手足矣。故聖人傷之，乃建三典，殊其輕重，以定厥中。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哀矜之心至也。八辟議其故而宥之，仁

❶ 「天威淩滄海胡越不動身死未收奸謀内發而太」，四庫本無此十九字。

❷ 「禍」，四庫本作「分」。

❸ 「刑」下，傅本有「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二十字，校云：「《治要》無天地以下二十字，據《意林》加。」

愛之情篤也。柔愿之主，聞先王之有哀矜仁愛，議獄緩死也，則妄輕其刑，而赦元惡。刑妄輕，則威政墮而法易犯，元惡赦，則姦人興而善人困。剛猛之主，聞先王之以五刑糺萬民，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也，於是峻法酷刑，以侮《治要》曰「侮上疑脱威字」。天下，罪連三族，戮及善民，無辜而死者過半矣。下民怨而思叛，諸侯乘其弊而起。萬乘之主死於人手者，失其道也。齊、秦之君，所以威制天下，而或不能自保其身，何也？法峻而教不設也。末儒見峻法之生叛，則去法而純仁。偏法見弱法之失政，則去仁而法刑，《治要》曰：「法刑之法疑任字誤。」此法所以世輕世重，而恒失其中也。《治要》。官本有「是故聖帝」至「手足矣」。

善惡相蒙，故齊之以刑，以綜真僞。《北堂書鈔》四十三。

法之嚴如火烈。《北堂書鈔》四十三。

天爲有刑之主，君爲有國之主。天以春生，猶君之有仁令也。天以秋殺，❶猶君之有威令也。故仁令之發，天下樂之。威令之發，天下畏之。樂之，故樂從其令。畏之，故不敢違其令。若寬令發而人不樂，無以稱仁矣。威令發而下不畏，無以言威矣。無仁可樂，無威可畏，能保國致治者，未之有也。《太平御覽》六百三十八。

若親貴犯罪，大者必議，小者必赦，是縱封豕於境內、放長蛇於左右也。又六百五十二。此四條疑《法刑篇》文，因附録於此。

重爵禄篇

爵禄者，國柄之本，而貴富之所由，不

❶「殺」，原作「發」，據傳本、《御覽》改。

可以不重也。然則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與。❶二教既立，則良士不敢以賤德受貴爵，勞臣不敢以微功受重禄，况無德無功而敢虛干爵禄之制乎。❷然則先王之用爵禄，不可謂輕矣。夫爵者位之級，而禄者官之實也。級有等而稱其位，實足利而周其官，此立爵禄之分也。爵禄之分定，必明選其人而重用之。德貴功多者，受重爵大位，厚禄尊官。德淺功寡者，受輕爵小位，薄禄卑官。厚足以衛《治要》作「衒」。宗黨，薄足以代其耕。居官奉職者，坐而食於人，既食於人，不敢以私利經心。既受禄於官，而或營私利，則公法繩之於上，而顯議廢之於下。❸是以仁讓之教存，廉恥之化行，貪鄙之路塞，嗜欲之情滅，百官各敬其職，大臣論道於朝，公議日興而私利日廢矣。明君必順善制，❹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欲《治要》作「故」。治其民，而不省其事，則事繁而職亂。知省其職，而不知節其吏官本作「利」。厚其禄也，❺則《治要》有「天」字。下力既竭，而上猶未供。薄其禄也，則吏競背公義，營私利，此教之所以必廢而不行也。凡欲爲治者，無不欲其吏之清也。不知所以致清而求其清，此猶滑其源而望其流之潔也。❻知所以致清，則雖舉盗跖，不敢爲非。不知所以致清，則雖舉夷、叔，必犯其制矣。夫授夷、叔以事，而薄其禄，近不足以濟其身，遠不足以及室

❶ 二「非」字下，四庫本有「其」字。
❷ 「以微功受重禄況無德無功而敢」，四庫本無此十三字。
❸ 「廢」，四庫本作「發」。
❹ 「君必順」，四庫本作「矣必」。
❺ 「吏」，四庫本、方本、傅本作「利」。
❻ 「滑」，四庫本、方本、傅本作「渾」。

家，父母餓於前，妻子餒《治要》作「餧」。於後，不營則骨肉之道虧，營之則奉公之制犯。骨肉之道虧，則怨毒之心生，怨毒之心生，則仁義之理衰矣。❶ 使夷、叔有父母存，無以致養，必不採薇於首陽，顧公制而守死矣。由此言之，吏祿不重則夷、叔必犯矣。夫棄家門委身於公朝，榮不足以庇宗人，祿不足以濟家室，骨肉怨於內，交黨離於外，仁孝之道虧，名譽之利損，能守志而不移者鮮矣。人《治要》無「人」字。主不詳察，聞其怨興於內，而交離於外，薄其名，必時黜其身矣。❷ 家困而身黜，不移之士不顧私門之怨，不憚遠近之謫，死而後已，不改其行。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見明於俗，遂委死溝壑，而莫之能知也，❸豈不悲夫？ 天下知爲清之若此，❹則改行而從俗矣。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若此而能以致治者，未之聞也。❺《治要》，官本。

平役賦篇

昔先王之興役賦，❻所以安上濟下，盡利用之宜。是故隨時質文，不過其節，計民豐約而平均之，使力足以供事，財足以周用。乃立壹定之制，以爲常典，甸都有常分，諸侯有常職焉。萬國致其貢，器用殊其物，上不興非常之賦，❼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心，以奉常教。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

❶「怨毒之心生則」，四庫本無此六字。
❷「時」，四庫本、傅本作「將」。
❸「而」下，四庫本有「終」字。
❹「天下」下，四庫本、傅本有「之人」二字。
❺「聞」，四庫本、方本作「有」。
❻「役賦」，傅本作「賦役」。
❼「興」，四庫本作「舉」，方本作「與」。

其上者，所務公而制有常也。戰國之際，棄德任威，競相吞代，而天下之民困矣。秦并海内，遂滅先王之制，行其暴政。内造阿房之宫，繼以驪山之役。外築長城之限，重以百越之戍。賦過太半，傾天下之財，不足以盈其欲。役及閭左，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於是蓄怨積憤，同聲而起。陳涉、項梁之疇，奮劍大呼，而天下之民響應以從之。驪山之基《治要》曰「基疑墓」。未閉，而敵國已收其圖籍矣。昔者，東野畢御盡其馬之力，而顔回知其必敗，況御天下而可盡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者，謂治平無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載焉。若黄帝之時，外有赤帝、蚩尤之難，内設舟車門衛甲兵之備，六興大役，再行天誅，居無安處，即天下之民，亦不得不勞也。勞而不怨，用之至平也。禹鑿龍門，闢伊闕，築九山，滌百川，過門不入，薄飲食，卑宫室，以率先天下，天下樂盡其力，而不敢辭勞者，儉而有節，所趨公也。故世有事，即役煩而賦重。世無事，即役簡而賦輕。役簡賦輕，則奉上之禮宜崇，國家之制宜備，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役煩賦重，則上宜損制以恤其下，事宜從省以致其用，此黄帝、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後之爲政，思黄帝之至平，夏禹之積儉，周制之有常，隨時益損而息耗之，庶幾雖勞而不怨矣。《治要》。官本有「上不興」至「有常也」。

貴教篇

虎至猛也，可威《治要》作「畏」。而服。鹿至麤也，可教而使。木至勁也，可柔而屈。

石至堅也，可消而用。❶況人含五常之性，有善可因，有惡可改者乎！❷人之所重，莫重乎身。貴教之道行，士有伏「伏」，官本作「仗」。節成義死而不顧者矣。此先王因善教義，因義而立禮者也。因善教義，故義成而教行。❸因義立禮，故禮設而義通。❹若夫商、韓、孫、吴，知人性之貪得樂進，而不知兼濟其善，於是束之以法，要之以功，使天《治要》無「天」字。下惟力是恃，惟爭是務。恃力務爭，至有探湯赴火而忘其身者，好利之心獨用也。人懷好利之心，則善端没矣。中國所以常制四夷者，禮義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則同乎夷狄矣。❺失《治要》無「失」字。其所以同，則同乎禽獸矣。不惟同乎禽獸，亂將甚焉。何者？禽獸保其性然者也，人以智役力者也。以《治要》無「以」字。智役力而無教節，是智巧日用，而相殘無極也。相殘無極，亂孰大焉。不濟其善而惟力是恃，其不大亂幾希耳。人之性避害從利，故利出於禮讓，即修禮讓，利出於力爭，則任力爭。修禮讓，則上安下順而無侵奪，任力爭，則父子幾乎相危，而況於悠悠者乎。《治要》，官本。

戒言篇

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僞起焉：❻此必

❶「消」，四庫本作「柔」。
❷「改」，四庫本作「攻」。
❸「故義成而教行」，四庫本作「義成而禮行」，傅本作「故義威而禮行」。
❹「故禮」，四庫本無此二字。
❺「狄」，四庫本無此字。
❻「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四庫本無此十字。

然之徵也。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悦者也。先王知言之易而悦之者衆，故不尚焉。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悦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何者？德難爲而言易飾也。夫貪榮重利，常人之性也。上之所好，榮利存焉。故上好之，下必趣之。趣之不已，雖死亡《治要》無「亡」字。不避也。先王知人有好善尚德之性，而又貪榮而重利也，《治要》無「也」字。故貴其所尚，而抑其所貪。貴其所尚，故禮讓興。抑其所貪，故廉恥存。夫榮利者，可抑而不可絶也。故明爲顯名、高位、豐禄、厚賞，使天下希而慕之。不修行崇德，則不得此名，不居此位，不食此禄，不獲此賞。此先王立教之大體也。夫德修之難，不積其實，不成其名。夫言撰之易合所悦而大用，修之不久，所悦無常，故君子不貴也。同上。

正心篇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後身正，身正而後左右正，左右正而後朝廷正，朝廷正而後國家正，國家正而後天下正。故天下不正，修之國家，國家不正，修之朝廷，《長短經》二引無二「國」字。朝廷不正，修之左右，左右不正，修之身，身不正，修之心。所修彌近，而所濟彌遠。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正心之謂也。《治要》無「也」字。心者，神明之主，萬理之統也。動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況於人乎！況於萬物乎！夫有正心，必有正德。以正德臨民，猶樹表望影，不令而行。《大雅》云「儀刑《治要》作「形」。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有邪心必有枉

行。以枉行臨民，猶樹曲表而望其影之直也。《治要》無「也」字。若乃身坐廊廟之内，意馳雲夢之野，臨朝宰事，情繫曲房之娱，心與體離，情與志乖，形神且不相保，孰左右之能正乎！忠正仁理存乎心，則萬品不失其倫矣。禮度儀法存乎體，則遠邇内外咸知所則《治要》無「則」字。象矣。古之大君子，❶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則無不得矣，苟自失則無不失矣。無不得者，治天下有餘，故否則保身居正，終年不失其和，達則兼善天下，物無不得其所。無不失者，營妻子不足，故否則是己非人，而禍逮乎其身，達則縱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昔者，有虞氏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樂其和者，自得也。秦始皇築長城之塞以爲固，禍機發於左右者，自失也。夫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心以虐此二字《治要》作「慮」。用天下，❷則左右不可保，亡秦是也。秦之虓君，❸目玩傾城之色，天下男女怨曠而不肯恤也。耳淫亡國之聲，天下小大哀怨而不知撫也。意盈四海之外，口窮天下之味，宫室造天而起，萬國爲之憔瘁，猶未足以逞其欲。惟不推心以況人，故視用人如用草芥。❹使用人如用己，惡有不得其性者乎？古之達治者，知心爲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故先正其心。其心正於内，而後動静不妄。動静不妄，❺以率先天下，而後天下履正，而咸保其

❶「大」，四庫本無此字。
❷「推心以及人而四海蒙其佑則文王其人也不推」，四庫本作「挾邪」。
❸「虓」，四庫本作「虐」。
❹「視用」，四庫本作「用是」。
❺「動静不妄」，嚴本、方本、《治要》無此四字。

性也。斯遠乎哉，求之心而已矣。同上。

通志篇

夫能通天下之志者，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無忌心。惟至公，故近者安焉，遠者歸焉，枉直取正，而天下信之。惟無忌心，故進者自盡，而退不懷疑，其道泰然，浸潤之譖不敢干也。《虞書》曰「闢四門」，則天下之人輻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視矣。❶「達四聰」，則天下之人樂爲之聽矣。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不逆之也。❷苟有所逆，衆流之不至者多矣。衆流不至者多，則無以成其深矣。夫有公心，必有公道，有公道，必有公制。丹朱、商均，子也，不肖，堯、舜黜之。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苟不善，雖子弟不赦，則於天下無所私矣。鯀亂政，舜殛之。禹聖明，舉用之。戮其父而授其子，則於天下無所忌矣。❸石厚，子也，石碏誅之。冀缺，讎也，晉侯舉之。是之謂公道。夫《治要》作「未」，誤。在人上，天下皆樂爲之用，無遠無近，苟所懷得達，❹死命可致也。惟患衆流異源，清濁不同，愛惡相攻，而親疏黨別，❺上之人或有所好，所好之流獨進，❻而所不好之流退矣，通者一而塞者萬，則公道廢而私道行矣。❼於是天下之志

❶「輻湊其庭矣明四目則天下之人」，四庫本無此十三字。
❷「其」下，四庫本有「能」字。
❸「忌」，四庫本作「枉」。
❹「得達」，四庫本作「無遠無近」。
❺「親」，四庫本作「吉凶生離」。
❻「所好」，四庫本無此二字。
❼「私」，原作「利」，據四庫本、嚴本、方本、傅本改。

塞而不通，欲自納者因左右而達，則權移左右而上勢分矣。昧於利者，知趣左右之必通，必變業以求進矣。昧利者變業而黨成，❶正人守志而日否，❷則雖見者盈庭，而上之所聞實寡。外倦於人而内寡聞，此自閉之道也。故先王之教，進賢者爲上賞，蔽賢者爲上戮。順禮者進，逆法者誅。設誹謗之木，容狂狷之人。❸任公而去私，内恕而無忌，是之謂公制也。公道行則天下之志通，公制立則私曲之情塞矣。

凡有血氣，苟不相順，皆有爭心。隱而難分、微而害深者，莫甚於言矣。君人者，將和衆定民，而殊其善惡，以通天下之志者也，聞言不可不審也。聞言未審，而以定善惡，則是非有錯，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故聽言不如觀事，觀事不如觀行。聽言必審其本，觀事必校其實，觀行必考其迹，參三者而詳之，近少失矣。問曰：「漢之官制皆用秦法，秦不二世而滅，漢二十餘世而後亡者，何也？」答曰：「其制則同，用之則異。秦任私而有忌心，法峻而惡聞其失。任私則遠者怨，《治要》無「則遠」二字。有忌心則天下疑，法峻則民不順之，惡聞其失，則過不上聞，此秦之所以不二世而滅也。漢初入秦，約法三章，論功定賞，先封所憎。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❹無忌也。雖網漏吞舟，而百姓安之者，能通天下之志，得其略也。世尚寬《治要》無「寬」字。簡，尊儒貴學，政雖有失，能容直臣。簡則不苟，寬則衆歸之。尊儒貴學，則民篤於義。能容直

❶「昧」下，四庫本、嚴本、傅本有「於」字。
❷「人」，嚴本、方本、傅本、《治要》作「士」。
❸「人」，四庫本作「士」。
❹「約法三章公而簡也先封所憎」，四庫本無此十二字。

臣，則上之失不害於下，而民之所患上聞矣。自非聖人，焉能《治要》無「能」字。無失，失而能改，則所失少矣。心以爲是，故言行由之；其或不是，不自知也。先王患人之不自知其失，而處尊者，天下之命存《治要》作「在」。焉，❶順之則生，逆之則死，順而無節，則諂諛進，逆而畏死，則直道屈。明主患諛己者衆，而無由聞失也，故開敢諫之路，納逆己之言。苟所言出於忠誠，雖事不盡是，猶歡然受《治要》無「受」字。之，所以《治要》無「以」字。通直言之塗。引而致之，非爲名也。以爲直言不聞，則己之耳目塞。耳目塞於內，諛者順之於外，此三季所以至亡而不自知也。周昌比高祖於桀紂，而高祖託以愛子；周亞夫申軍令，而太宗爲之不驅；朱雲折檻，辛慶忌叩頭流血：斯乃寬簡之風，漢所以歷年四百也。」《治要》。官本合爲一節。

愛己者不能不愛，憎己者不能不憎。

《意林》引作《物理論》，上有「有公心必有公道」七字，今見《通志篇》，此二語當亦是篇文，因附録於此。

曲制篇

天下之福，莫大於無欲。天下之禍，莫大於不知足。❷無欲則無求，無求者，所以成其儉也。不知足，則物莫能盈其欲矣。莫能盈其欲，則雖有天下，所求無已，所欲無極矣。海內之物不益，萬民之力有盡，縱無已之求，以滅不益之物，逞無極之欲，而役有盡之力，此殷士所以倒戈於牧野，秦民所以不期而周《治要》曰「周疑同」。叛。曲論之

---

❶「存」，嚴本、傅本作「在」。

❷「足」，《治要》作「也」。

好奢而不足者，豈非天下之大禍耶！《治要》。官本無「莫能盈其欲」以下。

安民篇

民富則安，貧則危。❶ 明主之治也，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而不相亂，則民必安矣。重親民之吏，而不數遷。重則樂其職，不數遷則志不流於他官，樂其職而志不流於他官，則盡心恤其下，盡心以恤其下，則民必安矣。附法以寬民者賞，剋法以要名者誅。寬民者賞，則法不虧於下，尅民者誅，而名不亂於上，則民必安矣。量時而置官，則吏省而民供。吏省則精，精則當才而不遺力，民則供順，❷供順「則供」二字疑當乙，下「供」字疑衍。則思義而不背上。上愛其下，下樂其上，則民必安矣。篤鄉閭之教，則民存知相恤，而亡知相救。存相恤而亡相救，則鄰居相恃，懷土而無遷志，鄰居相恃，懷土無遷志，則民必安矣。度時宜而立制，量民力以役賦。役賦有常，上無横求，則事事有儲，而并兼之隙塞，事有儲，并兼之隙塞，則民必安矣。圖遠必驗之近，興事必度之民。知稼穡之艱難，重用其民，如保赤子，則民必安矣。職業無分，事務不壹，職荒事廢，相督不已，若是者民危。親民之吏，不重有資者，無勞而數遷，競營私以害公，飾虚以求進，仕宦如寄，視用其民如用路人，若是者民危。以法寬民者不賞，剋民爲能者必進，下力盡矣而

❶ 「民富則安貧則危」，傅本作「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崇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該條見本書卷二《雜録》附録第四十二條。

❷ 「民則供順」，方本作「民供則順」。

用之不已，若是者民危。吏多而民不能供，上下不相樂，若是者民危。鄉閭無教，存不相恤，而亡不相救，若是者民危。不度時而立制，不量民而《治要》曰：「民而下恐有闕文。」役賦無常，橫求相仍，弱《治要》曰：「弱上下恐有闕文。」窮迫，不堪其命，若是者民危。視遠而忘近，興事不度於民，不知稼穡艱難，而轉「轉」疑「輕」之譌。用之，如是者民危。安民而上危，民危而上安者，未之有也。《虞書》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爲治之要乎。今之刺史，古之牧伯也。今之郡縣，古之諸侯也。州總其統，郡舉其綱，縣理其目，各職守不得相干，治之經也。夫彈枉正邪，糾其不法，擊一以警百者，刺史之職也。比物校成，考定能否，均其勞逸，同其得失，有大不可而後舉之者，太守之職也。親民授業，平理百事，猛以威吏，寬以容民者，令長之職也。然則令長者，最親民之吏，百姓之命也。國以民爲本，親民之吏，不可以不留意也。《治要》。官本有「夫彈枉」四語。

傅子曰：利天下者，天下亦利。❶「亦利」下疑脱「之」字。害天下者，天下亦害之。利則利，害則害，無有幽深隱微，無不報也。仁人在位，常爲天下所歸者，無他也，善爲天下興利而已矣。《治要》此條在上節後，不知爲何篇文，姑附於此。

問政篇

劉子問政，傅子曰：「政在去私。私不去則公道亡，公道亡則禮教無所立，禮教無所立，則刑賞不用情，刑賞不用情，而下從

❶「亦利」下，方本有「之」字。

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後可正天下。」傅子曰：疑當提行。官本無此三字。「善爲政者，天地不能害也，而況於人乎。堯水湯旱，而人無菜色，猶太平也，不亦美乎？晉饑吴懈，而爲秦越禽，人且害之，而況於天地乎！」❶《治要》，官本。

問刑篇

傅子曰：❷秦始皇之無道，豈不甚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人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刑峻法，❸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遺類，以不道遇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讐之，天絶之，行無道未有不亡者也。或曰：「漢太宗除肉刑，可謂仁乎？」傅子曰：「匹夫之仁，非王天下之仁也。夫王天下者，大有濟者也，非小不忍之謂也。先王之制，殺人者死，故生者懼；傷人者殘其體，故終身懲。所刑者寡，而所濟者衆，故天下稱仁焉。今不忍殘人之體，而忍殺之，既不類傷人刑輕，是失其所以懲也。失其所以懲，則易傷人，人易相傷，亂之漸也。猶有不忍人心，故曰匹夫之仁也。」《治要》。官本無「或曰」以下。

信直篇

傅子曰：❹古之賢君樂聞其過，故直言得至，以補其闕。古之忠臣不敢隱君之過，

❶「天地」，四庫本作「天下」。
❷「傅子曰」，四庫本無此三字。
❸「刑」，四庫本、傅本、方本作「刻」。
❹「傅子曰」，四庫本無此三字。

故有過者知所以改。其或不改，❶以死繼之，不亦至直乎？

傅子曰：❷至矣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使惡人不得行其境内，況在其君之側乎！推公心而行直道，有臣若此，其君希陷乎不義矣。《治要》。官本合爲一節。

矯違篇

傅子曰：「正道之不行，❸常由《治要》脱「由」字。佞人亂之也。故桀信其佞臣推「推」下《治要》衍「役」字。侈，以殺其正臣關龍逢，而夏以亡。紂信其佞臣惡來，以剖《治要》作「割」。其正臣王子比干之心，而殷以亡。」曰：「惑《治要》曰上「惑」疑衍。佞之不可用如此，何惑者之不息也？」傅子曰：「佞人善養人私欲也，故多私欲者悦之。唯聖人無私欲，賢者能去私欲也。有見人之私欲，必以正道矯之者，正人之徒也。違正而從之者，佞人之徒也。自察其心，斯知佞正之分矣。」《治要》。官本無「曰惑」以下。

或問佞孰爲大，傅子曰：「行足以服俗，辨足以惑衆，言必稱乎仁義，隱其惡心而不可卒見，伺主之欲微合之，得其志，敢以非道陷善人，稱之有術，飾之有利，非聖人不能別，此大佞也。其次心不欲爲仁義，言亦必稱之，行無大可非，動不違乎俗，合主所欲而不敢正也，有害之者，然後陷之。最下佞者，行不顧乎天下，唯求主心，使文巧辭，自利而已，顯然害善，行之不怍。若

❶「或」，原作「戒」，據四庫本、方本、傅本改。
❷「傅子曰」，四庫本無此三字。
❸「不」下，四庫本有「得」字。

四凶，可謂大佞者也。若安昌侯張禹，可謂次佞者也。若趙高、石顯，可謂最下佞者也。大佞形隱，爲害深，下佞形露，爲害淺。形露猶不別之，可謂至闇也已。」《治要》。

治人之謂治，正己之謂正。人不能自治，故設法以一之。身不正，雖有明法，即民或不從，故必正己以先之也。然即疑「則」字之誤。明法者，所以齊衆也。正己者，所以率人也。夫法設而民從之者，得所故也。法獨設而無主，即不行。有主而不一，則勢分。一則順，分則爭，此自然之理也。《治要》

此條在上節後，不知爲何篇文，姑附於此。

假言篇

天地至神，不能同道而生萬物。聖人至明，不能一檢而治百姓。故以異致同者，❶天地之道也。因物制宜者，聖人之治也。既得其道，雖有詭常之變，❷相害之物，不傷乎治體矣。夫《治要》無「夫」字。水火之性相滅也，善用之者，陳釜鼎乎其間，爨之煮之，❸而能兩盡其用，不相害也，五味以調，百品以成。❹天下之物，爲水火者多矣，若施釜鼎乎其間，則何憂乎相害，❺何患乎不盡其用也。❻《治要》，官本。

❶「致」，原作「治」，據四庫本、嚴本、方本、《治要》改。
❷「詭常之變」，《長短經》無此四字。
❸「爨之」，四庫本無此二字。
❹「五味以調百品以成」，《長短經》無此八字。
❺「若施釜鼎乎其間則」，《長短經》無此八字。
❻《長短經》以下尚有「易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二十六字。

官人篇

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❶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官本。按官本有《鏡總敘篇》，「古之人目短於自見」云云五十三字，今見《初學記》二十五《鏡部敘事》中引，作《韓子》，疑《大典》傳鈔誤作《傅子》，并誤篇名爲《鏡總敘篇》耳，今删。❷

宮室篇

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水經·渭水注》引《傅子·宮室》云云，當即其篇名。

釋法篇

釋法任情，奸佞在下。多疑少決，譬執腐索，以御奔馬。專任刑名，民不聊生。通儒達道，政乃升平。浩浩大海，百川歸之。洋洋聖化，九服仰之。春風暢物，秋霜肅殺，同則相濟，異若胡越。《藝文類聚》五十四引傅玄《釋法篇》，不言《傅子》，其體頗類四言古詩，疑「多疑少決」下脱一句耳。然《類聚》列此於詩賦後，則固不以爲詩也。或似口銘之類，以韻語列入子書，《傅子》體原如是。今姑從嚴氏語附於後。嚴氏又言《北堂書鈔》有《大本篇》，今未見。蓋嚴氏據鈔本《書鈔》有之，或即《禮樂

❶ 「世」，傅本、《意林》作「時」。

❷ 此條方本校記：「《初學記·鏡第九》作《韓子》。濬師案《韓非·説林·觀行第二十四》有此語，或《傅子》引之歟？」傅本校記：「《永樂大典》此篇與《韓非子·觀行》篇全同。又《初學記》二十五、《書鈔》一百三十六、《白孔六帖》十三、《御覽》一百一十七所引均作《韓子》。《長短經·是非》篇引『古之人』四句，亦作《韓子》。」其文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面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篇》之異稱也。❶

雜録

拔萬國之地，九州之結。《北堂書鈔》十四。

塞一蟻孔而河決息，掩一車轄而覆乘止。爲法者宜舉其要。❷《北堂書鈔》四十三。《意林》引作《物理論》。

尚書者，出入王命，喉舌之官也。❸《北堂書鈔》五十九。

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❹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意林》引作《物理論》，下有「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二語，疑上有闕文。

《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❺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

律呂本於天地，豈昆侖之竹、鳴鳳之聲能定之哉！❻此迂遠之論也。❼《北堂書鈔》百十二。

昔仲尼既没，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文選・辨命論》注。

君子周才難。《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

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

---

❶ 嚴本、傅本所録《大本篇》實僅「象天地以立制」一句，見《北堂書鈔》十七。

❷ 「爲法」句，嚴本、傅本作「立法令者亦宜舉要」。

❸ 「官」，嚴本、傅本、《北堂書鈔》作「任」。

❹ 「猶」，嚴本、傅本作「如」。

❺ 「陳之若肆研之若隱」，《北堂書鈔》無此八字。

❻ 「昆侖之竹鳴鳳之」，《北堂書鈔》作「嶰昆山之鳳雌雄」，嚴本同。

❼ 「迂遠之論」，《北堂書鈔》作「好遠之談」，嚴本同。

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意林》引作《物理論》，此上有「光武鳳翔於南陽，燕雀化作鵷雛」。「爛」上有「焕」字。此下有「長平之卒，磊落如秋草之中繁霜，勢使然也」。疑皆《傅子》言也。

三公者，爲天子調陰陽。❶《初學記》十一。《太平御覽》二百六「爲」作「佐」，「調」作「理」。

昔者，伯牙子游於泰山之陰，逢暴雨而止於巖下，援琴而鼓之，爲淋雨之音，更造崩山之曲。每奏，鍾期輒窮其趣，曰：「善哉，子之聽也！」《太平御覽》十。

夏令被裘，冬令被葛，雖有嚴令，終不肯從者，逆時也。《太平御覽》廿七。

堯遭洪水而貴陸，湯遇大旱而重水。又五十六。

兵法曰：「内精八陣之變，外盡九成之宜，然後可以用奇也。」《御覽》三百一。

人之性如水焉，置之圓則圓，置之方則方，澄之則渟而清，❷動之則流而濁。又三百六十。《意林》引作《物理論》，此下有「先王知中流之易擾亂，故隨而教之。謂其偏好者，故立一定之法」。疑皆《傅子》言。

相者曰：「三亭九候，定於一尺之面。」又三百六十五。《意林》引作《物理論》。「相者」下有「曰」字，據增。下有「愚智勇怯，形於一寸之目，天倉金匱，以别貧富貴賤」。疑皆《傅子》言也。

傅子擬《金人銘》作《口銘》曰：❸「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引作「禍生無端」。情莫多安，口莫多言。《文選》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行》注有「勿謂不然變出無聞」八字，「聞」疑「間」之譌。下接「蟻孔」云云。《藝文類聚》十七引傅玄《口誡》曰：「勿謂何有，

❶「爲」，四庫本、嚴本、傅本作「佐」。「調」，四庫本作「理」。

❷「渟」，四庫本、方本作「淳」。

❸「傅子」，嚴本、傅本無此二字。

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❶「蟻孔」云云，皆《口銘》異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源。樞機之發，榮辱存焉。」《御覽》三百六十七。

人皆知滌其器，而莫知洗其心。又三百七十六。

心有管籥，須言而發。又三百七十六。

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説，偶中耳。又三百九十七。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反，天地合而通焉。又四百一。

上德之人，其濟萬物也，猶天之有春秋，時至自生，非德之力。又四百三。

君子審其宗而後學，明其道而後行。同上。

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争者，分不定矣。《御覽》八百十。兩「矣」字《意林》作「也」，「童子争者」作「兒童争之者」，官本同。

陸田者，命懸於天也。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制之由人。《續通鑑長編》三十七太宗至道元年陳堯叟、梁鼎上言引作「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天時不如地利，地理不如人事。❷《御覽》八百二十一。首行亦見五十六，「水」字從《意林》補。「事」，鮑刻作「和」。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餓

❶「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流成川」，嚴本、傅本以此十六字作正文。按集中有之。

❷「地理不如人事」，四庫本、嚴本、方本、傅本作「地利不如人和」。

少，❶同爲孝子？❷穀馬十日，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一日餓母也。又八百九十七。《意林》「寧可言」作「豈得言孝」，「同爲孝子」作「固非孝乎」，「非可」作「不可」。「十日」二字，「一日餓母也」五字，從《意林》補。

鴻不學飛，飛則沖天。驥不學行，行則千里。又九百十六。

二世修驪山陵，採玉者傾山，採珠者蔽海。又九百十六。舊連上節，今離之。

丈夫重義如太山，輕利如鴻毛，可謂仁義也。諺曰：「己是而彼非，不當與非争。彼是而己非，不當與是平也。」同上。「諺曰」四語，亦見《意林》所載，《魏子》「平」作「争」。

鴨足何以眅，雞足何以盺？眅、盺吾不知也，何況問天地乎？又九百十九。官本校云：案「眅」字無鴨足之義，「盺」字字書所無。考字典有「眅」字，肉也。又有「盺」字，脉也。或《傅子》本取鴨足有肉相連屬，雞四爪如脉絡分散之義，亦未可知。「眅」、「盺」疑即「眅」、「盺」之訛，今無别本可校，姑仍原文。

西國胡人言，蘇合香，獸便也，中國皆以爲怪。❸《御覽》九百八十二。《意林》作「西國胡言蘇合香是獸便。中國獸便而臭，忽聞西極獸便而香，則不信矣」。

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若河内諸縣，去北山絶遠，而各調出御上黨真人參，「參」當作「蓡」。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所調非所生，民以爲患。又九百九十一。

《禮》云：繼父服齊衰。❹傅子曰：「母

❶「寧可言」，傅本作「豈得言孝」，嚴本作「豈得言」。

❷「同爲孝子」，傅本作「固非孝乎」。

❸「胡」，方本無此字。「香」，方本無此字。「怪」，方本作「香」。

❹「齊」，傅本無此字。

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絶，甚於兩夫也。」❶原作「舉己父甚於兩絶天也」，兹從一本作。又：「制服恐非周孔所制，亡秦焚書以後，俗儒造之。」《意林》。

傅子云：孟軻、荀卿，若在孔門，非唯游、夏而已，乃冉、閔之徒也。又。

或云：「匡衡以善《詩》至宰相，❷張禹以善《論》作帝師，豈非儒學之榮乎？」傅子曰：「學以道達榮，不以位顯。」又。「傅子曰」十二字原在「或云」上，嚴氏據《道藏》本如此，今從之。

積薪若山，縱火其下，火未及然，一盂之水尚可滅也。及至火猛風起，烟火行天，雖傾竭海不能救。秦昭王是積薪而縱火其下，至始皇而方熾，二世起風而滅之。❸秦人觀山東之民，❹猶猛虎之睨群羊。❺官本。《意林》引作《物理論》，「若」作「如」，「盂」作「杯」，「滅之」作「怒也」。「秦人」別爲一節，「觀」作「視」。末有「何隔憚哉」四字。又「竭」作「河」，「救」下有「也」字，「皇」下有「燃」字。

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乃説管仲死後事，其《輕重篇》尤復鄙俗。❻《通鑑外紀》一，《困學紀聞》十。

《國語》非邱明所作。凡有共説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虚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傅玄云，疑亦《傅子》文，附録於此。

❶「與己父絶甚於兩夫也」，嚴本、傅本作「與己父甚於兩絶天也」。傅本下有「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十字，注：「《意林》無『父』以下十字。」
❷「匡」，傅本作「玄」，按指韋玄成。
❸「滅之」，傅本作「怒也」。
❹「觀」，傅本作「視」。
❺「群羊」下，傅本有「何隔憚哉」四字。
❻「乃説管仲死後事」，嚴本無此七字。方本以下尚有「古史謂多申韓之言以智欺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菁茅之謀使管仲信然何以霸哉」數語。

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異馬遷也。吾觀班固《漢書》，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抑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非良史也。《天中記》。《意林》引作《物理論》。按《史通·書事》篇「傅玄之貶班固也，論國體」云云，四語正與此同，惟末句作「此其所失也」。是此條爲《傅子》無疑。《史通·覈才》篇又云：「昔傅玄有云：『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疑亦《傅子》文，與本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之語相應。當時所稱「三史」，謂《史記》、《漢書》、《東觀漢紀》也。此數語正論《東觀漢紀》。

北斗者，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之，大雨。《天中記》三。

傅子卷二

海寧錢保塘輯

《魏志·郭嘉傳》注引《傅子》「語在《武紀》」，《劉表傳》注引《傅子》傅巽「弟子瑕，別有傳」。《杜夔傳》注，「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傅玄序之曰云云」，《御覽》雜引此文，皆作《傅子》。《晉書·何曾傳》載「傅玄著論稱曾及荀顗云云」，《魏志·何夔傳》注引作《傅子》：是其書有紀、傳、序、論矣。今以魏武、明事歸之紀。記述三國時人者歸之傳，繼以序、論。其雜論史事及時事者，總爲雜録，附於後。案《晉書·傅玄傳》稱玄選入著作，撰集《魏書》。《隋書·經籍志》有晉司空王沈《魏書》。《史通·正史》篇：「黄初、太和，始命尚書衛顗、繆襲草創紀傳，累載不成。又命侍中韋誕、應璩，秘書監王沈、大將軍從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長史孫該、司隸校尉傅玄等，復共撰定。其後王沈獨就其業，勒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爲時諱，殊非實録。」是此本當時官書，以王沈成之，因屬之沈。傅玄雖與撰録，其各有所見，别爲記載者，則入之《傅子》。故其書體例特近史。觀其載郭嘉諫魏武放昭烈事，正與《魏書》相反，亦其一證。

紀

太祖又云：「湯武之王，豈同土哉！若以險固爲資，則不能應機而變化也。」《魏志·武帝紀》注。

太祖愍嫁娶之奢僭，❶公女適人，❷皆以皁帳，❸從婢不過十人。❹又。漢末，王公名士「名士」二字從《宋書·禮志》引補。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雅」，《北堂書鈔》百二十七引作「飾」。是以袁紹、崔鈞原作「豹」，從《宋書·禮志》、《晉書·輿服志》引改。鈞與袁紹同起兵山東。見《後漢書·崔駰傳》。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宋志》作「㡊」，《晉志》作「幍」。合於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於今施行。可謂軍容，晉、宋《志》作「本施軍飾」。非國容也。又。「天下凶荒」以下，亦見晉、宋《五行志》，「帢」上有「白」字，下云「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

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又《徐奕傳》注。

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太祖愛其健，手以金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遂反。又《張繡傳》注。

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❺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❻「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

❶「太祖」下，四庫本、嚴本、方本、傅本有「武皇帝」三字。「僭」下，有「上」字。
❷「女」，四庫本、嚴本、方本、傅本作「主」。
❸「皆以」，四庫本、方本作「不過」。
❹「十人」下，嚴本有「而已」二字。
❺「敢」下，嚴本依《御覽》增「有」字。
❻「王叔治」，傅本作「王治叔」。

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又《王修傳》注。裴松之曰：「案《田疇傳》，疇爲袁尚所辟，不被譚命。傅子合而言之，有違事實。」

房陵都尉戰有功，❶太祖賜蜀衮。《格致鏡原》十六。

魏明帝以高山制似通天、遠遊，乃毁變先形，令行人使者服之。《御覽》六百八十五。《晉書・輿服志》高山冠條引作「魏明帝以其制似通天、遠遊，故改令卑下」。《宋書・禮志》略同。

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又六百九十。

傳

初，表謂嵩曰：「今天下大亂，未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爲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爲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爲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

❶「房陵」上，傅本有「謝旗」二字。

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魏志·劉表傳》注。

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魏志·賈詡傳》注。

表既殺望之，荆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迕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迕武王以成名，丁公順高祖以受戮，二子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褊心是從，難乎以容民畜衆矣。又《劉廙傳》注。望之，廙兄。

巽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識。「識」字據《後漢書·劉表傳》注引補。辟公府，拜尚書郎。後客荆州，以説劉琮之功賜爵關内侯。文帝時爲侍中，太和中卒。巽在荆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嘏，别有傳。又《劉表傳》注。

越字異度，據《後漢書·劉表傳》注引補。蒯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爲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爲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内，表得以彊大。詔書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❶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户。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

❶「卒」，方本無此字。

也。」又《劉表傳》注。

蒯躬字叔孝，性方嚴，有容儀，人望而畏之，有過其門者，皆整衣改容。《太平御覽》三百八十。

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❶「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❷其間必有命世者』，❸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魏志·荀攸傳》注。令君謂彧，軍師謂攸。「命世」，《御覽》七百三十九引作「名世」。

幍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爲慶弔之服，白紗爲之，或單或裌。初婚、冠、送餞亦服之。《御覽》六百八十八。是條亦見《宋書·禮志》、《晉書·輿服志》，爲徐爰語。「時人慕之」作「謂之爲善」，無「白紗」以下。

衡辯於言而剋於論，❹見荆州牧劉表日，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悦之，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絶於劉表，智窮於黄祖，身死名滅，爲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魏志·荀彧傳》注。

寗字幼安，❺北海朱虚人，據《世説注》上

❶「答曰」，四庫本作「若」。
❷「興」，四庫本無此字。
❸「命」，四庫本、嚴本、傅本作「名」。
❹「剋」，嚴本作「剌」。
❺「寗」上，嚴本、傅本有「管」字。

補。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又《管寧傳》注。下五條同。

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度謂公孫度。

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❶海中遇暴風，船皆没，❷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❸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❹輒趣之，❺得島。❻島無居人，又無

❶「寧之歸也」，四庫本、方本作「管寧之遼東而歸」。
❷「船皆没」，四庫本作「餘船皆破」，嚴本作「餘船皆没」。
❸「時夜風晦冥」，四庫本、方本作「夜晦」。
❹「望」上，四庫本、嚴本、方本有「忽」字。「有」，四庫本無此字。
❺「輒」，四庫本、方本無此字。
❻「得島」下，四庫本、嚴本、方本作「一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道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無「島無居人」以下數語。嚴本硃筆注：「係《御覽》誤引《笑林》文。」

火爐，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❶

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傅説發夢，以感殷宗；吕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蜕。内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按本傳，文帝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禄，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❷

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無不嗟嘆。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至乎！

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内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

❶「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方本無此九字。

❷此條下嚴本依《北堂書鈔》增「明帝以寧爲大夫賜□□一具衣一襲被一領安穩犢車一乘」二十四字。傅本另作一條。

徵君見之矣。

嘉少有遠量。又《管寧傳》注。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儁，❶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又《郭嘉傳》注。下七條同。

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爲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間」，《長短經》一注作「問」。遠近，❷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❸不爲虚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情「情」字從《長短經》一注補。形於顔色，❹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相「相」字從《長短經》一注補。接，❺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争權，讒言

❶「交」，傅本作「友」。
❷「間」，嚴本作「聞」。
❸「誠」，原作「心」，據嚴本、方本、傅本、《三國志》注改。
❹「情」，嚴本、傅本無此字。
❺「相」，嚴本、方本、傅本、《三國志》注無此字。

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爲虚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敗，❶氣衰力盡，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爲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爲之死用。以「以」字從《長短經》三補。嘉觀之，備終不爲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❷『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爲之所。」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❸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裴松之曰：「案《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保塘案：《魏書》言嘉勸魏武容昭烈，即引在此條之前。太祖欲速征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

---

❶「戰輒敗」，傅本作「輒破」，嚴本、方本、《三國志》注作「戰輒破」。

❷「言」下，嚴本依《長短經》加「曰」字。

❸「時」上，嚴本、方本、《三國志》注有「是」字。

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裴松之曰：「案《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爲不同。」

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事之，❶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太祖與荀彧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❷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❸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户，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彧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絶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爲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何得使人忘之！」

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❹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曾不講，❺所以見重。内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敵之變化、彼我虚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

❶「臣事」，方本作「可争」，《三國志》注作「臣使」。
❷「十一年」，傅本作「十二年」。
❸「疑滯」，嚴本、《三國志》注作「凝滯」。
❹「曄」上，嚴本、傅本有「劉」字。
❺「曾」，嚴本作「嘗」。

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争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悦，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説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曄，❶至一夜數十至耳。

又《劉曄傳》注。下四條同。

居七日，蜀降者説蜀中一日數十驚，❷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迺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如其言。

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承其釁而伐之，❸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内。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月矣。吴亡則蜀孤。❹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

❶「函」下，嚴本依《御覽》加「令」字。
❷「説」，傅本作「就」。
❸「承」，嚴本、方本、傅本作「乘」。
❹「吴」，原無，據嚴本、《三國志》注增。

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爲懼，其殆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兼」上疑脱「十」字。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❶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勢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逼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户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榮其位號，❷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爲吳王。權將陸議毛本作「遜」。大敗劉備，❸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

曄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

❶「暨」，原作「並」，據嚴本、方本、傅本、《三國志》注改。
❷「榮」，嚴本、方本、《三國志》注作「崇」。
❸「議」，方本、傅本作「遜」。

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内出，輒過曄，曄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❶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之，❷「之」字從《治要》補。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❸「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❹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❺不可不精思也。」❻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❼「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出爲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曄之明智權計，若

❶「池」，嚴本作「地」。
❷「之」，方本、傅本無此字。
❸「曄見出責暨」，四庫本作「劉曄責楊暨」。
❹「牽」下，四庫本、嚴本、傅本有「之」字。
❺「采」，四庫本無此字。
❻「精」，四庫本作「深」。
❼「或惡曄於帝」，四庫本作「有惡劉曄於魏明帝」。

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❶茲獨任才智，❷不與世士相經緯，❸内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於天下，豈不惜哉！

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爲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吕。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❹同上。按陶，曄子。

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又《杜畿傳》注。下四條同。

畿自荆州還，後至許，❺見侍中耿紀，語終夜。❻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❼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❽「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畿於朝。

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

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爲後患。」按本傳，范先欲殺畿以威衆。

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儁，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

❶「加」下，嚴本、方本、傅本有「諸」字。
❷「茲」，嚴本、方本、傅本無此字。
❸「士」，嚴本作「事」。
❹「謝」，原作「謂」，據嚴本、方本、傅本、《三國志》注改。
❺「至」，嚴本作「居」。
❻「語」上，嚴本、傅本有「共」字。
❼「彧」下，嚴本、傅本有「家」字。
❽「旦」上，嚴本依《御覽》增「詰」字。

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嘆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太祖將征柳城，❶遼諫曰：❷「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又《張遼傳》注。

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嘆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蜀志・關羽傳》注。

曹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加也。張遼其次焉。❸《魏志・曹仁傳》注。

嘏字蘭石，爲尚書，事大小無不總。❹《北堂書鈔》六十，《御覽》二百十一。

是時何晏以材《世説注》中引作「才」。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世説注》引作「交」。通，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世説注》引下有「皆」字。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❺《世説注》引作「志」。然猶怪之。謂嘏曰：《世説注》引作「然猶勸嘏結交云」。「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

❶「太祖」上，四庫本有「傅子曰」三字。
❷「遼」上，四庫本、嚴本、傅本有「張」字。
❸「張遼其次焉」，四庫本無此五字。
❹「大小」，《北堂書鈔》作「小大」。
❺「心」，嚴本作「志」。

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御覽》四百四十七引作「徇」。名利，内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魏志・傅嘏傳》注。下四條同。

河南尹内掌帝都，❶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❷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静「静」當作「靖」，見《魏志・劉馥傳》。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毁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毁以漸補之。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毛本作「校」。之。❸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加」，《藝文類聚》六引作「任」。檟毛本作「櫝」。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❹

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會。裴松之曰：「案《傅子》前云嘏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愚以爲夏

❶「河」上，嚴本依《藝文類聚》增「爲河南尹」四字。
❷「奸」下，傅本有「宄」字。
❸「核」，方本作「校」。
❹「安之」下，嚴本接「爲尚書事小大無不綜」之語。

侯玄以名重致患，釁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禍自己出。然則夏侯之危兆難覩，而鍾氏之敗形易照也。嘏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爲識有所蔽，難以言通。若皆知其不終，而情有彼此，是爲厚薄，由於愛憎，奚豫於成敗哉。以愛憎爲厚薄，又虧於雅體矣。《傅子》此論，非所以益嘏也。」

初，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内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顗善，徽、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與綜朝事，俱爲名臣。

嘏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黄門侍郎。

初，❶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❷「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❸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❹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爲不濟也！」❺《蜀志·先主傳》注。

傅子曰：諸葛亮誠一時之異人也，治國有分，御軍有法，積功興業，事得其機，入無遺刃，出有餘糧，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

---

❶「初」，四庫本無此字。

❷「戩」，四庫本作「幾」。

❸「卒并也」，四庫本無此三字。

❹「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四庫本無此十三字。

❺「不」上，四庫本有「而」字。

以鎮之。若姜維，欲速立其功，勇而無決也。《意林》。

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修布衣之業。《蜀志・姜維傳》注。

曹公征柳城，將襲許。《吴志・孫策傳》注。

裴松之曰：「記述若斯，何其疏哉！」

孫策爲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爲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爲股肱，有吕範、朱然以爲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吴志・孫權傳》注。

焦先《魏志・管寧傳》注引《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是《傅子》有先傳，而今佚之。

郝素善彈箏，雖伯牙妙手，吴姬奇聲，何以加之。」《藝文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七十六。

朱生善彈琵琶，❶雖伯牙之妙，無以加之。❷《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三。

列和善吹笛，吴姬之聲，無以加也。《類聚》四十四，《御覽》五百八十。

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晉》《宋書・樂志》：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宏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傅玄著書曰云云。案此數語，與上三條語意相接，蓋即《傅子》文，《初學記》十六引朱生事，云見《傅子傳》，因并此數條録附傳末。

❶「彈」下，方本有「琴」字。

❷「以加之」，四庫本作「加也」。

序❶

馬先生，❷天下之名巧也。❸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爲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爲博士，居貧，乃思綾機之變，不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❹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可以言校也。先生爲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争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哂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虛争空言，毛作「空争虛言」。不如試之易効也。」於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内有坡，❺可爲囿，❻患無水以灌之，❼乃作翻車，❽令童兒轉之，❾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❿其巧百倍於常。⓫此二異也。其後

❶「序」，嚴本作「馬先生傳」。
❷「馬先生」下，四庫本、嚴本有「鈞」字。
❸「名巧」，四庫本作「巧者」。
❹「先生患其喪功費日」，四庫本作「馬生者天下之名巧也患其遺日喪功」。
❺「坡」，四庫本、嚴本作「地」。
❻「囿」，嚴本作「園」。
❼「灌」，嚴本依《御覽》改作「溉」。
❽「乃」上，嚴本依《御覽》增「先生」二字。
❾「童兒」，四庫本作「兒童」。
❿「更入更出」，四庫本無此四字。
⓫「巧」，嚴本依《意林》改作「功」。

人有上百戲者，❶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擖，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爲歌樂舞象，❷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劍，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雞，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之於樓邊縣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爲常，❸則以斷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常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通見理，聞而哂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❹裴子自以爲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遠矣。心乖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顔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

❶「其」，四庫本無此字。
❷「歌」，嚴本、《三國志》注作「女」。
❸「機」，嚴本作「車」。
❹「不」下，嚴本有「能」字。

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季以政，❶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己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册府元龜》八百二十九引作「御」。難盡之物，❷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璞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也。武安侯者，曹爽也。《魏志·杜夔傳》注。

傅氏之先，出自陶唐，傅説之後。❸《意林》。周廣業《意林》注：《路史》陶唐氏，紀房之後，有貍氏裔子大繇，夏后氏封之傳，爲傅氏。注云見《傅子》，與此三句合，明是《傅子》之文。保塘案：《史通·序傳》篇：

❶「季」，嚴本作「有」。

❷「遇」，嚴本、《三國志》注作「御」。

❸《意林》於此下接「玄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數語。

「歷觀揚雄以降，其自序也，始以誇尚爲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矣。」疑此三句即其《自序》文也。此下原有「玄字休奕，子咸，字長虞，《晉書》有傳」十三字，尤不類傅子之言。《意林》於各書下略注人名及注者名，全書體例如是，此三句或即馬氏所題也。

傅燮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御覽》五百十二。燮，玄祖，蓋《自序》文。

論

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潁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其禮讓以接天下。❶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也。❷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令德不遵二夫子之景行者，非樂中正之道也。❸《魏志·何夔傳》注。《晉書·何曾傳》引至「儀表矣」止。

荀、何，君子之宗也。《晉书·何曾傳》，下二條同。

潁昌侯之事親，其盡孝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見其親黨，如見其親，六十而孺慕，予於潁昌侯見之矣。

雜錄

堯如腊，舜如腒。《北堂書鈔》百四十五。

❶「其」，方本、《三國志》注無此字。

❷「命」，方本、《三國志》注作「令」。

❸「詩曰」及以下，方本、《三國志》注無。實則《晉書·何曾傳》所引較全，注文「魏志何夔傳」，應與其下「晉書何曾傳」互乙。

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官本引《文選》注。

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爲郡，而修齊之宗廟。《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注。

漢武令郡國舉孝廉，合素帛。《北堂書鈔》七十九。

漢武令郡國舉孝廉，末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恤同歲云。同登之歲，記於素帛，垂之後允，取此義。❶《淵鑑類函》一百十五引《唐類函》引。

間歲察舉孝廉而上，曄如春華之並發，馥如秋蘭之俱茂。同上。《意林》引下二語作《物理論》。

孝廉皆是九州百郡士，風異俗殊，所向不同。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❷同上。

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序》注。

漢武世王侯，觀殿重階，金樞紫墀。《御覽》一百八十四。

漢代賤乘軺，今則貴之。《史記·平準書》索隱。《意林》引作《物理論》。

以雲母飾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賜王公貴臣。《御覽》七百七十五。

金根車，天子親耕乘之。蹋豬車，畋獵乘之。又八百二十二。

有追鋒車，施通幰，❸遽則乘之。❹又七百七十五，末四字從《北堂書鈔》百三十九補。

---

❶「垂之後允取此義」，《北堂書鈔》作「垂之後胤取諸此義也」。

❷「山」，傅本作「岫」。

❸「幰」下，四庫本、方本有「車」字。

❹「遽則乘之」，四庫本、方本無此四字。

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宋書・禮志》輦車條此下有云：「漢代賤軺車而貴輜輧，魏晉賤輜輧而貴軺車。又有追鋒車，去小車蓋，加通幰，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與上四條語大同，疑皆《傅子》語而休文用之。《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作《袁子正論》，大略與《宋書・禮志》此條同。

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御覽》五百九十九。

荀仲豫稱禹十二爲司空。又二百八。案荀悦字仲豫。

律是咎繇遺訓，漢命蕭何廣之。又六百三十八。

侍中冠武弁。《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注。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後争訟，廷尉延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御覽》三百六十一，出謝承《後漢書》。廷尉爲范延壽，見《北堂書鈔》五十三。

長老説三字從《御覽》八百二十補。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七字從《御覽》補。冀陽争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而熾二字從《御覽》補。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絜白，若用灰水焉。❶《魏志・齊王紀》注。《御覽》六百九十一。又八百二十引末句作「如水澣之」。

靈帝時，牓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張温之徒，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熲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温有傑才，陵能偶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嚻、唐

❶「焉」，傅本作「澣之」。

珍、張顗之黨乎！《魏志・董卓傳》注。《御覽》八百二十八引「崔烈入錢五百萬取司徒」。

寔亡，天下致弔，會其葬者三萬人，制縗麻者以百數。《魏志・陳群傳》注。按寔，群祖。

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置中正，平人材之高下，❶各爲品目。❷州置州都而總其議。《北堂書鈔》七十三。《文選・恩倖傳論》注。《御覽》二百六十五。

王黎爲黃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❸《北堂書鈔》五十八，《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二十一。

劉鈞爲潁陰相，不爲脂膏之染，三年無書與京師。《唐類函》，《淵鑑類函》一百十五。

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欻生，偶與發冢者會也？❹《魏志・明帝紀》注。《御覽》五百五十八。

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魏志・華歆傳》注。案袁郎中謂渙。

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

❶「平人材」，《北堂書鈔》作「評次人才」。

❷「品」，方本作「輩」。

❸「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北堂書鈔》作「軒軒然乃得志喧喧然乃自樂」，以下尚有「傅子難之曰子以聖人無樂子何樂之甚黎曰非我乃聖人也」二十四字。

❹此條四庫本作「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生三十歲不知此婦三十歲尚生地中也將一朝欻然生偶與發冢有會也」。「欻」下，傅本亦有「然」字。

共見，足爲明鑒也。又《諸葛誕傳》注。

桓譚書煩而無要，辭雜而無指歸，吾不知其博也。《北堂書鈔》百。

安鄉亭侯曹羲，爲領軍將軍，慕周公之下士，賓客盈坐。又六十四。

曹攄爲武衛，❶大縱酒作樂，酒酣起爲壽，❷憂亡流涕。又。

漢高祖度闊而網疏，故後世推誠而簡直。光武教一而網密，故後世守常而禮義。魏武糾亂以尚猛，天下修法而貴理。《天中記》。《意林》引作《物理論》。

附録《意林》載《物理論》八十條，首二條與《御覽》引合。第三、第四條嚴氏可均據《道藏》本校爲《物理論》原文，此外明言《傅子》者五條。不言《傅子》而他書引作《傅子》者：「馬先生」、「給事中」、「翻車」三條見《魏志·杜夔傳》注，「塞蟻孔」一條見《北堂書鈔》，「漢太宗」一條、「善賞者四語」、「今人稱古五語」，見《治要》，「軺車」一條見《史記索隱》，「燕趙養親」、「滌器」、「君子審宗」、「西國胡」、「懸千金」、「口銘」、「陸田」八條見《御覽》，「班固」三語、「漢書」、「漢高祖」二條見《天中記》，「春華」一條見《唐類函》，「積薪」、「秦人」、「世質」、「搆大厦」、「天下之害」、「公卿」六條見官本。不言《傅子》，而較他書引《傅子》少詳者：「相者」、「光武」、「人之性」、「人之學」四條。且「傅氏之先」一條明是馬氏題《傅子》語，而亦誤入之。然則其餘疑皆《傅子》文，而錯簡在《物理論》者也。《意林》載《傅子》十二條，無一條與他書所引合，而他書引見《物理論》者五條，然則其餘疑爲《物理論》文，而錯簡在《傅子》者也。今取《意林》所載《物理論》考定爲《傅子》者，録於前。餘悉附録於後，存疑俟考。

夫文彩之在人，猶榮華之在草。

天地成歲也，先春而後秋。人君之治也，先禮而後刑。

❶「攄」下，嚴本有「字□□曹羲弟萬歲侯」九字。

❷「壽」下，嚴本有「當傅子前」四字。

救嬰孩之疾，而不忍鍼艾，更加他物，以至死也。今除肉刑，危者更衆，何異服他藥也。肉刑雖斬其足，猶能生育也。張倉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也。周廣業《意林》注：《魏志·鍾繇傳》：太祖令復肉刑，未果。太和中，繇上疏言，能有奸者，率年三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張倉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云云。司徒王朗議以爲未便，事遂寢。時扶風太守傅幹亦作《肉刑議》，極言肉刑不當除，文見《類聚》。幹字彦林，即休奕父也。此言除肉刑死者更衆，與幹意合。疑此下數節皆《傅子》之言，但玄常上疏，未見施行，而竟云繇復肉刑，知尚有譌脱也。

名肉刑者，猶鳥獸登俎而作肉。

今有弱子，當陷大辟，問其慈父，必乞以肉刑代之。苟可以生易死也，有道之君能不以此加百姓乎？蛇螫在手，壯夫斷其腕，謂其雖斷不死也。

曹羲曰：「縶馴駒以縿絆，御悍馬以腐索，今制民以輕刑，亦如此也。」周廣業《意林》注：魏曹羲有《肉刑議》。

但知管子借耳疑脱「目」字。於天下，不知堯借人心，而後用其耳目。

妄進者，若卵投石。逃誅者，若走赴深。

樹上懸瓠，非木實也。背上被裘，非脊毛也。此似而非。

漢末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糧絶，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曰：「管秋陽愛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荀侍中難曰：「秋陽貪生殺生，豈不罪邪？」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而能言耳。今有犬齧一貍，貍齧一

鷃鶡，何足怪也？ 昔重耳戀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伍參，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況遭窮者乎！」

見虎一毛，不知其斑。道家笑儒者之拘，儒者嗤道家之放，皆不見本也。

止響以聲，逐影以形，奸争流蕩，不知所止也。

范蠡字少伯，楚三户人也。使越滅吴已，後乘輕舟遊五湖。王令人寫其狀，恒朝禮之。《列仙傳》云徐人也。

楚漢之際，有好事者作《世本》，上録黄帝，下逮漢末。❶

大孝養志，其次養形。養志者盡其和，養形者不失其敬。

割地利己，天下讐之。推心及物，天下歸之。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❷ 見疑妻子，難以事君。君子修身居位，非利名也，在乎仁義。

墨子兼愛，是廢親也。短喪，是忘憂也。

伊尹耕於有莘，孰知非夏之野人。呂望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文、武，然後知其非也。

面歧路者，有行迷之慮。仰高山者，有飛天之志。或乘馬，或乘車，而俱至秦者，所謂形異而實同也。

若謂黄帝後方有舟檝，庖犧之時，長江大河何所用之？

經巨海者，終年不見其涯。測虞淵者，終世不知其底。故近者不可以度遠也。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

---

❶《意林》以下爲另一條：「班固漢書因父得成遂没不言彪殊異馬遷也」。

❷「妻子」，《意林》作「天下」。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彩謂之繡。

始皇塚，令匠人作機弩，有人穿者即射之。以人魚膏作燭。

逐兔之犬，終朝尋兔，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也。

形之正，不求影之直而影自直；聲之平，不求響之和而響自和；德之崇，不求名之遠而名自遠。

必得崑山之玉而後寶，則荆璞無夜光之美。必須南國之珠而後珍，則隨侯無明月之稱。

始皇遠遊並海，而不免平臺之變。及葬驪山，尋見發掘。

今有鉛錫之鋌，雖歐冶百鍊，猶不如瓦刀；有駑駘之馬，雖造父駕之，終不及飛兔絶景：質鈍故也。土不可作鐵，而可以作瓦。

長人數丈，身横九畝，兩頭異頸，四臂共骨，老人生角，男女變化，何益於賢愚耶？

豈有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罡之神，存於匹婦之室？

指南車見《周官》，亦見《鬼谷子》，先生作。

國典之墜，猶位喪也。位之不建，名理廢也。

以譽取人，則權勢移於下，而朋黨之交用。以功進士，則有德者未必授，而凡下之人或見任也。

龍舟整檝，王良不能執也；驥騄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

金以利用，錢以輕流，此二物飢不可食。

入粟補吏，是賣官也。罪人以贖，是縱惡也。

世富錢流，則禁盜鑄錢。世貧錢滯，則

禁盜壞錢。

賞不避疏賤，罰不避親貴。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定位，而卑不敢踰。經之以道德，緯之以仁義，織之以禮法，既成而後用之。謂有孝廉秀才之貢，或千里望風承聲而舉，故任實者漸消，積虛者日長。「謂有」下疑有脱譌。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行之唯恐不及。聞一惡言，見一惡行，遠之唯恐不速。

三皇貴道而尚德，五帝先仁而後義，三王先義而後辭。

鴻毛一羽，在水而没者，無勢也。黄金萬鈞，在舟而浮者，託舟之勢也。

民富則安鄉重家，敬上而從教。貧則危鄉輕家，相聚而犯上。飢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

我欲戰而彼不欲戰者，我鼓而進之若山崩河溢，當其衝者摧，值其鋒者破，所謂疾雷不暇掩耳，則又誰禦之？吴起吮瘡者之膿，積恩以感下也。《史記》云：吴起吮癰。晝戰目相見，夜戰耳相聞。得利同勢，失利相救。

人之涉世，譬如弈棋，苟不盡道，誰無死地，但不幸耳。嚴可均據《道藏》本此條是《中論》文。按今本《中論》無之。

右四十四條《意林》引作《物理論》。

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絃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藝文類聚》四十四。《宋書·樂志》、《御覽》五百七十六均引作傅玄《箏賦序》，不言出《傅子》，此當入集，不當入子，疑《類聚》引誤。

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前廳多怪病，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唯廣處之。白日户自閉，二子凱、横等懾怖。

廣使掘牆孔，得貍乃絶。《藝文類聚》六。《御覽》二百五十二引作王隱《晉書》。案傅玄卒武帝初，樂廣爲河南尹在惠帝時，《御覽》引作《晉書》是也，疑《類聚》誤。

〔新增〕

象天地以立制。《北堂書鈔》十七，題作《大本篇》。嚴本卷二，傅本卷二。❶

❶ 此條係校點者新增。參閲本書卷一《釋法篇》原有校語及校勘記。

附録

《隋書・經籍志》：《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

《意林》：《傅子》百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傅子》百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傅子》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傅子》五卷，晉傅休奕撰。集經史治國之説，評斷得失，各爲區例。本傳載内外中篇，凡四篇，亡録，合一百四十篇，今亡一百一十七。《文獻通考》。案《崇文總目》《新唐書志》均歐陽文忠公與修，《總目》之成先《唐書》十餘年，而《傅子》卷數不同如此，蓋《唐書志》襲舊史之文，《崇文總目》乃紀其實也。

《中興書目》：《傅子》五卷，今存二十三篇，餘均缺。《玉海》。案篇數與《崇文總目》相應，官本除誤收《鏡總敘篇》外，亦適得二十三篇，疑今本與宋時行本篇數無缺，惟《授職》、《禮樂》、《問政》諸篇文有逸奪耳。

《通志》：《傅子》五卷。

《玉海》：《傅子》五卷。

《文獻通考》：《傅子》五卷。

《宋史・藝文志》：《傅子》五卷。

《文淵閣書目》：《傅子》一册，闕。

《四庫全書總目》：《傅子》一卷，晉傅玄撰。玄字休奕，北地人，官至司隸校尉，封鶉觚子。《晉書》本傳稱玄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別，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行世。玄初作内篇成，以示司

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傅子》一百四十卷，馬總《意林》亦同。是唐世尚爲完本。宋《崇文總目》僅載二十三篇，較之原目已亡一百一十七篇，故《宋史·藝文志》僅載有五卷。其後惟尤袤《遂初堂書目》尚見其名。元明之後，藏書家遂不著録，蓋已久佚。今檢《永樂大典》中散見頗多，且所標篇目咸在。謹採掇裒次，得文義完具者十有二篇，曰《正心》，曰《仁論》，曰《義信》，曰《通志》，曰《舉賢》，曰《重爵禄》，曰《禮樂》，曰《貴教》，曰《檢商賈》，曰《校工》，曰《戒言》，曰《假言》。又文義未全者十二篇，曰《問政》，曰《治體》，曰《授職》，曰《官人》，曰《曲制》，曰《信直》，曰《矯違》，曰《問刑》，曰《安民》，曰《法刑》，曰《平役賦》，曰《鏡總敘》。篇目視《崇文總目》較多其一，疑《問刑》、《法刑》本屬一篇，《永樂大典》誤分爲二耳。[1]其《宋志》五卷，原第已不可考。謹依文編綴，總爲一卷。其有《永樂大典》未載，而見於他書所徵引者，復蒐輯得四十餘條，别爲附録，繫之於後。晉代子家今傳於世者，惟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葛洪《抱朴子》、嵇含《草木狀》、戴凱之《竹譜》尚存。然《博物志》、《搜神記》皆經後人竄改，已非原書。《草木狀》、《竹譜》記録瑣屑，無關名理。《抱朴子》又多道家詭誕之説，不能悉軌於正。獨玄此

❶ 按《永樂大典》所見篇數，若去《鏡總敘》則恰爲二十三篇。《鏡總敘》非《傅子》篇名，説見卷一《官人篇》文末校記。又《藝文類聚》卷七十《鏡》部總敘亦録之，歸《韓子》。據知《鏡總敘》實爲類書類别。

書所論，皆關切治道，闡啟儒風，精意名言，往往而在。以視《論衡》、《昌言》，皆當遜之。殘編斷簡，收拾於闕佚之餘者，尚得以考見其什一，是亦可爲寶貴也。

程瑶田《孫氏逸子書三種序略》：余少日讀《三國志》，檢裴松之注中所引書，凡百有八十餘種，多今世所罕傳者，輒採而輯之，得《傅子》五十五事。隨取《諸子彙函》及《百家類纂》二書，披而校録，並逸《傅子》。乙未，公車應禮部試，《四庫全書》纂修官徐君步雲從《永樂大典》中搜出《傅子》有録目者二十四篇，皆裴松之所未引者。又有無録目者數條，及旁搜《太平御覽》、《文選》注中碎事，計四十條，亦間爲裴松之所未及引。然後知古書之久逸者，猶或存於他書所徵引中云云。嘉慶四年。

嚴可均《鐵橋漫稿·傅子敘略》：宋初，《傅子》尚有殘本，《崇文總目》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後不著録。乾隆中，始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俱有篇名，并無篇名者六條，及《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六條，合爲一卷，即今世所行聚珍本也。嘉慶庚午歲，余從《群書治要》校補大典本二千五百許字，益以《藝文類聚》之《釋法》，《北堂書鈔》之《大本》，得二十八篇。又從《三國志》裴松之注寫出六千餘字，廣爲二卷。至乙亥歲，余校《意林》，以各書互證，知《意林》甚羼越，凡所載《傅子》，皆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皆《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余既作《意林考正》一卷，手

寫數過，頗得《傅子》端緒。遂徧蒐子書所引，凡得數百條，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排比之，爲補遺二卷，與前所定二卷合爲四卷，繕寫插架，與聚珍本相輔而行。或問：「補遺與前二卷小有重複，竊恐未安。」曰：「補遺就《意林》，欲見《傅子》原次耳。合而録之，請俟來哲。」又問：「《傅子》爲内、外、中篇，有四部六録，云何區别？」曰：「内篇撰論經國九流，外篇三史故事，評斷得失，中篇《魏書》底本，而以自敘傳終焉。四部六録莫考。《崇文總目》作『四篇無録』，蓋誤。」丙子歲正月。嚴氏輯本《四録堂目録》下注「未刻」。同時歸安楊鳳苞亦輯是書，惜均未見。金山錢氏刻《指海》第十七集目有《傅子》三卷，然所見《指海》刻本皆至十二集止，以下未見，亦不知爲何人輯本也。案今本《意林》載《物理論》凡八十條，此序所言九十七、八條、九十五事，疑九爲七之誤，或嚴氏所見《意林》有多於今本者。所言《意林考正》一卷，亦未見也，所言《中論》羼越諸條，乃據明廖刻本言之，今官本已更正。

周廣業《意林》注：《傅子》一百二十卷，此與《物理論》疑互有錯誤，蓋《傅子》爲卷，富於楊氏十倍，會元採録，❶不應繁簡迥異。且《物理論》中屢稱《傅子》，何本書反絶無之？二書雖亡，見于他書徵引尚多，乃諸引《傅子》者，此往往在《物理論》，諸引《物理論》者，此往往在《傅子》。以武英殿編輯《傅子》一卷核對，《意林》亦無一與合，而見《物理論》者有二十條，則其爲錯誤甚明。先生字勤補，號耕崖，吾州人。嘉慶三年卒，年六十九。著書二十餘種，有《補注意林》五卷，逸文一卷，未見刊本。近江陰繆小珊太史得其卷四、卷五、逸文，凡三卷，寫定清本。此書所録者，皆就其第五卷注中採出，其前三

❶「會元」，原作「元會」，誤。《意林》作者馬總字會元，詳《唐書》本傳。今乙正。

卷則未見也。

〔新增〕

孫星衍《傅子重輯本敘》：晉傅休奕作《傅子》百二十卷，凡百四十首，總爲内中外三篇，見於本傳及隋、唐《志》，至宋時《崇文總目》僅存二十三篇，故《宋·藝文志》止五卷，今并無傳本。《永樂大典》載有《正心》等二十四篇，文頗删節，或即《宋志》之五卷本也。嘉慶初，吴興鄭姓爲寶蘇局買銅于日本，得彼國所刊唐魏徵《群書治要》以歸，其所載《傅子》文較完足。庚午歲四月，屬嚴孝廉可均合二書録之，益以裴松之注《三國志》所引，爲二卷。越五載，嚴孝廉又遍搜各書，重加編輯，以《治要》、《大典》及各書所載有篇名者爲二卷，其餘散條爲補遺二卷，凡四卷。休奕，魏人，在晉武之世，官至司隸校尉，博學善屬文，嘗諫晉武，以爲用人得其要，則無爲而化。又言儒學爲王教之首，故所著書通達治體，同時王沈稱其「言富理濟，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非虚譽也。魏徵之爲《群書治要》，冀以啟沃當宁，凡書有益政術之言盡取之，傅子經世之論亦略傳於此。或疑其《重爵禄篇》言吏禄不重則夷齊必犯，清者化而爲濁，善者變而陷於非，及《問刑篇》訾漢太宗除肉刑之非，以爲言之太過，《永樂大典》《問刑篇》亦節其詞，蓋宋人疑其不純而删之。夫吏至不齊，上善少而中人多，禄不重則中人不能自保，故《禮記·中庸》篇亦有重禄所以待士之語。肉刑當復，漢魏人常言之。是時多改肉刑入於死刑，故《鍾繇傳》繇上疏亦云「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也。然則《傳

子》之書雖闕佚，爲政者各寫一通置座右，庶免不學無術之誚矣。乙亥歲十月廿七日孫星衍譔于治城山館。

嚴可均《傅子序》：《隋志·雜家》：《傅子》百二十卷，晉司隸校尉傅玄撰。舊、新《唐志》同。《晉書》本傳：玄字休奕，少時避亂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别，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案百四十首而百二十卷者，或元有缺篇，或數篇合卷，今莫能詳。其四部六録區别，亦無從考。《崇文總目》僅五卷二十三篇，陳詩庭言今本十二篇，又佚十一篇，後此不復著録。乾隆間，從《永樂大典》寫出二十三篇，又無篇名者六條，蓋即宋時二十三篇之節録本。又寫出《文選》注、《御覽》、《諸子瓊林》三十四條，合爲一卷。嘉慶庚午歲，余以唐魏徵《群書治要》所載二十四篇校《大典》本，多出二千五百許字。又從《三國志》注寫出六千三百餘字，廣爲二卷。乙亥歲，余校《意林》，知《道藏》本差善，然多羼越，以各書互證之，知《意林》所載《傅子》乃楊泉《物理論》也；所載徐幹《中論》，僅前二條又半條是《中論》，其第三條之下半條及第四條，乃《傅子》也；所載《物理論》，僅前四條是《物理論》，其第五條至第九十七條乃《傅子》也；其第九十八條至末，乃《中論》也。他如以《莊子·雜篇》當《王孫子》，而《王孫子》、《鶡冠子》、《牟子》及蔣濟《萬機論》等四十家，文皆爛脱，乃作《意林考正》一卷，手寫數過，略得《傅子》端緒。因復遍搜各書，得佚文數百條，重加排比，以《治要》、《大典》等書

所載整篇爲二卷，以各書所載依《意林》九十五事次第，類附而間厠之，爲補遺二卷，凡四卷。其《意林》與整篇復見者，不復删之，用見《傅子》原次。或尚有漏落，後之人隨見隨補可也。烏程嚴可均敘。

方濬《傅鶉觚集序》：隋、唐《藝文志》著録《傅子》一百二十卷，至宋《崇文總目》祇存五卷。我朝高宗純皇帝特開《四庫全書》館，命儒臣紀昀等從《永樂大典》中採録二十四篇，又徵各類書中零星斷句，編爲一帙，頒示士林。謹案漢魏而後惟是書爲最古，而言亦最醇，所存僅此，識者不無遺憾焉。嗣得日本刊板唐魏徵《群書治要》，中有《傅子》一種，亟取《四庫》所收校之，同者十三篇（《正心》、《義信》、《通志》、《舉賢》、《重爵禄》、《禮樂》、《貴教》、《檢商賈》、《戒言》、《假言》、《問政》、《授職》、《信直》），補《大典》所缺者六篇（《治體》、《曲制》、《矯違》、《問刑》、《安民》、《平役賦》），缺無可補者二篇（《官人》、《鏡總敘》），無篇名而補入者六篇（「昔者聖人之崇仁也」一條，「商君始殘禮樂」一條，「凡有血氣」一條，「傅子曰利天下者」一條，「傅子曰至哉季文子之事君也」一條，「治人之謂治」一條），又《大典》有而《治要》無者二篇（《仁論》、《校工》），又《治要》有而《大典》無者一篇（《法刑》），彼此互勘，正其訛字，順其次序，計得篇目三十。偶以示同年老友李恢垣吏部（光廷），吏部復檢得《三國志》注中所引者數十條，皆《治要》、《大典》及《四庫》未曾採入者，不禁狂喜，乃盡發架上藏書，徧爲搜輯，於《初學記》、《意林》、《通典》、《困學紀聞》、《丹鉛録》、《續古文苑》中復得如干條，并明張氏溥彙輯《傅鶉觚詩文襍著》，釐爲五卷，以合

《崇文總目》之數。雖不敢謂有功於是編，然殘缺之餘尚能補綴什一，亦讀是書者之幸矣。昔司馬温公論晉武欲行三年之喪，以爲不世賢君，惜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裴爲尚書令秀，傅即鶉觚也。濬師竊疑司馬昭奸險路人皆知，既伏冥誅，其子炎未及親葬即受魏禪，假唐虞之制，遂篡奪之心，不知有君，何有於父？其欲行三年之禮，特粉飾以彰己美耳，賊父正不必有孝子。裴秀之疏止鶉觚之對羊傅，毋亦有不安於中者邪！要之，温公之論實爲千古人子所當法守，爰附著以竢知人論世者。至漁洋山人讀鶉觚樂府，頗有貶詞，誠非末學所得知矣。李吏部嘗謂濬師曰：「傅氏書在諸子家上，筆力雄碩蒼渾，上繼江都，下啟昌黎。」善哉言也，實獲我心。光緒丙子季春月朔有四日序。

大清資政大夫三品頂戴廣東分巡肇陽羅道加四級署理兩廣鹽運使前内閣侍讀記名御史定遠方濬師撰。

傅以禮《傅子跋》：晉司隸校尉、清泉剛侯《傅子》一百二十卷，唐以前無闕，宋代祇存殘本五卷，歷元與明，殘本相傳，故《文獻通考》、《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均載之。至國初始佚。河間紀氏昀謂「元明以後，藏書家絶無著録者」，誤也。《四庫全書》館臣從《永樂大典》寫出一卷刊行。嘉慶時，烏程嚴氏可均增以《三國志》注、《群書治要》、《意林》各條，暨諸書所徵引者，廣爲四卷。惜鈔本僅存，物色有年未之得。乃發藏書，復借人閱市，鋭志耆輯。顧以應官鮮暇，隨作隨輟。曩歲佐郡東瀛，得江右楊卧雲舍人希閔相助甄采，所集益多。爰理而董之，省并複重，漸有條緒。適歸安汪

謝城廣文日楨録得嚴本郵寄，藉資印證，并編次體例，亦參用之，重加排比，以卷帙少繁，依《崇文總目》勒爲五卷。今原本之二十三篇，雖殘缺過半，然博綜增訂，篇章間亦完具。加以攟摭畸零，聯繫斷散，計續得有篇目者數則，闕題者更夥，視嚴本又增五百餘字。固未能頓還舊觀，而逸文賸句，當亦有出宋本外者。兹值奉檄修校聚珍板諸書，《傅子》亦在其中，遂取舊所重輯之本，并以近得海寧錢氏清風堂本，屬孫鹺尹星華悉心讎勘。孫君爲成例言，刊諸卷端，并冠以敘録，大段尚燦然可觀，爰附刻於聚珍本後。刻成，爲誌其顛末如此。光緒甲午嘉平中澣大興傅以禮節子謹識。

晉書本傳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殿本作「韓」，誤。魏扶風太守。《魏志·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曰：「參軍傅幹，字彥材，北地人，終於丞相倉曹屬，有子曰玄。」與此異。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參安東將毛作「衛」。軍軍事，轉溫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鶉觚男。武帝爲晉王，以玄爲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爲子，加駙馬都尉。

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群書治要》所載《晉書·傅玄傳》此下有「志在拾遺，多所獻替」二句。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文選·晉紀總論》注引王隱《晉書》傅玄上疏有「魏文」以下十一字。又曰「論禮經者謂之俗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疑即此疏語，而《晉書》節之。又引干寶《晉紀》傅玄上書有「昔魏武虛無放誕」至「復發於今」，與此文同。首句疑有脱譌。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嘆而已，將又奚言！惟未

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

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群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

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業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而通計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

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

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果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治要》《晉書·玄傳》此下有「前春樂平太守胄志，上欲爲博士，置史卒。此尊儒之一隅也。主者奏寢之。今志典千里，臣等並受殊寵。雖言辭不足以自申，意在有益。主者請寢，多不施用，臣恐草萊之士雖懷一善莫敢獻之矣」。下接詔曰「凡關言於人主」云云。案「胄」當作「曹」，見《晉書·曹志傳》。「欲爲」上疑脱「書」字。

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

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

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若」，當作「苦」。見《治要》。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懞補過，獲保高位。《治要》《晉書・玄傳》此下有「喉舌納言諸賢，當深解此心，務使下情必盡」三句。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治要》《晉書・玄傳》此下有「不可責備於一人」八字。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録乎！近者孔鼂、綦毋龢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忌也。」《治要》《晉書・玄傳》此下有「又每有陳事，輒出付主者。主者，衆事之本，故身而所處，當多從深刻。至乃云恩貸當由上出，村外者，寧縱刻峻是信耶？故復因此喻意」。案語有脱誤，「村」字當是「付」字之譌。俄遷侍中。

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

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復上疏曰：

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沈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

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己，侔周文之夕惕。臣伏懽喜，上便宜五事：

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悦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

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工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

其四曰，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

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

其五曰，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令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

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静以聞也。」

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北堂書鈔》五十四引王隱《晉書》「傅玄爲太僕，時比年不登」至「常見優容」，文與此同。轉司隸校尉。

獻皇后崩於弘訓宫，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宫爲殿内，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

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謚曰剛。

玄少時避難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傅子》，爲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隋書·經籍志》：《傅玄集》十五卷。梁有五十卷，亡。此言百餘卷，蓋襲舊史文也。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

中說

〔隋〕王通 撰
〔北宋〕阮逸 注
師爲公 校點

目録

校點説明

《中説》，又名《文中子》，是隋代大儒王通弟子記録王通言行的一部書。該書有模擬《論語》的跡象，不同的是全書有整體構思，各章有中心論旨並作深入探討。《中説》是中古時期重要的儒家典籍，也是一部哲學、史學名著。

王通（五八四—六一七），字仲淹，絳州龍門（今山西河津）人，爲初唐四傑之一王勃的祖父。王氏世代傳習儒業，王通六代祖玄仕劉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其父隆仕隋，有政聲。王通自幼接受儒學家風熏染，慨然有四方之志。仁壽三年（六〇三）西遊長安，向隋文帝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遂歸隱，專以教授爲業。其弟王績爲初唐著名詩人，曾自注《遊北山賦并序》曰：「我兄通字仲淹，生於隋末，守道不仕，大業中隱居此溪，續孔氏六經，近百餘卷，門人弟子相趨成市，故溪今號王孔子之溪也。」（《東皋子集》）《隋書》無傳，原因見其子王福時所作《東皋子答陳尚書書》。

王通著述現僅存《中説》一書，《舊唐書·王勃傳》謂：「王通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説，號曰《中説》，皆爲儒士所稱。」《中説》的成書經過，司馬光《文中子傳》、崔銑《中説考》、俞樾《讀文中子》都有所質疑。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指出：「就以上諸家及《提要》所引者考之，則唐人若楊炯、劉禹錫、李翺、裴延翰、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之徒，皆著書稱述文中子，所言多與《中説》合。」余氏又引朱熹之説：「《中説》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個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

《中説》的主題雖可顧名思義，但與《中庸》重心在「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形而上不同，它是以儒、道哲學來認識歷史和現實的，屬於「尊德性而道問學」的具體應用。該書以中庸之德認識事物，表現在弘闡儒學的同時，亦能包容

佛、道。例如《中説・周公篇》説：「《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室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這類觀念，正是《中庸》「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認識，與韓愈「抵排異端，攘斥佛、老」的觀念畧異。在史學理念上，他以北魏孝文帝爲華夏文明正統，此即「帝元魏」的理念，如《中説・周公篇》所説：「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這與傳統史學以南朝漢人政權爲中心的正統觀不同，既上與孔子「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的認識相聯繫，又開韓愈《原道》「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認識的先河。總之，《中説》一書在儒學史上有撥亂反正、承上啓下的思想價值，王通則爲漢儒向宋儒過渡的啓蒙領袖。在歷史進程中，與孔門弟子主宰了戰國的時代風雲類似，王通「門人多至公輔」，初唐薛收、房玄齡、李靖、魏徵、李勣、杜淹等皆出其門下。皮日休《文中子碑》説：「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肩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

《中説》一書，《舊唐書・經籍志》著録爲五卷，《新唐書・藝文志》同。《宋史・藝文志》著録王通《文中子》十卷，有阮逸注；另有宋咸《過文中子》十卷。《中説》的流布，以北宋阮逸注本影響最大，也有無阮注的版本，如《廣漢魏叢書》所收《中説》即無注。阮逸，字天隱，福建建陽人，天聖五年（一〇二七）進士。著有《易筌》、《王制》、《井田圖》等書。阮注《中説》今存兩種宋刻本，一爲王氏取瑟堂刻本，另一宋刻本經後人整理過，有清人葉奕、錢謙益跋。明刻本則有二十餘種，其中有經盧文弨、丁紹基、戴望、何焯、唐翰、查燕緒等校訂者。

此次整理，以《四部叢刊》影宋本作底本，該本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本，正文前有阮逸序，並有「隱士王氏取瑟堂刊」牌記，後有唐人序及相關資料。校本用《續古逸叢書》之十六《宋本文中子中説》十卷（簡稱影宋本），爲涵芬樓用江安傅氏雙鑑樓藏本影印，書末附清人錢謙益跋語。參校本，一爲民國年間（一九一四）右文社影印明嘉靖十二年（一五三三）顧春世德堂刻《六子全書》中的《文中子》十卷（簡稱影明本），一爲影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本《中説》十卷(簡稱四庫本)。底本中有大量俗體、簡體字,整理時均改從正體。因本人能力有限,錯誤在所難免,謹請讀者不吝賜教。

校點者　師爲公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奥，盡録其言，故孟氏章句畧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説》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❶精修治具，文經武畧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爲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説》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傳授《中説》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説》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時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説》後序也。蓋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意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尚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亡矣。叔達依遷《史》入《隋書》，今亡。關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

❶「貞」，原作「正」，避宋仁宗趙禎諱，今四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閽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録。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删定，李軌、楊倞注釋。倞，其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奥，引質同異，爲之注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顔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畧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

問「彼」之説。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爲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爲十卷。謹序。❶

❶ 原下接「篇目」及「隱士王氏取瑟堂刊」牌記，今删。

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注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堤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録》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録，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録。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曰：「然。」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謂孔子。其述

《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度得矣。❶ 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

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泫，胡畎反。❷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

❶「矣」，原作「失」，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泫胡畎反」，影宋本無。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王。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禮法之皇極。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没而文在兹乎！」前聖後聖，一也。

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

❶「聖」下，影宋本有「聖」字，屬下讀。

「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預朝政。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知使人從。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知和德。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知實道。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眷反。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霑，知廉反。

子曰：「或安而行之，聖人安仁。或利而行之，賢人利仁。或畏而行之，中人强仁。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

賈瓊門人，未見。習《書》，至《桓榮之命》，《續書》有《桓榮之命》篇。❶ 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明帝。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初，光武立東海王强爲太子，强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

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録》，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爲「録」。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勉也。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子

❶「續」，原作「讀」；「桓」，原作「相」，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爲而藏乎？」引古驗今。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特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廻。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玄齡、❶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天」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無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効歟？吾察之久矣。目光

❶「玄」，原作「元」，避宋聖祖趙玄朗諱，今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惚然，心神忽然，恍惚，憂貌。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宗，所以恍忽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岳，此言五，舉成數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❶廢申后，申侯弒之，❷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爲始。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沴，閭計反。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

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汩彝倫乎？」擬人必於其倫，不可汩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

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

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

❶「姒」，原作「似」，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弒」，原作「試」，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荆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己。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邇者悦，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横也。衝，直也。麾兵横直猶辯縱横。晏子用此。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正天下。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禄。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❶孝章是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踈，故折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之。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寬而已。曰：「仁乎？」寬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寬。「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

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爲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爲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已然之後。如不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

❶「孝」，原作「本」，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

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則無方。

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

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

子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毁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毁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絶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藴。」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并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❶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

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辯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旨。❷

中說卷第一

❶「美」，原作「夫」，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旨」，原作「言」，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中説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注

子曰：「圓者動，方者静，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静。人，動静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

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絜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勇斷。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彦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温大雅，字彦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静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彦博皆爲僕射，威爲内史令，淹爲御史大夫，玄齡爲司空，徵爲太師，大雅、叔達皆爲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

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静也至，至極性也。其顔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静之極者，❶其「屢空」乎！

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殁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爲吏部典選十餘年，天下稱爲得

❶「静」，原作「尽」，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忘所爲。子曰：「吾不知也。」

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爲公，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塤。鋭上，平底，六竅。篪，横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緑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爲道義。

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内史侍郎，❶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❷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

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

❶「衡」，原作「行」，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挺特」，原作「廷持」，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不撓矣。」不撓曲。

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攻異端，害也。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説。」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孝則知父之慈。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非應天順人，❶則禍而已。❷

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爲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强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

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

---

❶「人」，原無，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補。

❷「禍而已」，影明本、四庫本作「禍己」。

絶，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有道義。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即農，四民何逃？

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絶。用有節，禮不闕。

薛方士問葬。方士，未見。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顔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奥，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達兹三者之説，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奥耳。叔達俯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俯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畧，爲苻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恬然，温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强；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掌機密。長於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相，宣勑而口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寃人。」誠而厲，常好平刑。

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静至。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治焉，遂歸。

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薛收而來。❶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虚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雅，天下遂亂。《續經》既造，人文乃正。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虚名失實。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❷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管陶求郎，恕若章帝救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懷其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淳則舉。漢雜覇道，故不及三代。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駁雜。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之。大義之蕪甚矣，荒蕪。《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

❶「因」，原作「囙」，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末」，原作「未」，據四庫本改。

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闊，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脩，《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顔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説。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趍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爲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悦，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

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衍之一，不可得而見。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也。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隅故也。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

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

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壽字永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耀續成之。壽乃具吴、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畧，存其大義。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爲《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黄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

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丘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濍然也。」七代，注見上。濍，昏也。濍，七困反。❶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

---

❶「七」，疑爲「亡」之誤。《禮記·問喪》「志濍」，《經典釋文》曰：亡本反。

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行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蓋守靖而已。

子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

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爲，爲善則生，爲惡則死。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册，帝自爲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爲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爲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鋭反。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灾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

子曰：「内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彦，爲同州刺史。内難，未詳。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中説卷第二

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注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言以拒之。

子曰：「古之爲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爲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歎反古。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

曰：「有楊遵彦者，實國掌命，❶楊愔，字遵彦，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

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孤。」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

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邃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

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

---

❶「國掌」，影宋本作「掌國」。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無罪，國不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子游之而已。弼不悦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誅死。

子謂荀悦：「史乎！史乎！」悦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爲永嘉太守，❶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❷益務妍侈，此冶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吴筠，疑是吴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强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

---

❶「嘉」，原作「加」，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宗」，原作「梁」，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❶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❷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册皆陵爲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爲學士，❸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❹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舅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蓋淫詞類舅，此鄙可見矣。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❺爲齊新安王記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總字總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亂國。子謂顔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爲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彦升，梁時掌文誥，累爲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❻當世仕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僻遠以藏用。署，常恕反。❼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楊雄。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

❶「府」，原作「有」，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銜」，影宋本、四庫本作「衘」。

❸「士」，原作「書」，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❹「劉綽」，《梁書》卷三十三云：「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作「劉綽」誤。

❺「暉」，原作「輝」，據四庫本改。

❻「俸」，原作「奉」，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❼「署」，原作「手」，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悋守其分。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近虚名，天下目爲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静，容身而已。實非賢。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爲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爲嗣。人不知子建署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

子謂叔恬曰：「汝爲《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

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

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貞觀中爲御史大夫，有才辨，官終僕射。❶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亡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

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

---

❶「僕」，原作「矣」，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爲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也；刑不濫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偪下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爲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❶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道。今之事君也以佞，枉道。無所不至。」所至皆佞。

子曰：「吾於贊《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沿革而已，不敢辯興衰之極。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❷辯、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

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敦。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如有就。敬、愛得中。

子之服儉以潔，❸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黄白不御，黄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

❶「稽」，原作「二」，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則論」，原重文，四庫本下「則論」作「其於」，據影宋本刪。

❸「潔」，原作「挈」，影宋本作「絜」，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性者也。

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哀。

子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近易化。

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奔馭。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

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椁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亡者生所御物。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芻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

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

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

芮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爲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爲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爲之内；直而内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内。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

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之綱。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絶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中說卷第三❶

❶「第」，原無，今補，以統一全書各卷義例。後卷四、卷七同此。卷五末原作「卷終」，今皆統一作「中說卷第×」，不再一一出校。

中說卷第四

周公篇

阮逸注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爲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❶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爲我輩設。」❷其放曠如此。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伶何人也？」❸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携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喻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伶亦放而已，非中道。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争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

❶「舉」，原作「擧」，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爲」，原作「謂」，據四庫本改。
❸「伶」，原作「靈」，據四庫本改。下二「伶」字同。

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静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德。」二子同志。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廻，虞爲公孫瓚所害，❶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子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爲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横家，八雜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此。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泥。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

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

---

❶「瓚」，原作「贊」，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鄁》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成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删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静，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静」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

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

太原府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静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王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入關，依宇文泰。❶泰子覺，建號稱周。

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❷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❸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争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争，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静。子曰：「静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顔、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

❶「泰」，原作「秦」，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忘」，原作「志」，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恃」，原作「侍」，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

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興學校。❶然好自矜伐，❷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注、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賢其學正道。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❸古者夷不亂華。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

❶「乞」，原作「巳」，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矜」，原作「於」，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冠」，原作「車」，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

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❶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

子謂姚義：「盍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此。

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彧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彧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彧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悦，彧飲藥而死。彧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舉事慎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彧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❷人已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樸，虛裝貌。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旨。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劍珮鏘如，帶劍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寘猿於木也，爲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

❶「此」，原作「比」，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雖」，原作「維」，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董常歌《邶·柏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北門》篇也，刺在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

邳公好古物，蘇威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聚淳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子光，注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真，❶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

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静。子曰：「所以爲能也。」淡，故簡。❷或曰：「廣。」廣，泛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泛愛中有擇。

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説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

❶「天」，原作「大」，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簡」，原作「問」，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襃讚。曰『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子曰：「大制不割。」割，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静。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篇云也。❶言汝不思善道則已，在我思之，不爲遠。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干旄》而遣之。《干旄》，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

子謂：「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相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絜。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

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

❶「載」，原作「也」，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

子有内弟之喪，内表弟。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

鄭和未見。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世，當自求行之。

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中説卷第四

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注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没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爲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

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

子曰：「《續書》之有命，邃矣。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邃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有經略。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

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厝《對策》云：「三王臣主俱

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

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有議。昔黄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黄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勤拳委曲，以禮戒之。

子曰：「改過不吝，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爲趙王倫所簒。懷帝蒙塵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黄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此又明《續書》有制也。

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

圓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關朗。未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

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去，非遽能廢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

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郅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郅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❶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罵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幾可得矣。

❶「悟」，原作「悮」，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隕穫，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

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

子見縗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縗，七回反。經，徒結反。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

子見耕者必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嗽具服。《内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并。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黄老後六經，是廢也。記、注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注《三國志》，反毁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

薛收曰：「何爲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毁，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

包》,《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漢制以亡,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邮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

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邮人之心則正,雜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爲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❶「純懿遂亡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爲然。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争。」勿與小人争理。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蓋遠。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爲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兔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

❶「收」,原作「攸」,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

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效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逐位而動，是其次序。

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爲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貞，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絶。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死，門人亞聖者也，死後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❶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説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

---

❶「幾」，原作「敗」，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册，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

文中子曰：「强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没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

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

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祖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彦，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於斟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弑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未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不苟言貌。汎乎利而諷之，無鬬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

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❶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内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説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

薛生曰：「殤之後，❷帝制絶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絶，❸何爲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復興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吴、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絶。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吴、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吴，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❹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

❶「後文帝」，影宋本作「漢文帝」，四庫本作「漢文景」。
❷「殤」上，影宋本有「和」字。
❸「且」，原作「旦」，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❹「比」，原作「此」，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絶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久矣。自仲尼殁，❶《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第五

❶「尼」，原作「老」，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注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氏。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實，道也；名，空號爾。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謝安，字安石，爲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静，破苻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問王導。子曰：「敬矣。」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問温嶠。子曰：「毅人也。」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問桓温。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温字子元，爲晉將軍。破李勢、平苻

健有功，爲大都督。又北伐不已，❶爲慕容垂所敗。❷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

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内必正，内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

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多私。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

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有若，孔子弟子。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注見上。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

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

❶ 「北」，原作「此」，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 「容」，原無，據四庫本補。

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皋陶曰：「贊贊襄哉！」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

文中子曰：「誡其至矣乎！《續書》有誡。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皆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誡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誡，自無過。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爲未」是也。知命爲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不直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

子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悦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策賢良，雄才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枚皋、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晚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

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

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❶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爲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子曰：「無鬬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毁于時，故規之，使無鬬名。

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直、微、曲、中，蓋權行取中。

越公初見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爲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六經》續而彝倫叙。

子出自蒲關。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關，北歸晉。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關吏。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

❶「未」，原作「末」，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也？」《易》彖詞。❶子曰：「明内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爲禮樂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喻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内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人志自定，是中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剛是不器。

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安康獻公。『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

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

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❷處，居中。子曰：「吾於道，

❶「易彖詞」，按「風自火出，家人」，見於今本《周易》之《家人·象傳》。

❷「夫」，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絶、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學不厭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

子曰：「見而存，因所見而存諸心。❶ 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勉而中」、「不言而信」也。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毁，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頹如，不矜持之貌。

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静，傷、怨、和、静，乃縵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磻，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有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摇竿鼓楫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

❶「因」，原作「固」，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牧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

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

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❶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强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肅。竇，田候反。慎密不出，董常能之。」知時。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爲！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

❶「物」，原作「勿」，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問東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醉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别於衆人，故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吴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吴。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虚，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成天隱。

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爲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虚行也。」漢置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虚行也。

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楚公，注見上。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内修也。古人杜門却掃者，義在緘口浄其内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真閉門。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運奇，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爲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

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爲，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猶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爲」之義。

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棄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中說卷第六

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注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没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詬罵焉。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象》云也。❶瓊事楚公，不預事。

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爲問，子答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常棣》詩，箋云：❷「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彦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吴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豳》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吴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豳》曰：「樂而不淫。」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内，《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删《詩》，❸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

❶「恒」，原作「常」，避宋真宗趙恒諱。今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❷「箋」，原作「戔」，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删」，原作「則」，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豳》詩爾。案：《周南·關雎》「樂而不淫」。《豳》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未成化，是「未光」。

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

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❶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爲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並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周孔之志。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未忘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❷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❸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子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爲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

❶「大」，原作「夫」，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今政」至「之歸」，阮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鄭箋作「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曰此禍其所之歸乎」。

❸「魏」，原作「矣」，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❶當東晉孝武帝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恭紀年。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宜也。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

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以先王爲公。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爲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❷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爲之左，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亡，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言自亡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淫靡之文，自取亡國，故曰「自亡」。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

❶「始」，原作「后」，據其上正文改。
❷「桓」，原作「栢」，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姚泓，平洛陽，修謁五陵，留子義真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已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亡，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恤』，《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己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亡也。

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淳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誌、詔、册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❶册，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

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惻隱。❷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

❶「以」，原作「君」，影宋本無此字，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惻」，原作「則」，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 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爲，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 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

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 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 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 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暇。 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 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豈敢違天？ 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後人視我，亦將譏人壽幾何也。

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 又問其次。 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齪，測角反。 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禄如穿窬者爾。窬，容朱反。 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

内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頽綱。」詠古詩也。頽綱，謂六朝文弊。

子將之陜，河南陜縣，唐置陜州。 門人從者

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答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説乎？」游説。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繇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吾將貞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繇云：「貞大人吉。」《象》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大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次春，正次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

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句踐是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

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黄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爲也。」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爲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傚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

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

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讚《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

賈瓊請絶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絶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

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亡。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焕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

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得無爲。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閑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説。」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静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静」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説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説太山，黄帝有合宫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虚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太山黄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虚爲詞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

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注見上。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亡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

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❶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强。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强，母郭后有罪廢，而强

❶「藩」，原作「蕃」，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立，蓋强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

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呂后、梁后、產、禄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争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隳矣。惠帝衷太子遹，未加師訓而立，果隳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中説卷第七

中說卷第八

魏相篇

阮逸注

子謂魏相真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瞢，而善楊遵彦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瞢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彦，又似非瞢。楊愔，字遵彦。事跡注見上。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虯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汙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汙迹保晦，其心密矣。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抵，訐也。❶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

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喻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

❶「訐」，原作「許」，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皆不至。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謷謷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遠賢也。」竇威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❶箋云：「車度險，曾不爲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既而曰：「不可爲矣。」言隋必亡，不可救。

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❷《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往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奧賾也。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喆，陟列反。

賈瓊曰：「中山吴欽，天下之孝者也。吴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悦也。焦猶孑也，❸孑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欣嗃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裴嘉，未見。薛方士預焉。

---

❶「意」，原作「億」，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邪」，原作「邾」，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孑」，原作「子」，據影明本、四庫本改。下「孑」字同。

方士，未見。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士婚禮，三日不舉樂。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權義舉而皇極立矣。」取衷，義見上。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室一國。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❶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各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惟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歟？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棄小，是謂大中。

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捨哉！子曰：「周禮，其敵於

❶「之」，原作「夫」，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

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己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陣，時可無爲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善董常聞辯知時也。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爲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絶由去媒，讒佞遠矣。」

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

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激常。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

子謂北山黄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説卦。黄公、侯生，未見。

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説。」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説。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説，蕭、張其猶病諸。」

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

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❶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

子曰：「早婚少娉，❷教人以偷；偷，薄也。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

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奥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誦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

虞世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諸取容而已。煬帝遇弑，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罪死。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

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爲公孫弘所抑，退免，以著書爲業。

❶「玄」，原作「且」，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娉」，四庫本作「聘」。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雜學，故明。」明道也。

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吝者，義之蠹也。」蝥、螣、蠹皆喻害物。蝥，亡遇反。螣，從曾反。蠹，都故反。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下所蘊，非我能至也。　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謂竇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❶居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　竇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次序。

子述《婚禮》，述在《禮論》。　賈瓊曰：「今皆亡，又焉用續？」續，補亡也。　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　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奧。

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　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　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衰亂之世，❷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　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

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　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爲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　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　關吏仇璋字伯

❶「讀婚」，原重文，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删。
❷「世」，原作「女」，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成。止之曰：「先濟者爲誰？止二子問之。吾視其顙，頯如也，重而不亢；頯，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睫目曰瞬。口敦如也，闞而不張。敦，厚。闞，深也。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

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僞靜詐儉者。」矯時罕真静儉者。

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强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强矯」。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説，所悦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注

曰：「似，嗣也。」❶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强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

仇璋問：「君子有争乎？」子曰：「見利争讓，聞義争爲，有不善争改。」言君子果有争，但争爲善而已。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易》。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

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

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剥」，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静。將安之乎？隋亂道剥，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

芮城府君讀《説苑》，芮城、《説苑》注見上。

❶「似嗣也」，原作「嗣似也」，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説苑》有進物義。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

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凝能及；答云「吾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祁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爲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凝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玆，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凝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璋言讚《易》剥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答。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中説卷第八

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注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戢，聚。難，❶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不戒難，則福多矣。彼賢交非傲即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先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是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爲東

---

❶「難」，據阮刻《毛詩注疏》，應作「不難」。

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珮玉音，服之無斁。」斁，厭也。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即師之。易子而教，易，互也。今亡矣。」亡，廢。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❶無然欽羨，❷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即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貳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

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爲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

❶「援」，原作「羡」，據影明本、四庫本及阮刻《毛詩注疏》改。影宋本作「換」。

❷「欽」，四庫本及阮刻《毛詩注疏》作「歆」。

《樂》象德。《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並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爲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舞文也。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神爲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己、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奥。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窮達，時也，《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有行之者，有遇之者；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

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治船伐盡。麓，盧谷反。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以道，賢者當悟。愚者非耶，吾獨奈之何？」愚者不知道，不可對。因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兹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己過，是隱也，隱非忠也。蓋讓美於君而已。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爲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爲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訐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爲政矣。」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絶一佞媚，示罰衆惡之柄。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黄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黄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壽。仁壽四年，煬帝弑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褒貶？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❶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

❶「豐」，原作「豊」，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❶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

賈瓊曰：「淳灕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爲虛設耶？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當爲決淳離朴散之疑。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之義也。言情之惑性，如歧之惑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惑。

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答以不知。

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屢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

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

❶「曰」，原作「白」，據影宋本改。

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

子曰：「氣爲上，形爲下，識都其中，都，居也。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識爲神，其人乎？《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接焉。此大禘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奥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

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己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己信。則有之矣。」譏時。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悦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譏當世尚力不知義者。

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營乎？」嗟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産、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干禄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説卷第九

中說卷第十

關朗篇

阮逸注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没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並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

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情不亡，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

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捨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❶蓋非冉子棄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

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❷

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勑中書門下三品。入閤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

❶「急」，原作「給」，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❷「謂」，原作「胃」，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舉「吾族」。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晝衣冠爲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爲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弑。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絶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歸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

文中子曰：「動失之繁，静失之寡。」不得中。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耻。」自得。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土。知治而受職，齒胄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

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隳，翾規反。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放。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爲政之要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强本國，然棄禮義、起兼并，爲苟且之道。雖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臨之。法速寧若緩，緩，寬也。獄繁寧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譏時。執其中者，惟聖

人乎！」聖人之道不難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此亡。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得識也。❶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藨是蓘，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藨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❷藨，悲驕反。蓘，古本反。

❶「復」，原重文，據影宋本刪。此句影明本、四庫本作「生民不復得而識也。」

❷「豐」，原作「豊」，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僞亂，南北朝僞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大其始，❶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

魏永爲龍門令，永，未見。下車而廣公舍。❷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終戒之。

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説》終。

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别有説，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於《中説》之後也。❸

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兹也。」❹召三子而教之「畧例」焉。《續經》畧例。

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内若朝廷焉。昔文中子

❶「大」，原作「太」，據影宋本改。
❷「舍」，原作「捨」，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於」，原作「自」，據四庫本改。
❹「使」，原作「便」，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曰：「賢者，凝也。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天下稱其讜正，出爲胡蘇令。時杜淹爲御史大夫，❶王凝爲監察，❷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隸州。及退，則鄉黨以穆。不得志於時，遂退。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儲畜。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禄，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毁，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人遠焉。

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

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❶「時」，原作「特」，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凝」，原作「疑」，據影明本、四庫本改。下「王凝」之「凝」同。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燮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説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 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❶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

❶「烈」，原作「列」，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❶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❷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悦，時將有蕭墻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

❶「夏」，原作「憂」，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資」，原作「朋」，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❶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户，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顔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没，文不在兹乎？《易》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

❶「兮」，原作「乎」，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❶

❶「時」，原作「時」，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録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内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虚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説。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

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❶體國經野，設官分職，❷以爲人極。」❸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説》，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❶「辨」，原作「辦」，據四庫本改。

❷「官」，原作「宫」，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人」，避唐太宗李世民諱。按今本《周禮》作「民」。

東皋子答陳尚書書

王福時　撰

東皋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皋，自號東皋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答書，其畧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虚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没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説》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顧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録《世家》寄去，❶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❶ 「寄」，原作「既」，據影宋本改。

録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爲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干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勑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

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兌上乾下。䷰兌上離下。捨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❶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强。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明曰：❷「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

❶「一」，原作「二」，據四庫本改。

❷「明」，原無。未有稱關朗爲子者，據上下文補「明」字。

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❶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算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

❶「玩」，原作「玷」，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者使平，易者使傾。』❶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絶。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脩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策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策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❷宗祧能踰乎二世？噫！

❶「傾」，原作「頌」，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❷「秦」，原作「奏」，據影宋本、四庫本改。

天命人事，其同歸乎？」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策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❶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❷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❸獻公筮之，❹曰：「此子當之矣。」❺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

❶「文」，應作「莊」。按永安爲北魏孝莊帝年號。

❷「開」，原作「門」，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❸「期者」下，原衍「文中子知書矣」六字，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删。

❹「獻」下，原衍「之」字，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删。

❺「之」，原作「知」，據影宋本、影明本、四庫本改。

王氏家書雜録

王福時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説》。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説》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絶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録焉。❶《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❷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兹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畧。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

❶「目」，原無，據影明本、四庫本補。
❷「惟」，原作「推」，據影明本、四庫本改。

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録事，又以《中説》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説》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諜，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六經》《中説》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閽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説卷第十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鄭萬耕　梁運華　王傅龍　李祚唐　許慶江

本册責任編委　李峻岫　趙新

{
  "filename": "MTQyNzA2OTk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270699.zip",
  "filesize": 316805775,
  "md5": "9923ed8edb88bbd681d12d621dd8afad",
  "header_md5": "291ff642e28191580269120c41cb18bd",
  "sha1": "8ff705a090513b15a7179c71122c5ef93923d72d",
  "sha256": "981be7e752dd2264a1728ed40ffeb0abb6d3a4c0a93e23429f0569c992ce0e39",
  "crc32": 2234500778,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353681728,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34,
  "pdg_main_pages_max": 1432,
  "total_pages": 842,
  "total_pixels": 4998080000,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